

大陰謀（太空科學幻想故事）馬雲・新著

表面上是一批越南難民的陰謀，實則却是外星球人的大陰謀。今期的科學幻想小說，故事發生在香港，而且與越南難民有關。內容精彩，情節緊湊，讀者切勿錯過。



1072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太空科學幻想小說「大陰謀」，是一部由馬雲先生執筆的簇新作品，也是他踏入新年代裡的首部貢獻，內容既有現實性，亦充滿懸疑性，更具有深度警惕性……故事描述越南難民湧到香港之際，其中一批爲了達到目的，他們不擇手段地做出了一件轟天動地的事，被揭發後，發覺這班人竟然曾被俘擄往另一星球，經洗腦後再遣回地球來……爲了甚麼？原來其中是包含着一個世人所關心的大陰謀！今時今日，生活在香港的人不可不看，請參閱本刊今期第3頁。

**　　**　　**

黃鷹的武俠中篇「名劍」今期已告終結，情節發展出人意表，氣勢磅礡，哀感動人。由下期開始，另一部充滿恐怖、詭異、驚心動魄新作「妖魂」相繼登場，愛好刺激閱讀諸君，屆時敬希垂注。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東方英的「滄海無情英雄淚」，顧名思義，這是一篇哀艷倫理、俠情事蹟的故事，在作者的生花妙筆潤飾下，寫來特別感人肺腑，蕩氣廻腸，令你充滿同情之感……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7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太空科學幻想小說

大陰謀

馬雲・文
盧令・圖

奇事的開始

超級市場之內只有一名顧客，老闆和唯一的收銀員也開始打點一切，因爲時間不早，快到停止營業的時間了。

顧客是個年青人，捧住一包貨品，走到收銀員的面前來。

女收銀員一邊點看貨品價目，一邊用手指按動收銀機上的銀碼。

老闆是個中年禿頭的男子，正在另一座收銀機旁邊點算着一疊鈔票。

突然之間，年青顧客拔出了一把利刀，指嚇着女收銀員：「不准聲張，把鈔票放入紙袋！」

一個給他用來藏刀的紙袋剛扔給女收銀員，刀鋒已轉向老闆那邊。

老闆聞聲已知不妙，順勢一拉，收銀機那鐵製的抽屜正好給他用作擋箭牌。

驚人的行動

「錚」的一聲！

年青人冷不提防，刀子給硬碰了一下，差些兒墮落地上。

老闆擋過刀鋒後，乘勢一推，反身後撤。

年青刦匪想不到遭受反抗，又急又氣，正待衝前。

女售貨員見機不可失，一邊狂呼：「打刦呀！救命呀……」人也奪門而出。

年青刦匪進退失據之際，老闆順手抓過一些罐頭雜貨，朝住年青人擲來。

刦匪無可奈何，急急撤退。

老闆這才衝到櫃枱的旁邊，按响了警鐘。

一名巡邏警員聞訊趕來，只見一條人影已奪進了路邊停放着的一輛汽車裏去。

警員在行人道上遇上了由店內衝出的老闆，知道剛駕車逃去的正是刦匪，立即通知另一名同伴——同樣配備有無綫電對講機的一名巡邏警員，此時正在東面路口那邊。

路口的警員見到一輛黑色的汽車匆匆而來，聞訊立即鳴槍示警。

但是那輛黑色汽車並未停止前進，反而加速飛馳而去。

警員舉槍再瞄準時，汽車已在路口拐了彎。

× × ×

一輛巡邏警車聞訊追捕在逃刦匪，目標是一輛陳舊的黑色中型房車。

根據初步消息，匪車已逃向郊區一條公路之上，因此警車也開足馬力追到**公路**上去。

時已入黑，公路上有不少來來往往的車輛，就是未見那輛黑色的匪車。

但是，在公路的另一邊，警方已透過無綫電台，通知正在郊區巡邏的警員們，在必經之路設下了檢查崗哨。

在那一段公路的地面之上，鋪了一系列的釘狀物體，任何汽車經過，勢必被戳破車胎而被迫停下來；但經警員檢查過放行的車輛，大可以繞道而行，安然通過。

因此，警方深信匪徒已在他們的掌握之中，任他插翼也難飛。

× × ×

那輛陳舊的黑色中型房車，在公路中段衝出了路面。

路旁一帶是樹林，要把汽車開進去，是十分危險的事。

但是，那年青刦匪明知警方已佈下了**天羅地網**，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辦法了。

車子在樹林中左拐右轉，也僅僅走了一小段路而已；許多地方——樹木與樹木之間，相距太窄，根本無法讓車子通過。

時間又在黑夜，年青人只亮了小燈，緩緩地開動他的車子。以免讓追踪而來的人發現了他之所在。

他回頭看看，離公路已相當遠，也看不見有人追入樹林中來。

他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熄了燈！

也將汽車馬達關掉。

但是他偏偏不敢閉上眼睛，因爲隨時會有人搜索而來。

他已作好了心理準備，只要有什麼風

吹草動，他就打開車門，逃往樹林的深處去。

然而過了好一會兒，仍無動靜，四周仍然十分之平靜。

他似乎可以暫時放下了心頭大石。

「唧唧」的虫聲，是他唯一可以聽到的聲响；此外就是他自己心臟的跳動聲。

終於他可以閉上眼睛，靠在座椅之上，深深地舒一口氣了。

× × ×

他叫鄧立。

二十餘歲的年青人，本來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偏偏他什麼也不願意做，却認識了一班壞蛋。

他父親早死了，只有母親和妹妹。妹妹在工廠裏做女工，入息有限。

鄧立最近加入了一個黑社會組織。對他來說，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圍繞着他的朋友，沒有一個是好人；他不加入黑社會，就連零用錢也沒有。

打刦勾當在他來說，已非頭一次，每次他總有個「拍檔」。

這一次也有一個。可惜到了緊急關頭時，他竟然不知所踪。

他的拍檔本來是負責把風，以開車接應，豈料到其時鄧立才發覺車子裏空空如也。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鄧立百思不得其解。

唯一較合理的解釋就是：他那個拍擋本來就有毒癖。

他們事前約好了，由鄧立假扮顧客，趁超級市場關門之前動手。

鄧立很早已進入市場之內。

他沒有看時間，只知道那中年老闆已將大閘拉至半途；一般是表示「即將關門停止營業」，不再讓顧客入內。

也等於催促留在店內的顧客快些離去。故此鄧立便立即動手。

他事前並未想到他的拍檔會突然走開了。

無論如何他也不能等下去，否則就會被捕入獄。

他很害怕入獄，因爲他聽過不少同黨在獄中受罪的情形。

到底他暫時獲得自由了；只希望警察不要搜到這裏來。

忽然之間，他彷彿聽到一些奇異的聲音。

他急忙地張開了雙眼，不由得大吃一驚。

前面出現了一團綠光——那種奇異的光芒，令到他無法張開雙眼。

他本能地以雙手掩住面部和眼睛。

那聲音低沉而尖銳。

一度閉上的眼睛，又試行張開；然後由指縫之間透望出去。

綠光彷彿一團火光逐漸熄滅；但他從未見過綠色的火光。

傳說中只有「鬼火」才是綠色的，所以他很害怕。

終於，他可以放開了雙手，透過擋風玻璃，望過樹林那邊。

一個光環凌空懸掛在樹林之間，離地三呎，就在前面數丈以外。

那光環只是綠色光芒的殘餘，正逐漸漸漸消失。

鄧立正看得口呆目瞪之際，身旁却有一陣異聲响起。

那聲音很古怪。

就像一個人被罩在銅鐘之內說話，空洞，而且有金屬的反應，令人聽來有點毛骨悚然。

鄧立也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顫。

他吃驚地回過頭來。

但是身邊沒有人。

聲音分明是由左側傳來的。

左邊的車門沒有開過。

於是鄧立望過後面去。

後面同樣空空如也。

儘管車廂之內沒有任何光綫，不過很奇怪，鄧立却可以看得見車內的景物。

一點點的綠光，像燐光一樣，在他的身旁亮了起來。

就像電影特技似的，一點點不規則的燐光，組成了一個人形。

鬼？

鄧立嚇得差些兒昏了過去。

他眞想推開右邊的車門逃出去，可惜雙足已是發軟。

「朋友，你不必害怕，我不會傷害你的。」語調儘管生硬，却無惡意。

他的身邊很快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和他差不多身裁的人；面貌，四肢，甚至衣服，看來並無特殊之處。

「你是誰？」鄧立抖聲問道。他當時已無選擇餘地，惟有硬住頭皮。

「何必追究我是什麼人？反正現在你最須要我；可不是嗎？只有我可以帮你的忙，否則，你會被他們抓去。」

「你能帮我？」

「絕對能够。」

「那麼你——」

鄧立話未說完，樹林外面已傳來陣陣人聲吵鬧；一些光綫就在這個時候透射入來。

是警方的搜索隊伍。

警方因爲在公路上找不到在逃的黑色汽車，於是沿途展開地毡式的搜索；他們終於在一處路邊見到了車輪輾過的痕跡。大隊警方人員就憑此綫索找進樹林中來！

鄧立十分吃驚。

他想推開車門走出去，但那不明來歷的人對他說：「開車由公路逃回市區去吧，我會暗中帮忙你，你會安然無事的。」

與此同時，身邊的「人」又變成點點燐光，逐漸消失於無形了。

鄧立已無暇追究。

因爲這時候無數的光綫，正集中到他這輛車上面來。

「在那裏！」

「對了，正是那一輛車子！」

「小心他有槍！」

正當警員們衝過來的時候，鄧立已將汽車引擎開動。

車子在急速地後退！

警方人員登時陣脚大亂。

「不准開車！」

「車上的人快下來！」

「再不停車就開槍！」

「砰砰砰……」

槍聲一連串的响起來！

子彈分別擊中鄧立那輛汽車的玻璃和外殼，「嘩啦嘩啦」的响個不停。

然而他並不理會這一切，只記住那神秘人的話，全力闖出重圍。

他不知道這車子的性能，因爲車子本來就不是他的。

是偸回來的。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這車子肯定不會是一輛裝甲汽車。

也就是說，這車子不會是防彈的。子彈隨時會將他殺死。

「砰砰砰……」子彈分別從他的頭頂，身邊等處掠過。

「他們殺不死你的，放心將車子開到大路上去吧！」

鄧立奇怪那聲音仍在他的身旁。

車子橫衝直撞，閃避着攔路的警方車輛，包括了警方巡邏車和機動脚踏車——電單車等等。直衝到公路上面去。

簡直就是奇蹟。

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鄧立果然闖出了警方的包圍網！

後面雖然仍有不少警車追來，甚至槍聲仍在不斷地响起！

但是，鄧立却有恃無恐地，將車子開向市區那方面去。

× × ×

警方透過無綫電通訊的連系，臨時設下的檢查崗哨，已架起了路障和釘排。

舖在路面上的釘排，任何汽車的輪胎，都可以給那些一排一排，鋒利的釘子刺破。

因此，駐守在這裏的警方人員，雖然

荷槍實彈，却有信心不費吹灰之力，將鄧立抓到手。

一輛警車就停在路旁。

這段公路之上，除了釘排之外，還擺設了許多鐵馬。

那些鐵馬排列成陣勢，迫使路經此地的車輛非停下來接受檢查不可。

警車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一直由一名警官親自操縱，不停與警方的無綫電台連絡。

因此這裏的警方人員都知道，鄧立的汽車正逃向這方面。

而且，後面最少有三輛警察巡邏車以及四輛電單車追逐着鄧立的汽車。

警方的電單車一般都是由交通警員使用的，而且速度奇高；但是很奇怪，這時候他們却無法可以越過鄧立的汽車。

刹那間，一輛黑色中型房車已匆匆開到。

檢查崗哨的警方人員非常緊張。

他們都作好了準備，只要車子不停下來，立即就開槍。

黑色房車果然沒有停下來，快得有如一支箭，一掠而過！

一連串的槍聲此起彼伏，公路之上，有如戰場一樣。

那些攔路的鐵馬紛紛倒下。

黑色房車有如一列快車——就像鐵路上的火車一樣，沿住公路，直綫狂衝，鐵馬也阻不了它的去勢。

警方人員只顧開槍，却沒有留意到黑色房車是否駛過那一系列的「排釘陣」。

如果有的話，一定會令車胎洩氣。

但是又怎麼可能不經過那些密佈路面的排釘陣呢？

任何汽車要由此硬闖而過，都要經過該排釘陣；除非獲得警方的安排和指示，將車子繞到鐵馬陣這邊來。

不過，那車子的確若無其事的，一掠而過，車胎却未見洩氣。

數輛警車仍在啣尾直追。

可惜那黑色汽車竟然越開越快，警車竟然也追不上它。

× × ×

許多警方的巡邏車輛都奉命找尋一輛陳舊的黑色汽車。

該汽車被形容爲「危險人物」所駕駛，亦可能是一輛失車。

結果，車子終於在一處路邊找到了，但人却不知所踪。

那車子彈痕纍纍，却沒有一絲兒血漬，警方認爲是奇蹟。

因爲事前估計，「匪車」最少被警方擊中數十槍以上。

更令人大感驚奇的，就是輪胎也沒有被排釘刺破。

車子雖然破壞不堪，人却安然逃去，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唯一證明的：就是這車子是一輛報失的車輛。

燐光人的出現

「謝天謝地！」鄧立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舒了一口氣。

「不必謝天，也無須謝地，你應該感謝的却是我。」

鄧立左張右望。

然而他身邊却見不到人影。

雖然他仍感無限驚奇，但已經沒有先前那麼吃驚了。相反，他却因爲這聲音的出現，而感到有一種安全感。

這已經不是他頭一次聽到這聲音；這聲音等於無形的護身符，而且不止一次救過他。

鄧立正待開口問「他」：自己現在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突然却有人招呼他：「喂！鄧立，等一等啊！」

那聲音聽來十分熟悉。當他回頭張望時，一輛汽車已開到了他的身邊停下來。

「快上車吧！鄧立。」車中人已將車門推開，等他上去。

鄧立當然認識他。他是黑風帮裏面的人——鄧立的同黨。

鄧立左張右望，有些猶疑。

因爲他不想離開那神秘聲音——那個會隱形的「人」。

「你怎麼的？眞是見鬼！」車上的人焦急地說：「大哥正急於要見你，你還在等什麼？」

是的，在肉眼之下，在視綫之內，這兒再找不到第二個人了，就只有鄧立一個人，如果他再獃下去，人家一定以爲他神經有了毛病。

鄧立只好喃喃自語地低聲說：「對不起，我要走了，有機會再見！」

然後他就上了車。

他的同黨立即開車。

「你幹什麼？剛才我看見你喃喃自語的，你可不是見鬼吧？」

「嗯！」鄧立苦笑一下：「坦白說，我有些嚇破了胆，神經難免有些緊張。」

「你眞有本事，竟然在槍林彈雨下，來去自如，大哥看電視，聽廣播，也爲你而感到驕傲。」

「只是僥倖而已。」

「相反，道友明就給大哥罵得狗血淋頭。那傢伙差些害死你。」

「是的，我一直以爲他在汽車裏等我，想不到——」

「你不必說了，大哥已經審過他，原來當時他以爲超級市場關門時間未到，所以走到街口去買香烟。超級市場又沒有散庄香烟賣，故此才撞了大板。」

「他應該知道超級市場當沒有生意時，可能提早收檔。」

「所以大哥才把他罵得狗血淋頭！」

鄧立往車外四周張望一遍，其實當時的眞正目的只是想看看他那位「救命恩人」有沒有跟來；但是，當他看清楚四周街道的環境時，却不由自主地吃驚起來。

「沙胆洪，你似乎不該取道經過這一區啊。」鄧立提醒他的同黨。

「嗯——」開車的沙胆洪也給他提醒了，不由得吃了一驚。

這是紅燈區。

這是「飛虎黨」的地盤。

「飛虎黨」是「黑風帮」的死對頭。

沙胆洪急忙將車子的速度加快，希望盡快離開這一區。

但是，望後鏡之內，却出現了一些令

他們觸目驚心的影子。

幾輛電單車，正朝住他們急急地追過來。

他們的汽車還來不及拐彎，六輛電單車却分左右兩邊包抄而至！

沙胆洪明知這是人家的地盤，以寡敵衆，苦頭一定有得吃。

因此他不顧一切，開足馬力，仍想闖出重圍。

豈料他們的汽車剛拐了彎，一輛大貨車已在前面攔住去路。

「察」地一聲。

沙胆洪還好及時煞掣，否則二車相撞，吃虧的一定是他們的小汽車。

小汽車既然被迫停下來，左右兩旁匆匆趕來的電單車手已蜂湧而至！

六個人分左右兩路進軍，强行將車門打開。

沙胆洪與鄧立明知以寡敵衆，也得硬住頭皮衝出去！

沙胆洪與鄧立二人匆忙之間，只順手在車中取過了一支鐵尺。然而對方却是刀光劍影，將他們重重包圍。

沙胆洪不是第一次面對强敵，他是人如其名，胆子有名的大。加上他的武功有點底子，因此手中鐵尺揮舞起來，虎虎生風，也顯得甚有威力！

相反，鄧立却入夥不久，大陣大仗未曾見過，剎那間面對强敵，手忙脚亂幾乎也是意料中的事。

但是，說也奇怪，鄧立竟然如有神助，鐵尺疾揮之下，上打雪花蓋頂，下打老樹盤根，不但將圍攻他的三名飛虎黨黨徒打得節節敗退，還衝過去替沙胆洪解圍。

六名飛虎黨黨徒，雖有利刀在手，但在鄧立的鐵尺面前，居然無所施其技，反而被打得頭破血流！

沙胆洪大開眼界！

在此之前，他從未見過鄧立如此好身手，不禁嘖嘖稱奇。

就是那六名飛虎黨黨徒，也敗得心有不甘，因爲他們根本沒有將這兩個敵人看在眼中，所以坐在大貨車上的另外幾名飛虎黨黨徒們，亦以爲無須他們動手，已足以令鄧立和沙胆洪二人就範而有餘。

想不到戰果却令他們大感意外。

鄧立的武功不但令他們大開眼界，也令他們不敢再插手。

沙胆洪難得有機會脫身，忙叫鄧立返回他們的汽車裏去。

反而鄧立不知死活，他正殺得性起，手持鐵尺，乘勝追擊，嚇得那飛虎黨黨徒抱頭竄遁，頭也不敢回。

× × ×

「你眞了不起！」沙胆洪言不由衷，一邊開車，一邊說道。

鄧立到了這時候，才知道什麼叫做「驚」。

他苦笑一下：「算他們一場造化，要不是趕緊見大哥，嘿！還有他們瞧呢。」

沙胆洪道：「我從來不知道你有這麼好的武功，今晚眞是開了眼界。」

「算了，大家自己人，別給我再戴高帽了。」鄧立說着，又左張右望。

沙胆洪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只是此時此地，沙胆洪的心情十分輕鬆。

他順手開了汽車收音機。

電台正在報告新聞。

據說：今晚較早時，有市民致電天文台，也有人向警方報告。他們不約而同，都在當晚見過一些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簡稱「UFO」的東西。

鄧立心裏想，可能就是他被警方追進樹林中的那一陣。

較早時？

那麼，他見到的，會不會就是「UFO」？

鄧立心裏又想：那個忽隱忽現的燐光人，會不會正在他身邊？

由離開樹林之後，他雖然一直沒有見過「他」，但是毫無疑問，「他」却一直在他的身邊，否則他如何渡過重重難關？

就是剛才那一仗打得如此「漂亮」，也必然是「他」從旁助了他一臂之力。否則以鄧立的功夫，又如何敵得過那六名鐵騎士？

鄧立越想越感到驚喜難明，因爲以後不知道能否再見到「他」，也不知「他」是什麼鬼怪，更難明其意圖。

沙胆洪忽然又把車子停了下來。

這兒已是他們的勢力範圍。

「你在這裏等我一等，我去看看大哥是否在酒吧裏喝酒。」

沙胆洪話未說完，已下車去了。

鄧立正在到處張望，背後有人對他說話。

「朋友，我暗中帮了你許多忙，你知道麼？」又是那生硬的聲音。

「我知道，」鄧立說道：「非常感謝你。」

「別客氣，只要你依足我的話去做，我還有許多令你開心的事。」

「你到底是誰？」鄧立實在很希望及早解開心中的疑團。

「我是幸運之神。」

「幸運之神？嗯——」

「是的，你有福了，只要你好好的把握機會，你將扶搖直上。」

「謝謝你。」

「今晚你可以盡情享樂，明天我會教你怎樣去做。」

沙胆洪又回來了。

他彎腰朝向車窗對鄧立說：「大哥果然在酒吧喝酒，他要你去見他。」

鄧立於是落車跟沙胆洪走。

沙胆洪道：「大哥看得起你，兄弟，有機會別忘記我啊！」

鄧立只是輕輕一笑。

× × ×

在一間酒吧之內，坐了許多人。

酒吧一角，一張大圓枱的男男女女，正在嘻嘻哈哈的喝酒。

其中有個中年人，他就是黑風帮的大阿哥麥風。

麥風招呼鄧立坐下來，親自鼓勵他一番。

然後又說：「我已知道你今晚的遭遇，你不落入警方之手，是黑風帮的光榮，來吧，我們好好的喝一杯。」

麥風又召來一名年青吧女，叫她替鄧立侍酒。

鄧立有點受寵若驚。

麥風又低聲對他說：「我已好好的處置了道友明，你最好暫時避一避風頭，明天，我會叫人帶你到一個地方去。」

鄧立道：「警方知道我是誰嗎？」

「遲早知道的，他們的綫人很厲害，」麥風又說，「只要避得過這風頭，你有大把世界。」

那一桌人全是黑風帮的，吧女們也是由他們所控制。

各人嘻嘻哈哈的，飲酒作樂，鄧立一再受到同伴的吹捧。

正當鄧立樂不可支之際，突然有二個黑影衝到各人面前。

「你們都不許動，我們是警探！」

鄧立這一驚非同小可，他知道自己做過什麼事，以及被捕的後果。

他順手把杯中酒朝那二個人影迎面潑去，拳頭已經出擊。

二名警探一邊嚷着：「開燈開燈！」一邊合力反擊。

座中其他人勢成騎虎，也被迫動手。

鄧立趁住燈光未亮時，昏暗中竄向後門。

酒吧中燈光仍然十分昏暗，主持人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鄧立昏暗中聽到有人對他說道：「快些跟我由這邊來。」

他以爲又是那個神出鬼沒的「怪物」，但是，那聲音竟會是個女的。

一陣陣幽香夾住酒精的氣味，一隻玉手一直拖住他的手。

那並非什麼怪物，只是剛才陪酒的美美。

美美是這裏的一位陪酒女郎。她帶着他爬上閣樓去。

鄧立本來想走後門，若非美美，他這時已由後門衝出去。

但美美帶他上閣樓，相信是一定有道理。

由於黑風帮衆的反抗，與二名警探正在大打出手，因此，酒吧中的場面非常混亂。

燈光很快放亮了，因爲主持人要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 × ×

燈光放亮後，大批警員一湧而入，更有人由後門入來。

警方人員高聲叱喝，要各人蹲地捧頭，不准亂動。

黑風帮衆最少有五個人被捕，他們被指「非法集會」，「毆打警務人員」……等等罪名。

但麥風辯稱：他們當時根本不知道對方是警探。

麥風以爲有人尋仇，所以才羣起反抗，警探當時又沒有出示證件，這叫他們如何分辨出善與惡？

無論如何，他們已全數被捕，就是走漏了一個鄧立。

警探圍搜酒吧，由屋前搜到屋後，再由屋後搜到閣仔，都找不到鄧立的下落。

閣仔是酒吧的賬房——辦公室，日間才有人上班。晚上大部份時間沒有人。

雖然警方也聽到有人說，較早時在混亂中見到兩個人影走上閣樓去，但警探連文件櫃也搜過了，就是沒有人。

鬧了將近三小時，麥風等人才被警方帶返警局去。

× × ×

美美上氣不接下氣，帶着鄧立離開了夜生活集中的灣仔區。

美美本來就住在附近，但她不敢帶鄧立回她的香閨去。

她怕警探不久就會按址找到那裏去。

所以他召了街車，帶她到筲箕灣去！

鄧立很感激她，否則此刻他可能已落入警方的手中。

「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鄧立剎那間變了無主孤魂一樣。

「聽麥風他們的談話，我知道你不但是個英雄人物，還是警探追捕的目標。」美美道：「如果留在香港，我怕你天亮之前，就會被他們抓到手。你一定明白這裏的綫人十分了得。」

「我們難道要離開香港？」

「是的，而且越快越好。」

「你有辦法？」

「遠就沒有辦法，近便一些，最好先去澳門避一避。」

「你熟識門路？」

「是的，我爲人搭過門路，就是不知那水上人家還住在那裏否。」

「美美，你這麼帮我，我該怎樣感激你？」鄧立由衷地說。

事實上，他已陷於昏亂境界，因爲一切事情都似乎來得太過突然了。

「糟糕！」鄧立的視綫觸及車外，不由得驚叫一聲。

街車已逐漸慢下來。

美美這時也發覺了。

外面街道很靜。這兒已是鯽魚涌——由灣仔到筲箕灣必經之路途。

警方在此設有臨時檢查站。

一名警員已向司機打出了燈號，街車司機不得不停車。

美美握住鄧立的手：「冷靜些，讓我來應付他們。」

二名軍裝警員，亮了手電筒，朝車內各人投射着。

一名警員問司機：「沒有事吧？」

司機道：「沒有事。」

另一名警員問美美：「你兩個是什麼人？去那裏？」

「我們是夫婦，剛從朋友家打完牌，現在回家去！」美美說。

一支手電筒的光圈，又罩在鄧立的面孔之上，鄧立在這一剎那間，差些兒又要動手，要不是美美在旁的話。

鄧立想像得到，可能又是爲了圍捕他，那麼，隨時會有人認得他。

但美美却另有想法。

「好吧！你們可以走了。」

警員把手一揮，順手爲他們關上了車門。

原來那是「反刼組」的警方人員，目的爲防止街車司機被刼持。

發財捷徑

美美的確很有辦法，她終於找到幹偷渡的水上人家。

但是，這傢伙很現實，非錢不行。

美美雖然在澳門有許多朋友，但漁家堅持先收一半訂金。

美美無可奈何，惟有求漁家先把鄧立帶上船去。

然後，她冒險返家一次，她家裏有首飾，也有錢。

× × ×

鄧立發夢也想不到，在此危急關頭，竟然有此紅顏知己。

美美果然帶來了錢，也携來了一些簡單的行李，她也要陪鄧立到澳門去。

鄧立眞不敢相信，他們認識不到幾小時，美美竟肯捨身相伴，如此出錢出力，到底又是爲了什麼？

他想不通！

但漁船終於在天亮之前開走，鄧立暫時可以舒一口氣了！

只是到了澳門之後又怎樣？

漁船能否闖出港海？

尤其是此時此地，香港的水警有英軍的協助，海上的巡邏加强了不少。

無論怎樣也好，這時候他們勢成騎虎，他們不得不將命運交給漁家。

明知担心也担心不來，鄧立惟有暫時享受一下溫馨軟玉抱滿懷的滋味。

美美倚偎着他，船艙之內，就只有他們這兩個人。

「你似乎不該爲我犧牲，美美。」鄧立輕吻着她的額角。

「我有什麼可以犧牲？」美美輕輕地說，「我只是太喜歡你。」

「我們今晚才相識……」

「其實相逢又何必曾相識？」

「你在香港沒有親人麼？」

「連身份證也未曾有。」美美嘆一口氣，「我是偷渡來的，想不到現在又偷渡出去！」

鄧立現在似乎明白了。

她原來也不想接觸警方的人員，所以才帶鄧立急急離開酒吧。

但是，她根本亦無須走，只須離開酒吧就行了，何必離開香港？

× × ×

不曉得是漁家熟識水路，還是什麼奇蹟，鄧立和美美終於在天亮後不久，安然地逃抵了澳門。

美美原來是澳門人。

她把鄧立帶返家中去。

她家裏有母親，也有弟妹。

母親和弟妹看見美美突然回家，都感到有些意外的驚喜。

她把鄧立介紹給家中各人認識，鄧立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溫暖。

尤其是在這時候，他幾乎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甚至連那個出沒無常的「怪物」，這時候也不知所踪。

美美叫他暫時在這裏住下來，她慢慢會爲他找出路。

鄧立覺得事情變化得太突然，明明是個好機會，他眼看就可以在黑風帮大展拳脚，扶搖直上，怎料到一夜之間，起了這麼大的風波。

他唯一最大的收穫，可能就是認識了美美這個女子。

美美對他很好，人與人之間，難道眞的有「緣份」這回事？

× × ×

賭場裏，人頭湧湧。

鄧立本來就沒有心情在這種地方留戀，但是，美美一定要他陪她來消遣，他只好來了。

「百家樂」這種賭博似乎對美美特別吸引，鄧立却沒有興趣。

鄧立喜歡以小博大，所以他跑到輪盤那邊去下注。

他甚至不喜歡「二十四瓣」那一種，他要賭「三十六瓣」那一種。

換了籌碼。

鄧立正計劃如何展開「大包圍」。

突然有一種聲音在他耳邊响起來，令他感到無比的興奮。

「下注十五號。」

他回頭看看，身邊只有個上了年紀的婦人，但剛才說話的，肯定不會是她，她正俯首「研究」那些紙上紀錄下來的「路數」。

那出沒無常的怪物又來了。

他心裏想：這傢伙怎麼跟到澳門來？

他下注了「15」、「25」和「35」每注二十元。

他並非不信那「怪物」，只是賭輪盤的人，很少賭孤注的，即使不是「大包圍」，最少也下注幾個號碼。

輪盤轉動了。

那顆走珠由急勁而緩慢，眼看就要掉到十三那一格去。

但是，最後還是跌進了「15」。

一賠三十五。

這一次，鄧立竟然贏了七百元——除本仍有六百四十元盈餘。

鄧立雖然見不到「怪物」，仍低聲說了一句：「謝謝你。」

圍住桌邊的其他賭徒，都以羡慕的目光，盯住他。

較接近他的人都可以聽到他那一句「謝謝你」，大家都感到驚奇。

又下注了。

「這一次你自己揀號碼，賭大些，賭一口就要走。」

那聲音對鄧立一些也不會感到陌生。

他知道了其中的奧妙，一定是「怪物」從中做了手脚。

他假定「他」會隱形，那麼，「他」隨時都會悄悄將走珠撥入其中一格——所以鄧立下注任何號碼，他都有辦法令他買中。

鄧立分大細注，下注三個號碼——十二號五十元，二十一號十元，二十九號則賭大注——下注一百元。

結果，他又贏了。

他一次過收了三千五百元。

他非常興奮。

其他賭徒引起了一陣哄動。

他不走！

他仍繼續下注。

他下的注碼也越來越大。

其他賭徒們，紛紛跟風，連庄家也開始有些担心起來。

但是，他輸了。

其他人跟風，當然也照輸。

於是有人埋怨他！

他不服氣，以爲「怪物」一定帮他。可惜，輸了一次又一次，直至口袋裏的錢，都變了籌碼。

贏回來的固然輸光，口袋裏面最後也只剩下數塊錢而已。

他一直希望再聽到「怪物」的聲音。

但是，他始終聽不到。

× × ×

鄧立獃在床上，左思右想，老是睡不入眼。

他後悔自己太過貪婪。

其實在此時此地，他應該知足，不該輸去那麼多的錢。

還好美美對他不錯。

美美知道他輸了錢之後，安慰他，還問他要不要錢用。

他幾乎難以相信世界上有這麼好的女子。

他又想起那個「怪物」。

如果不是那個「怪物」，他不會逃過重重危關，也不會到這兒來。

又想到在賭場之內，他竟然因「貪」變了「貧」，當然是咎由自取。

但是，那「怪物」爲什麼會暗中帮了他之後，又令他大敗。

鄧立那一晚想得很多。

美美躺在他身邊，看見他心事重重，忍不住道：「我明天帶你去見一個人。」

「誰？」鄧立漫不經心地問。

「這裏的撈家——靠撈偏門的李能。我與他有過數面之緣，我想，你總要找出路的，見見他，希望有什麼好門路。」

「也好，」鄧立道：「我不可能長此以往的依靠你。」

「話不是這麼說，我只希望你不致太苦悶，你切勿誤會以爲我討厭你才好。」

「李能是幹那一種非法勾當的？」

「我不知道他最近有什麼好路數，總之他有許多門路，走私、販毒以及放高利貸等等，無所不爲。」

鄧立心裏想：桐油埕畢竟都是裝桐油的。

× × ×

美美看來有意收山了。

連日來她一直陪住鄧立各處喝茶，上賭場以及找朋友。

但是，鄧立最注意的，却是那些由香港運到澳門發售的報紙。

報紙上連日刋出關於香港市民看見「UFO」的新聞。

最令鄧立印象深刻的，還是一處公路樹林之內，有人發現一塊草坪被燒焦了一塊，燒焦的地方，竟然呈圓形。

事後，一間大學學生，帶了輻射探測儀器到該處探測，竟有令人驚奇的輻射存在。

此外，警崗和天文台先後接獲市民報告，都與「UFO」有關。

有些說，見到會變色的飛行物體。

又有人說，在機場附近見到圓桶型的長形飛行物體。

更有人說，見到一羣約十隻飛碟，掠過黑夜的天空。

但是，政府對此事却無可「置評」。

鄧立覺得：那怪物極有可能與「UFO」有關。

那麼，他會不會因此而受到輻射的影响？當初他以爲所遇到的是鬼物，但現在綜合各方面的報導，可能是外星球人。

外星球人爲什麼要帮他，然後又戲弄他？他認爲他在賭場中「先贏後輸」，是外星球人對他的戲弄。

他覺得最初的贏，只是區區之數，他想再贏一大筆才收手，可惜却輸光了。

他覺得這不算得太貪。

他正在胡思亂想，那「怪聲」又在他的耳畔出現了。

「你想有許多錢，我有好方法；等會兒你女友帶你去見一個人，他有辦法帶你發大財，一切掌握在你手中。」

「你說李能？」

鄧立記得美美提及一名撈家李能。今日他們就要去拜會此人。

「不管他是誰，你只要向他提出一條發財捷徑就行。」

鄧立忙問：「什麼發財捷徑？」

「財富就在大海之上。」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越南難民。」那怪聲說，「你教李能租船出海，我會從中助你成功。」

「嗯——我明白了，但是，香港政府立了新例，這條路行不通了。」

「傻瓜，事在人爲而已。」

他還想問下去。

但是，美美這時候已經回來了。

美美約好了他，他們要一齊出去。

美美對他說：「我已約好李能，他喜歡有頭腦的人，等會兒你見面時，說話要細加思考才可以說，別給人家壞印象。」

鄧立輕輕點着頭。

大演身手

李能是個外表斯文撈家，年紀不大，四十左右而已。美美給鄧立介紹過之後，又給他們斟茶。

這是一間茶樓。

鄧立覺得李能很有魄力，試試向他提出租船出海的事。

李能苦笑道：「你的主意本來很好，可惜有些過時。」

「只要有資本，我可以保證賺大錢。」鄧立說，「這種事情仍未過時，但我們缺乏船隻。」

「如果我給你一條船，你肯負全責嗎？」李能問。

「當然可以。一條船，另外配備人手，我們可以當作合作的開始。」

「我這個人很爽快，而且，我信美美小姐不會識錯人。」

李能說話時一邊含笑瞪住美美。

美美却道：「出海很危險，你難道沒有別的賺錢主意麼？」

美美事前並未知道鄧立有此提議，除了感到意外之外，還有點不高興。

鄧立開始覺得美美對他有些愛意。

「這種生意不但合時，也可以盡了人道，還能够賺大錢，何樂而不爲。」鄧立道。

李能也說：「是的，出海救人之外，還有錢可賺，世上沒有什麼事情好過這種了。」

鄧立想再說話時，無意中發覺那邊有一桌子的數名大漢，正對他們虎視眈眈。

憑他的經驗，他總覺得這班人似乎不懷好意。

因此他問李能：「閣下跟這裏警方的關係如何？」

李能笑了笑：「一向很好。日後如果我們合作愉快，你會發覺我這個人做事乾淨利落，這裏警方人員一向認爲李某人做事十分義氣。」

鄧立正想告訴他：那邊有數名大漢似乎不懷好意。

突然問，那邊六名大漢已離開了他們原來的座位。

六名大漢向他們包圍過來。

李能也發覺了。

與李能一齊的，除了鄧立和美美之外，還有李能的保鏢亞剛。

亞剛這時候也發覺情勢不妙，急忙自懷中拔出手槍來。

但是，亞剛的手指還未放進槍機之內，「拍」的一聲，鞭影已飛捲而來。

六名大漢之中，一名抽出了一條長逾八呎的皮鞭，就像馬戲班中的神鞭手一樣，揚鞭奪槍，疾如閃電。

手槍在亞剛的手中還未响過一槍，已被捲落地上。

其他五名大漢又持利刀鐵尺，一齊攻了上來。

李能連聲叫住：「兄弟，有事可以慢慢商量……」

可惜沒有人聽他說話。

美美嚇得花容失色。

鄧立護花有責，忙叫美美和李能躲到後面去。

鄧立順手抓起一張椅子當作武器，但在未抓起椅子之前他已有所行動。

他明知以一敵六，吃虧的當然就是他自己，因此，趁住對方還未撲到之前，鄧立已將一壺熱茶順手扔了過去。

他們剛坐下來不久，所以那壺茶還是又熱又滾的，給他一扔，登時滾水四濺，燙得爲首二名大漢叫苦不已。

一名持着西瓜刀的大漢已閃至眼前，鄧立手持靠背椅子迎戰，椅背格去刀鋒來勢，椅脚連消帶打，持刀大漢下頷吃了一記，仰倒開去。

鄧立急轉身，椅子如風轉向，勢如雷電，三名大漢在鏗鏘聲中，鐵尺與西瓜刀齊飛，人亦中腿倒出丈外。

被熱茶燙傷的大漢，正待奮起迎戰，鄧立已飛撲而至。

椅子四脚齊飛，二個人影剛爬起，又被擊倒下去。

其他四名大漢心有不甘，反身齊齊撲到，鄧立人隨椅轉，彷似旋風過境，更似京劇中的北派功架，椅背橫揮，椅脚朝天，四個人影却跌得七顛八倒。

李能拖住美美，雖然看得心驚胆戰，也感到痛快淋漓。

六名大漢身負重傷，無心戀戰，紛紛奪門而逃。

茶客之中，早已嚇得鷄飛狗走。

茶樓中人，明知雙方盡是惡人，只可袖手旁觀，無人敢過問。

李能事後並未急於離去，召來侍役領班和賬房，對他們說：「今天的損失，盡入我賬；如果等會兒警方來追究，也請代爲包涵包涵。」

李能不但是這裏熟客，也認識茶樓中人，各人自不敢異議。

李能的保鏢亞剛，匆匆拾回手槍，衝出街外，但對方早已乘候在門外的汽車逃去無踪。

× × ×

「曹操也有知心友，關公亦有對頭人！」李能對鄧立道，「剛才那一班人是誰，你不必去理會了。回頭我自會找他們算賬。」

鄧立和美美被招待到這間別墅來，受到熱烈欵待。

美美雖然飽受虛驚，却對鄧立的英勇善戰，更加愛慕。

這是李能的一處巢穴。從他的保鏢配有槍械這一點看，可見這位撈家實在並不簡單。

李能又對鄧立道：「茶樓中的事，大致已無問題，我會盡快給你準備好一切。你須要什麼，不妨開聲！」

經此一役，看來李能已對鄧立另眼相看。

李能一邊叫人設宴欵待美美和鄧立二人，一邊吩咐手下分頭去做兩件事。

第一件是追查在茶樓中伏擊他的人是屬於何方神聖。

第二件事是去把一個人召來。

據說，那個人是船家。

鄧立看見這情形，連日以來積壓在胸間的悶氣一掃而光。

他心裏暗忖：會不會又是那怪物暗中助了他一臂之力？

然而，看來他已踏上了成功之途的第一步了。

× × ×

「爲什麼你一定要冒險出海？」美美顯得依依不捨。

「可以說，爲了你我二人未來幸福着想！」鄧立道，「美美，我只要做一次，就可以賺到許多許多的錢，以後，我你二人的生活，就不必担心了。」

「這些年來我已積蓄了不少錢，如果用度不大，我們也不必爲生活而担心。本來我介紹你認識李能，是希望找一份安全的工作，讓你安心留下來，想不到——」

美美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一切已成定局，我勸你還是等着我回來，讓我們一齊過好日子吧！」鄧立輕吻着她，「力不到不爲財，這是一個好機會啊！」

美美倚偎在他的懷抱中；她要爭取這寶貴的時刻。

明天，鄧立就要隨船出海去了。

此去快者也要好幾天，遲則難說了。

她明白這是冒險。

萬一出了事，那麼，今夕便是他們生離死別的最後一晚。

美美芳心緒亂，却又無法可以制止鄧立離她而去。

她已愛上了他。

他們相處的日子不長，但彼此却相當的了解。他們很投契。

美美相信命運的安排，因此，她也惟

有聽天由命。

鄧立寄望未來，託福於那個神出鬼沒的「怪物」。

此去不知是吉是凶，但無論如何，這正是他生命中的轉捩點。

大悲劇

鄧立心裏儘管害怕，無奈一切已成爲事實。

既是勢成騎虎，他也就只好硬住頭皮了。

像這麼破舊的一條船，居然載了九百多人，即使大海中無風又無浪，也不知道究竟可以挨得多遠。

南中國海接近西沙羣島一帶，到底有多少可憐人沉落海底，葬身於魚腹？

美國人的拖泥帶水，不但無法救越人於水火之中，還留下無窮無盡的後患，把無數生靈毀諸大海。

這是大悲劇！

南中國海的海面上，幾乎無時無刻不見越南難民在浮沉。

破舊的船隻，載着面色蒼白的男女老幼，他們究竟爲什麼要冒住生命的危險離鄉別井？

若非迫不得已，相信沒有誰肯毅然離開他們生活慣了的地方。

若非到了無可奈何的地方，又有誰願意到那陌生的環境去，再從頭開始？

人類本來就是個大悲劇，能够生存在這人世間也未必是一種福氣。

鄧立那艘大鐵船，不足半日之間，已「救」起了九百多名越南難民。

這些人全是在一些更破舊的木頭船上，載浮載沉地飄流於大海之上，等待着航過此等海域的大船伸出援手。

在他們未離開越南海岸之前，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吉凶。

他們只知道無法再在現居地生活下去了。

他們只知道非走不可。

然而走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沒有錢的人，惟有硬住頭皮，勒緊褲帶捱下去，直至筋疲力竭地倒下去爲止。

因此，能够有辦法攢到門路離去的人，自覺已經「很幸運」了。

最低限度，他們比那些走不得的人要「幸運」了許多。

至於出海的命運安排，只有付託於上帝。

有些人付了一生的全部積蓄，才可以換來離境的自由。

他們明知那條舊木船出海後，就可能遇上了大風浪。

他們也明知這是生命中最大的賭博，勝負仍在未知之數。

但是仍有無數的人，千方百計地設法離開他們原居地。

即使他們逃不了，也盡力設法讓他們的下一代離去。

托親友，甚至陌生人，將屬於自己的骨肉帶走；試想想他們的心情如何？

若非萬不得已，誰肯這樣做？

人類本來就是感情動物，可是，這世界上偏偏就發生了這許多滅絕人性的事。

等到他們找到了門路，付出了最大的代價之後，仍在等候命運的安排；因爲出到了大海之後，仍要碰運氣。

那是早已知道的賭博——一艘舊木船，如何經得起大海中的風與浪。

但是，每天仍有千千萬萬的人湧向大海。

他們企望駛經該處海域的大洋船將他們救上去。

但是，事實上有不少船隻故意繞道而航，見死不救。

這是個殘酷世界，但又能怪誰呢？

撇開人道不談，伸出援手的人往往就會惹上麻煩。

沒有人希望自己惹麻煩，甚至還會吃上官司的。

因此，許多船隻目睹難民們呼天搶地的，叫至聲嘶力竭，也惟有佯作不見，避之則吉的繞道航行。

當然也有例外的。

例如美國總統卡達，當他在國內的聲譽降至最低潮時，就曾下令美國海軍救回大海中飄流的難民。

又例如不少善心的船長，甘冒被控的可能，也要救回這大批難民。

至於鄧立他們，表面上也十分人道，實則却是另有目的。

還好他們並未失望，這九百多名越南難民，竟然還有不少身懷鉅金。

他們是由一些舊木船被「救」起的，總數是九百八十一人。

他們大部份是年青人。

他們要求的目的是香港。

鄧立他們甚至無法了解，爲什麼香港在他們心目中如此吸引。

但事實他們聲明：只要將他們送到香港來，就願意將他們身上的一切財物交出來。

鄧立和漁家們當然也答允了。

× × ×

毫無疑問，這是一宗有計劃的行動，但鄧立却有點迷糊。

他不明白的事情實在太多，他甚至不知道難民們怎可能還會「身懷鉅金」。

難民們逃走只有兩條途徑，一是自行安排，一是「官民合作」。

自行安排當然是悄悄進行的，合夥合資，偷偷買船出海。

官民合作當然是涉及貪污成份，也可能是一項國際性的政治大陰謀。

表面上是「放你一馬」，「你給我錢，我放你走了」，各得其所，但骨子裏却是少養一批人，「加重別人的担子，減輕自己的負担」！於是官員們，乘機刮一筆。

看情形，鄧立他們接載的一批難民，却是屬於前者——自行安排。否則，身邊那還有可能有財物存在？

除此之外，鄧立不明白的事情仍有許多。

表面上，鄧立是一名很有經驗的响導，帶領着船家出海。

但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他第一次來到了南中國海之上。可惜船家們一點也不知道。還以爲他是「識途老馬」。

鄧立不明白那有如鬼魂纏身的「怪物

」爲什麼會用一種神秘聲音「指引」他到這兒來。但無論如何，他已賺到了不少的錢財。

× × ×

由公海駛至香港的途中，鄧立曾獲得不少「指示」。

此等「指示」來自「神秘聲音」；除了那次在樹林中之外，鄧立只聞其聲，未見其人。

那是「怪物」的聲音。

那聲音指示他們如何趨吉避凶。

他們不止一次的，避過了港海外的英軍機艦。

同時，也在港海之內，避過了水警的視綫。

最後，他們才在蒲台島南部的海面上，被另一艘水警輪發覺。

但是，當水警登上船上時，鄧立却來不及逃離那艘船。

至於他由澳門帶來的水手們，早已改乘另一小船逃去無踪。

這原是他們老早已安排好的計劃。

但那「神秘聲音」，却臨時改變了主意了。

「他」不讓鄧立離去！

鄧立內心雖然很害怕，但偏偏又無能爲力去反抗。

那「神秘聲音」彷佛有一種無形的力量。

鄧立已完全受到「他的控制」。

「他」不肯讓鄧立離船而去，鄧立就逃不了。

鄧立不明白「他」的用心何在。

「他」只說過一句話：「你做得很好，實在是太好了！我要你留在船上。」

由於「他」的神秘力量，鄧立也惟有相信「他」可以令到自己逢凶化吉。

× × ×

香港一艘水警輪將整艘難民船拖到一處檢疫站去。

船上的人竟然也當鄧立是越南人——越籍華人。

他們都向警方人員如此交代。

面對警方人員，鄧立一直担心被認出是黑社會份子。

即使暫時認不出來，只怕到頭來也一定會認出。所以他總覺忐忑不安。

船上的人告訴警方：他們是由越南一處海岸，聚資買下這條舊船。

然後選出一些熟悉航海的人，冒險直航香港的。

香港對難民份外敏感，也許是由於人口壓力太大之故，所以這一船難民立刻被隔離起來。

× × ×

眞的是屋漏更兼逢夜雨，載有九百多名難民的舊船，在警方人員的看守下，竟然開始傾側、入水。

難民們因此而獲准上岸——住進難民營裏去。

鄧立希望能悄悄溜走，但是，每次都被留下。

並非警方人員發覺，只是一些熱情的越籍華人——會講廣東話的華人。

他們竟然對鄧立說：「我們十分須要你！你可不能走！」

眞是見鬼！

鄧立對他們到底有什麼用？

鄧立一心只想跑到澳門去「分贓」——難民們的錢財，早已交蛇船的船主帶走，鄧立聲明要回去分數。

此外，他也想念着美美。

現在他已經無法脫身，自然是焦急萬分。

偏偏難民們不但暗中維護他，似乎也對他懷有一份頗爲特殊的情感。

他眞不知道應該怎辦。

× × ×

終於，他有了一個機會。

那天晚上，他聽到了一個好消息，難民們經登記後，就可以自由外出。

甚至還可以出外找工作，賺錢回來養活自己。

其實，許多比較先到香港來的難民，已有此種安排。

鄧立因此放下心頭大石。

因爲只要讓他出去，他就有機會逃之夭夭。

但是，一想到警方要詳細登記各人的身份，他就頭痛。

屆時警方可能會發現他的眞正身份，後果難以想像。

鄧立正感到心煩意亂，有人在他身邊說話。

那是一個女子。

「鄧先生，你又在想念你的家人嗎？」那越籍女子叫阮玉貞。

「是的。」鄧立當然記得她。

她就是幾個極力挽救鄧立留在船上的男女難民代表之一。

當時要不是他們糾纏住他，鄧立便可以及時和漁家們一齊離去。

但在最後關頭，這班人却死纏住鄧立不放。

因爲，他們認爲船上不能沒有一個熟悉航海常識的人。

其實鄧立也不懂航海，他只是爲了錢而死充內行而已。

想不到就是因爲這樣，他變成害苦了他自己。

阮玉貞道：「鄧先生，我們都知道你是好人，也知道你的心境，只是如果沒有你，我們可能遭遇到更多麻煩。」

鄧立道：「其實，我沒有什麼用處的，對你們也沒有帮助。」

「我們不熟悉這裏的環境，以後借助你的地方一定更多。」

「你錯了，你們不久之後，就會移民外國，一切有香港政府與聯合國爲你們安排；我本身根本又不是難民，我留下來對你們又有什麼用？」鄧立道。

「世事的變化，實在難以預料；你收了我們的錢，情理上也應該留下來吧！」

鄧立到了這時候才恍然大悟！

他知道對方的眞正用心，原來是担心以後香港政府不知如何處置他們，所以才將鄧立留下作人質。

鄧立登時呆了一陣！

他說：「我只保證你們可以到香港來，以後的事，我如何能控制？」

阮玉貞又以溫柔的語調道：「你是個有辦法的人，我們一切只相信你！」

鄧立爲之啼笑皆非！

他說：「我在外面反而容易帮你們解決一切困難。我留在這裏，反而變得無用武之地。」

「嗯——話却不是這麼說了，你可以出去之後不再理會我們。但有你在着，我們發生了什麼困難，也等於你有困難。」

也好！——鄧立心裏想：他們的企圖和用心已說得非常明白了。這樣總好過掩藏起來。

如果有機會的話，他是非逃不可的。他決不會就此留下來，跟這班難民「患難與共」！

「聽說，明天當局就會開始登記。」阮玉貞又說道。

「你怎麼知道？」鄧立很担心，因爲登記也等於迫他露出馬脚。

「我聽管理員說的。」

鄧立越想越覺不妙。

他說：「你們都感激我，是嗎？」

「是的，我們都十分感激你的，鄧先生。」

「我的確帮了你們很大忙，現在你們可否帮我一次？」

「你想我們怎樣帮你？」

「坦白對你說，我現在非常害怕，因爲我不是難民。」

「放心，我們也知道香港政府對協助偷渡者判以重刑。所以，我們一定掩護你。」阮玉貞安慰他。

「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就是我本來已是一名罪犯。」

「你以前犯過罪？」

「是的，所以，警方一經展開登記，我便立即露出馬脚。」

「那你想怎樣？」

「第一個辦法，當然就是放我走。」

「我怕他們不答允，因爲我們實在太過須要你。」

「第二個辦法就是登記時，別讓我與警方的人接觸。」

「這倒可以，我們會繼續掩護你。」

「謝謝你！」

鄧立輕輕舒了一口氣！

這是難民營一角。

時間已是晚上。

營內的人，都疲倦地睡去了。只有鄧立和阮玉貞在散步。

他們步至一處屋角時，阮玉貞熱情地握住他的手。

鄧立在昏暗的環境下，發覺阮玉貞這越女雙眼正瞪住他，雙脚却停了下來；他忍不住擁吻了她！

「我感覺得到——」阮玉貞雙臂如鈎，繞住鄧立的頸項。「你正在準備偷偷離開我們。」

鄧立有些吃驚！

事實上他眞的有此企圖。

阮玉貞又說：「你逃不了的，我勸你還是好好的跟我們在一起。」

「爲什麼？」

「我有預感。」

鄧立輕輕嘆道：「我給你們害死！」

「一切都是註定的，何必埋怨？例如我你之間，也算得是一種緣份。如果沒有緣，我們如何相識。」

是的，鄧立也得承認一切都是緣份，否則，一個在越南一個在澳門，他們今夜又怎麼會擁抱在一起？然而，鄧立並不留意這一份情感；他掛念着的只是美美！

美美對他太好，若非爲了錢，若非爲了那神出鬼沒的「怪物」，他決不會冒險去幹這種勾當。

那「怪物」到底去了何處？

鄧立眞想見「他」一面，可惜，他又不知如何才能見到「他」！

阮玉貞忽然又對鄧立道：「有人告訴我們，只要有你在着，我們才可以成功地，移民到歐美各國去。」

「誰說的？」鄧立出奇地問。

「一個我們並不認識的人。」

鄧立心裏想：可能又是「他」——那怪物。

逃走

夜深人靜！鄧立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他只是睡了一覺之後，想起一件未了的心事，就紮醒了！

他決定要逃走！

外面一片黑暗。沒有燈光，只有天上的星星發出極之暗淡的光綫。

他悄悄爬了起來！

他的身邊還睡了一些人；男男女女，就是這樣一排一排的躺在地上，沒有床，只有蓆。所以，他很容易驚醒別人。

他佯作去洗手間。

他非常小心，放輕脚步。

地上躺滿了人，只留下一條通道，一不小心就會踢着人家的脚。

「別捉住我！放開我……」突然之間有人叫起來！

鄧立這時已走到了近門處，他似爲被人發覺了，急忙加速脚步，閃過一旁！

「讓我走，讓我走，別捉住我……」

仍然有人叫嚷！

「他媽的，吵什麼？三更半夜，大家都給你們吵醒了。」有人在罵着！

原來有人在發噩夢！

鄧立舒了一口氣！看沒有人進過來，立即竄出了屋外！

屋外有一塊大空地，但在外圍則圍上了鐵綫構成的網！

這是一處用來關政治犯的集中營，現在却給用作難民營。

鄧立四處張望着。

沒有人影。即使閘門那邊，同樣也見不到人影。

他看看腕表。

昏暗的光綫勉强可以讓他見到表面上的數目字。

是凌晨四點多鐘。

這是人們最熟睡的時間，想吵醒任何人都不容易。除非那人正在值班，否則，睡着了的話，這一定最甜睡的時刻。

鄧立知道閘口那邊有人看守，要由那兒出去，必然驚動這裏的管理員，而且，閘門一定也是給鎖上了。

視綫下見不到有人，只是管理員躲在一角睡覺去了。

鄧立看看那些鐵綫網，約有七呎高，網頂雖然有鐵蒺藜，但他估計自己一定可

以爬過去：只要那些障碍物沒有通電就行了。

這兒只是難民營，不是監獄，大概總不會通上生電吧？

鄧立想着，雙腿已經開始走動了！

他走向鐵綫網那邊，又是左張右望一番。

沒有人。他急忙爬上去！

就像蜘蛛一樣，借助那鐵綫網的小孔，爬上去！

他正要將鐵蒺藜扯開，由空罅中鑽出去之際！

「喂！別走！」突然之間有人揚聲叫了過來：「快些下來！不要走！」

鐵綫網沒有通上生電，鐵蒺藜也沒有，鄧立奮勇直前！

管理人員發出警告後，屋子裏立刻衝出幾條人影。

難民營中其他人也被吵醒了。

鄧立匆忙中被鐵綫網上端的鐵蒺藜刺了一下。皮膚被刺破，在流血！

但是他的動作並未因此而停止下來。

幾條人影正奔跑過來，而且跑得很快；有人已衝出閘口以外，繞道前來兜截！

鄧立情急之下，冲口而出：「你這鬼怪，爲什麼還不出來帮我？」

他也不知道爲什麼會如此，也許是在無援的狀況下，迫於無奈才會有此一着！

他想起那「怪物」，往往來得突然，所以他當時也在想：如果「他」在着，「他」一定可以及時救了自己。

但是，「怪物」並未出現；連「他」的聲音也聽不到。

但是，幾名彪形大漢已分別趕到了！

鄧立想縱身跳下去，却被鐵蒺藜鈎住了衣服。人雖然跌落網下，却受了傷。

數名大漢立刻一湧而上！

怪物

鄧立從噩夢中驚醒。

睜大雙眼，只見到處一片白茫茫。

他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想轉身側過頭來看看。

「哎唷！」

他只是輕輕一轉動，頸骨、脊骨以及四肢等處，就感到痛苦萬分。

「你怎麼了？」有個男子的聲音在他的身邊响起！

他不知道那是什麼人，只可以分辨得出，決不會是他心目中的「怪物」；「他」的聲音不是這樣子的。

那「怪物」的說話聲音，有如回聲在空洞的金屬中撞擊一樣，很特別。

而且，可能除了他——鄧立之外，別人也聽不到。

例如在賭場之內，他聽到那「怪物」叫他下注。

但是當時身邊的其他賭客們，竟然又一無所覺。

現在他似乎想起了一些什麼；他記得他曾經受了傷。

由鐵綫網頂端掉下去之後，不久便告昏迷不醒。

那麼，這一定是醫院。

坐在病榻一旁的人，終於站了起來，鄧立也可以見到他了！

那是一名男子，說話時的態度十分暴燥：「你這傢伙眞是活該！好吃好住，總比你留落在越南好得多，爲什麼還要逃走呢？」

「嗯——」鄧立實在也想不出一個較合理的藉口。

「你叫什麼名字？」那人又問他。

他記得難民們爲他改的假名：「阮日明。」

「你在香港有什麼親人？」

「嗯——沒有。」

「他媽的！你敢說謊？要是沒有親人，爲什麼你漏夜逃走？」

鄧立答不出話來。

那人非常生氣！

就在這時候，有人走了過來：「別用這種態度對待他；人家是難民，又不是犯人！」

一名中年人出現眼前。他的態度比剛才那人溫和得多。

「阮日明，你覺得好了一些吧？」新來的中年人問。

「謝謝你，我覺得很好。」鄧立在心理上的確也好了許多。

「你逃走一定有理由，可否告訴我你親友的住址？」

「嗯——」鄧立心裏想：要找個藉口眞不容易。

不如把澳門的地址告訴他；那是美美的家。讓他通知美美，說不定美美會趕來探望自己，到時再設法逃出去吧！

立意既定，就把澳門美美的地址，說了出來。

然後又說：「我想由香港去澳門很近便吧？先生。」

「你沒有證件，一點也不方便。」那人不知鄧立在裝蒜！

「我表妹叫美美，你可否帮個忙，叫她來這裏一次？」鄧立說。

「可以。」那人又說：「你現在受了傷，最好安心休息一下，讓登記人員爲你辦好了手續，其他事慢慢再說。」

「登記？」

「是的，難道你不想到外國去定居麼？」那人說。

鄧立眞的不知好氣還是好笑！他惟有問道：「我的傷勢如何？」

「無大碍。但要住院一個時期。」那人說，「爲了我們容易交代，請你別再做傻事，否則吃虧的只是你自己。」

「謝謝你。我只是想見見我表妹，否則我不會逃走。」

「忍耐一點吧！登記好之後，經調查過如果認爲你沒有問題，你一定有行動上的自由，那時你怎樣都可以了。」

「我明白了。」

鄧立嘆了一口氣！

其實提起登記和調查他就担心。

可惜，現在這情形，他想逃逃不了，想走也走不動！

床邊的人都走光了。

四周一片沉寂！

這時，鄧立正想閉上雙目，好好的休息一下。

忽然有一種聲音來得既突然，也令他

感到萬分的興奮。

那是「怪物」聲音。

「他」早該出現了，爲什麼等到現在呢？

那神秘的聲音說：「你這傻瓜，眞是自討苦吃！」

鄧立埋怨道：「你還責怪我？你早該讓我離去就不會有今日。」

「我要你留下來，當然有一千個道理。我要令你好好享福！」

「現在這樣只像亞福，還有什麼福可享？」鄧立生氣地說。

香港人口中的「亞福」，亦即「蠢才」、「笨蛋」的意思！

「我要你跟他們到美國去！」

「我不想去。」

「爲什麼？」

「美國有什麼好？」

「你留在港澳二地，只有坐牢的份兒；香港警探遲早找到你。」

「我不懂講英文，到美國就像個聾啞的人一樣。」

「沒有人一出世就會，你可以學。」

「你肯定我可以到美國去？」

「本來很簡單，現在可能要拐一個大彎。」

「爲什麼？」

「就是爲了你。」

「我？」

「是的，你逃走、受傷，可能引來麻煩。現在我正設法補救。」

「你到底是人還是鬼？」

「兩樣都不是。」

「那麼你是——」

「慢慢地你自然會明白的，何必多問呢。」

鄧立嘆了一口氣！

他不明白的事太多了，可惜對方又不肯向他解釋。

經此一役之後，鄧立相信他已被一種神秘力量所主宰。因此他要逃走不可以，要避也避不及了。

無可奈何，惟有聽天由命吧！

× × ×

就在他受傷的時候，有許多難民到醫院來探望他。

鄧立很感動！

阮玉貞也來了。

「你一直想離開我們，爲什麼？」阮玉貞含情脈脈地瞪住他。

「我只是想念我的親人。」鄧立說。

「你家裏有些什麼親人？」

「嗯——」

「我知道，你家中一定有個令你非常掛念的人，是嗎？」阮玉貞笑了笑，「我想，那一定是你的妻子吧？」

鄧立忍不住笑了：「你怎麼會想到我有個妻子呢？」

「我只是胡猜。」

「不！我還未結婚。」

「那好極了，我一班姊妹之中，也有許多未結婚。」

「那又怎樣？難道還會有人會喜歡我麼？」

「當然有，而且肯定有。」阮玉貞笑得又媚又甜，「最少我就非常喜歡你！」

鄧立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他也笑起來了！

他的傷勢已好轉！

阮玉貞和一班難民到醫院來將他接出去。

鄧立很感動。

阮玉貞親切地挽住鄧立的手，剛走到醫院的大門口。

忽然之間，鄧立感到有些不妙。

攔住他們去路的，是一名軍裝警員和二名便衣警探。

他們手持拘捕令！

鄧立心知有事，立即放開阮玉貞，轉身逃向醫院大堂！

大堂內有許多人，警方人員衝過人羣去追逐鄧立。

鄧立一直沿住走廊，逃往醫院後面而去！

醫院有後門，也有其他出口。所以警方人員十分担心。

他們一邊通知總部，一邊分頭在醫院內兜截鄧立。

醫院內立刻引起一陣混亂！

鄧立被一名軍裝警員啣尾直追，追得上氣不接下氣！

警員揚聲警告：「站住！不准再逃，否則開槍！」

但是鄧立又怎肯站住？

他看來勢已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所以他只有逃得更急！

就在走廊盡頭處，警員拐了彎就不見了鄧立的影子。

一名探員則由另一條走廊包抄回來！

「見到他嗎？」

「不見啊！」

警員和探員忽然交換了一個眼色，因爲那兒有一間儲物室。

於是二人一聲不响，悄悄開了儲物室的門，一齊入內。

裏面堆放着許多雜物，所以視綫十分困難。

一些暫時不用的枱、椅和屏風等物，遮掩了二人的視綫！

他們差不多肯定鄧立一定在這裏，所以那探員就一邊拔出了他的手槍來，一邊揚聲說道：「鄧立，你被捕了！乖乖的就束手就擒，否則，我們將加控你拒警的罪名！」

然而，室內毫無反應！

軍裝警員已解下了他的警棍，步步爲營地，迫近屏風後面去！

突然間，「隆」然一聲！

一幅屏風倒了下來；二名警方人員在心理上早有準備，急忙閃避！

探員吆喝道：「住手！再反抗我立即開槍殺你！」

豈料話猶未完，一張陳舊的滑輪几子——醫院用來載儀器和藥物的活動几子，那是用不銹鋼造的。突然自室內一角飛也似的，直衝過來！勢若奔雷！

探員首當其衝，被几子撞個正着，身不由主地倒向後面。

後面是一些雜物堆陳，被探員那麼一撞，紛紛倒下！

探員頭部被倒下的硬物擊中，雙眼一黑，昏倒地上！

軍裝警員終於見到了鄧立，舉起警棍就衝過去！

鄧立勢成騎虎，嚴陣以待！

警棍揮來，鄧立輕巧閃過，警員來不及回身，已被鄧立橫臂出擊，身子歪了一陣；鄧立得勢不饒人，反手又是一拳。

這一拳打得警員接連倒後幾步；他已感到他面對的是個危險人物，急忙自腰間拔槍！

鄧立也想像得到這是遲早的事！急急狂衝而去！

警員被撞倒在地上，二人立即扭作一團！

警員緊緊握住警槍，他雖然被壓在地上，却保持頭腦清醒！

鄧立一手緊緊捉住警員握槍的手腕，一邊對警員展開攻擊！

警員感到生命受威脅，手指已伸進了槍機之內！

「砰」然一聲！

一枚子彈轟向天花板！

聲音在室內造成回聲，份外覺得很刺耳。

鄧立極力令到警槍槍咀指向別的方向，如果對準了自己，他就完了！

警員奮力反抗！

但鄧立氣力相當！他一直壓住那名軍裝警員，令他動彈不得！

鄧立利用膝頭和右手攻擊被他壓在地上的警員！

那警員已筋疲力竭！握住警槍的手，也開始感到痲痹。

他無法再支持下去！

鄧立右手叉住警員的咽喉，警員想叫叫不出，眼看快要窒息了！

突然「卡察」一聲！

一副手鐐的其中一個鎖扣，扣住了鄧立企圖奪取警槍的左手！

鄧立還來不及回頭張望，已重重地挨上了一拳！

「蓬」的一聲！鄧立頭部中拳倒了出去！但他的左手却被手鐐拖住！

眼看他就要倒向地上，捉住手鐐另一邊的人，又將他匆匆抽了起來！

「拍！拍！」

左一巴掌，右又是一記十分着力的耳光，打得鄧立搖幌了幾下！

面對着他的，是一名探目！

帶人前來拘捕鄧立的探目，一邊警告他，一邊暴燥地推他面對住牆壁，要他高舉雙手，面壁而立！

由地上爬起來的軍裝警員，也急忙過來協助，將鄧立扣上了手鐐。

警員正式向鄧立讀出警方捕人時的警誡詞，除了宣佈他是潛逃犯之外，還表示要控告他許多罪名：偷運難民入境、毆打警務人員、拒捕、阻差辦公……等等。

海底隧道大勒索

越南難民問題，震撼了全世界，也將香港壓得透不過氣來！香港政府儘管有許多地方受人批評和指責，但却僥倖近年來有個好港督；這位外交官港督總算把難民問題處理得恰到好處。

各國由袖手旁觀，而至到紛紛發表聲明指責越南現政府之外，還答允加收難民入境，總算替香港減輕部份負担！

有些難民不但獲得安置，還可以出去找工作賺錢養活自己！

許多工廠、地盤和商店，都樂意僱用難民。

但在另一方面，難民問題十分複雜，各國政府雖然答允收容他們，但却要一一挑選！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沒有人甘願收養一名只會吃飯，不會做事的飯桶！

於是有人很快被帶走——獲得移民到歐美各國去！

但仍有更多的人留在難民營之內。

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如何，的確是稱得上前路茫茫！

目前他們雖然有屋住，也有飯吃，但是，對他們不利的消息却不斷傳來！

例如最近又有一批難民被遞解出境。

又例如有人公然不滿港府收容難民，以至造成種種負担。

其實，他們已經夠可憐了！

所謂「有屋住」，只是比困在船上稍為好一些而已。

他們住在什麼地方？

用鐵皮釘成的「安置區」，太陽猛烈時有如一個蒸籠！

租來的工廠大廈，有如一大塊「有上蓋」的廣場。

這裏沒有間格，沒有傢俬，當然也沒有「廳」與「房」之分。

有些只有一列列的兩格鐵床，有些則席地而睡！

當然，夫婦之間，更加沒有私生活的了！

此外還有不少人住進郊區改建的監獄，以及集中營。

儘管如此，他們却樂而為之！

最低限度在這裏，他們有言論自由和行動上的自由！

這種「起碼的生活條件」，已比他們在原居地所過的生活好了許多。因此，在理論上應該是沒有人埋怨的。

但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偏偏就在這時候發生了！

× × ×

海底隧道的控制室之內！

電視傳眞螢幕發現了南至北綫出現了塞車現象。

南至北綫，也就是由香港至九龍的一條隧道。

隧道中段有一輛黑色的陳舊汽車，不知怎的，橫擺在兩條行車綫的中央，因此而令到兩列北行的車輛，完全無法通過！

海底隧道共有兩條通道，每條可供兩綫行車。

每條隧道在一般正常情況下，也不會全日開放。

每天晚上當車輛較少通過的時候開始，就會關閉其中一條；只開放另一條。於是這條隧道的二列行車綫，便分別用作一來一回——亦即只供單綫行車之用。

關閉其中一條隧道的目的，只為了進行正常的巡視和保養。

但是，這不但是日間，而且還是下午五點多鐘——辦公室下班的時間。因此，

須要由隧道通過的車輛，就十分擠擁。

也正是因為這樣，這裏的管理人員，從螢幕上見到了這情形，為之焦急不已！

他們立即透過無綫電話系統，通知駐守隧道口的人員，設法進入隧道內查看究竟！

若在一般情況下，二列行車綫，只可能被一輛汽車阻塞了其中一列；那麼，工作人員大可以乘車由另一綫進入隧道內。

但是，現在是兩綫同時被阻！

所有北行車均被阻得無法動彈。

更奇怪的是：在那輛黑色汽車的前面，也有數十輛汽車停了下來。

監視電視傳眞系統的人，這時才發覺，原來接近九龍方面的隧道出口處也有一輛大型貨櫃車壞了！

這情況當然被視作「十分嚴重」，尤其是對隧道公司的大股東們，時間就是金錢。

因此，他們訂有罰則，汽車在隧道內「死火」，要計時間多寡收費。

換句話說，停留在裏面越耐，收費就越貴。目的自然是要你盡快把壞車移去。

就像電燈公司和電話公司一樣，他們都是大財團結營的，所以他們為了維護「合理利潤」，都訂下了許多罰則。

例如遲些交費要罰，這樣要罰，那樣又要罰；甚至還可以隨時隨地收所謂「燃料附加費」。

但是，萬一停電又如何？

停電造成的損失，電話失靈所造成的不便和損失等等，在外國是有得賠償的，但這裏就沒有。

這裏也有消費者委員會，不過是政府攪的，他們當然要維護大財團的利益，只因為這裏的大財團大部份是英國人。

因此，只有他們罰你，你却連質問的權利也沒有！

其實要質問的也太多了。

例如海底隧道公司的大股東們，不是答應過在「收回全部成本時，減收費用」麼？

成本早已收回了，幾時減收過一角錢費用？

這就是香港！

× × ×

回頭再說隧道公司的人員，惟有由另一條南行隧道乘車入內。

南行隧道亦即由九龍過香港那一條。

因為二者之間，其中有許多可以互通之處！

於是，管理人員由其中一個洞孔穿過去！

他們輕易地找到了那輛黑色汽車之所在。

在正常情況下，壞車車主應該落車，利用隧道內的直綫電話，通知管理人員！

但是，那車中人却獃在裏面不動！

這種情形其實早已令到跟隨在後面的駕車人仕不滿！

有人在後面响號，也有人忍不住探首車外，破口大罵！

但是，你有你响號，你有你詛咒，他——那黑色車子裏面的一名男子，却佯作不聞！

有人想落車協助他，將車子推向一旁，讓出一條行車綫給後面的汽車通過，但是，許多曾經接近過那車子的人，都紛紛退了回去！

為什麼會這樣？

遠遠跟在後面的駕車人不知道，甚至坐在控制室的人也不知道。

直至到管理人員進入隧道內，走近那黑色汽車時，他們不但明白了「為什麼」，也同時給嚇了一跳！

二名穿制服的管理人員，紛紛退了回去！

他們就像見了鬼似的，不敢强行迫近那「失靈汽車」。

那「失靈汽車」裏只有一個——一個持着手槍的年青人！

「朋友，你想怎樣？」

其中一名管理員止了步，揚聲問道。

車中人却在傻笑！

另一批高級職員也由洞孔中穿了過來：「發生了什麼事？」

「小心！別過去！」一名管理員提出了警告，「他有槍！」

一名高級職員問：「請問閣下是什麼人？」

「我現在只可以告訴你，我不是一個人在這裏，車子也沒有壞！因此，我亦無須你協助。明白了沒有？」

年青人的手槍，槍咀對住管理人員。

「你想怎樣？」

「你是什麼人？」年青人冷然一笑，「我看你還不配跟我講話。」

「你這樣子阻塞交通，即使我們不管你，警方也會理！」

「那麼，把警方人員叫來好了，何必再諸多嚕囌？」

一名管理人員已經走開。

他溜回另一邊的隧道去，利用直綫電話和控制室連絡。

「發生了什麼事？」

控制人員在螢光幕上，只見到情況不妙，却難明究竟。

管理人員在直綫電話中道：「那傢伙有槍，我怕他神經可能有毛病。」

「不！」控制人員說，「這可能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你們切勿輕舉妄動，因為我們發覺近出口處也有一輛貨櫃車壞了！這未必是偶然的巧合。」

「那我們怎辦？」

「拖住他，問他有何企圖！」控制人員又說，「我們已通知了警方！」

× × ×

隧道出口處。

那輛巨大的貨櫃車，幾乎把二列行車綫都阻塞住。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名管理人員走過去，但貨櫃車司機位上的二名男子却警告他不可接近。

那是二名年約三十歲左右的男子。其中一人握住一支手槍，另一人則手持通話機！

「你們幹什麼？」管理人員的責任是貫通這裏的交通。

「你想知道幹什麼，最好把你的主管叫來見見我們。」

貨櫃車上的一名年青人說話的時候，態度十分橫蠻！

另一名手持通話機的人則對住手中的無綫電儀器道：「白燕子，白燕子，野雁叫白燕子！」

通話機中傳來回音：「我們是白燕子，野雁，什麼事？」

「你們那邊情況如何？」

「還未開始，看來也快要開始了。」

「海鳥情況如何？」

「海鳥正在唱歌，一切照原定計劃行事，遲些再連絡。」

「好吧！我們已完成了第一步！」

× × ×

在靠近香港這邊的隧道入口處。

管理人員正勸諭駕車人仕把汽車後退，因爲既然「前無去路」，就惟有將汽車紛紛倒退出隧道外面。

他們準備利用貫通無阻的一條隧道，安排單綫行車。

就像晚上一樣，一綫來，一綫往。

於是有二輛私家車首先倒退出隧道口以外，準備掉頭離去。

但是，一輛白色汽車，却在隧道內掉頭！

管理人員正待揚聲阻止！

「轟隆」一聲！

白色汽車輕輕撞了一下，就停了下來，打横擺在那裏。

被碰撞的車子，司機十分生氣，推開車門落了車！

他正怒氣冲冲地衝過去！要找白色私家車的司機算賬！

白色私家車上，只坐了一個人——一個二十來歲的年青人。

「媽的！你究竟懂不懂得開車的？」

那司機看見白色私家車的年青人，不但全無悔意，還安然坐在司機位內，態度傲慢得很，更是火上加油。

年青人突然拔出一枝手槍，冷冷地說：「我不懂開車，但我會開槍！」

那生氣的汽車司機仍然不以爲意，他以爲對方可能是警務人員，否則，何來有槍？因此仍以責備的口吻道：「別以爲警方人員就可以横行，你大概還記得你們的人在鬧市中開槍殺死無辜市民的事吧！」

「我什麼也不知道，只知道叫你乖乖的坐回你的汽車裏去！」

那司機感到有些不妙！

他在其他駕車人面前，偏偏就是下不了台：「你這樣算是什麼？」

「砰」的一聲！

一枚子彈射向地上，朝住那司機的腿部射去，嚇得那司機呆了一陣！

他以爲自己會倒下去！

但背後反而「嘭」的一聲！

子彈只是掠過司機的左腿，擊中了他那車子的輪胎！

輪胎中彈爆破了！

司機不敢多講半句話。

他乖乖的退回到那輛洩了氣的汽車裏去，動也不敢動！

僵持

大批警方人員分別自港九二地，開抵了隧道的出入口處。

他們取聽了管理人員的報告，初步已經知道，擠塞在隧道內的衆多汽車之中，最少有三輛是另有目的的。

但是，管理人員仍然弄不清楚對方究竟是何方神聖！

警方只有暫時封鎖現場，連另外一條隧道也下令暫時關閉，免生意外！

三輛懷有目的的汽車，分別盤據在隧道中央，以及一頭一尾——亦即出口與入口處。爲什麼他們會這樣？

一名警司首先走到九龍方面的出口處，與大貨櫃車的司機接觸！

「你們可是壞了車？」警司故意問。

貨櫃車司機不准他再迫近，否則他就開槍！

貨櫃車司機道：「我的車子並未壞，何况這是偸回來的，壞了亦與我無干！」

「你們想怎樣？」

「首先想成爲新聞人物。所以，請讓電台，電視台和外國通訊社的記者們到場採訪。」

「就是爲了這些事，所以弄到這裏的交通亂作一團？」

「不！最後的目的，到最後關頭我們才會正式宣佈？」

「我眞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你想快些明白，那麼，你就快些照我的話去做，把記者們召來。」

「這裏不是要來開記者招待會的，你應該到酒樓去。」

「我們幾經考慮才選中了這兒，你最好少嚕嗦！」

「警方有責任疏導交通？」

「別再在我面前擺架子！」貨櫃車司機面色一沉，對身邊助手說道：「讓他看看你帶來的東西吧！」

只見坐在車頭的另一名年青人，將一張舊報紙摺成飛機狀。

然後由車窗飛擲過去。

這種摺飛機遊戲，本來只有孩子們才玩，想不到却在這種場合派用場。

警司不敢輕舉妄動！

他先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貨櫃司機道：「你先慢慢彎腰下去，將它拾起來，然後打開它，讓我慢慢告訴你？」

警司爲了明白對方面用意，惟有照做了。

「留意舊報紙上的一段新聞，」貨櫃車司機道：「那是危險倉失去了大批炸藥新聞，瞧見了麼？」

警司根本無須閱讀舊報紙，也記得這是怎麼一回事。

政府危險倉大約於數日前，突然發覺失去了大批炸藥。

此事警方正在調查中，想不到……。

「告訴你，警司先生，」貨櫃車司機說：「全部炸藥都在這一條隧道之內，我把已它分配在三輛不同的汽車裏，目前這三輛車子均在這裏，所以，如果你們要破案，眞是易如反掌。」

警司登時呆了一陣！

政府危險倉裏的炸藥，一般是統一分配給各建築地盤用作爆石的。

如果全部失去的炸藥，都在這裏，毫無疑問，這是一件十分危險，而且不堪設想的事。

因此，警司更加要小心處理這件事。

貨櫃車司機又得意洋洋地說：「我這支槍，實在對你們毫無作用，但對這車上的炸藥，却有極大的作用。」

警司自然也明白他話中的用意，他的意思是，只要開一槍，車上的炸藥就會立即引爆。

另一方面也是等於警告警方，切勿用武力去對付他，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政府人員的態度會令無數市民反感，但這時候這位警司却忍着氣：「你聽我說好嗎，這件事非同小可，萬一有什麼不測，你也不會倖免！」

「哈哈哈哈！」貨櫃車司機笑得傲氣十足：「誰說我會倖免於難？我們都是被挑選出來的敢死隊？」

「你們是什麼組織。」

「你想知道嗎？我不但可以告訴你這是什麼組織，還可以出說出我的目的何在。但是唯一的條件剛才我已說過了。」

「把記者們召來？」

「對啊，警司先生，我們時間無多，別令我的同伴在焦急等待中出錯，你一定知道萬一出了錯，後果是怎麼樣吧！」

警司心裏想：萬一這兒發生爆炸，整條隧道一定被毁，困在隧道中的人，也必然全無生還的機會了。

因此這位警司說道：「有事在可以慢慢商量，衝動不是解決事情的好方法。」

「別在我面前說教，我有耐性聽，我的同伴也沒有心情等待，」貨櫃司機道：「我知道一批報界記者已在現場外面，但我們要求更多的外國通訊社記者到場。」

「你們是否有什麼重要事情宣佈？」

「當然啊，這件事關係重大，限你五分鐘之內有所表現。」

「好吧，讓我立即向上司請示，」警司又說：「在我未回來之前，請你們忍耐一下？」

「我們已等了很久，現在開始，只有五分鐘！」

貨櫃車司機開始計時間。

警司急急退下！

他心裏一直忖測，這班人到底有什麼目的？

招待記者？

其實招待記者亦無須選擇這個地方，一定另有目的。

會不會爆內幕？

政府有許多令市民不滿的地方，尤其是警方；雖然近年警方有了一個警民關係部門，但市民對警方仍有太多太多不滿之處。

因此，警司非常担心對方這次的行動是爲了針對警方。

但無論如何，警司已回到一輛警車旁邊，利用車上的無綫電系統，通知總部，向上司作了一次緊急請示。

× × ×

大批記者羣集於隧道的出入口處。

他們實際早已到達，只是未獲警方的批准進入現場而已。

這一次眞想不到警方還恭請各記者深入現場採訪，他們根本也不知道原來是另外有人要見他們！

記者們居然變成了主角！

警方這一次不但不敢刁難他們，還處處諸多遷就，眞是令他們受寵若驚。

更罕見的是：警方還主動請來電視台的電子採訪隊以及外電通訊記者。

場面的確稱得上「十分偉大」，只是可惜經過了一番擾攘之後，時間已是黃昏了。

由於光綫不足，警方開亮了探射燈，將隧道兩端照得通明。

被困處於隧道內的駕車人，既無法將他們的車子開走，也不獲離去！

一輛大貨櫃車擋在前頭，一輛白色私家車攔住後退之入口處，令到中間數十輛汽車完全動彈不得。

警方雖然一再提出要求，放出全部或部份駕車人，但是持槍的人立即拒絕！

警方不敢硬幹，因爲專家也相信最少在三輛汽車上面有炸藥。

而且極有可能就是警方正在調查中，由政府危險倉中失去的炸藥。

記者們由未獲准進入現場以至被「請」入內爲止，都在議論紛紛。

他們也像警方一樣，不斷忖測着這帮人的來頭和目的。

有人猜他們志在勒索。

香港人都知道隧道公司賺了大錢，也知道他們貪而無厭，更知道他們食言——沒有依諾言減收費用。

因此，可能是部份駕車人仕串同一齊，向隧道公司勒索鉅欵亦未可料。

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爲這可能是恐怖份子的所爲。

年來恐怖份子到處鬧事，他們每次都得心應手，這一次可能又是志在揚名，所以才先召來了大羣記者。

正當記者諸多忖測之際，貨櫃車司機已開始說話。

他的談話是透過預先安放車頂的擴音器傳送的！

因此，現場的大羣記者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

他說：「對不起，各位記者先生，我們首先自我介紹。我們是一批越南逃出來的難民……」

在場的人，包括了警方的監視人員在內，都呆住一陣。

難民！

難民們爲什麼要做出這種驚人行動？

那貨櫃車司機又說：「我們一直以爲，飽受摧殘，生命從未受到重視，所以，現在我們自己也毫不重視。」

「這一次，我們的行動，目的就是要政府迅速安排我們到美國去。」

「我們知道許多比我們遲來的，都已經分別到了英國和澳洲。」

「我們實在不想再留在這彈丸之地的香港？」

「如果有關方面不提出公開的保證，我們寧願早日離開這世界，與這條價值昂貴的隧道同歸於盡。」

話說到這裏，有一位記者對他說：「朋友，你弄錯了，這不是香港政府可以單方面決定的事情，你們想去美國，必須由美國政府和這裏的領事館安排。」

貨櫃車司機道：「那麼，請立即把美國領事請來，我們希望得到他的保證！」

記者又問：「你們是住在那一個營地的難民。」

「難民就是難民，誰也不想做難民，你們爲什麼要分彼此？」

「我們並非分彼此，只是要弄清楚你們的來龍去脈。」

「我們是由紅丸號載來的九百八十一名難民之中，其中一部份。」

在場監視的警方人員，立刻將資料傳送到總部去。

他們要多方面設法營救被困在隧道中的駕車人。

因此，警方將派人到紅丸號難民營去，以及追查他們的來歷！

警方要知道的事情實實在在是太多了。例如難民們怎麼會有槍。

那些都是實彈手槍，有人目睹他們發射過了。

此外，警方要知道其中是否夾雜了越共——。

他們可能只是僞裝的難民，此來原是另有不可告人之目的亦未可料！

× × ×

電視台利用電子儀器進行現場直播，廣播電台也進行實地轉播。

外國通訊社的記者們，也紛紛將消息傳送到世界各地去。

因此，刹那之間，已經有不少人知道了這件可怕的事情。

不少駕車人仕的家人，紛紛查詢他們的下落，担心被困在隧道中的人之中，有他們的親人在內，但是，警方根本無可奉告。

因爲駕車通過隧道，既不必登記，亦無須留下車牌號碼。

何況隧道兩端此時已爲勒索者所控制，根本沒有人可以內進。

不過，警方相信這衆多車子之中，有不少是由難民們駕駛的。

也就是說：在難民們這一次有計劃的行動之中，他們不但派人偷來大批炸藥，也偷走了各類型的汽車。

毫無疑問，他們是志在必得。

警方一直派人在隧道控制室之內監視，他們透過傳眞秘路電視，可以見到不少焦灼萬分的駕車人，被迫留在他們的汽車裏。

有些汽車安裝有空氣調節系統，但有許多就沒有。

隧道之內雖然有抽氣設備，但這許多汽車久困在其中，空氣自然有些汚濁。

有人溜出汽車外，但很快就被人吆喝，恐嚇，於是又退回車內。

此等提出恐嚇的人，毫無疑問，又是難民羣中的勒索者。

這件事刹那間變得非常轟動，但沒有人知道以後的發展。

警方一方面派人到難民營去，希望獲得勒索者的家屬的合作，將他們勸降。

另一方面則派人通知美國領事館，跟他們共商對策。

本來是地區性事件，經外電報導後，就變了國際事件。

因此，相信美國政府在這時候，也知道了這件事。

爲了人口安全，更爲了保護隧道的完整，警方人員奉命小心從事，切勿觸怒勒索者。但仍有不少警方官員企圖突破。

他們知道另一條隧道可以有通道透過去，於是有人主張襲擊那三輛目標車輛——就是中央的黑色汽車，以及出口處的貨櫃車，還有入口處的白色車輛等等。

另外又有人主張利用通風系統，將迷烟灌入隧道之內，讓所有人失去知覺。

但是，審愼的警方領導人，却反對用强硬手段。

因爲警方領導人絕對相信若干車輛上有爆炸裝置。

他們甚至還相信除了那三輛汽車之外，其他一些由難民控制的汽車，也有這些高度危險的裝置。

尤其是當這件事已引起國際間的注意之後，政府高層人仕更不得不小心處理。

至於市民們的反應，却有許多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往往在街上一場大火，也可以引來數以萬計的人羣。

此等看熱鬧的人，大部份抱住「隔岸觀火」和「幸災樂禍」的心理，他們很少懂得設身處地的去替當事者設想一下。

因此在觀看救火時，可以發覺一些人在高談闊論，嘻哈大笑。

甚至有人公然認爲比看電影還來得迫眞，够刺激！

如果此刻有人質問這一類幸災樂禍的人：「假定現在燒着的就是閣下的府上，請問閣下心情又如何？」

深信這一類隔岸觀火的人，一定會木然。

然而事實上香港的確有太多太多這一類人渣。

隧道內發生了這件驚人事件，自然比什麼火警都更轟動。於是不少好事之徒，竟然專程趕來看熱鬧。

他們既非當事人，亦非駕車人仕的貴親，只是想看看「場面是否够熱鬧、够偉大？」

香港，就是太多這種無聊之輩。

來龍去脈

警方人員迅速查出了勒索者的背景。

他們是一艘破舊的日本貨船——「紅丸號」載來的越南難民。

「紅丸號」是一艘「超齡」貨船。

當初警方一直相信這是難民們集資購得的舊船，但是，經調查後，發覺這舊船一度出現在澳門海域。

於是警方相信這又是「屈蛇者」的傑作。

後來又發現一名僞裝難民的中國男子鄧立，竟然還是一名警方的通緝犯。

至此，這批難民立刻順理成章的，變成了「問題人物」。

香港政府對付問題人物有他們的獨步「單方」！

最常見的就是，遞解出境。

這批難民可能就是担心有一天被解出境，所以才先發制人！

因此警方人員在事發後，立即派人到難民營調查。豈料該難民營之內，所有難民也正在進行一項絕食運動。

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所以他們才會雙方面互相配合。

警方想找他們帮忙，簡直就是妙想天開。

無論如何，他們經此一役後，已引起廣泛注意。

他們已向警方調查人員承認，的確付出頗爲高的代價，才由「紅丸號」將他們由其他小木船上救起，載來港海。

他們一方面要求移民美國，另一方面要求警方放出被疑是「蛇頭」的人——鄧立。

香港人習慣稱「偸渡」爲「屈蛇」，「蛇頭」亦即主持其事的人。

經警方深入調查後，才發覺目前盤據在隧道中的難民，絕對不止三車四人，最保守估計，也有十二輛各類汽車，年青力壯的男女則必然超過二十人以上。

警方人員將調查向上級報告之後，高層領導人更爲緊張。

他們担心僵局持續下去。

事實上營中的難民已坦然告訴警方：他們不但不會勸降，還支持他們的同伴爭取最後勝利，直到有實際結果爲止。

警方似乎毫無辦法。

一名警司級負責人，勸難民代表說：「我們自問已盡力照顧你們。」

「是的，非常感激你們，先生。」難民代表是個老年人。

「既然你們也知道我們對你們不錯？爲什麼要令我們爲難？」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爲我們內心也有許多恐懼。」

「你們怕什麼？」警司反問：「是否担心被解出境。」

「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難民代表又說：「事實我們知道，最近有七百多人被解走，他們下落不明。」

「他們只是回到原來居住的地方，但你們決不會的。」

「我們如何獲得保證。」

「是否讓我們提出保證後，你們的人就投降？」警司問。

「不，我們不是要你們的保證，而是美國佬的行動保證。」

「移民是須要甄別和小心安排的，怎麼可以立即付諸行動。」

「事在人爲而已，爲什麼不可以？」難民代表道：「我們知道有一船人這邊剛上岸，那邊就坐飛機飛走。」

「這是美國人的事，總之你們暫時可以在這裏安居就是。」

「不怕開罪你，警官先生，我並不喜歡香港。這裏的人太過現實，我們目前已是光棍一條，身上不名一文，所以，當我們在街上走過的時候，香港人也用另一種鄙視的目光盯住我們！」

「你們即使立即到美國去，情形相信還是一樣的。」

「但這是我們全體的決議。」

警方無可奈何，惟有派人去向美國領事館共商對策。

其實美國領事早已從電視和電台廣播中知道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他立刻向華府國務院方面請示。

可惜他們的現任總統做起事來就好像種花生一樣——慢吞吞的。

× × ×

時間已經是晚上。

大批警方人員，仍然包圍海底隧道的兩端，看熱鬧的人羣，這邊被逐去後，那邊又湧來了另一批！

駕車人仕的家屬，紛紛要求警方讓他們送食物入隧道內。

隧道內的駕車人仕，有不少已餓得昏倒在汽車裏。

警方一再要求難民代表，讓他們送食水和食物入內。

但是，把持着隧道出入口的年青難民，却堅持着，一定要先見了美國領事，然後再談其他方面的事。

× × ×

美國人最愛談人道。

他們的總統更喜歡搬出「人道」二字去做外交，儘管如此這般仍無法挽回他在國內的聲望低落潮。

但是隧道中的僵局既然成爲國際觸目的事件，領事也就奉命立即趕往現場去。

× × ×

盤據在隧道中的難民，果然不止四個人！

其他駕車人仕之中，竟然也有不少是他們的人。

當美國領事到達現場時，一名中年人首先出現。

他是一名年約四十，具有學者風範的中國人。

他由一輛房車出來，由另外二名年青的越籍華人陪同，到了隧道出口處——那是九龍方面收費附近的空曠地方。

美國領事在衆目睽睽之下，電視也正在轉播。

中年人面無笑容，神色沉重。

從左右兩旁那二名年青人的態度看，毫無疑問，他是個受到各難民尊敬的長輩，一定極具代表性。

「你的政府一定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困境。」中年人問。

美國領事點點頭：「我們非常同情你們目前的處境。」

「同情又有什麼用？」

「你們想怎麼樣？請對我說清楚，讓我再請示我的政府。」

「我們要全數移民美國。」

「這需要時間安排。」

「我們要你們向全世界的人保證，讓我們全體到美國去，否則我們不會撤出這條隧道！」中年人態度强硬。

「你們這樣做，將令世人對你們失去了同情之心！」

中年人冷然一笑：「同情不是用口去講講就算數。世人對我們的看法，已經無關重要了。我們需要的是生活！」

「你們目前不是有香港政府和聯合國照顧你們的生活嗎？」

「是的，這只是暫時性的，表面性的。但實際上我們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中年人又說，「你可知道，爲什麼我們一定要你們負責嗎？其實，世界上有許多地方可以去，有許多地方比美國好。但我們一定要去美國。」

「爲什麼？」

「因爲我們今日的困境，本來就是由你們美國人一手造成的。」

「嗯——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我爲什麼不可以這樣說啊？南越是由你們雙手奉上給越共的；你們美國人要逞英雄，却偏偏沒有英雄的本色！」中年人生氣地提出了指責：「你們虎頭蛇尾，簡直不知所爲！同樣的例子，眞是不勝枚擧！」

領事呆住了一陣！

然後吶吶地說：「一切既成過去，埋怨也無濟於事！」

「那麼，我們就談談現在！」中年人道：「現在我們要美國總統向擧世人仕公開保證，三日之內必須派專機把我們接載到美國去定居！」

「我會將閣下的意見，轉知我的政府。」領事在無言以對的情況下，惟有向那名難民代表如此交代！

在場的警方人員插咀道：「現在你們可滿意了吧？」

那中年人搖搖頭：「對不起，我們不會離開這裏。」

警方代表一呆道：「難道你們還不滿意？」

「當然，我們要等美國政府的保證！」中年人說，「幾時提出保證，我們就幾時離去！」

警方代表於是急忙轉身，追住正待離去的美國領事。

他們不斷低語，雖然沒有人聽到他們談些什麼，但相信一定與難民的事有關。

領事却表現得態度悠閒，他一邊與警方代表談話，一邊走向他的座駕車。

現場上有許多各國通訊社的記者，他們紛紛一湧而上。

領事被記者羣糾纏，所提出的問題都是令美國人無言以對的；領事支吾着。

領事最後只好說：一切必須先請示他的政府才可決定如何做。

由於電視即場轉播，領事又不敢過份怠慢這班記者。

但是記者們所提出的問題却是針鋒相對的。也許巳有人聽到了難民代表提出的指責，所以他們竟然同情難民們。

在警方人員的協助下，領事才可以開車離去。

× × ×

警方寄望美國領事能帮他們的忙，但結果帶來的却是失望。

於是現場上又再次陷入僵局！

監獄內

在市區一處監獄之內。

鄧立頹喪地仰臥在一張鐵床的上格。與他同房，睡在下格的，是一名黑人物，與鄧立既非同黨，也不是仇家，只能稱得上行家。

那黑人物叫阿勝。

阿勝當知道鄧立的來龍去脈之後，非常敬仰他；原來這些日子以來，鄧立在黑道中的名氣十分之大！

許多黑道中人都視鄧立爲英雄人物，所以阿勝對他亦另眼相看。

阿勝不斷向鄧立搭訕，但鄧立心事重重，却沒有心情與他細談。

鄧立木然仰望着天花板，雙手放在後腦作枕，思潮起伏。

阿勝看見他不作聲，自然也不敢再惹他，因爲阿勝未被捕入獄之前，聽黑道中人說，鄧立是個智勇雙全的人。萬一惹怒了他，阿勝就可能有苦頭吃！

警方巳將鄧立起訴，但法官却將案押後。

鄧立心裏想：美美在澳門一定也有看報紙，必然也知道他的處境。

但是美美爲什麼沒有來探望他？

最令他氣憤的，還是無法享受那一大筆錢；都是那「怪物」害苦了他。

他越想越氣！

突然走廊外傳來步聲！

一名獄警進來，把鄧立叫了出去！

鄧立以爲是美美來探監。

豈料他見到的却是一個陌生人。

那陌生人原來是一名律師。

獄警退了出去！

這間房之內，就只留下他和那位穿着筆挺西裝，手挽公事包的律師。

律師到底是誰請來的？他雖然沒有言明，但鄧立忖測，只有三個可能性：第一是美美，第二是黑風帮的同黨。

除此之外，就是政府指派。那應該是什麼「法律援助」吧？

律師問他許多問題，起初他也不敢說，因爲即使他說了，人家也未必會相信。

但是，律師一再表示，只要他說實話，他一定會設法爲他辯護。

於是鄧立照實說了。

他說出打刼超級市場時，如何逃走，以及在樹林內遇上「怪物」的事。

他一邊說，一邊很留心律師的反應，因爲他担心人家取笑，而且未必相信他的話，甚至以爲他的神經有毛病。

但是事實却剛剛相反；對方不但沒有取笑他，還深感興趣。

鄧立嘆一口氣道：「那可能是鬼怪，但事實上他帮過我，也作弄過我！」

「不！他不是什麼鬼怪，只是外星球人。」律師說。

「外星球人？」鄧立也想起當晚有許多市民見到「UFO」的新聞。

「是的，我懷疑他們另有目的。」律師又問：「你以前有沒有將這情形對別人提及？」

「嗯——」鄧立想了想，然後搖搖頭：「沒有。我怕說了出來，人家也不會相信！」

「不！最少就有我相信你。」律師道：「人類既然可以上太空，爲什麼外星球人不可以到我們地球上來？」

「是的，我本來也這麼想。」鄧立皺眉道：「其實，如果他們有心救我出去，應該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

「那又未必，他們雖然有許多看似超乎人類的本領，但由於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條件限制，他們未必樣樣都做得到；有些事情他們做不到的，就只好借助人類了。這，可能就是外星球人所以要利用你的原因之一。」

「嗯——你說他們可能另有企圖，到底他們有何企圖？」



「我也只是忖測。」

律師苦笑一下，聳聳肩。

× × ×

鄧立對律師只將「怪物」的事和盤托出，對偸運難民入境的事却隱瞞起來。

他又將美美的地址告訴了律師，希望律師能通知她來見自己一面。

鄧立更加希望律師能保釋他出去。

但是律師說：由於案情複雜而且嚴重，警方只怕不會答應！

× × ×

海底隧道仍然由一批武裝難民控制。

僵持的局面　一直無法解決！

被困在隧道內的駕車人仕，困處於汽車裏面，感到萬二分疲累。

有些女性巳經支持不住，昏倒過去。

難民在翌日早上，同意讓沒有武裝的救援人員進入隧道內救人。

同時他們也同意將食物和食水，送入隧道裏面，供應其他駕車人仕。

電視和電台，通宵達旦的不停轉播！市民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發生了這件「大件事」！

隧道建成了之後，首次宣佈完全關閉！隧道公司的大股東們，自然牙痛一般的慘叫連聲！

他們不肯減價，甘負「食言而肥」的罪名，也曾巧辯「不希望太多車輛由隧道過海」，所以即使早巳收回成本，也不減價了。

但是現在，他們却又口口聲聲說：爲方便市民和駕車人仕，希望警方考慮准他們開放其中一條隧道，以疏導交通云。

人，不自私是假的！

錢，從來也沒有人會嫌太多！

因此，誰能去怪這班大財團、大股東們？連政府也不干涉，小市民又奈之何？

並不健忘的市民，對隧道公司食言而肥的駕車人仕，這時候反而有一種可怕的心理反應——他們希望僵局持續下去；能令隧道公司虧本則更妙！

基於此種心理，他們又進一步希望「好戲」立刻上演！

當然，他們心目中的「好戲」是十分可怕的，那必然是悲劇！

這種不正常的「間接報復」心理，在不少公衆場所都可以聽到不少人巳宣諸於口。

但是，大部份市民都希望事件能早日和平解決！

任何一方面行錯一步，也會演變成難以想像的悲劇。

因此，輿論紛紛呼籲有關當局，迅速把事件解決，及早將這批難民送到美國去，尤其是美國所受的壓力更大！

× × ×

美國政府早巳知道了這件事。

領事館的電話，日以繼夜的，响個不停！

有人公開質問美國政府：他們倡行的「人道政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講一套，做一套？

美國人在世界各地闖禍的例子，過去巳發生過不少！

這一次，他們也十分担心香港的美國人受到侵襲！

因此，領事館非正式的，暗示美國人減少公開露面。

領事館人員甚至警告美國人極力避免與難民接觸！

可能就是因爲壓力越來越大，所以消息傳來，美國政府終於答允了難民們的要求。

美國總統正式宣佈，即將派機前來香港，將這九百多名難民，接往美國定居！

× × ×

香港政府總可以暫時舒一口氣了！

也只是「暫時」，因爲往後還不知有多少這一類難民問題有待解決！

眞正舒一口氣的，應該是隧道公司的大股東們！

× × ×

盤據在隧道中的難民們，在獲得種種國際保證之後，終於撤出了海底隧道。

警方人員想找他們算賬，但却有人暗中阻止；那是美國人。

美國政府不想節外生枝！

萬一難民們又紛紛自殺、絕食，勢必將事件鬧大！

美國政府很講究面子，對難民們又怎可以失信？

× × ×

美國領事館立刻派人到難民營去進行登記，以及替難民們檢查身體。

難民們表面上當然非常高興。但是，他們內心的想法又有誰知道？

假如在平時，難民們不但要身體有正常的健康，也要擁有學識和技能，然後才够資格移民到美國去。最少也要他們認爲有須要你的地方才可以。

但是這一次，因爲是總統的特別命令，他們被全部接納。

香港警方只可以從難民手上接受一批來歷不明的槍械，以及偷來的炸藥。雖然爲了體面計，對外宣稱「拘捕若干滋事份子」，但實際上却沒有。

至於僥倖脫險的駕車人仕，自然也爲之偷偷捏了一把汗。

假如當時難民們耐不住性子，眞的觸發了炸藥的話，試想想又有些什麼後果？

那一定是隧道被爆破，海水自缺口滲入，屆時武裝難民即使讓他們逃走，只怕也逃不了，於是惟有活活淹死！

如今回憶起來，簡直有如一塲噩夢！

× × ×

無論如何，一塲噩夢也總算過去了！留下來的，是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以及政府挽回面子的掩飾工作。

此外就是：把這批難民偷運入口的「蛇頭」鄧立，他正被起訴！

口訊

鄧立的罪名十分多，其中最嚴重一條，自然就是偷運人口入境。根據新例，這條罪名的罰則幾乎與販毒相等。

鄧立很害怕，也很後悔。

早知如此，他就不該聽「怪物」的話，也不該貪此不義之財。

「怪物」現在不知何處去！

如果讓鄧立再見到「他」，一定揍「他」一頓，以洩心頭之憤！

「怪物」爲什麼要教他這樣做？

既然他爲了「他」出了事，情理上「他」也很應該設法帮帮他才對。

但是，鄧立一直沒有再見過「他」，「他」到底躲到何處去了？

「他」眞正的目的何在？

鄧立曾將他的遭遇對律師講過，律師則認爲「他」是一名外星球人。

就憑「他」的辦法多多，三番四次設法暗中助了鄧立一臂之力，他就應該深信「他」絕非人類，而是外星球人。

但是如果鄧立對其他人談及此事，又有誰會相信他？如果他以此對審案的法官說，只怕他會被人送往青山精神病院！

不過，他雖然不打算說，爲他辯護的律師却要他直說！

律師認爲這是最佳的藉口，何況還是事實呢；他想脫罪，就應該將眞相剖白！

鄧立也終於眞的在自辯時說了出來！

「UFO」——不明飛行物體一直以來都吸引世界各地人仕的注意；經過無數目擊者的證實，飛碟出現地球已是事實。

連科學家也不再反對外星球人確實登陸地球了。

因此，鄧立的供詞，雖然一度引起人們的哄笑，但是由於時間上的印證——鄧立遇上外星球人的時日，與香港不少市民目擊「UFO」出現港島上空的時間互相脗合。因此，各報紛紛以頭條新聞刋登。

正當人們議論紛紛之際，法官考慮到案情的嚴重性，因而將鄧立重判入獄！

單是偷運人口入境一條罪，已被判刑五年。

× × ×

鄧立眞的是欲哭無淚。

他遇上外太空人的「故事」雖則吸引，可惜並未能爲他洗脫罪名。

控方甚至懷疑他的神經系統有毛病，他的「奇遇」也只能留給市民作爲茶餘飯後的談笑資料而已。

× × ×

在獄中，鄧立所屬的「黑風帮」黑勢力並不太大。

因此，鄧立入獄後，受到獄中一股黑勢力的欺壓！

儘管他在外面很有名氣，但正式入獄後，那些盤據獄中的「老監躉」，就非好好孝敬不可！

鄧立沒有親友探監，那有什麼錢財可以孝敬他們？

因此，他在獄中吃盡了苦頭。

想起有「怪物」在身邊相助時那種威風八面的情景，如今大有「虎落平陽」之感！

× × ×

難得遇上一個熟人。

那是黑道中人何保。

鄧立在廣塲散步和晒太陽時，從何保口中知道他即將刑滿出獄。

鄧立於是托何保帶一個口訊到澳門給撈家李能。

他一直沒有供出李能，是基於黑道中的所謂「義氣」。

但現在他入獄了。

他要李能設法與他連絡，最少也要令他在獄中過得舒適一些。

當然，最重要還是那一筆錢——由越南難民手上取得的錢。

五年的時間當然不算短。但在香港坐牢也有「假期」的。

除清了應得的「假期」，他計過了，不過四年左右就可以出獄。

假如他行爲良好，兩三年後就可能獲得「假釋」。

他想到出獄後的生活問題，因爲自麥風等人落網後，「黑風帮」就已等於解散了。

他還記得美美，只怕美美忘記了他。

因此，他又要求何保去找美美。

其實，他在法庭上的口供，因涉及「外星球怪物」，早已成爲新聞人物，港澳只是一水之隔，美美怎麼可能不知道這件事？

但是鄧立入獄以來，一直就沒有任何

人到獄中探望過他。他越想越覺得這世界上的人情太過冷酷而現實。

只不過目前他在獄中的確需要援手，所以只有托何保設法到澳門去一次！

何保當下也答應了。

何保過去跟黑風帮的關係不錯，他告訴鄧立，麥風等一班黑風帮黑人物，正在離島另外一個監獄服刑。可惜鄧立無法與他們在一起，否則他就不致孤掌難鳴！

香港的黑社會組織已是今非昔比，許多有名堂的黑頭頭，都遠遠避到外地去；走不動的，最少也逃到澳門去了。

存留下來的，只是一些三五成羣的小組織，但已够香港警方忙個不了！

× × ×

大撈家李能，正在接見剛出獄的黑人物何保。

何保是先按址找到美美，再透過美美的關係約晤李能的。

李能一見何保就讚他：「老兄，你很够道義，我李某人生平就是最喜歡你這種人。」

李能又叫了一桌酒菜，欵待何保。

這是一間酒家。自從上次被仇家偷襲後，李能就只到這家酒家來會客。

這是他也有股份的酒家，每次會客都在一間貴賓廳之內。

李能又說：「其實我一直都在帮助他，爲他辯護的律師，最好，費用最貴，是我派人到香港去請的。」

何保也很會說話：「是的，若非如此，他早已將李先生的大名說了出來。但現在只由他一人負責。」

「有機會探訪他，代我問候他；當他出獄後，他喜歡怎樣都可以，絕對不成問題。」李能很爽快似的。

何保又將獄中的黑暗，說了出來，目的是要他設法送些錢入去。李能也答應了。最後，何保滿意地離去。

何保走了之後，那間貴賓廳之內，只留下兩個人，那就是李能和美美。

保鏢們都留在門外。

李能於是開始毛手毛脚起來。

美美欲拒還迎，她內疚地說：「我總覺得對不起鄧立。」

「你太純情了，可惜現在又不是上演文藝大悲劇。哈哈……」李能格格地笑，「這是講究現實的世界，當一個人的利用價值完了，他就等於一堆廢物。」

「你不該這樣說，李能。」美美道，「我知道他替你賺了不少錢。」

「你錯了，錢是賺了不少，但你別忘記，船是我的，人也是我的。至於入獄，也只是他自己時運不濟，白日見鬼！根本與我無關。」李能又說，「如果他出來了，我當然不會薄待他，可惜，他現在却在獄中。」

美美不再作聲。

她在盤算着，應不應該到香港去探監？要不是何保帶來口訊，她還以爲鄧立早已忘記了自己。

但是現在，她內心只有負疚。

U・F・O・

「天文台嗎？」

「是的，什麼事？」

「我是一名市民，由赤柱打給你們電話。」

「說吧，到底什麼事？」

「我想請問你，你們有沒有放過氣象測量氣球上天空？較早時，我們一班人在赤柱海灘燒烤，見到一隻像是飛碟的飛行物體。」

「什麼形狀的？」

「扁平，中間拱起，像一隻大碟子，約在三百呎高空掠過。」

「不！那不是我們的測量氣球，我們放上天空去的氣球是不會高速飛行的。」

接電話的人很不耐煩，說完就匆匆掛斷了。

但是，他的電話聽筒剛放下，很快又响了起來。

這一次，却是一名講英語的英國人，電話由他的別墅撥出。

英國人正在渡假。

據說，當他正與家人們駕遊艇出海時，也曾目睹一隻飛碟出現上空，數秒鐘後便告消失。

接電話的人這時才認眞起來。

× × ×

目睹飛碟的報告，世界各地的天文台經常都有接到類似的詢問。

大部份的目擊者，都只以爲那是天文台放出的測量氣球。

但事實上，飛碟與氣球大有分別。

飛碟是扁平的，氣球是圓的。單是外型就已經不同了。

通常這一類查詢電話，當局不會公佈，以免被人譏諷爲大驚小怪！除非投訴者自己再致電報社，報紙反而會將事件公佈出來。

但是這一次赤柱上空出現飛碟的事，由於見到的人少，所以不像上一次那麼轟動！

× × ×

監獄門外，出現了一名來歷不名的男子。

他很年青，聲明是來探監的。但是探監的時間未到。

年青人很焦急，也很機警：「先生，這只是小小意思——」

那名獄警急忙把手縮回：「你這是什麼意思？想害我麼？」

年青人遞過去的，是一些鈔票——美金。

他說：「我剛自美國回來，我想見見我的兄弟。」

「你告訴我，你的兄弟叫什麼名字？」獄警雖然不敢接受他的金錢，態度却十分友善，「朋友，今時不同往日，快把錢收回，否則我你都有罪。」

「我那位兄弟叫鄧立。」年青人說，「聽說他在這兒服刑！」

「噢！我知道是誰！」獄警道，「不錯，他的確在這裏。不過，現在時間還早，你回頭再來吧，大約一小時之後總可以了。」

年青人看看腕表，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

他離開了大門入口處，沿住圍牆走過去。

那名獄警很留意這個人，因爲他似乎來得很突然。

附近沒有私家車，也不見其他車輛，看他的打扮又不似是乘搭公共汽車的人。

另一名獄警招呼之下，把那獄警的注意力分散了。

但是，當他再回頭張望時，剛才那年青人却不知所踪。

「我一定是見鬼！」那獄警拍拍後腦，再將視綫放遠一些，仍不見那年青人。

另一名獄警問：「什麼事？」

「剛才那個年青人，你有留意麼？」

「來探監的？」

「是的。」

「有什麼不對？」

「他不見了。」

「走了吧！」

「不！這條路很畢直，又見不到有車，難道他會隱形？」

「隱形？哈哈，別開玩笑了。你以爲你是鄧立麼？」

「你說什麼？」

「你忘記了嗎？鄧立曾在法庭講過一個鬼故事——」

「等一等！」那名獄警恍然大悟！「對了，他正是前來探訪鄧立的。」

「嗯！你的意思是——」

這時候，一輛機動脚踏車剛駛到了門前；那是一名前來接班的獄警。

他一邊進來，一邊回頭張望，望向空中，神色十分怪異。

剛才談話的兩名獄警，一邊招呼他的同伴，一邊繼續討論那個年青人。

想不到剛進來，還未換上制服的獄警却拍拍額頭：「奇怪！難道我見鬼麼？」

正在上班的二名穿制服獄警感到事有蹊蹺，忙問道：「你說什麼？」

「剛才我好像看見有個人飛上天空！要不是担心撞車，我一定看得更仔細。」

「你一定是打了通宵牌，否則怎麼會白日見鬼？」

但是曾跟那神秘青年談話的獄警却不這樣想。

他一個箭步的衝到了街上去。

他匆匆衝出門外是爲了仰望天際，看看是否眞的有人在天空中飛翔。

天空中只有一團團的白雲。

那有會飛的人呢？

剛來上班，還未更衣的獄警也跟了出來。他口講指劃，指出那騰空而起的人出現的地方。表示他並非憑空構想，只是不敢過份肯定而已。

那是監獄外面的圍牆之上。

他們互相印證一番，那正是剛才那神秘青年走過去的上空。

但是，那兒上空連雀鳥也見不到一隻飛過，當然也見不到人。

換班的時間到了。

各人都忙於更衣——上班的要穿上制服，下班的則去換回自己的便服。

於是大家都忙開了。

這件「怪事」也逐漸拋諸於腦後！

× × ×

監獄裏面，也由於獄警換班的緣故，若干地方變了眞空！

一個年青人也不知怎麼進來的，只見他鬼鬼祟祟的，閃避過匆匆趕住落班的獄警的視綫，來到牢房的通道上。

被關在鐵欄隔住的牢房中的犯人，以奇異的目光瞪住他。

他不是什麼妖怪，只是不穿制服，所以犯人就奇怪他的出現。

「你可知道鄧立關在那裏？朋友。」年青人走到一處牢房的閘門外，隔住鐵閘問裏面的犯人。

犯人打量着他：「你是什麼人？」

「嗯——」年青人眨着雙眼：「我是新來的獄警。」

犯人最怕獄警。

於是犯人指向右邊：「鄧立就在三十六號房內。」

「謝謝你。」

年青人匆匆溜開了。

× × ×

「你可是鄧立先生？」

年青人找到了犯人所講的牢房。

「你是誰？」

鄧立用一種難以理解的目光，盯住閘門外的年青人。

「我是來救你的。」

「救我？」鄧立怔了一怔！

「你如何證明你就是鄧立？」

「我想，你一定是他們的同黨。否則，你如何能進來？」

「同黨？誰的同黨？」

「那妖怪！」鄧立說，「會隱身的綠光人。你可是他的同黨？」

「少說廢話，我先把你弄出來。」

年青人似乎相信他就是要找的人了，於是彎腰開鎖。

鄧立根本還未看清楚，年青人已將閘門的鎖開啓。

年青人反身將鄧立帶走時，同一牢房的犯人也跟了出去。

就在這刹那間。

「喂！你是誰？」

一名剛接班的獄警，在走廊那邊盡頭處，揚聲叫了過來。

「快跟我由這邊走！」

年青人只照顧着鄧立，但同房犯人却亦步亦趨。

「喂！不准走，站住。」

獄警一邊呼叫，一邊奔跑過來！

年青人帶住鄧立他們朝住走廊的另一邊狂奔。他們一追一逐，立刻引起牢房中各犯人的注意。

有人隔住閘門張望。

有人大聲叫道：「喂！朋友，請你帮忙，把我一齊帶走！」

有些人更妙想天開地，搖動着閘門，希望混水摸魚！能及時一齊逃出去。

「糟糕！」鄧立發覺一度閘門攔住他們的去路！

年青人正搶前兩步，想把鎖弄開，但啣尾追來的獄警已經到了。

一齊與他們逃走的犯人，被獄警一手抓住！

犯人回身一拳。

獄警閃身，進馬，乘住來勢，抓住犯人的手臂，矮身一抽一拋！借力反擊，以柔制剛，他用的正是柔道中的招數！

犯人被獄警一摔，飛身跌出去數呎以

外。

年青人還來不及開鎖，已被獄警一手抓住！

年青人轉身還擊。

鄧立情急之下，也拚力箍住了獄警的頸項！

獄警前後受敵，仍然奮勇力戰！沉肘後撞。

「蓬」一聲！

鄧立結結實實地吃了一踭！胸腹之間痛得悶哼起來。

鄧立被撞得倒退幾步。

獄警顧此失彼，年青人乘機進襲，一脚把獄警踢倒地上。

鄧立見機不可失，反身就飛撲而去。

獄警剛站起來，迅速被鄧立再次撲倒，雙雙滾在地上。

年青人也不理會他們，轉過身去，將攔在走廊上的閘門開啓。

一齊逃走的犯人急忙衝過來，獄警這時候剛好擺脫鄧立的糾纏，犯人剛在他前面掠過，偏偏他又未能及時爬起來。於是立即使出了一下撩陰腿。

正要闖出去的犯人，上下不能兼顧，一個踉蹌，跌得有如餓狗搶糞。

年青人也顧不了這許多，一手拖住鄧立，闖過了那度閘門。

順手一推，閘門重新關上！獄警這時也剛好衝至閘後。

年青人正想將閘門鎖上，獄警却拚盡全力將閘門推住。

二人變了利用鐵閘角力。

鄧立本來可以不理會他們，繼續往前逃，但整條走廊通道之上，重重閘門，開了一度，還有另一重。

「卡察」一聲。

年青人的氣力，十分厲害，他不但門贏了獄警，還可以將那度閘門鎖回原狀！

獄警被隔在另一邊，無可奈何，惟有吹起了銀笛。

× × ×

年青人如有神助，竟憑雙手打開了重重關防——把走廊上的鎖，開了一重又一重。

鄧立也沒有時間追問他的來頭，只是憑他所知，告訴年青人如何可以逃出去。

但是年青人却胸有成竹。他不聽鄧立的指示。

「那是散步的廣場，你找錯了方向！」鄧立焦急地說。

年青人却說道：「少說廢話，快跟我走。」

這時候，走廊上已出現了幾名剛上班的獄警。

只不過，他們隔住重重閘門，必須將閘門的獄警。上的鎖一一開啓，然後才可以跑過來！因爲年青人每將一度閘門開了之後，必順手反鎖，然後才帶住鄧立逃向另一度閘門。

當年青人開啓了最後一度閘門時，外面果然就是犯人散步的廣場，而非出路。

但年青人態度冷靜。他把一個手表形狀的東西，替鄧立戴上了。

「你不要害怕，跟住我飛吧！」

年青人說完，已奔向廣場那邊。

飛？……可不是開玩笑吧？

鄧立也來不及追問，惟有尾隨而去。

廣場高牆之上，有瞭望塔。

塔裏面有人看守。

那些獄警都有槍，而且還是火力十足的長槍！

由於啣尾追來的獄警，要開啓重重閘門上的鎖。

由於年青人和鄧立畢竟比他們先走了一步，所以彼此相隔頗遠。

追逐而來的獄警可望不可即，銀笛聲又未能傳到瞭望塔之上，所以，塔上的獄警，直至見到有人在廣場出現，才知道有事發生。

雖然有人出現於廣場之上，但這圍牆高逾二千呎。

即使古代最好「輕功」的人，相信也無法一躍二十呎。

因此，看守在塔上的獄警，只是居高臨下，瞭望着。

他們手上雖然有槍，却沒有準備動用它，因爲他們根本不相信這二個人能逃出去。

守在瞭望塔上的，總共是二個獄警。其中一個說：「那兩個是什麼人？」

另一個道：「一個穿囚犯衣服的，當然是囚犯。」

「另一個又是誰？」

「可能是我們的同事，剛下班吧！但我看不清楚是誰。」

「不似啊！他們神色匆匆？……」

豈料話猶未完，警報系統就响起來。

與此同時，瞭望塔上的直綫電話也突然响了。

其中一名獄警趕住去接聽電話。

另一名仍注視着廣場下面的動靜。

飛人

鄧立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事實上，那個救他出來的年青人，這時候已經騰空飛起。

他萬二分焦急。

「喂！你怎麼可以不理我？」鄧立急得一邊走，一邊叫。

他顯然忘記了年青人叫他「跟他一齊飛」那句話。

就是那麼急急狂奔之際，鄧立發覺他的身體變得十分輕盈。

鄧立竟然也會飛。

輕盈的程度，就像沒有了重量一樣。

他雙足離開了地面，而且越飛越高，尾隨着那年青人而去。

年青人正待越過圍牆之際！

「砰」然一聲槍响。

高牆之上的瞭望塔，其中一名獄警嚇得口呆目瞪。

但另一名却匆匆開了一槍。

年青人回頭對尾隨而來的鄧立說：「你到路口外面等我。」

鄧立也來不及答話。

年青人在飛行中已轉了方向。

他竟然飛向瞭望塔那邊。

× × ×

瞭望塔之內。

二名持着長槍的獄警，被嚇得手忙脚亂。

警報已响得叫人心煩。

直綫電話又說有人逃獄。

但是如果是「人」，又怎麼會飛？

那名開了一槍的獄警，根本也無法瞄準，目的是警告，也是壯壯胆；但想不到一槍响過了之後，會飛的人却朝住瞭望塔這邊飛來了。

二名獄警之中，有一人正利用電話向指揮中心——監獄長辦公室報告。

持槍呆立的另一名獄警，在極度慌張中，舉起了手中的來福槍。

「砰」的一聲。

槍聲响過，但人却又不見了。

他並非失去了信心，只是開槍時，根本沒有人下墮。

獄警十分吃驚。那個會飛的年青人却由塔頂滑下，把二名獄警嚇得魂不附體。

「快把槍交給我！」年青人由窗口伸手入來，「再開槍，我就殺你！」

站近窗口的一名獄警急忙開了一槍。

年青人的手這時已握住了他的槍桿，而且人又在塔頂之上，自然是沒有中槍。

只見年青人用力一拉，槍已離手！差些兒連那名獄警也拉出了窗外去！

另一名站得較後的獄警見狀，也不敢再開槍了。

他急急奔向梯間。

圍捕

就在監獄附近的一處路口。

這一帶很靜。

鄧立躲在一處路邊，藏身於一叢矮林的後面，動也不敢動。

監獄裏的警報聲浿，這裏也可以聽得很清楚；較遠處也傳來了警車的响號。

他在等人。

等那個救了他出來的「飛人」。

剛才那種驚險萬狀的情形，他仍然歷歷在目，的確是令他畢生難忘。

在當時的情况下，幾乎絕不可能讓他逃得出來，但是他却做到了。

當然，如果沒有「飛人」的協助，他個人力量一定辦不到。

除了「飛人」之外，就是現在他手腕上戴住的儀器。

這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鄧立雖然輕飄飄地飛過，他仍然無法明白，為什麼會飛？

那小小的儀器，看來就跟手表並無兩樣。

「嗚嗚嗚……」

警車匆匆在路上飛馳而過。

鄧立却不斷仰望天際。

他非常焦急，希望快些見到那個神奇異常的「飛人」。

× × ×

監獄之內。

警報仍在响個不停。

許多人聽了這種聲音都會感到心煩！尤其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一輩，這聲音與昔日空襲時的情形相似。

獄中亂成一片。

由瞭望塔上飛奔而來的人——一名持槍的獄警，對他的同事說：有個會飛的人襲擊他們。

他的同事都不相信。

因為當時這些獄警還來不及追到廣場去，自然見不到當時的情形。

× × ×

獄警正忙個不了之際，警方人員已聞訊而至。

監獄方面與警方經常保持連絡，所以這裏有事發生，警方的指揮中心立刻就會知會巡邏中的警車。

當警方人員知道有人逃獄之後，立刻採取一連串的行動。

他們首先包圍監獄。

因為所有的出入口，都有武裝獄警把守，他們都異口同聲說，見不到有人逃出去。

唯一只有瞭望塔上的二名獄警，但他們却形容越獄犯人會飛！他們的上司真想摑他們耳光。

因此，警方仍深信犯人只是躲在監獄中，一些不為人注意的地方，未能及時逃出外。

儘管如此，警方還是透過無綫電台，通知所有巡邏車趕到現場協助。

每次有人逃獄！警方亦照例在要道上設下崗哨，檢查來往車輛和行人。這一次，當然亦難例外。

因此許多公路路口，都出現了臨時警崗。

× × ×

一輛警車正風馳電掣，奉命開到監獄去。

車上忽然有人叫道：「瞧！那傢伙一定是瘋了啊！」

大驚小怪的，是車上一名警員。

他正望向天空之上。

但警車正在高速飛馳之中。

同車的警員，這時都小心地，用手緊緊扶住扶手，以保持身體的平衡！因此沒有人留心到他的說話。

車子轉眼去遠。

那名活像「見鬼」的警員，仍在回過頭來張望。

由於角度問題，警員再也見不到剛才他所看見的。

剛才他見到一個人在天空中飛！

他本來想叫他的同事們看看，但一來因為警車正在飛馳中，二來各人為了保持平衡，沒有人去留意他的說話。

那名警員見過歐美流行的玩意——滑翔風箏。

但是，那名警員敢信他沒有看錯；剛才他見到的，只是一個會飛的人，並非風箏。

可惜那情景眨眼即過。

他當時冲口而出，說那傢伙一定是瘋了，就是因為他刹那間以為那人從高處飛躍而下；後來他才想起，那兒根本就沒有高山。

那麼，那人豈不是凌空飛翔？

警車一邊馳向監獄方面。車上那警員也不斷回顧天空之上。

他的同事之中，也有人鑑貌辨色，想像到可能有些事情令他感到驚奇。因此也有人跟他望向空際。

但是，空際只有白雲片片。

因此，他的同事也不知道究竟怎麼一

回事。

直至警車逐漸慢下來，吵耳的警號也停止了响聲，那名警員才將他剛才見到的「怪事」說了出來。

「你一定見鬼！」

他的同事不但不信，還取笑他！

另一名還說：「下次打牌，你最好不要打通宵！」

他的上司——一名警長，却用責備的口吻道：「用些精神去捉逃犯吧，別再胡思亂想了！」

那警員唯有苦笑。

口供的查詢

鄧立終於看見他心目中的「飛人」了。他用脫下的囚犯衣服，在矮林後面揮動，向天空中的「飛人」示意。

「飛人」果然也發現了他，於是朝住他，緩緩地飛去！

× × ×

「謝謝你救了我。」

「別客氣！」

「你是誰？」

「我叫雅力。」

「你一定是他的同黨。」

「誰？」

「就是那怪物。我不知道他是誰，只是知道他會隱身。」鄧立又出奇地瞪住剛着陸的雅力，「為什麼你不像你的同伴一樣隱身？那樣一定更妙，獄警們更加奈何你不得！」

雅力把剛從獄警手中奪得的來福槍，交給鄧立，道：「你要來自衞吧！」

鄧立接過了來福槍，道：「你呢？你為什麼不用槍？」

「我有我的辦法對付他們。」

「你還未回答我的問題呢。為什麼你不隱身？」

「嗯——我身邊沒有那種儀器！」雅力支吾着說。

「哦！原來不論飛天和隱身，全憑儀器幫助！」

「是的，沒有儀器，一切都辦不到。」雅力又說：「我也知道你是我們的朋友，但是，你可否告訴我，你如何認識我那位同事？」

「提起那怪物，我真的不知好氣還是好笑。他神出鬼沒的，來無影，去無踪。說起來，你倒比他來得爽快！」

然後，鄧立又將如何逃避警方的追捕，如何在樹林中遇見一團綠色燐光幻化成人形的經過，一一對雅力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

鄧立所以毫不隱瞞，是因為他相信雅力就是「怪物」的同伴。

對方既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自然也沒有什麼不可以說。何况等一會兒，他還要靠他帶他離開這裏，闖出重圍呢。

雅力一邊聆聽着鄧立的複述，一邊撥弄着手表型的儀器。

鄧立根本也不知道他心裏正在想着一些什麼；只是當他神仙一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都說了！

豈料雅力聽完了鄧立的複述之後，却對鄧立說道：「朋友，我們要在這裏說再見了！」

「為什麼？」鄧立有些吃驚：「你要往何處去？」

雅力道：「我還有任務在身，不能和你在一起。你憑着你的本領，還有這支槍，相信警方也無奈何於你！」

「不！為人為到底，何不帮帮我，讓我們一齊闖出重圍？」

「很對不起，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辦呢！」

雅力說完，就凌空飛騰而起。

他向鄧立揮手。鄧立無可奈何地，依依不捨的，揮手目送他離去。

想起雅力來去自如，鄧立的確對這個人又感激，又佩服。

他雖然不能和自己一起，但是，有了那飛天的儀器，相信要闖出重圍，也不是太艱難的事。想起那儀器，鄧立就有一種安全感。他下意識地將衣袖揭起！豈料一看之下，登時大吃一驚。

手腕上空空如也。左邊沒有，他還以為記錯了；但右邊同樣也沒有。

救星的底細

雅力並非完全是外星球人，只是有外星球人的血統。

雅力的父親狄卡是另一銀河系其中一個星球——「祖必達星球」的人。

狄卡在地球探險期間，因為愛上了地球上一個女人——美國少女貝茜，所以便有了雅力這個星球混血兒。

雅力一直以來，心情十分矛盾，因為他母親貝茜是地球人，所以他十分依戀地球；但另一方面，父親却是「祖必達星球人」。

祖必達星球人一方面要在地球上各處探測資源，另一方面又要對付其他星球派到地球上來的生物。

因此，祖必達星球人在地球各處都佈有綫眼。

不久之前，以狄卡為首的一個小組，知道了香港發生了一宗「海底隧道大勒索」事件，同時鄧立「見鬼」的官司，也變了國際大新聞，所以狄卡等人便帶了雅力前來香港深入調查。

雅力現在就將他調查所得的結果，告訴了他父親狄卡。

狄卡再利用飛碟上的通訊儀器，向「指揮中心」報告。

「祖必達星球人」的「指揮中心」，就設在「射綫號」太空船之上。

「射綫號」太空船一直停留在地球的外太空。那是他們的臨時基地。

「射綫號」獲得消息之後，立即按動電腦——這是專責處理地球上各種資料的電腦系統。

這套電腦資料的搜集，包括了地球表面上的電視密碼；它不但可以自動收集通訊衞星的所有電訊，還可以自動翻譯。

例如美國各地大使館和領事館，每日透過他們的人造通訊衞星傳至國務院的密碼通訊。

又例如各大國的間諜衞星每一秒鐘所搜集到的資料等等。

只要輕輕一按，電腦就會有所顯示。

根據「射綫號」電腦資料的顯示，香港的美國領事館曾向華府國務院提出一項報告。那是關於最近一批爲數九百八十人的越南難民的資料。

那批難民本來全數九百八十一人。因後來發現了其中一個是冒充的，所以實數是九百八十人。

那冒充的正是在逃的「蛇頭」鄧立。

資料顯示：美國專家檢驗結果，發覺這九百多人之中，大部份的人「智商」很高。這本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這批難民多數是大學生、學者、工程師和機械士等等，自然是高人一等。

但是，從美國國務院的密碼通訊中，他們非常担心，這批難民並非眞正的難民。而是蘇俄的一項大陰謀。

因爲根據「CIA」——中央情報局的遠東情報組的報告：九百多名難民雖然百份之百是越籍華人。但是他們離開越境，最少已有一個月以上。

這話究竟怎麼說？

原來「CIA」查出他們這九百八十人離開越南一個月之後，再在南中國海出現。也就是說：一個月後，鄧立他們的「紅丸號」才將這班人救到香港。

那麼，一個月之內，他們「躲」到何處去了？

一般而言，離開越南海岸，三數天就會被人救起。

如果太耐，一定是出了什麼事，例如沉船，漂流到不爲人注意，或者沒有船隻經過的荒島等。

但是，這九百八十人在領事館內的口供，幾乎一致地，佯稱離開越境只有一周——第七天就被「紅丸號」救起。

國務院感到值得懷疑的地方，也就在這裏了。若是一般情況下，毫無疑問，這九百多人一定被拒進入美國國境。

但這是例外——唯一的例外。因爲這是總統的諾言。就是因爲「海底隧道大勒索事件」，英國政府加上世界輿論的壓力，令到美國總統不得不許下這諾言。

因此，這九百八十人不但全數獲准移民美國各地，而且，最後一批爲數三百名的難民，正乘坐一架「波音七四七」珍寶客機，直飛美國西海岸。

緊急會議

祖必達星球人正在「射綫號」上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因爲他們的想法，跟美國有異。

美國政府由於那九百多名難民無法交代中間二十多日的「時間眞空」，因而懷疑這班人已接受過蘇俄集團的洗腦。

尤其是經過「海底隧道大勒索事件」之後，更顯示這班人「絕非善類」。

美國政府所以一一讓他們全數入境，只是表面的安撫。

當他們抵埗後，「CIA」自然會逐一向他們追查眞相。

不過，祖必達人却不這樣想。

他們覺得：以今日越南的地位和處境，蘇俄已完全控制了他們境內一切，要「洗腦」大可以在越南國境之內。

因此，祖必達人深信眞正向這批難民動過腦筋的，一定是另一個星球的生物。

尤其是經過雅力他們的深入調查之後，已從鄧立的口中，證實了「綠色燐光」的出現。就憑祖必達星球人的資料顯示：第七銀河系，統一編號第一六八七五號星體之上，就存在着這種會隱身的生物。一切編號當然是根據祖必達星球人自己的編號。

又憑他們所知，「綠色燐光」的幻化生物，已在地球表面上出現了好幾個世紀；地球人一般稱之爲「鬼火」。其實，「綠色燐光」只是「他們」在「幻化過程」中，所表現的一種現象而已。

所謂「幻化過程」，也就是由「有形」變爲「無形」。又或者由「無形」變回「有形」——即讓人類肉眼所能見到的。

×　×　×

祖必達星球人緊急會議的結果，決定派出飛碟隊伍到地球去。

他們要俘擄最後一批起運的越南難民。只有將這三百名難民帶回「射綫號」來研究，才可以證明一切。

這任務已由「射綫號」上的指揮官，交由正在地球表面上候命的狄卡負責。

狄卡最了解地球表面上的環境，所以派他負責最好不過。

空戰

太平洋的上空。

天青氣朗！這種天氣本來最適宜於飛行；一架「波音七四七」客機，由香港飛出，不久之前才在檀島加油。

突然之間，風雲變色。

這種罕見的現象，連最有經驗的飛行員也感到無法解釋。

不久之前仍然「萬里無雲」，爲什麼一團團的烏雲會突如其來？

「波音七四七」客機上的副機師，立即與夏威夷飛行控制塔連絡。

但是，無綫電却受到干擾。

機上人員大爲吃驚。

一堆烏雲捲了過來，隨即行雷閃電。

龐大的珍寶機，彷彿遇上了氣流，搖擺、震盪。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機上三百名難民乘客固然吃驚不小，就是機師也被迫發出緊急求救訊號。

×　×　×

由祖必達星球人駕駛的飛碟隊伍，凌空飛翔，目的是要將那架載有三百名越南難民的珍寶機刼走。

但是，風雲乍然變色；一堆一堆的烏雲，竟然把那架飛行中的珍寶機包圍住。

飛碟隊的指揮官狄卡懷疑這是「燐光人」作怪，企圖阻止他們刼機，於是下令施放「雷電鏡」——這是空中的「X」光透視儀器，足以令到會隱形的「燐光人」在「X」光透視下原形畢露。

果然，那一堆一堆的烏雲，就是「燐光人」的「不定型戰機」。

於是狄卡立即下令宣戰。

天空中，電光閃閃，雷聲隆隆。

那架珍寶機中的三百名難民乘客，也只以爲「天有不測之風雲」，却不知道「風雲變色」無非也是因爲他們而起。



王倜士，通州人，少林弟子也，以劍術名於時，性溫厚，與人無所忤，或有犯之者，則付諸一笑，未嘗與人有齟齬也，左隣孫姓婦，家貧早寡，祇生一女，頗具姿色，荊釵布裙，風采煥然，母女恒以十指度活，不虞飢寒，宴如也，有黃某，虎而冠者也，膂力過人，能舉石臼作旋風舞，故諸無賴奉爲黨魁，是以無惡不作，而尤性喜漁色，久已垂涎孫女，屢次倩人撮合，均遭拒絕，老羞成怒，誓必得女而後已，一夕，月暗星疏，萬籟皆寂，忽有十數人，披髮及頸，朱墨塗面，喬扮劇盜，闖入孫家，共擄女去，婦痛哭失聲，計無所出，自忖以卵抗石，勢終不敵，遂仰藥自盡，聞者皆歎息不止，然莫敢誰何，後爲倜士所知，**義憤塡膺，思有以處之，**緣有程某者，素行不端，倜士造其居而詰，焉且曰，汝之無賴，遐邇共聞，孫女被刼事，汝亦偕往乎，速實語我，否則不爾貸，一時聲色俱厲，程懼不敢隱，曰，事雖附和，非余主動，出斯計者爲黃某，現住郊外某寺，言已，跪地乞命，倜士不之顧，逕往寺追尋，甫入寺門，見殿中陳設方桌，旁立數十人，皆手執利器，黃某踞坐其中，一女子跪其前，若審判然，倜士識是孫女，乃掇小石，向踞中者擲之，中其顙，血流滿面，倜士拔劍，殺旁立者數人，餘則縛之送官，一訊而伏，孫女無家可歸，認爲義女，待如已出，越年，爲之擇配，一時傳爲佳話云。

至於那機上的飛行員，都是極富於經驗的；但在他們的記憶中，很少在這麼高空之上，遇上這麼突如其來的天氣變化。

驀地「轟隆」一聲。整架珍寶機猛烈地震撼了一下。機尾被「雷電」擊中。

機艙內三百名難民吃驚地驚叫起來。飛機失去了重心，凌空翻着筋斗，直衝向太平洋的海面上。由於機尾折斷，有些人由缺口飛墮出去。陣陣呼天搶地聲；機內亂作一團。銀光一閃，有如電光閃爍。

由祖必達星球人駕駛的一隻飛碟，突然離羣，俯衝着飛向海面上。

一名即將墮入海中的難民，三魂七魄不齊，以爲必死無疑。

就在他昏過去的刹那間，彷彿有一個網凌空一撈，將他整個人撈了起來。

他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爲他已昏了過去。

×　×　×

他是唯一的「生還者」。他迅速被一隻飛碟帶走；目的地就是「射綫號」。

雖然他是唯一的「生還者」，但他可能永無機會再返地球了。

尾聲

祖必達星球人從那難民的腦波中，憑他們的電腦分析，終於找出了答案。

他們的懷疑並非沒有根據。

這獲救的唯一生還者，腦波顯示，他們要憑他們的「才智」，控制美國。

這三百人一定也像其他人一樣，最少「失踪了」二十三日。在這二十三日的「時間眞空」裏，他們曾被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從海面上帶走。最後又「獲釋」，回到南中國海的海面上。

他們都曾被「燐光人」俘去。

他們也曾被「洗腦」，但並非像蘇俄人的「思想改造」。而是灌輸最先進的科技知識。因此，他們的「智商」很高，高到令專家亦覺得驚奇。

「燐光人」要他們代表「他們」，用專家身份晉身於美國科學家的行列，然後逐步成爲眞正可以控制整個美國的人。

到底這是什麼陰謀？

祖必達星球人幾經分析才知道：「燐光人」要逐步完全控制整個地球，排斥其他星球對地球的妄想。當然，「燐光人」也知道，除了他們之外，還有許多外星球人覬覦着這個地球的。

×　×　×

高空中的太空大戰，在我們地球人的眼中，只是：電光閃閃，雷聲隆隆。

只有當事者才明白：這是星球人與星球人之間的鬥爭。

「珍寶機」墮海看似意外，有誰曉得這只是「太空大戰」的犧牲品？

×　×　×

在香港，難民問題有待解決。

但是，偷運難民的「蛇頭」鄧立，却在持械頑抗中，被警方射殺。鄧立一定不知道：雅力悄悄取回「反地心吸力」儀器，以及交他一支來福槍，原來只是一項陰謀。目的就是要加速他的死亡。因爲雅力不想祖必達星球人的秘密外洩。鄧立如果死而有知，一定死不瞑目。

（完）

兩期完俠義故事

楊威·文
盧令·圖

天外神龍（上）

少不更事　誤投左道

投師習藝

海涌起平田，禪扉古木間，出城先見塔，入寺始登山，堂靜參徒散，巢喧乳鶴還，祖龍求寶劍，曾此鑿孱顏。

這首詩是宋代大詩人方仲荀所寫，讚頌姑蘇虎邱。

此時，一名弱冠少年，正站在雲岩寺前，俯視這座不高而有名的虎邱山，想數千年前吳王闔閭動用十萬人造墳，秦始皇後來經過此處，想掘墳取出扁諸、魚腸等劍，可惜劍取不到，却因此成爲劍池。

三笑姻緣的唐伯虎與秋香，也曾來過此處。

此時，正是暮春時節，天明氣爽，風光如畫。這弱冠少年整個人的心靈似乎沉浸於此靈境中。

正在這時，又有兩名少年走來，前面那位身材雄偉，虎背熊腰，後邊那位比較瘦，腰挺得畢直，渾身透出慓悍野氣。

「大師兄，這蘇州的古蹟眞還不少，我想去看看城外的寒山寺，那口鐘究竟是何模樣，看我寶劍能否斬破它！」年青的那位道。

「哈哈，」前面那位雄壯青年大笑一聲道：「張繼當年考試落第，心情不好，回鄉路過此處，才寫出那首楓橋夜泊詩，千百年來，反而成了大名，什麼寒山寺的鐘，也不過是普通東西罷了。」

高瘦少年聞言，突來雅興，高聲吟誦：「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這首詩傳誦千百年，的確有其動人之處。高瘦少年念完，隨即閉上眼睛，懷念及想像詩內的情境。

好半晌，高瘦少年才微微睜開眼，神情索然道：「這張繼落第回鄉，心情頹喪，一時感觸，才寫下這首詩，情眞地方好，機緣巧合，所謂妙手自天成，才會有此佳作，張繼如果知道他的詩能傳誦千古，只怕心內也會滿足。」

「哈哈，師弟只是羨慕張繼的大名，想你血手哪吒阮士達七個字，在武林中也是一塊金字招牌，年紀青青，能在江湖上享此盛譽，應該也感到滿足。」那雄壯少年笑道。

「師兄儘管擇好聽的話，小閻羅宇文信，任何惡鬼都要退避三舍，這才是眞正的英雄人物！」高瘦少年回敬。

「哈哈……」二人一齊大笑，得意已極。

「酸死人啦！」這聲音突如其來，陰陽怪氣的，偏又清晰無比傳入耳輪深處。

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二人，急循聲望去，發話的正是那弱冠少年，不由大怒，血手哪吒阮士達喝道：「混帳小子，你敢情是喜歡此處風水，存心找死麼！」

「哈……」弱冠少年朗聲一笑，得意道：「閣下不僅是張繼的知己，也是我的知己，多謝厚愛。」

「你是什麼人，」血手哪吒阮士達內心已動殺機，只想問清對方來歷，立即動手。

「無名小卒徐貴艮！」弱冠少年道。

「徐貴艮！」二人反覆念着這名字，腦中並無任何印象，也即是說，眞個是名符其實的無問小卒。

弱冠少年徐貴艮，只是微笑望住二人，似乎絲毫不把二人放在眼內。

小閻羅宇文信踏前一步，大聲問道：「我們是否有仇，還是有其它過節。」

「沒有絲毫關係。」徐貴艮微笑道。

「這樣看來，」小閻羅宇文信神色愈來愈冷峻，沉聲道：「閣下大概是自負得緊，瞧不起我們師兄弟，所以隨口侮辱我們！」

「並無此意，只是一時感觸之言！」徐貴艮笑道。

「嘿嘿……」小閻羅宇文信滿面殺氣，嘿嘿冷笑道：「這一時感觸之言，却侮辱了我們師兄弟，很好，今天給你閣下一個成名立萬的機會，來來，我們在手底下見眞章，拳脚還是兵刃，劃下道來吧。」

「客隨主便，我並無主意。」徐貴艮輕鬆笑道。

「師兄，待我試試看！」血手哪吒阮士達經已忍耐不住，他決心要教訓這名不見經傳的小子。

「誰去都是一樣！」小閻羅宇文信知道師弟心高氣傲，今日又要施展殺手，這弱冠少年徐貴艮，只怕是性命難保。誰叫他多口呢！

說起這師兄弟二人，在武林中可算是非同小可的人物，他倆個是黑道上大魔頭——紅豹宇文河清的嫡系，宇文信更是紅豹宇文河清的獨生愛子。

在江湖上，紅豹宇文河清心狠手辣，殺人如麻，偏又武功高强，自成一家，數十年縱橫宇內，簡直是人見人怕的天字第一號大魔頭。

這一徒一子，出道江湖，只不過三年光景，其手段之毒辣，可說驚人已極。

無論任何事，只要逆了他們的意，手下從不留活口，因此之故，在江湖上名頭响亮已極。

少年徐貴艮，今日竟然輕易冒犯這兩名煞星，可眞令人摸不透。

這時候，血手哪吒阮士達冷峻道：「比拳脚，生死不論！」

徐貴艮微笑點頭。

小閻羅宇文信站在一旁，看到這情況，心內暗自嘀咕，眼前少年實在奇怪，他如果是武林中人，怎會無緣無故惹我們師兄弟，敢情是活得不耐煩了。

血手哪吒阮士達神情冷酷，眼中殺氣暴射，僅此態度已知不是好惹的角色！

徐貴艮從始到今都是吊兒郎當，好像對任何事無所謂，打架拚命，平常得很。

二人僵持着，一個全神戒備，一個神情愉快。

等了半晌，誰也沒有發動攻勢，血手哪吒阮士達似乎忍耐不住，右肩微幌，身形平滑前去，似乎脚上裝有滑行極快的機器，霎眼已到了徐貴艮面前五尺，伸手打去，全無花招，一招「黑虎偷心」，勢猛勁急，存心要命的招式，已經貫足了內家眞力。

「噹！」這响聲實在令人意外，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心內奇怪，徐貴艮胸口藏有護心銅片，所以一招接實，發出這種响聲。

血手哪吒阮士達微微一怔，心頭火發，陡地大喝一聲，奮起神威，家傳絕學，源源施出。

颼颼颼，霹靂拳中三絕招——「地動山搖」，「五雷併發」及「天昏地暗」連環截擊。

嘭嘭之聲不絕，徐貴艮身上總中了三十多招，眞像打人皮鼓，响聲有點古怪。

小閻羅宇文信幾乎不信自己眼睛，這少年端的奇怪，連中三十餘招，一招未避開，但他身上的護身甲却神妙無方，以血手哪吒阮士達的掌力，豈是平常人能受得下，這少年許多地方令人猜不透。

血手哪吒阮士達此時已經停手，瞪看兩眼望住對方，像瞧着什麼怪物一般。

徐貴艮此時笑顏逐開，好像拾到天上掉下來的寶，開心極了。

這師兄弟二人愈感奇怪，對方如此開心，實在是什麼原故，令人眞個莫明其妙了。

「好了，今天總算遇到了！」徐貴艮突然笑着說一句令人更猜不透的話。

「小子，你究竟玩什麼把戲！」血手哪吒阮士達忍不住問，連他心內的殺氣也消失殆盡。

徐貴艮踏前一步，雙眼定住，盯着血手哪吒阮士達的臉上，似乎正瞧着什麼稀奇物巴兒。

「你……瞧……什麼！」血手哪吒阮士達心內發毛，壯着胆喝問。

突然，徐貴艮翻身撲倒地上，納頭就拜。

「颼！」血手哪吒阮士達簡直遇上了妖怪，怕對方施展什麼邪門外功，閃身避開。

看清楚時，徐貴艮猛叩响頭，似乎朝拜什麼菩薩，咚咚咚，誠心誠意的拜個不停，到現在爲止，怕沒有五十幾個响頭，瞧他這神態，似乎要永遠拜下去一般。

「你究竟幹什麼！」小閻羅宇文信問道。

徐貴艮看來漫無休止的膜拜，總算停了下來，他好像有點神經質，也不說話，自顧自寬衣解帶。

血手哪吒阮士達及小閻羅宇文信，似乎在瞧把戲，眼花撩亂，弄不清楚徐貴艮究竟弄什麼花樣。

脫光上身衣服，徐貴艮渾身交錯貼妥的銅片，普通人簡直莫明其妙，血手哪吒阮士達師兄弟却是大吃一驚，這周身銅片佈置的部位，正是師門不全之秘——天魔散手的着手點。

試想，這是何等駭人聽聞的事！

紅豹宇文河清縱橫宇內，揚威武林，全靠這天魔散手的變化莫測，傷人無數，徐貴艮身上竟有這種絕學的經絡，這實在難以令人相信的事實。

如今事實擺在眼前，想不相信也不行了。

血手哪吒阮士達深深吸口氣，盡量把

聲音放柔和，低聲道：「小兄弟，你這是幹什麼？」

「我也不知道！」徐貴良傻頭傻腦答道。

「什麼話！」血手哪吒阮士達叫了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有位老人家去年經過我家，見我自個兒練功夫，他即對我說：這樣蠻幹，是不會有什麼大成就，所謂名師出高徒，這師父麼，是很重要的！」

徐貴良說到此處，稍爲頓了頓，定神望住面前的兩師兄弟。

「後來怎樣？」小閻羅宇文信忍不住問。

「他老人略爲指導我些入門功夫，三月後就走了，臨走時一再叮嚀我，各家各派武功，雖有可取處，但化費時間太長了，只有紅豹宇文門武功，簡單而實用，輕靈穩重，兼容並蓄，是當今宇內上乘武功宗派！」

「他是誰？」小閻羅宇文信急問。

「老人家不肯說出姓名，叫我在虎邱等候，並詳細述說二位容貌，然後又給我身上裝置這些銅片，親試二位神奇武功，他老人家說，三十招左右，可以混得過，再下去這些防備就不足保護身體了。」徐貴良老實道。

「如此說來，你想拜我們爲師！」小閻羅宇文信吸口道氣。

「這樣說太不尊重了，小子薄有資產，並且還有兩件家傳之寶，奉獻給二位，以表敬意，然後再看弟子是否可取，再行定奪好麼！」徐貴良態度誠敬，言辭婉轉，看來的確是一番誠意。

小閻羅宇文信師兄弟互望一眼，看來心意已動，尤其是對方所說傳家之寶，說不定是一件稀世之珍，這是何等吸引力！

「小子那兩件傳家之寶，本不敢隨便說，既有一位這樣高人在，諒來不會怕什麼强梁宵小之輩，一件火龍珠，一顆夜明珠，還有一件成形何首烏，是準備獻給老祖宗的，請二位先到小子寒舍坐坐，再慢慢說其它的！」徐貴良緩緩道。

「我的天！」血手哪吒阮士達及小閻羅宇文信二人，心內叫道，他們幾乎不相信自己耳朵，對方竟有如此奇珍異寶，這三件寶物，任何一件，都是無價之寶，這小子既然誠心獻出，無論如何，這番誠意當眞是令人感動。

「弟子在前面引路。」徐貴良說罷，即當先走去。

蘇州地方，園林遍地，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久已聞名，今日算是親自領略到。

二人一走進留園，頓時口怔目呆。

站在涵碧上房中間，可以看到面前的荷花池，其它三面有重疊的假山，東邊有「觀魚處」，西有「聞木犀香軒」，北有「自在軒」、「明瑟樓」，假山頂還有「疊亭」，還有數百年以上的古樹。

「五峯仙館」又稱楠木廳，是全園最大的廳堂，十二塊式樣雅緻的石上，分別題有「青芝」、「邱月」、「一宵」、「仙掌」等字，總稱十二峯。

往西邊走過去，有「鶴廳」，「挹峯軒」和「還我讀書處」，沿走廊往北走，經「冠雲台」到「林泉碩」之館，對面就是「冠雲樓」，登樓可以看山。

足足走了兩個時辰，血手哪吒阮士達及小閻羅宇文信已經不知東西南北，他們這時才相信古人所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眞個名符其實。

這留園的景緻、佈局，無一不恰到好處，使人身處其間，無論是身、心及感覺上，都有種說不出的享受。

「二位，這是小可祖傳薄產，如不嫌棄，敬請笑納！」徐貴良婉轉道。

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深深吸口氣，所謂錢財動人心，火龍珠、夜明珠及成形何首烏，那一件不是稀世之珍；再加上這座留園，在人間世，雖說富人很多，像如此豐厚財產，只怕也是千萬人中，不易找到一位，二人如何不心動！

接收如此豐厚財產，僅只要答應收徐貴良爲徒弟，這還不算什麼難題呀！

師兄弟二人彼此望了一眼，心意相通，那是千肯萬肯的美事，只是還要顧住面子，看如何啓齒的好！

正在這時，徐貴良又開口說道：「弟子知道自己愚魯，但一片誠心，却是千眞萬確！」

血手哪吒阮士達吟沉半晌，見師兄未出聲，只好應聲道：「收徒授藝，在我們來說，年紀尚輕；但看你一片誠心，我們可以暫時授藝，作爲記名弟子，待我師父同意，然後正式舉行儀式！」

「好，弟子叩見二位師父！」徐貴良大喜，立即跪在地上叩頭，咚咚咚，叩得山響。

「好啦，好啦，站起來說話吧！」小閻羅宇文信說時，伸手扶起這位好徒弟。

徐貴良開心已極，雀躍不已！

血手哪吒阮士達笑道：「大師兄，我看這徒弟各方面還不錯，你收他爲徒，以後師父也不會說話！」

「哈哈，師弟怎麼又打退堂鼓，這徒弟是我們兩人的；你可不能賴皮！」小閻羅宇文信笑道。

「那有兩人共收一徒的道理；再說，小弟功力太淺，誤人子弟，那可不是好玩的！」血手哪吒阮士達莊容道。

「不是這麼說，上乘武功首重悟性，然後才說到功夫與火候，本門三大絕學，你已修習兩種，行走江湖，已是所向無敵，還與我說什麼客氣，別這個那個的，答應下來算啦！」小閻羅宇文信笑道。

血手哪吒阮士達面有難色，似乎心內有什麼顧忌，又不好推辭情面，僵在那兒，頗爲尷尬！

徐貴良突然走上前，「撲通！」雙膝跪下，仰面道：「你老人家就成全成全弟子吧！」

血手哪吒阮士達頓時慌了手脚，急搖手道：「起來！起來說話，這算什麼！」

「哈哈哈，」小閻羅宇文信朗聲大笑，走上前笑道：「乖徒弟，這招叫做敲釘轉脚，很好！哈哈……」

「師兄你……」血手哪吒阮士達急叫。

「哈哈……！」小閻羅宇文信只是暢快的大笑，獨個兒揚長而去。

此時，血手哪吒阮士達無法推辭，只

好硬起頭皮道：「好吧，我答應你，起來吧！」

「多謝師父成全，請受徒弟一拜！」徐貴良高高興興叩了三個响頭，才站起身來。

紅豹宇文河清的一徒一子，自今日起，就在留園安居下來，教導徐貴良武功。

半年時間，徐貴良居然學會了天魔散手。

這是紅豹宇文河清三大絕學之一，普通人別說半生，即使窮一生之力，亦無法領略其中奧妙，徐貴良悟性極佳，令得這兩位年青煞星心內，也不禁暗自高興。

一天，師徒三人正在閒坐談笑——

突然有名僕人進來報告，門外有人求見。

「是什麼人！」徐貴良愕然問。

「看樣子是武林好漢，身上帶有兵刄，兇神惡煞的，好像要吃人模樣！」僕人恭敬道。

「噢，莫非是尋仇的！」血手哪吒阮士達含笑道。

徐貴良心內也是七上八下，不知來者何人，無論如何，見了面再講，當下立即道：「請他到『小蓬萊』見面。」

「是！」僕人應聲走出。

「二位師父，我們一起去看看吧！」徐貴良恭敬道。

「好，我們正閒得無聊，正好去湊湊趣！」小閻羅宇文信笑着與師弟說，伴着二人一起往外走。

小蓬萊在留園中也算是很不錯的名勝，徐貴良在此處會見來人，因爲此處空地比較大，如果要動手，這是最理想地方。

三人正在亭中坐好，一名關西大漢，跟着僕人走來，徐貴良心內暗自納悶，此人面生得很，從未見過，不知是何來路。

「那位是徐相公！」來人一抱拳，出聲詢問。

徐貴良站起來回禮道：「小可正是徐貴良，尊駕是……」

「哈……，在下來自河洛，搖山槍陸虎，久聞徐相公高賢，招請教拳武師，所以不揣冒昧，登門求見！」

「原來是陸師父，請坐！」徐貴良慇勤招待。

僕人獻茶後，搖山槍陸虎四下觀望，顯然心內十分欣賞留園景緻，竟自東張西望，蠻有興趣似的！

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坐在一旁悶聲不响。

二人年青，雖在江湖上名頭極响，但見過他們的人還是有限，搖山槍陸虎根本未想到，面前兩名年青人，就是武林中有名的煞星。

搖山槍陸虎在關中一帶，也算是小有名頭，而且年紀也比較大，此時坐在這兒，自得其樂，頗有老前輩自居的味道。

「徐公子嗜武成性，近年來大概拜過不少師父吧？」搖山槍陸虎說時，故意用眼瞧着小閻羅宇文信師兄弟二人，意思似乎在說，這種騙人的師父很多，有什麼鬼用。

徐貴良笑道：「不多！」

「嗯，修武之人，基礎很重要，如果走錯了路，那時就相當麻煩！」搖山槍陸虎笑道，一副老前輩教訓後生小子神情。

「正要請教！」徐貴良拱手道。

「陸某久已聞名，徐公子豪俠好義，結交江湖好漢，熱心習武；陸某百忙之中，也要趕來姑蘇，別的不敢誇口，幾手拳脚功夫，一枝紅樱槍，相信還不致使徐公子走上岔路！」搖山槍陸虎笑道。

「小可相信！」徐貴良一副誠心受教神態。

血手哪吒阮士達再也忍不住，緩緩站起身來，向搖山槍陸虎拱手道：「久聞陸大俠威名，小可阮英，末學後輩，醉心武功，今日得遇高賢，不肯就此錯過，即席請教幾手高招！」

搖山槍陸虎以爲可以表現本事，立即笑道：「很好，阮老弟正好試試，然後我們切磋切磋，相信也是大家有益的事，來吧，這地方正好施展！」

血手哪吒阮士達一言不發，搶先走出亭子，站在空地上等候。

搖山槍陸虎施施然，將那枝搖山槍放好，大搖大擺走出亭子，裝作一副大俠客的風度。

徐貴良也跟着走出，他眞想見識一下搖山槍陸虎的拳脚功夫；至於小閻羅宇文信仍然端坐如故，他充滿信心，自己師弟一定能勝；而且這個搖山槍陸虎其人，面目可憎，所以希望早點打發，免得碍眼！

「你出手吧！」搖山槍陸虎仰首道。

「好！」血手哪吒阮士達陡地大喝一聲，右手疾拍，已施出天魔散手中絕招——天魔亂舞，漫天掌影，偏又虛實不定。

如果搖山槍陸虎出招應戰，不出一招，就要受創，偏偏他故意擺身份，雙眼望天，來個不聞不問。

這是從未有的事，今天竟然發生了；偏又如此的巧，在此處發生！

血手哪吒阮士達心內恨急，微一怔間，搖山槍陸虎右脚微挑，無巧不巧，正擊中血手哪吒阮士達的空門，脚尖掃過褲脚，雖然如此，已是奇恥大辱，血手哪吒阮士達滿面通紅，雙目幾乎噴出火來。

搖山槍陸虎洋洋得意，竟自轉過頭來，對徐貴良道：「老弟，我剛才脚上若貫足三分力，就要你這年青朋友倒地不起，你親眼看到，是否陸某吹牛，眞功夫與假功夫，一試就知！」

徐貴良只好點頭，實在說不出話！

因爲他知道，即將發生的事，是個大麻煩；姓陸的此時吹得愈起勁，等會吃苦愈大。

眞要弄出人命，在留園這樣泉林幽勝的上好地方，豈非是一件大煞風景的事！

血手哪吒阮士達僵在一旁，睜着眼聽對方吹牛，眞像處身在十八層地獄，受那種罪，恐怕是他一生中從未試過的苦楚！

此時他只好咬緊牙齦忍住！

搖山槍陸虎大吹大擂，足足有半盞茶時分，似乎已經過足了癮，才轉頭道：「老弟，我們再試幾招，叫你親身領略到什麼叫做高手的招式；嘿嘿，今天我心情好，也是你們運氣好，能够看我的出手，在平時，有幾人能看到我的手法，來吧！」

血手哪吒阮士達已經氣糊塗了，太陽穴不斷跳動，雙手越來越紅，像要滲出血來，那正是他生平向不輕用的絕學——血

手。

「師弟，不必下重手，我們還要呆在這兒！」小閣羅宇文信緩步走出，竟自勸阻師弟，對於搖山槍陸虎，連正眼都未瞧一眼。

「你說什麼！」搖山槍陸虎感到不對頭，所以出聲詢問，但是誰會回答他呢！

突然，他看到了那隻手——武林中聞名的血手，可說是奪命追魂的鬼手。

這時，搖山槍陸虎臉色倏地變成慘白色，驚魂欲顫的指着血手哪咤阮士達道：

「你是血手……」

「阮某正請教高招！」血手哪咤阮士達冷峻道，緩緩舉起右手。

「饒命！」搖山槍陸虎撲地跪倒，叩頭如搗蒜似的，咚咚咚，總有十幾下，猶自未停。

血手哪咤阮士達想不到會這樣，他反而下不了手，僵在那兒看活劇！

徐貴艮似乎駭呆了，也未出聲勸阻。

小閣羅宇文信陡地猛喝：「滾！」

「是！」搖山槍陸虎耳朵到挺機靈，聲音一入耳，立刻應了聲，連爬帶滾，一溜烟衝出去，連那桿搖山槍都忘了拿，看來那桿槍的價值遠不及性命重要。

「哈……！」

「哈……！」

師兄弟二人想不到今天竟會碰到這樣的事，瞧見搖山槍陸虎狼狽模樣，忍不住縱聲狂笑。

「哈……」過了半晌，徐貴艮似乎也感染了笑意，跟着也放聲狂笑起來。

師徒三人今天興緻極好，立刻叫廚房辦一桌上好酒菜，送到「小蓬萊」！三人開懷暢飲，訴說心事！

「貴艮，自明日起，開面掛出牌子，只說出外遊歷，叫那不相關的人，別惹了我的清興！」

「弟子遵命！」徐貴艮恭敬道。

「師兄，貴艮的天魔散手已經差不多了，我看，自明日起，教他斷流刀法好吧！」血手哪咤阮士達道。

「好吧！」小閣羅宇文信點頭答應。

徐貴艮大喜，立時撲地就拜，咚咚咚，叩得山响。

「起來吧，這要看你自己，斷流刀法威猛絕倫，變化無窮，是當今武林中最具威力的刀法，學時必須要下番苦功，假如悟性不够，未能揣摩出其中氣勢運變，斷流刀法發不出適當威力，即與普通刀法無異！」小閣羅宇文信莊重解說斷流刀法的心訣。

徐貴艮悚然而驚，肅然道：「弟子受教！」

自即日起，兩師兄弟閉門教授，全心全力教徐貴艮斷流刀法，三個月過去，功果圓滿。

只是，最後一招「翻天覆地」，徐貴艮總不能發出凌厲無匹的殺氣，雖然招式學會，實際未能發揮應有威力，十成中只不過三成而已！

師徒三人想盡法子，挖空心思，仍然未能大功告成，也即是說，斷流刀法的精髓仍然未能領略。

這眞是天大笑話，不僅徐貴艮難受，即使小閣羅宇文信師兄弟何嘗不感到羞愧，他們苦苦思索，如何解決這難題！

「我看，暫時不理，先學黑龍功，待師父老人家到來，一定有解決辦法！」血手哪咤阮士達道。

「看來也只有如此！」小閣羅宇文信無奈何道。

到此時爲止，紅豹宇文河清威震宇內三項絕學，徐貴艮已習其二，再加上黑龍功，那是紅豹門中全部武學，他焉得不喜上眉梢，當下立即叩首致謝。

怪客試招

紅豹宇文河清三大絕學，黑龍功可列爲首要，學武的人有句話，學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所以徐貴艮聽說二位師父傳授黑龍功，他內心眞個喜悅已極。

說起來眞令人奇怪，以小閣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咤阮士達二人生性，竟然會隱居留園，閉門授藝，而徐貴艮的相遇又是如此奇特。當然，留園的確是天下難得一見的好地方，加上徐貴艮富甲蘇杭，各種寶物的貢獻，以及吃喝玩樂諸般供養，任何人只怕也會樂不思蜀，師兄弟二人行走江湖，固然可以耀武揚威，稱强鬥狠，快意恩仇，到底那是玩命的，隨時會遭遇不可預知的意外！

無論如何，徐貴艮能運用各種方法，留住這兩名一等一的煞星，全力授藝，這才是了不起的智謀。學成紅豹宇文河清的三項絕學，是他主要目標，看來一切經過頗如理想，徐貴艮內心如何不喜。

時光匆匆，歲月荏苒，兩年平靜的歲月，徐貴艮總算如願以償，三大神功絕學全部學成，雖然斷流刀法最後一招「翻天覆地」，總不願發揮應有的殺氣，這是美中不足之處，而紅豹宇文河清稱雄江湖的武功，那就是無價之寶，徐貴艮揮金如土，化費鉅欵，換來一身武功，可以說是極端聰明的做法。

這天，徐貴艮辦了一桌上好酒席，慇勤招待小閣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咤阮士達。

酒過三巡，徐貴艮站起來，恭恭敬敬道：「小徒敬二位尊師一杯！」

「好，大家乾！」小閣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咤阮士達笑着乾杯。

「弟子還有話說！」徐貴艮莊容道。

「嗯，」小閣羅宇文信含笑道：「我知道，你想到江湖上去闖闖，看看所學是否有用。」

徐貴艮趕緊叩首道：「弟子正想去歷練歷練！」

「也好，學到武功，應該去試試！」血手哪咤阮士達也極高興，辛辛苦苦教了個徒弟，自然想出出風頭。

「只是那招翻天覆地，三月後，你師祖可能來蘇州，到時看看他老人家如何解決，你別忘了時候！」小閣羅宇文信心內仍然掛着那件事！

「弟子知道，就此告辭！」徐貴艮說罷，立即轉身，昂然走出留園。

小閣羅宇文信師兄弟二人，此時也不禁有股依依不捨情緒，望住徐貴艮的背影，黯然神傷！

說來奇怪，二人對此處亭園，頗有依戀，看來這留園的名字，確有其吸引力。

二月過去，留園仍然像平常人家，十分安靜。

師兄弟二人暇時練練武功，生活頗爲優閒。

這天夜上，二人正在廳上喝茶閒談。

突然，一陣極輕微的衣袂帶風聲傳來，要不是夜闌人靜，還不易發覺，來人輕功極好，似乎有備而來！

師兄弟二人彼此望一眼，心意相通，微一點頭，分由左右兩邊窗戶搶出，身形轉折，就在半空反轉，一東一西，安穩站在屋頂上。

「好！」來人大聲喝咪。

血手哪咤阮士達心頭暗自震駭，來人好大胆，所謂不是猛龍不過江，看來定是高手，今晚倒要小心在意才好，否則有損師門聲譽，師父責怪下來，可不是玩的！

定睛望去，來人一身白衣，安穩坐在屋頂上，舒舒服服像坐在太師椅中，神態優閒，望住師兄弟二人。

「閣下是何方高人，三更半夜翻牆入屋，是何用意！」血手哪咤阮士達喝道。

「嘿嘿，在下九州遊魂風嘯松，無名小卒，你們可曾聽過！」

「九州遊魂！」師兄弟二人當然聽過，但是武林中人，沒有不知道這號人物，傳聞中這是個極端古怪的人，門戶不詳，來歷神秘，行事作風，有時令人莫明其妙，今晚他竟然光臨此處，不知又要攪什麼花頭！

「你們是什麼人？」九州遊魂風嘯松突然問。

「我們嗎，」血手哪咤阮士達眼珠一轉，突然道：「是這留園的主人。」

「哦！」九州遊魂風嘯松颼地站起喝道：「徐貴艮呢，可是給你們殺害了！」

聽語氣，這九州遊魂風嘯松竟是徐貴艮的朋友，師兄弟二人心頭暗自一寬，竟然是自己人，事情就好辦，如果是尋仇的，那總不是一件愉快事，而且是九州遊魂這號强敵，在武林中誰也不想無緣無故惹上！

「風兄原來是徐貴艮好友，看來我們是一家人了，到屋內喝杯水酒，坐下詳談何如！」小閣羅宇文信拱手爲禮。

「看掌！」九州遊魂風嘯松說幹就幹，身形微幌，已到了面前，來勢好快！

小閣羅宇文信一見對方來勢，就知道不是易與之輩，當下不敢怠慢，運起黑龍神功，雙掌猛劈，迎將前去，試試對方究竟功力如何。

「砰！」响聲在夜闌人靜之時聽來，越發猛威。

二人功力相當，蹬蹬蹬，連退三步，但這是屋頂上，不是平地，而且這大廳屋頂上的琉璃瓦片，結構十分緊密，仍然給推動了好幾塊！

「好傢伙！」九州遊魂風嘯松輕叱一聲，身形展動，雙掌全力出擊變幻莫測。

小閣羅宇文信心頭火發，這傢伙性情暴燥，根本不聽人解說，一味逞强，眞個豈有此理！

實在來說，小閣羅宇文信師兄弟平時也是如此，今日收了徐貴艮爲徒，無形中有了情感，所以愛屋及烏，連他的朋友也處處容忍，九州遊魂風嘯松太過强橫，宇文信也打發了火，全力反擊！

雙方都是武林中尖頂高手，出招全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絕學，其反應之快，料敵之準，制敵機先的運用上，都令人嘆爲觀止！

血手哪咤阮士達站在一旁觀戰，令他有許多地方自嘆不如，這九州遊魂風嘯松的確不同凡响，出手怪異，不入任何一家，但風格自成，能剛能柔，陰陽互變，與小閣羅宇文信足足與他大戰兩百餘招，仍然未分勝敗！

二人又對拆了三十招，彼此都有點煩，似乎不想再拖下去。

血手哪咤阮士達也感到緊張，就要分勝負，一個弄不好，非死即傷，假如是師兄受傷的話，那可不是好玩的，所以他緊張的走前幾步！

突然，小閣羅宇文信身形微頓，臉上頓時現出誠敬無比神色。

九州遊魂風嘯松也知道對方即要施展殺着，想紅豹宇文河清稱雄武林數十年，一身武功，又豈是尋常可比，他頓時提足十成功力，全神戒備。

「嘿！」小閣羅宇文信陡地悶哼一聲，整個人像一顆出膛炮彈一樣，那樣快法，若非親眼看到，決不相信人的身軀會如此快法！

九州遊魂風嘯松大驚，他知道退避可能要吃虧，而且無法避開連綿不斷而來的追殺！

他到底是不可多得的武林高手，當機立斷，與敵人硬拚，不管死活。

「砰！」雙方掌緣相接，發出震天响聲。

九州遊魂風嘯松精氣冲動，胸腹間血氣翻騰，看來受了震傷！

「再接三招！」小閣羅宇文信猛喝聲中，天魔散手中三大絕招——「羣魔亂舞」、「倩女勾魂」、「地獄歡宴」，招中套招，式中連式，頓時湧起漫天掌影，由四面八方湧到。

九州遊魂風嘯松顧不得胸腹的血氣翻騰，猛吸口清氣，雙掌護身，四下遊走。

雙方招式交錯，根本看不清人影，而九州遊魂風嘯松那隻右手，突然往空檔擊出，那處沒有任何人，看來這招簡直莫明其妙！

「颼！」小閣羅宇文信閃動的身軀，像被人牽引住，直往那空檔地方轉去。

「砰！」一掌打中腰部，蹬蹬蹬，連退七步，嘴角已滲出絲絲鮮血。

「師兄！」血手哪咤阮士達大驚失色，衝上前去急叫，同時察看受傷輕重。

「他也會天魔散手！」小閣羅宇文信道。

「怎……」血手哪咤阮士達想說，怎樣可能，但大師兄既如此說，當然一定有根據，所以話到嘴唇，又縮了回去。

九州遊魂風嘯松屹然卓立，也不趁勝追擊，只是木然望住師兄弟二人，一言不發。

血手哪咤阮士達將師兄扶好，立刻轉過身來，眼中煞光暴射，看來已激發胸中火氣，決定全力一試，因爲這事情太過重大，關係到師門的生死存亡！

「師弟，千萬小心，不能燥進，步步

為營，試試我們的秘傳武功他究竟知道多少！」小閻羅宇文信鄭重道。

「小弟知道，」血手哪咤阮士達說時，已暗暗將功力提到十成，他決心一戰，為保衞師門命脈而戰。

「來吧，不要客氣！」九州遊魂風嘯松好整似暇，語氣中充滿了輕蔑意味。

「殺……」血手哪咤阮士達暴喝一聲，身形像枝箭滑前，雙肩紋風不動，右掌血紅，巳在九州遊魂風嘯松胸前擺好，只要掌心勁力一吐，這遊魂只怕會變成野鬼了！

這種違反武學常規的身法，的確令九州遊魂風嘯松大吃一驚，但他有備而來，臨危不亂，一個「凌風渡」，身形斜斜飛出七尺，堪堪避開這神奇的一招。

「好！」小閻羅宇文信情不自禁嘆了聲好。

颼颼颼，血手哪咤阮士達得理不讓人，展開師門絕學，全力進擊。

由於先機盡失，驟出不意，九州遊魂風嘯松巳是岌岌可危。

小閻羅宇文信冷眼旁觀，凜然心驚，像九州遊魂風嘯松這樣高手，如果知道師門絕學奧秘，那是何等危險的事！

今天，無論如何，也要留下他，小閻羅宇文信暗自運氣，胸腹內眞氣巳漸凝集，至少巳恢復一半功力，如果適當配合着師弟，相信可以留下風嘯松。

血手哪咤阮士達似乎也不耐，直到現在，仍然未傷對方毫髮，雖然第一招令對方深入陷阱，搶得機先，三十招下來，仍然是那樣局面。

不能再等，決定要施展最厲害的殺着了——

血手哪咤阮士達雙脚一蹬，人巳冲霄飛起，直往九州遊魂風嘯松頭頂撲去，兩隻脚像划水一般，其快無比，專門敲打頭部重穴，這招「足亂浮雲」端的非同小可，若非緊急關頭，向例不准輕用。

突然，九州遊魂風嘯松往地上一倒，雙手抱住後腦，仰睡在地上，悠哉遊哉望住半天，面含微笑。

這樣一來，「足亂浮雲」的威力以及跟隨而來的殺着，頓時失去目標，無法施展，也就是說「足亂浮雲」給人家破了！

血手哪咤阮士達大吃一驚，身形直往地面落去，正在這時，九州遊魂身形像炮彈衝上天，「砰！砰！」兩聲响，血手哪咤阮士達大叫一聲，翻翻滾滾跌在七尺開外的地上口吐鮮血，顯然受了極重內傷。

到這時候，師兄弟二人可以肯定，師門絕學確巳洩漏機密，為九州遊魂風嘯松知道，所以二人才會受傷。

「嘿……嘿……」風嘯松此時冷笑不止。

如今怎辦呢，師兄弟二人眞個作臘，硬幹吧，不是敵手，而且二人經巳受傷，功力大打折扣，總不成就此逃走，留園這塊基業，就此忍手丢了。

師兄弟二人默然站在一旁，冷峻望住對方，等候着九州遊魂風嘯松的決定。

但是，風嘯松屹立在寒風裏，整個人像標槍一樣，透出重重殺氣，却沒有行動，連話都未說一句，只是木然站着不動！

小閻羅宇文信師兄弟二人，渾身冷汗直流，他們今天竟然碰到這樣的事，眞不知如何辦好！

好半晌，仍然是沉悶的僵持，小閻羅宇文信不得巳，只好硬起頭皮道：「風朋友，如果你眞是徐貴艮的知交好友，我們這場架拚得寃枉；我們師兄弟在此兩年，巳將一身武功傳授給他，如今出門去闖，相信在江湖上一定有他的踪跡，我們眞個殺害他，又何必否認，時間久了，還不會水落石出麼！」

「嗯，」九州遊魂風嘯松沉吟半晌，漫應了聲，立即道：「你說得不錯，我權且相信一次，三個月後，我如果沒有找到徐兄弟，那時再來算帳！」

「敝兄弟衷心歡迎風兄的高義，徐貴艮有此艮友，我們高興還來不及呢。」小閻羅宇文信陪笑道。

「好，今日就此別過，後會有期！」九州遊魂風嘯松說罷，身形閃動，掠出三丈有餘，霎時消失在牆外。

師兄弟二人望住空中，怔怔的像傻了一般。

雖然眼前一關渡過，但是，紅豹門中的武學秘密被對方知悉，這是何等重大之事，必須趕緊追查！

「師兄，你看這事如何？」血手哪咤阮士達問道。

「有許多地方令人想不透，我們要趕快請師父來，他那裏可能出了問題！」小閻羅宇文信道。

「派宇文忠去走一趟，不用寫書信，用口信，我們也要準備一下！」血手哪咤阮士達道。

留園是一個好地方，居住在此處，任何人都不想走，小閻羅宇文信師兄弟兩個，可說是性情好動之人，在江湖上叱咤風雲，快意恩仇，何等風光，但在留園一住下，就不想出門！

經過今晚之事，他們再不能安心了！

宇文忠是他們家的老人，漏夜趕回西南，去請示紅豹宇文河清，這是他們生死存亡的關頭，必須全力以赴！

幾天下來，二人傷勢終巳痊癒，只是心頭上的負担反而越來越重！

雅緻的雕刻，小巧的亭子，以及花圃山石，小橋流水等景緻，都引不起他們興趣！

二人坐立不安，思索着秘密外洩的原委！

十天過去，倒沒有什麼事發生，宇文忠大概也快回來了！

這天下午時分，二人正悶坐在小蓬萊，突然，大門猛給撞開，「砰！」一條人影衝進，翻身倒地，再也沒有起來，小閻羅宇文信大怒，微一提氣，人巳掠向前去，雙掌凝足十成功力，準備給來人一個下馬威！

「颼！」的一聲，血手哪咤阮士達也相繼趕到。

「貴艮！」原來倒地的不是別人，正是一別數月的愛徒，二人不由大驚，趕緊扶起。

「師父，我……」徐貴艮給血手哪咤阮士達貫入一口內家眞氣，徐徐醒轉，頓弱的叫一聲。

「不要出聲，先調息一會，等會再說

！」小閻羅宇文信趕緊道。

徐貴艮依言閉上眼睛，趕緊調息。

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咤阮士達滿面怒容，看來這又是有人陷害，而且是有計劃的行動，嘿嘿，紅豹門是好欺的麼，待查清楚，一定要百倍報復這次仇恨。

好半晌，徐貴艮精神大為好轉，緩緩站起身來，又想拜倒！

「不要多禮，進房去說話！」小閻羅宇文信道。

「是。」徐貴艮恭敬答道。

三人心思沉重，默然走進五峯仙館，又稱楠木廳，這是留園內最大的廳堂。

坐定後，血手哪咤阮士達即問道：「什麼人傷了你！」

「是搖山槍陸虎與他的朋友，暗中埋伏，走兒一時大意，中了暗算，但他們二十七八人，也給我擊斃六人，重傷九人，我才突出重圍，一路逃回此處！」徐貴艮道。

「好混帳，當日我們手下留情，他竟不知好壞，還要暗中施毒手，嘿嘿，搖山槍陸虎，你的死期到了！」血手哪咤阮士達恨恨道。

「搖山槍陸虎不算什麼，解決他們很容易，貴艮，九州遊魂風嘯松這人，可是你朋友！」小閻羅宇文信鄭重問，說時雙眼緊盯着這位愛徒。

徐貴艮想了半天，雙眼露出茫然之色，喃喃道：「九州遊魂風嘯松，我不認識這人呀！」

「你仔細想想看，以前可曾與此人見面過沒有！」血手哪咤阮士達又問。

「沒有！」徐貴艮肯定道：「弟子向未與武林人士來往，如果以前見過面，一定會記得！」

小閻羅宇文信深深吸口氣，沉聲道：「看來有人暗中窺伺我們師門，不知是那位仇人呢！」

「徐師父來了再說！」血手哪咤阮士達道。

「嗯，貴艮先休息一晚，明日我們先解決搖山槍陸虎，這班跳樑小醜也敢揚威耀武，紅豹門眞個是吃素的麼，嘿嘿，今天要他們知道厲害！」小閻羅宇文信怔怔道。

說實在的，像紅豹門往常作風，在江湖上只有欺負人家，那有像今天這樣，反過來給人家欺負的，連番挫折，使這兩名年青高手，巳經鼈了一肚子氣，此時快要爆炸開來！

當晚，師徒三人休息一晚，第二日吃過午飯，才施施然走出留園。

搖山槍陸虎此時正在與朋友高談闊論，正談在興趣頭上，所以徐貴艮師徒三人走進來，他們仍然未覺察，繼續在吹牛！

「他媽的，俺一招回馬槍，將那混帳挑起，數十名綠林好漢，再也不敢嚕嗦，乖乖的夾着尾巴，一齊逃下太行山去！」搖山槍陸虎道。

「那一戰，想必是陸大哥平生最得意一戰！」旁邊一名彪形大漢道。

「嗯，現在想起來，仍然懷念當日時光！」搖山槍陸虎不勝唏噓。

「今後江湖，仍是陸大哥的天下，我們家兄弟只要跟着你，相信不會錯的了！」另一名大漢道。

「大夥兒齊心合力的幹，好過唱獨脚戲！」搖山槍陸虎得意道。

突然，有人看到了徐貴艮，立刻怒喝道：「小子，你不怕死，竟敢來此！」

叫聲引起大夥兒注意，搖山槍陸虎抬頭，猛地見到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咤阮士達，「颼！」地跳起來。

阮士達及宇文信師兄等二人，神色冷峻，像兩座石像屹立在門口，一言不發！

「好啦，我們正要找你，竟然自己送上門來，省得大爺奔波，來來來，今日分個勝負！」搖山槍陸虎壯起胆子，跳起來叫道。

「不只是分勝負，而是決生死！」血手哪咤阮士達說時，緩步往前走去，那雙手巳漸漸變成紅色。

「呼！」搖山槍揮動，勁風鼓盪，聲音駭人，陸虎也知道今日面臨前所未有的兇險，沒有任何僥倖可取，只有靠自己拚命，或可死裏逃生，雖然明知沒有可能，也要豁出去，與對方拚個同歸於盡，也是好的！

血手哪咤阮士達神情冷酷，眼中殺氣暴射，雙掌巳成血紅。

颼颼颼，搖山槍陸虎整個人的精神，全部貫入槍中，心神合一，搖山槍法中三大絕招——「撼天地而驚鬼神」、「投星辰而轉乾坤」、「破雲」一齊施展出來，招式奇，勁力充沛，端的是不可輕視！

阮士達像一座沒有感情的追魂煞星，絲毫不為所動，面對着威勢赫赫的搖山槍，視若無睹！

陸虎感到羞辱難當，最後一招——「闖進鬼門關」立即使出，連防守的招式也不要了，全力進擊，希望拚個兩敗俱傷，這一來，頓時比平時威力增强何止一倍！

血手神功在這時施展出來了，沒有人看出它的出手，那種快法，根本無法看明白，陸虎那枝槍，巳將搖山槍法發揮到盡緻淋漓，這是他一生中使得最好的一次，簡直是風雨不透，滴水不進！

那隻血手，却像魔手，有形無質，透過層層槍影，直向心臟逼去！

陸虎渾身冷汗，他反正巳抱必死之心，也不理會是否受傷，只是想把槍尖刺進對方體內！

「克察！」那枝槍斷成三段，阮士達右手疾揮，陸虎左臂突然脫離了自己身軀，還沒有感到痛時，阮士達那隻血手又印上右臂！

「哎喲！」搖山槍陸虎在地上滾動，鮮血直流，弄得遍地血汚，看來極端的恐怖。

「殺！」小閻羅宇文信大喝一聲，身形飄動，直往人羣中衝，可憐那班江湖混混兒，如何是二人的敵手，霎時間慘叫聲响成一片！

「哈哈……」宇文信及阮士達胸中悶氣，直到這時才算盡情發洩，得手之後，忍不住縱聲狂笑起來！

「嘿嘿！」人隨聲現，三名道士倏地出現在面前。

看他們裝束及身法，似乎是武當門下，莫非又惹上了他們麼！

宇文信及阮士達此時心內充滿了恨，

恨不得殺盡天下人，所以這三名道士出現，又再次引起他們的殺機！

徐貴良反而無事可做，站在一邊，冷眼旁觀。

「你們是武當道士！」血手哪吒阮士達問。

「正是武當弟子，今日衞道除魔，說不得只好開殺戒，一齊受死吧！」當中一名約四十上下的道士冷峻道。

「來吧，我們正活得不耐煩，有人送終求之不得！」血手哪吒阮士達咬牙道。

「貧道了緣，這是我師弟了因及了塵，我們試試劍吧！」中年道士緩緩道。

「武當三了，很好，今日正好見識當今江湖上年青一輩的高手，出手吧！」小閻羅宇文信冷笑道。

「師兄，小弟先上吧！」那名三十來歲的道士了塵討命出戰，他巳緩步走出。

「殺！」血手哪吒阮士達怒氣塡膺，陡地大喝一聲，身形像枝箭射出，門面話都懶說，血手神功運足，直往了塵身上擊去！

了塵從未碰到這樣的敵手，說幹就幹，猝不及防下，血手哪吒又豈是平凡之輩，全力出擊，當眞是令人防不勝防，「砰！」了塵大驚，左臂擋格，大响聲中，骨骼巳斷，連第二招還未使出，胸口又中了一掌！

別說是血手神功，威力絕倫，即平常掌法，擊中重要穴道，一樣會要你性命！

了塵身軀搖撼幾下，雖然想拚命支持住，但受傷實在太重，終於推金山、倒玉樹，撲倒地上。

「師弟！」兩名全眞大吃一驚，衝上前去察看，了塵經巳出氣多，入氣少，看來巳去死不遠！

二人正想站起，血手阮士達殺得性起，旋風般捲到，一言不發，致命毒招經巳發出。

了緣右掌疾伸，擋住了因臥倒，奇險無比避開這陰毒殺着！

小閻羅宇文信一不做，二不休，猛喝一聲，拔出單刀，颼颼颼，斷流刀法經巳施出！師兄弟二人合作慣了，又搶得機先，斷流刀法威猛絕倫，即使全神戒備，也不容易抵擋，更何況是如此情況，了因閃避稍慢，左臂巳斷，連哎喲聲還未出，背後又中了一招血手，頓時死去！

了緣大吃一驚，根本連劍都未拔出，空手又如何抵擋得住二人進攻！

「托！」一刀砍入左腿，了緣頓時跌倒，望住宇文信師兄弟，露出絕望神色。

「嘿嘿嘿！」血手哪吒阮士達冷笑道：「你們自命是武林中的名門正派，到處逞强出頭，人家都不敢惹你們，今天叫你們試試厲害！」

「今日我死在此處，自會有人報仇，動手吧，貧道皺一皺眉頭，就不算是武當門下！」了緣冷淡道。

「我來成全你！」血手哪吒阮士達說時，緩步上前，準備了結武當三了的最後一人！

「慢來！」徐貴良突然出手阻止。

宇文信及阮士達愕然，怔怔的望住徐貴良，不知他是何意。

「師父，今天我們輕易殺了武當弟子，讓這道士回去報訊，也好叫他們知道我們師門中武功厲害！」徐貴良一旁低聲說道。

小閻羅宇文信定神一想，這話有理，殺人滅口，那是偷偷摸摸，怕人知道，如果放這了緣回去報訊，武當自不甘休，等他們來時，可以大開殺戒，痛痛快快以消胸口之恨！

了緣的生死，就待一言而決，他雖然是出家人，對於生死關頭，仍未勘破，此時緊張的望着宇文信，心頭忍不住撲撲直跳！

「滾！叫你們武當弟子來蘇州留園，我們紅豹門等着，不怕死的就來吧！」小閻羅宇文信怒喝。

可憐了緣這位武當門下高手，今晚大敗之餘，還像野狗似的，遭人驅逐呼喝，他眞想橫劍自刎，一死了之；但想到二位師弟死去，必須報仇，所以强行忍口氣，幾乎是爬着離開這傷心之地！

× × ×

留園此時張燈結彩，揚溢着一片歡慶氣象！

小閻羅宇文信師兄弟二人，大勝歸來，一舉殲滅武當門下最傑出的弟子，立刻轟動了整個江南，綠林道上朋友立刻登門拜訪，因而歸附麾下的也不少，紅豹門的聲勢大盛，在江湖上立刻成了舉足輕重的門派。

今天，小閻羅宇文信大擺筵席，一面欵待各路英雄，同時慶賀紅豹門的勢力壯大！

雄渾响亮的豪笑聲，在香醇的酒香中飛揚，留園佔地五十餘畝，今日人頭湧湧，頓時令得這座典雅清麗的名園，倍增熱鬧氣氛！

「來，卜弟敬宇文大哥一杯！」一名張飛型的壯漢，正是武林中有名的好漢，飛斧胡宗庭。

「乾！」小閻羅宇文信舉杯回敬。

「當今江湖上，宇文大哥和阮大哥成了頭號英雄，水陸兩道的好漢源源而來，名門正派的俠客，只怕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說話的漢子身材高而瘦，雙目精光四溢，正是雲貴一帶頗負盛譽的豪客，千手無常呼延慶。

「呼延兄好說，我們只是不願受人欺壓，名門正派素來仗着江湖人不敢惹他們，益發囂張；平時那張臉，就叫人看了討厭，今天我重創武當門下弟子，就是替大夥兒出口氣！」小閻羅宇文信道。

「好！」在座衆人轟然喝采。

「我們誓願跟隨紅豹門，與那班自命俠義的混球幹到底！」許多人叫起來。

「對！我們一定不讓人欺負！」衆情洶湧，似乎要和正派俠義道決一死戰！

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今日笑顏逐開，心境大快，可以說是一生事業的巔峯，儼然是大江南北綠林道盟主，號令所至，俯首稱臣；試想，師兄弟如何不愉快呢！

但是，九洲遊魂風嘯松的陰影，仍然在心頭籠罩；尤其令人担心的，他竟然深知紅豹門的武功奧秘，那後果令人想也不敢想呀！

突然，門外起了騷動。

「什麼事！」血手哪吒阮士達喝問。

管事弟子也不知道，茫然不知所對。

「快去查看！」徐貴良喝道。

「是！」管事弟子匆匆往外奔去。

「砰砰！」桌椅碰爛聲及窗戶倒地聲亂成一片。

小閻羅宇文信霍然站起，滿臉煞氣，顯然留園有了敵人搗亂。

「宇文大哥請安坐，小弟去一趟！」飛斧胡宗庭站起身，往門口衝去。

「颼！」一條人影橫空飛至，大廳內燈火通明，大夥兒看得清楚分明，不禁嘩然。

「砰！」人影落在張桌上，大响聲中，杯盤破碎，四下飛濺！

很明顯，有强敵來臨；宇文信冷笑不止，目前大廳內高手如雲，對方竟然會此時來犯，必然有依仗處，這倒要好好碰上一碰！

好半响，衆人騷動稍停，兩名老道，當先引路，背後十二名中年道士，尾隨在後，魚貫走入大廳！

小閻羅宇文信定睛看了半响，揚聲喝道：「來者可是武當派的人！」

「正是停雲、觀雲！」當先老道緩緩道：「不帶絲毫火氣，正是修煉多年的出家人風度！

「呀！」大廳內衆高手情不自禁叫起來。

原來這兩名老道，停雲及觀雲，是武當派輩份最尊的老人，怕沒有八十開外，是當今掌門人的師叔，一向在武當山絕嶺修煉，如今竟下山來此，看來是爲了了緣等三名弟子之事，下山找回面子。

小閻羅宇文信深深吸口氣，拱手道：「原來是武當雙雲兩位老道長！」

「好說！」停雲老道淡淡道。

「今天老道長光臨，小可只好捨命陪君子，討教幾手高招！」小閻羅宇文信不願多糾纏，當下開門見山，直接向對方挑戰！

「師叔祖，待我們幾個試試！」有名年青道人稽首請示，聽候吩咐。

「嗯，小心點！」停雲老道說罷，即閉目站在一旁。

年青道士即轉身向宇文信稽首道：「貧道等十二師兄弟，想以眞武陣會紅豹門的高手！」

小閻羅宇文信此時還有何話說，對方卽是擺下刀山劍樹，必得闖一闖，當下點頭道：「正要請教！」

由於武當門下十二弟子齊出，宇文信心想，叫師弟一齊應敵，也不算以多勝少，紅豹門雖未有什麼陣圖，但斷流刀法無堅不摧，由師弟防守，自己可以全力施展刀法，一招破敵，只要眞武陣打開缺口，不怕他們人多！

雙方雖作殊死戰，但彼此都保持適當禮貌，讓對方從容擺陣！

此時，宇文信與阮士達背靠站着；十二名武當年青弟子四下包圍。

本來徐貴良也應加入，但因他受傷尚未痊癒，同時本門武功並未純熟，尤加是斷流刀法，最後那招「翻天覆地」，他總不能發出應有凌厲的殺氣，卽使出場，恐怕也無濟於事，所以乾脆讓他站在一旁觀戰！

十二名年青道士緩緩走動，漸漸加快，大約二十五六匝，越跑越快，簡直看不清楚人影！

小閻羅宇文信屹立如山，整個人的精神意志全部貫入刀中，斷流刀法本是霸道巳極的刀法，宇文信將全力施爲，雖未出手，那股殺氣，像大海巨浪，發出凌厲無匹的威力，往前衝擊。

可是，武當派數百年流傳下來的眞武陣，歷代祖師精益求精，如今運用起來，威力何等强大！

雙方交戰，一動一靜，眞武陣十二名道士行動間，等候對方空隙；但是，宇文信師兄弟二人，紋身不動，那就是全身無絲毫空隙可尋，所以那班道士不斷遊走，却尋不到攻敵的地方。

四周站滿了綠林道上的英雄，他們又何嘗不關心這一戰的成敗，現在所見的眞武陣，是武林中威名赫赫的陣形，多少武功蓋世的高手，在眞武陣中全吃過虧，所以大家密切注意發展！

這十二名年青道士全力奔馳，體力消耗極快，許多內功較差的巳經額頭見汗！

宇文信雙目如炬，注意十二名年青道士的行動，又過了半响，他知道時機巳至，當下大喝一聲：「殺！」刀鋒頓時湧出凌厲的殺氣，斷流刀法確有其不可輕侮的威力，眞武陣受到攻擊，十二名道士頓時有了目標，但阻力相應而生，噹……一連串密如爆豆的刀劍交响聲後，五柄長劍經巳折斷，眞武陣仍然未破！

（下期續完）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雨中殺手（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綽號閒事必管的怪俠藍不女，由於臨安曾發生一宗刦殺巨案，他爲踹捕元兇，乃四處追查。他認定這宗巨案與大盜白骷髏有關。一日，兩人相值於樊記飯店，於是便逼使白骷髏招供，交還贓物。但白骷髏很巧妙的自辯，推得一乾二淨，並胡謅此一巨案實乃韓老人所爲，藍不女信以爲眞，即去找韓老人。這時，韓老人適在練武，見藍不女突然而來，要他交出贓物。弄得韓老人莫名其妙，而在藍不女不分青紅皂白的指斥下，也百詞莫辯。於是兩人初則口角之爭，繼而彼此動武，打得個難分難解，最後，藍不女指出韓老人是臨安刦殺案的罪魁……

追查主謀者　進軍少室峯

含血噴人

夜更深!

韓老人吁了口大氣，頻頻搖頭嘆息。

藍不女剔眉道：「老匹夫，你嘆甚麼鳥氣?」

韓老人道：「臨安褚家慘案，老夫也一直在追查主謀者。」

藍不女冷笑道：「你就是主謀者，別再裝蒜。」

韓老人道：「老夫何必裝蒜，假若老夫眞的是主謀，又何必否認?」

藍不女道：「這種事你當然不會否認，但我巳有證據，可以證明你就是褚家慘案的主謀者。」

「你有證據?」

「當然。」

「證據呢?拿出來瞧瞧!」

「證據……不!我有的不是物證，而是人證!」

「誰是你的證人?」

「你要殺人滅口?我可不會上當!」

藍不女冷冷地道：「反正有人指證你就是主謀者，而且還想吞佔同謀者的金子和珠寶!」

韓老人皺眉道：「老夫明白了。」

藍不女道：「你明白就好辦，明人面前不說暗話，把金子和珠寶交出來，然後跟我到臨安。」

韓老人嘆道：「你當眞是個糊塗頂透的人，老夫怎會幹這種事?你在這裏纏夾不休，又沒有確切的證據，甚至連人證是誰都不肯說出來，就算老夫死在你的手下，也是決不甘心的。」

藍不女想了一想，道：「也好!我把證人的名字說出來，反正他也是和你一般，彼此俱是蛇鼠一窩，全部不是好人。」

韓老夫暗暗苦笑。

這個號稱「閒事必管」藍不女，的確是個怪人，雖然他爲人正義，每喜抱打不平，可是他未免太糊塗，太容易相信別人的說話。

藍不女接着道：「兩年前，你糾黨潛入褚家，害了三十幾條人命，盜去十萬兩金子和八箱價值連城的珠寶，兇徒其中一人，乃是陰魔白骷髏!」

「陰魔白骷髏?」韓老人目光一閃，道：「這件巨刦案，原來他曾參與……」

藍不女冷冷道：「你早巳知道，何必裝模作樣?」

韓老人嘆道：「指證老夫是巨刦案主謀的人，就是陰魔白骷髏?」

藍不女嘿嘿怪笑：「老匹夫，你現在無話可說了罷?」

「豈會無話可說?」韓老夫沉着臉，正色道：「實在的問你一句，你憑甚麼敢保證白骷髏不是在含血噴人呢?你憑甚麼敢保證這個老奸狡猾的惡魔所說的都是實話?」

藍不女怔了怔。

「他爲什麼要含血噴人?」

「老夫是他的死對頭呀!」

「但是……」

「但是甚麼?」

「白骷髏雖然不是個正人君子，但他巳行將就木，怎會欺騙我?」

「簡直混帳!」韓老人跳了起來：「老夫也巳行將就木了，難道老夫又會欺騙你這個蠢材不成?」

藍不女呆住了。

雖然他經常都裝成很聰明的樣子，但他並不是眞的聰明。

他就算不是個大笨蛋，最少也算是個「頗爲糊塗的人」。

他左思量，右思量，忽然發覺自己實在是太相信白骷髏的說話了。

「他媽的那個老匹夫!」藍不女突然怒吼道：「他的說話的確未必可靠。」

韓老人道：「本來就不可靠。」

藍不女瞪眼道：「韓老兒，且莫高興，你也同樣他媽的不可靠!」

韓老人失笑道：「你又豈知老夫不可靠?」

藍不女冷笑道：「我又豈知你眞的可靠?」

韓老頭長長嘆息一聲，道：「在這個世間上，你最相信的人是誰?」

藍不女毫不考慮就回答：「我。」

韓老人翻了翻眼珠子，道：「除了你自己之外呢?」

藍不女道：「小賀!」

韓老人一怔：「那一個小賀?」

藍不女道：「當然是黑披風小賀，也就是現任的武林盟主!」

「你們是朋友?」

「不。」

「你們是親戚?」

「也不。」

「你們之間有甚麼關係?值得你如此信任他?」

「毫無關係，」藍不女悠然一笑：「假如一定要說我們的關係，也許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

他淡淡的說：「他是我的敵人。」

「敵人?你最相信的居然是自己的敵人?」

「不錯，」藍不女吸了口氣，道：「我曾與他三次比劍，一勝一負一平手，直到現在我們還未分出高下。」

「你們爲甚麼比劍?」

「不爲甚麼，就是爲了比劍而比劍，」藍不女淡淡道：「我們第一次交手的時候，我們還穿着開襠褲，用的劍也是用木做成的，第一戰是我贏了。」

韓老人聽得有點出神。

藍不女又道：「第二戰發生在八年前，那時候我的劍法縱然未算登堂入室，但最少我巳曾擊敗過不少巳成名的劍客。」

他忽然長長的嘆息一聲：「那知道這一戰我居然敗在小賀的劍下，實在豈有此理得很。」

韓老人微微一笑，道：「輸了就是輸了，又怎麼說自己豈有此理?」

「你才豈有此理!」藍不女冷笑道：「我沒有說自己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的是小賀!」

韓老人一怔，道：「他爲甚麼豈有此理?」

藍不女哼一聲：「他練成了絕世無雙的劍法，居然要我在幾個尼姑的面前丟臉，豈不豈有此理之至?」

韓老人「嗯」的一聲，道：「第二戰你們是在尼姑庵內打起來的?」

藍不女道：「不是在尼姑庵之內，而是在尼姑庵之外!」

韓老人道：「在尼姑的面前吃敗仗，的確很丟臉。」

藍不女道：「所以當我吃了敗仗之後，就再次約戰，小賀聲言三年之後，再在原地一決雌雄。」

韓老人笑了笑：「第三戰你們打了一個平手?」

藍不女道：「不錯，所以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功力悉敵，誰也欺負不了誰。」

韓老人微笑道：「他是你的敵人，你了甚麼反而相信他的說話?」

藍不女沉默了很久，才道：「我不知道，但我總是覺得，他的說話很可靠，最少，他從未欺騙過我一次。」

韓老人道：「你豈知他從來都沒有欺騙你?」

藍不女淡淡一笑，道：「他若欺騙我，第三戰他就會敗在我的劍下!」

韓老人皺眉道：「我不懂。」

藍不女道：「他知道我很重視第三戰，他知道我很想在那些尼姑的面前爭回一些面子，但是他仍然沒有故意敗在我的劍下。」

「哦?」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藍不女的語氣忽然變得很強硬：「他若故意敗在我的劍下，他就是在侮辱我，我縱然獲勝，但却比死在他的劍下還更難受!」

韓老人神態肅然。

他忽然發覺這個怪人雖然有時候很糊塗，但是有時候却比樹梢上的猴子還更清醒。

藍不女接着說道：「但他沒有故意落敗，他堅持到底，我也堅持到底。」

韓老人說道：「這一戰你們終於打成平手?」

「不錯。」

「這一戰是怎樣停止下來的?」

「當我們拚了三百七十招之後，一個尼姑叫我們不要再打。」

「於是你們就眞的不打了。」

「不錯，」藍不女靜靜的說道：「那個尼姑是我的姊姊，唯一的姊姊。」

韓老人緩緩道：「無論是誰，能够和黑披風小賀苦戰三百七十招，他的劍法是已足以稱雄江湖。」

藍不女突然沉下臉，冷冷道：「韓老兒，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你是否褚家慘案的主謀！」

突聽一人怪笑道：「他當然不會承認，但我可以指證，他就是主謀！」

「白骷髏？」韓老人冷冷道。

在黑暗的夜色中，一個人像幽靈般出現在一棵大樹下，他的眼睛閃着寒光，神態說不出的陰森可怖。

他正是陰魔白骷髏！

× × ×

白骷髏這一次並不是空手而來，他的手中還有一根巨杖。

這是他早年成名江湖的獨門武器，名爲九幽骷髏杖。

韓老人冷冷的盯着白骷髏：「你好卑鄙！」

白骷髏桀桀怪笑。

「天下間沒有永遠的秘密，也沒有永遠掘不出來的寶藏，韓民傑，你還是把金子和珠寶交出來罷！」

韓老人冷笑道：「你這種借刀殺人的手段，恐怕不會收到甚麼功效。」

白骷髏盯着藍不女，道：「主謀者的確是他，否則我又豈敢到此與他對質？」

韓老人道：「白骷髏，你未免太放肆了，老夫今天決不放過你！」

白骷髏又對藍不女道：「他正想殺人滅口，他殺了我之後，一定還會繼續對付你！」

藍不女眉心一皺。

「他爲甚麼要對付我？」

「也是爲了殺人滅口！」白骷髏道：「這世間上，除了我和你之外，又有誰知道他竟是個喪心病狂的殺人大盜？」

藍不女開始有點動搖了。

白骷髏又大聲道：「我們若是單打獨鬥，未必會是這個老賊的敵手，一定要齊心合力，先把他幹了再說！」

藍不女毅然道：「你說得對，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這種老賊饒不得！」

白骷髏大笑道：「這才是智者所爲！你先去揍他，我從旁協助。」

藍不女一聲大喝，向韓老人撲去，又拳又掌，攻勢極是猛烈。

韓老人怒道：「你這條蠢驢，再三受歹人利用，眞是不知死活！」

白骷髏怪笑道：「韓老賊，今天是你的死期，你逃不脫的！」

他的九幽骷髏杖也展開了攻勢，一杖比一杖兇悍，顯然已立下決心，要把韓老人置諸死地。

他配合着藍不女的拳掌，氣勢更是凌厲。

白骷髏對藍不女道：「藍大俠，這老賊厲害得緊，切莫放鬆他，這種人間惡魔，絕對留不得！」

藍不女應聲說道：「這種人是非殺不可！」

「對了！」白骷髏附和道：「非殺不可！」

藍不女雖然拳掌俱極凌厲，但久攻之下，仍未能佔到半點便宜。

倒是白骷髏，一杖比一杖陰險毒辣，對韓老人的威脅相當大。

藍不女突然向背上一摸，摸出一把兩尺四寸的鐵劍。

「老匹夫！看劍！」

刷！一道寒光飛起，藍不女的劍法果然頗具威勢。

但他這一劍並不是攻向韓老人，而是向白骷髏發難！

× × ×

剎那間，白骷髏臉色大變。

「藍大俠，你瘋了？」

「呸！」藍不女冷冷一笑：「我不是甚麼大俠，雖然糊塗一點，却沒有瘋。」

他一面說，一面揮劍急攻白骷髏。

劍氣縱橫，加上韓老人的滾雷七式掌法，這一來白骷髏可頭疼了。

九幽骷髏雖然招式兇悍，但同時面對着兩大高手的夾擊，登時落了下風。

藍不女一聲吆喝，劍勢更急猛。

刷！白骷髏左肩中了一劍！

韓老人趁勢一掌推出，這一掌是滾雷七式中的第五式「天雷甫現」。

這一掌若是擊了個實，白骷髏勢必變成眞骷髏，還能活下去的機會實在是微乎其微。

但就在這時，一人朗聲道：「掌下留人！」

韓老人聞言，硬生生的把掌勢收住，對藍不女道：「你最信任的敵人來了。」

藍不女最信任的敵人，當然就是黑披風小賀。

賀羽若來遲一點，白骷髏就勢必死在韓老人的掌下。

白骷髏的臉色蒼白得可怕。

他怒目瞪着藍不女，狠狠的道：「你竟助紂爲虐，反過來帮助韓老賊！」

藍不女冷冷道：「韓老人絕不是褚家慘案的主謀者。」

白骷髏怒道：「難道你以爲我說的都是謊話？」

藍不女冷笑道：「本來就是謊話。」

白骷髏更不服氣，大聲道：「你怎知我說的不是事實？」

藍不女緩緩道：「因爲你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

白骷髏一楞，沒有說話。

藍不女冷冷的看着他，目光居然變得很銳利：「你越是急於要殺韓老人，越是足以證明韓老人不是主謀者。」

白骷髏完全怔住。

他想不到藍不女忽然變得這樣精明。

藍不女冷冷的接道：「韓老人若是主謀，而且還併吞了十萬両金子和八箱珠寶，你一定不捨得殺他，韓老人若死在我的手下，你就永遠都不可能得到那一筆驚人的財富！」

他把事情分析得很清楚，絕對沒有半

點糊塗。

白骷髏雖然狡智百出，但這時候居然給藍不女駁得啞口無言。

白骷髏打的算盤很響。

假若他孤身一人，他是絕對不敢來對付韓老人的，但藍不女若爲自己所利用，以二敵一，韓老人必敗無疑。

但他想不到最後關頭，藍不女終於拆穿了自己的詭計。

倘若不是因黑披風賀羽及時制止韓老人，陰魔這一次眞的要變成「陰曹魔鬼」了。

白骷髏想逃。

但他已受傷，而且三個對手全非易與之輩，他們的輕功最少不會在自己之下。

白骷髏打消了逃走的念頭，索性冷靜地盤坐在地上。

藍不女看見了賀羽，立刻板起了臉孔：「白骷髏這種老王八，一掌斃了乾手淨脚，又爲甚麼要掌下留人？留來幹嗎？留給你烤熟充飢？還是留給我每天刺他一劍，直到他嚥氣爲止？」

賀羽眉頭一皺，道：「我不喜歡吃他的肉。」

藍不女道：「我也不喜歡，他的肉又粗又老，很難下嚥。」

賀羽道：「我留下他的性命，是想問他一件事。」

藍不女道：「現在他已如肉在俎，你問他甚麼事他都會告訴你。」

白骷髏冷笑：「妄想！」

藍不女也在冷笑，慢慢的說道：「你以爲自己很有種？會很有骨氣？會寧死不屈？」

白骷髏默然。

藍不女戟指道：「小賀問你一句，你要回答一句，而且還要老老實實的回答，倘若小賀不滿意，或者是我不滿意，有你的好瞧。」

白骷髏仰天大笑：「我已是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就算現在死在這裏，也不算短壽。」

藍不女道：「呸」的一聲：「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白骷髏冷笑「只怕你還沒有這個本事。」

賀羽咳了一下，道：「我知道你不怕死，但螻蟻尙且偸生，而且你現在還未到非死不足以解決一切的地步，相信閣下也斷不會貿然提早結束自己的性命。」

白骷髏沉默片刻，道：「那倒要看看賀盟主的意思怎樣，才能決定。」

賀羽道：「你只要老實的回答在下一個問題，我可以給你一個活命的機會。」

白骷髏冷冷道：「你說。」

賀羽道：「司空十三，萬可興、喬恕，杜賢鳴，渡艱禪師，三目神尼，借腰人，徐其，方道人，田無心，還有蒲毅，他們都是死在同一種劍法之下，這件事相信你也知道得很清楚？」

白骷髏猶豫了許久，才道：「畧有所聞。」

賀羽立刻道：「在下相信，他們的死亡，與臨安褚家慘案有極大的關連。」

白骷髏搖搖頭，道：「這一點我不淸楚。」

賀羽道：「你一定知道其中內情。」

白骷髏冷冷道：「我說不清楚就是不清楚，你不必白費心思。」

藍不女突然一手扣着他的右肩：「老龜蛋，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白骷髏勃然道：「你要怎樣？你再不放手，我大不了自斷心脈自盡。」

「好極！好極！」藍不女冷笑道：「你若不自盡，就是灰孫子，你若自盡，我願墊棺底，藍某人說話從來不反悔，你若自盡死在這裏，而我又不肯陪葬的話，天誅地滅，五雷轟頂，不得好死！」

賀羽一怔。

韓老人也是聽得目瞪口呆。

白骷髏面色慘變。

藍不女又催促他道：「快自盡呀！你已行將就木，不死何待，鄙人正值壯年，又甘願給你墊棺底，你是够本够利，划算得很，他媽的何樂而不爲？」

賀羽忍不住微微一笑。

藍不女看似瘋癲，有時候也的確半瘋半癲，但他現在的說話，却是任何人都說不出來的。

他叫別人自盡，居然可以套用「何樂而不爲」這五個字，的確够絕。

藍不女本來就是一個很絕的人，白骷髏遇上了他，算是大大的倒霉好了。

白骷髏沒有自盡。

他不自盡是理所當然，藍不女居然也看得很準，一下子就把白骷髏「不怕死的威風」掃得乾乾淨淨。

賀羽沉吟着，道：「褚家慘案，你是其中一份子，這一點你已不容狡辯。」

白骷髏承認。

賀羽接道：「褚老太爺雖然不是武林中人，但他相識的武林高手却是不少，當慘案發生之後，他有不少肝胆之交，甚至是身在空門的高僧和道長，他們却四出偵查元兇，誓要勘破此案，爲褚老太爺滿門伸寃雪恨。」

白骷髏仍然無語。

賀羽緩緩地說下去：「但這些武林高手，却先後在兩天之中，死在一個神秘殺手的劍下，誰也不敢保證，這個殺手下一個對象是否會是你？還是我？」

白骷髏突然霍聲站起：「他絕不會殺我！」

賀羽冷冷地問道：「他爲甚麼不會殺你？」

白骷髏忽然又坐下，神態却顯然有點激動。

賀羽道：「這個殺手就是褚家慘案的主謀？」

白骷髏終於點了點頭：「不錯。」

賀羽道：「他是誰？」

白骷髏道：「我不能說！」

賀羽道：「你的性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你若不說，就算我也保不住你。」

藍不女冷冷道：「我會把你的肉一塊一塊的割下來，逐塊吃掉。」

白骷髏的目光閃動：「我若是說出來呢？」

賀羽道：「你馬上可以離去。」

白骷髏又考慮了很久，才道：「好，我說。」

賀羽道：「他是誰？」

白骷髏咬了咬牙，道：「他就是少林寺當代的方丈主持渡貧禪師！」

藍不女大怒，叱道：「這老烏龜胡說八道！」

賀羽却搖頭道：「他沒有說謊。」

藍不女道：「你豈知他沒有說謊？」

賀羽道：「我們早巳知道，那殺手是少林寺渡字輩的僧人，只是未曾知道是那一位而巳。」

藍不女勃然變色：「想不到名重江湖的少林寺，竟然有此敗類，如此禿顱，非要割了下來盛酒不可。」

賀羽略爲沉吟，對白骷髏道：「你沒有說謊，渡貧禪師確是此案的主謀，而且我也探聽到一個消息，渡貧禪師近年來行踪飄忽不定，並非經常都在少林寺中。」

韓老人浩嘆道：「出家人四大皆空，想不到渡貧竟然愚昧至此。」

賀羽道：「他並非愚昧，而是實在太聰明了。」

藍不女忽然道：「他既巳成爲少林掌門，黃金與珠寶對他又有何用處？」

賀羽道：「他現在是少林掌門，但誰敢保證他不會忽然還俗？」

藍不女「呸」一聲：「禿顱可惡，禿顱可惡！」

賀羽忽然問白骷髏：「雖然我相信你的說話，但少室峯一行，還是要你親自與渡貧禪師對質，使他無可抵賴。」

白骷髏面色一變。

「賀盟主，你剛才不是說過，只要我說實話，就會放我離去？」

賀羽道：「但渡貧禪師乃少林一派之尊，也是執掌武林牛耳的一代宗師，你不親自前往少林寺指證渡貧，又有誰能動他分毫？」

白骷髏道：「少林寺勢力龐大，萬一弄個不好，我們誰都難以活命。」

韓老人冷冷一笑：「少林寺雖然是臥虎藏龍之地，但賀盟主直接或間接統轄的武林高手，他們的實力亦絕非弱者。」

賀羽道：「何况渡貧禪師犯了這等濔天大罪，少林寺的長老也絕不會偏袒於他，所以此行對你來說並無太大的危險。」

白骷髏仍在猶豫不決。

藍不女瞪着他，大聲道：「你敢不去，我就先割掉你的鼻子！」

白骷髏無奈，只得道：「既然如此，渡貧休要怪我。」

藍不女冷冷道：「你是爲勢所逼，渡貧是大勢巳去，你們誰都不必去怪誰。」

賀羽目光遙注在遠方，忽然出手點了白骷髏十二處穴道。

白骷髏怒道：「這算是甚麼？」

賀羽淡淡道：「你受了傷，不宜移動身子，你儘管安心療傷好了，別忘記我們還要決鬥少林寺！」

× × ×

大鬧少林寺，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少林寺南北兩支弟子數千，潛力之龐大，實在不容輕侮。

但賀羽居然眞的率領着一干武林高手，浩浩蕩蕩的殺上少室峯。

這是驚天動地，風雲變色之擧。

賀羽以武林盟主的身份，召集了五百八十六位武林高手，大擧進軍少林寺。

不少人都在替賀羽担心，怕他會弄出大禍。

但賀羽反而一點也不緊張，他的神態很平靜，就像是去遊覽風光名勝一樣。

他很鎭靜。

鎭靜得令人佩服。

韓老人也很佩服他，而且覺得自己有一個這樣的兄弟，實在值得驕傲。

× × ×

賀羽率領着數百武林高手，直闖少室峯，這種場面是極其罕見的。

少林寺就在目前。

寺門石階之上，巳有十八個黃袍僧侶，合什恭候着羣雄的來臨。

嵩山少林，果然氣派雄偉。

少林僧侶，事實上也備受江湖人所敬畏，即使是旁門左道的邪派人物，非到逼不得巳的時候，誰也不願與少林寺的僧侶作對。

五百餘高手聯袂登上少室峯，人數雖然衆多，但氣氛却是異常沉寂。

沒有人發出嘈雜的聲音，甚至連蒼蠅飛過的聲音也淸晰可聞。

突聽一聲佛號宣起。

「阿彌陀佛！」

佛號响起，石階上又出現了四個灰袍僧人。

這四個灰袍僧人的年紀約莫四十來歲，他們的眸子全都精光閃閃，像利箭一般盯在賀羽的臉上。

賀羽神色莊重，越衆而出，沉聲道：

「在下乃中原武林第二十五位盟主賀羽，在下此來是想拜見貴寺方丈渡貧禪師。」

四個灰袍僧人互望一眼，左首一人隨即答道：「盟主求見掌門，掌門必然樂於接見，只是施主此番駕臨敝寺，似乎來意不善。」

賀羽道：「在下是事非得巳……」

右首另一僧人冷笑道：「賀盟主雖然是武林至尊，但要在少林撒野……」

說到這裏，突聽一人沉實的聲音喝止道：「玄意休得無禮。」

接着，又是一聲沉重的佛號响起。

石階之上，又再出現了九個老僧人。

當中一人，鬚眉皆白，一雙眼睛半開半闔，但眼神中流露出來的光芒，却是充滿威嚴，令人不敢逼視。

賀羽臉上不動聲色，道：「掌門可別來無恙？」

這老僧正是少林掌門渡貧禪師！

渡貧禪師緩緩道：「盟主駕臨寒寺，未知有何見教？」

賀羽嘆了口氣，道：「在下此次登臨少林，帶來了一個很壞的消息。」

渡貧禪師身旁的僧人，面上全部變了顏色。

只有渡貧禪師，仍然面不改容，慢慢的道：「盟主儘管說出，無論消息是好是壞，老衲同樣感激盟主親臨告知！」

賀羽沉聲道：「江湖上有人傳言，謂少林高僧，牽涉及一宗嚴重的刦殺案中，除此之外，近十餘月以來，江湖上有十一名高手被人刺殺，據說亦與少林高僧大有關係。」

衆僧更是臉色大變。

其中一人更怒聲叫道：「賀檀樾，你太放肆了！」

渡貧禪師目光一轉，厲射在一個老僧臉上冷冷道：「渡智，你也太休放肆。」

突然一人大喝道：「老禿顱，休再放屁！」

此人此語一出，少林寺衆僧莫不相顧駭然，連修養功夫極深的渡貧禪師也不禁爲之精神一「震」。

賀羽率師登臨少室峯，巳是對少林寺絕大的不敬，但大家爲着顧存大局，言語間還未曾有太大的衝突。但這一句「老禿顱休再放屁」，其「威力」簡直比八百枚大炮還更厲害。

渡貧禪師立時冷喝道：「這位施主也未免太過份了。」

「我偏喜歡罵你是個老禿顱，你又能把我怎樣？」

敢在少林寺大叫大嚷，而且言出不遜的人，自非尋常人物。

藍不女絕不尋常。

他本來就是個不男不女，天不怕地不怕的怪物。

他不會做縮頭烏龜，雖然面對着少林寺的精英高手，他還是旣敢罵，也敢挺身而出。

渡貧動容道：「施主莫非是人稱『閒事必管』的藍少俠？」

藍不女冷冷道：「鄙人藍不女，却不是甚麼藍大俠，老和尙，你不必拍我的馬屁，我從來都不吃這一套！」

渡貧禪師聳然道：「藍施主，須知我佛如來，也難免有作獅子吼的時候，施主再三辱及老衲與小寺，恐怕難逃公道。」

藍不女哼道：「少林寺本就是……」

「住口！」賀羽叱道：「我們現在並不是來鬧事，只不過想對證一下而巳。」

「白骷髏！」他傳令把陰魔白骷髏帶上。

白骷髏穴道被點，神態很不好看。

賀羽冷冷的問他：「渡貧禪師巳在此處，你要說實話！」

說着，把白骷髏的穴道解開。

白骷髏當着天下英雄與少林高僧面前，竟是作聲不得。

渡貧禪師低唸佛號。

「阿彌陀佛！」

他微微皺眉，道：「施主要說實話，現在是最好的機會。」

白骷髏心中有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

他怎樣也想不到賀羽竟然會帶自己上少林寺，要和渡貧禪師當面對質的。

白骷髏雖然橫行江湖多年，但在威震天下的少林寺前，他巳給少林衆僧的氣勢所懾服。

賀羽冷冷一笑：「你爲甚麼不敢說話，你豈非曾經說過，渡貧禪師就是褚家慘案的主謀者？」

此言一出，衆皆嘩然。

只有渡貧禪師，此時反而鎭靜得令人出奇。

藍不女也大聲道：「白骷髏，你快把眞相說出來！」

渡貧禪師用平靜的語氣對白骷髏道：「天下羣雄巳齊集於此，你若把眞相說出，老衲非但不會把你爲難，而且還會盡力給予施主保護。」

白骷髏道：「禪師此語當眞？」

渡貧禪師道：「出家人不打誑語。」

白骷髏忽然跪下：「請禪師收錄我爲弟子，白某願皈歸我佛投身少林門下。」

渡貧禪師一聲長嘆，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此事且待事情獲得澄淸之後，慢慢再談不遲。」

白骷髏以首叩地，大聲說道：「禪師若不肯收錄弟子，弟子寧願死在少林寺門前。」

藍不女瞪眼罵道：「你死不要緊，主謀者是誰快說出來！」

白骷髏仍跪着不起。

「弟子此意巳決，禪師若不收錄弟子投身少林寺，這個秘密，將會隨我而一起埋葬。」

渡貧禪師猶疑不決。

就在這時候，半空中一片黑雲籠罩着少室峯。不久，霹靂一响，竟然下起傾盆大雨來！

梟雄伏法

大雨忽然迎頭潑下，數百人被淋得像是落湯鷄。但他們絕對沒有想着要避雨。

就算老天下的不是雨，而是雹，他們也絕不會在這個時候逃避。

賀羽心中一動。

怎麼這麼巧合，老夫竟然會在這個時候下起雨來了？

他心中想着的，是那個神秘的雨中殺手，是不是會在這個時候突然出現？

假如他眞的出現，他要殺的對象是誰呢？

渡貧禪師？

韓老人？

藍不女？

白骷髏？

還是武林盟主賀羽？

× × ×

賀羽心念電轉。

他的推測是：假如那殺手眞的出現，那麼被殺機會最大的人，應該是白骷髏。

不過，他也僅是猜測而巳。

神秘殺手就算想殺人滅口，但此刻少林寺門外高手如雲，他又豈敢親自動手？

雨點越來越大。

白骷髏仍然伏地不起。

渡貧禪師長嘆一聲，終於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願施主是誠心皈歸佛門，老衲就接納你的要求罷。」

白骷髏聞言大喜。

「叩謝師父！」

渡貧禪師緩緩道：「玆事體大，你一定要把事情的眞相告諸天下羣雄，毋讓魔徒繼續橫行江湖，塗炭生靈。」

白骷髏長身而起，道：「兩年前褚家慘案的主謀……」

說到這裏，又是一聲霹靂擊下。

風雨呼嘯，白骷髏往下的說話誰都沒有聽見。

就在這一刹那間，一條黑影如電般閃過。

他的身法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

快！快逾電閃，快得不能再快！

逾千隻眼睛衆目睽睽之下，這人竟敢出手行兇，其驃悍的程度，眞是令人難以想像。

剎那間，天地變色，電光又再在空中閃掠。

黑衣人的劍也已刺出。

他的劍果然是向白骷髏下手。

人人都似是驚呆了！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只有兩個人同時向黑衣人撲去。

第一個撲去的是賀羽。

但他站立的位置比較遠，鞭長莫及。

而另一個撲前拯救白骷髏的，正是少林寺掌門渡貧禪師！

× × ×

刷！

劍快，渡貧禪師的如意禪杖也不慢。

鏗！

杖劍交擊之聲，雖是霹靂巨响也未能將之掩蓋。

白骷髏的性命總算保住。

但黑衣人劍法奇快，渡貧禪師擋了他一劍，他的第二劍瞬即已幾乎刺在他的咽喉上。

若是換上別人，這第二劍已足以致命，但渡貧禪師畢竟是少林掌門，禪杖一揮，又把這一劍化解。

但黑衣人的劍法實在太快，渡貧禪師連接兩劍，第三劍終於無法閃避。

刷！刷！

渡貧禪師連中兩劍，第一劍在胸前，第二劍在背後，兩劍一橫一直，赫然正是神秘殺手在武林中連殺十一高手的劍法！

渡貧禪師登時變成血人。

黑衣人大笑。

沒有人能看見他的臉孔，因爲他的臉孔已被一塊黑布蒙着！

渡貧禪師發出沉重的咳嗽聲，嘶聲道：「原來是你……」

「你」字才出口，人已倒臥在血泊之中。

白骷髏已驚得面無人色！

連渡貧禪師也擋不住對方三劍，這人的劍法，的確駭人聽聞。

白骷髏本是黑道上人人聞名變色的大惡魔，但現在卻像是一隻被嚇慌了的公鷄，連腿都軟癱了。

這也難怪，他本來還希望投身少林，讓渡貧禪師和少林寺高僧來保護自己，那知自己還未進入少林寺的大門，渡貧禪師便已死在別人的劍下。

蒙面黑衣人在少林寺門前殺了少林寺的掌門，這當然是非同小可的一件大事。

少林僧人又驚又怒，有人立刻去救治渡貧禪師，也有人組成羅漢陣，要圍捕元兇。

但渡貧禪師已然氣絕，無論怎樣救治也是多餘的。

蒙面黑衣人雖然被困在陣中，但他仍然念念不忘要殺白骷髏。

賀羽攔在白骷髏之前，他現在負起了保護陰魔白骷髏的責任。

蒙面黑衣人劍快如電，少林寺僧人很快又倒了七八個。

韓老人與藍不女雙雙暴喝，與蒙面人比拚。

但蒙面人根本沒興趣與他們比拚，他最主要的目標還是要殺白骷髏。

白骷髏突然大聲叫道：「他是杜賢鳴！他是南海飛仙客杜賢鳴！」

此言一出，衆皆嘩然。

「杜賢鳴豈非早已死在神秘殺手的劍下？」

「他怎可能會是杜賢鳴？」

「白骷髏，你說的這些謊話不太高明罷？」

「杜賢鳴早已變成一堆枯骨……」

衆口一辭，他們都不相信這個黑衣人就是南海飛仙客杜賢鳴。

就連賀羽也難以相信。

但從黑衣蒙面人的身材看來，卻又與杜賢鳴一般無異。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 × ×

黑衣蒙面人劍法奇高，少林羣僧竟然無一倖免。

死在他的劍下，並非泛泛之輩，不是渡字輩的高僧，就是玄字輩的精英高手。

但他們俱非黑衣蒙面人之敵。

少林寺僧侶逾數千，雖然並非人人皆精通武功，但仍有不少高手在寺內。

渡貧禪師在寺門前被殺，此事瞬即轟動了整座少林寺。

這實在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然而，渡貧禪師的確死了，而且白骷髏還說兇手就是南海飛仙客杜賢鳴。

杜賢鳴早已是個死人。

但現在居然有人說他在少林寺門外，一劍殺了掌門渡貧禪師。

不少僧人都在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

但當他們來到少林寺門外的時候，不禁嚇的有點呆了！

那黑衣蒙面人，簡直就像個瘋子。

他的劍法快而亂，就像在斬瓜切菜似的。

但這種看來快而亂的劍法，卻當者披靡，連韓老人也倒在他的劍鋒之下。

賀羽臉色大變。

「韓大哥！」

韓老人喘着氣，道：「小心，他的劍法比你强，這裏恐怕已無人能把他制……服……」

韓老人說到這裏，大雨忽然停了。

但他的呼吸卻也同時停頓！

× × ×

這是一幕極混亂的塲面。

如非親眼目睹，誰也不會相信少林寺竟然會被一個劍客弄得天翻地覆，而且一上來就把一派掌門殺掉。

賀羽雖然率領數以百計的武林高手，但混亂中，他們也遭遇到外來的襲擊。

原來黑衣蒙面人並非單人匹馬來闖少林寺，在他的背後，還有百幾個身穿黑衣，懸金帶的刀斧手，不由分說的向羣雄襲擊。

這一來，情況更是混亂不堪。

恐怕少林寺自創建以來，還是第一次遭遇到這種猛烈的襲擊。

黑衣蒙面人倒也信心十足，竟然同時向天下羣雄與少林寺衆僧一起挑戰。

混亂中，黑衣蒙面人突然大叫：「柳東鶴，司徒無影，你們去把藏經閣一把火燒掉。」

黑衣蒙面人此言一出，少林衆僧侶莫不臉色大變。

少林藏經富甲天下，藏經閣每一本經書都是無價之寶，就算有人盜走一本，也足以驚動全寺，視爲驚人大事。

但這黑衣蒙面人一開口就說要把藏經閣燒毁，亦可謂語出驚人之至。

黑衣蒙面人並非在說笑。

此時雨勢已停，只見兩個黑衣人正手持火炬，向少林寺衝了進去！

闖少林，燒藏經閣，是武林中人連想都不敢想的事，但現在居然有人要付諸行動，簡直是瘋了。

柳東鶴，司徒無影俱是江湖上無惡不作的劇盜，他們有幾個結拜兄弟，都是給少林派的高手殺死的。

他們是劇盜，他們的結拜兄弟也是劇盜。

現在，柳東鶴和司徒無影是爲他們的兄弟來報仇嗎？

不！

他們並不是爲了兄弟報仇而來，他們衝進少林寺，可說是身不由主！

× × ×

賀羽雖然處身在極混亂的環境中，但他的頭腦並不混亂。

他忽然發覺，這些黑衣人全都神智不清，似是受了某種藥物所控制。

初時，他還不敢肯定，但漸漸地，他發現了其中一個絕大的秘密。

他們的身上，全都懸着一條金帶，他們就是憑着這一條金帶，才能知道在自己身旁的是否「同類」。

因爲他看見其中幾個黑衣人的金帶在戰鬥中甩落，居然立刻就被他們的同伴揮刀砍殺。

看來，他們非但曾被藥物所控制，而且還受過某種特殊的訓練。

他們雖然行動自如，但是卻已非「常人」。

唯一最值得重視的，就是那個黑衣蒙面人。

他的劍法令人有不可思議之感，連渡貧禪師與韓老人都相繼死在他的劍下，其厲害之處不難想像。

雖然目前少林僧侶又已重新組織一座羅漢陣把他圍困着，但看來仍然無法把他拑制。

現在賀羽最關心的，就是白骷髏的說話是否確切？

這個黑衣蒙面人是否就是南海飛仙杜賢鳴？

假如他是杜賢鳴，那麼在本年被殺的，自然不是杜賢鳴了。

想到這裏，頭腦清醒的賀羽忽然又覺得糊塗起來。

而且在他想到這裏的時候，他也不容自己再想下去，因爲柳東鶴和司徒無影已在大雄寶殿之前殺了七八個僧侶，而且還繼續向藏經閣邁進！

× × ×

柳東鶴和司徒無影的武功，比起他們的幾個結拜兄弟來說，的確是要高明得多了。

少林僧侶，居然未能在大雄寶殿之前，把這兩個惡魔堵截住。

幸好這時候賀羽已趕了上來，而且以一敵二，纏住了柳東鶴和司徒無影。

柳東鶴的武器是一雙百煉精鋼打造的鶴爪。

但此刻他只用一隻鶴爪。

他的另外一隻手，拿着了一支火炬。

火光熊熊。

他要用這支火炬，把藏經閣燒毁。

至於藏經閣被燒毁，對他有甚麼好處，他卻是一概不理。

他一概不理，那是因爲他根本一概不知。

他的神智已處於失常的狀態，雖然他對於眼前環境的一切事物看得很清楚，但他卻完全沒有自我控制的能力。

司徒無影也是一樣。

他們以前慣於操縱別人的生命，但天理循環，現在他們的行動以至性命，也在別人的手中操縱着。

假若他們的神智完全清醒的話，他們就算是吃了豹胆熊心，也絕不敢闖進少林寺，更不敢去火燒藏經閣。

除了不要命的瘋子之外，誰敢去幹這種事？

他們現在的確不要命。

（本文轉入第一一三頁）

徵稿啓事

隨着時代巨輪之推進而不斷改革；面對廣大讀友的需求而充實內容！這是本刋的主旨，也是一貫的作風。

過去十多年來，風靡了各階層人士的武俠影、視片集，十居其九改編自本刋內容，由斯足見本刋並非徒具虛名。今茲本刋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對讀友有更大貢獻，除積極網羅海內外名作家執筆外，更廣事徵求新進作家，凡有志寫作者，請記着：本刋門戶，常爲君開！來稿一經刋出，敬致厚酬。

武俠世界出版社編輯部啓

神州奇俠故事之四

溫凉玉·文
盧令·圖

英雄好漢(一)

家破人離散

唐花

「無論天涯海角，我都一定要找到唐方。」

蕭秋水面對椅桌凌亂，但空無一人的客店，靜靜地發了這個誓願。

他正要離開這客店時，忽又發現了一些事物。

一些櫈子上、桌椅上、甚至牆壁上，都嵌有一些細如牛毛的針。

一隻小螞蟻爬過！

牠離開一根比繡花針還細的小刺約三尺之地，忽然從壁上掉落、死了。

這些暗器是有毒的。而且是劇毒。

更特殊的是，這些暗器，打在那裏，就跟那裏的事物同一色調，打在桌上，就似桌上的一點污垢，要不是蕭秋水如此精細的人留心觀察，根本就看不出來。

這些暗器竟似一些有變色體能力的動物一般。

這樣精緻的暗器，這樣劇毒的暗器。

結論大概只有一個：

——唐門的人來過！

× × ×

可是唐方的暗器却是沒有毒的，這點蕭秋水最是清楚。

然後蕭秋水又看見了一朵暗器。

眞的是一「朵」暗器，因爲那暗器是一朵花。

鐵花。

矢志復舊觀

這一朵鐵製的花，美得妖艷，五瓣花開，舒放輕緩，中央花心吐蕊，蕊心有五瓣未開，精緻玲瓏，但讓人一看之下，就動人心魄。

但這朵「花」嵌在牆上，牆是舊牆。牆裏有很多隙縫，在這朵「花」釘入的牆周圍十尺內，牆中縫隙裏，有兩條蜈蚣、一窩螞蟻、一隻老鼠全都斃了命。

尤其是老鼠，不但斃命，而且全身的毛都脫得光禿禿的。

而蕭秋水自「死巷」之役來回不過片刻，更可怕的是老鼠的洞穴在七尺以外，牠根本還沒有觸及這朵妖花。

蕭秋水不覺毛骨悚然：——這種暗器，他只聽說過，連他父親名列「七大名劍」蕭西樓在內，也僅是聽說過而已。

見過的人都已死亡。

這種「花」有一個名字。

名字就叫做「唐花」。

唐花不是人，而是暗器。

——一定有唐門的高手來過！

——這客店內一定發生過格鬥，而且撤退得十分匆忙，連唐門這樣重要的暗器都沒有取走。

「唐花」是唐門三大絕門暗器之一，連「子母離魂鏢」也只能算獨門暗器手法，而不是奇門暗器本身。

若不是撤走太過迫急，唐門的人怎會把如此重要的暗器留在這裏。

唐門能造的暗器，三百年來，天下各門各派，三山五嶽，一直無人敢仿造，亦無人能仿造。

——可是唐方呢？究竟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唐方去了那裏？

× × ×

其實就在蕭秋水剛進「歡樂棧」不久，返身追逐鍾無離之後，曾三水就立即跪了下來，顫聲道：「禀報……小人禀告……火王，小人……小人乃受蕭秋水……之威脅，才……」

祖金殿冷冷地道：「你們不是被派去狙殺慕容英的嗎？康舵主呢？」

曾三水臉色慘白，身子也抖哆起來，顯然對這「火王」很是畏懼：「康舵主逃了。何獅、康庭、安、鐵二位判官……全給蕭秋水殺了……」

這句話聽得連穴道被封的唐方也是一震：——蕭秋水怎有如此神功？莫非是得了什麼奇遇？

火王如火燒一般似的眉毛一揚：「你們幾人，連分舵主在內，都不敵區區一個蕭秋水？……那高中呢？」

曾三水垂首謹道：「高中他……他死於慕容英之手。」

火王瞪目道：「慕容英呢？」

曾三水仍是不敢抬頭：「慕容英被……被康舵主所殺。」

火王呵呵笑道：「很好，很好，被擒的，就只有你一人了？」

曾三水聽火王有笑意，以爲赦免，心中較定，恭謹地道：「是，是，小人想引蕭秋水到此地來，有火王在，當必到手擒來……」

火王笑道：「你可眞會設想呀。」

曾三水叩首道：「不敢，小人乃是向火王學習。」

火王開心地道：「你抬起頭來……」

曾三水抬首道：「是——」突然向火王袖子一揚，一團烈火，迎臉噴來，曾三水措手不及，火焰燒在臉上，發出吱吱的異聲，無論曾三水如何拍打，火焰不熄。

曾三水慘嚎之聲，逾里可聞。

火王冷冷地道：「你是怕死，所以屈服，我就要你死，權力帮不要貪生怕死之徒。」

曾三水在地上打滾、呼嚎，叫聲令人慘不卒聞，終於聲嘶力絕，痙攣氣絕，火焰即滅，毫未燃及他片衣片衫。

火王的縱火技術，眞令人嘆爲觀止。

唐方心忖，權力帮竟收羅了天下間如此多奇技異術，以及名門宗師助陣，聲勢之壯，確是開五百年來未有之霸業！

就在這時，忽聽門外一個聲音道：「他媽的王八羔子，巴拉媽子的什麼鬼叫，這裏那隻鳥發生什麼鬼事呀？王八蛋！」

這人一口粗話，一出現在店門，唐方就忍不住想歡呼：——

這講話如放屁的彪形大漢，却有一個小小的頭，小小的眼睛，大大的嘴巴，白白的牙齒。

鐵星月！

× × ×

他身邊當然還跟着個人！

這人嘴巴尖嘬，一副找人罵架的樣子，但看去十分精警，正是邱南顧無疑。

他們背後好像還有人。

他們顯然是經過，聽到慘叫聲而來看個究竟的。

他們並不知道裏面就是火王。

他們更不知道裏邊還有唐方。

× × ×

火王嘴角掀動：「原來是你們。」

邱南顧「啊」地叫了起來：「是你呀！光頭王八，你還沒死啊！」

——滇池之役，蕭易人所帶領浣花劍派之壹百叁拾肆條好漢，要不是火王狙下殺手，才不管給權力帮所擊潰！

邱南顧走了進來，他身後却有一人塞在門口，進不來，因爲她太肥了。

肥的是唐肥。

肥人比較臃腫，輕功不會好到那裏去，身體不靈便，功力也不會高到那裏去。

所以火王也沒把她放在心上。

他更不担心別人會認出唐方、左丘超然他們。

因爲他已替他們改裝了。

火王一直對自己的易容術很有信心，他一直覺得武林中應把他易容技術的名字，應該在擺在「上官·慕容·費」之間。

而且就算他們認出了，又怎樣？

火王本來就想連鐵星月、邱南顧等也一網打盡的。

就在這時，門口忽然轟然一聲倒塌了，灰石紛飛，一巨鳥般的人掠了進來。

火王臉色變了，這肥女的武功遠超他想像。

唐肥掠入，一揚手，三道寒星，打向火王。

火王大喝，人已離開他原來的地方。

然後他發現他帶來的權力帮的人，至少倒了一半，三點寒星不是暗器，打至中途忽啪地爆成數百枚細針，方才是暗器。

於是一半以上的權力帮徒都倒下來了，獨獨唐方却沒有事。

唐肥救拯的目標，顯然是唐方。

所以她才撲到，就揮手解了唐方的穴道。

唐方一躍起，就拍開了唐朋和左丘超然的穴道。

唐朋要解歐陽姍一的穴道，火王怎能忍此凌辱，大喝中出了手。

他的火焰，在一刹那間，噴了出去。

× × ×

唐肥的衣服上，至少有四處地方着了火。

可是唐肥也發出了她的暗器，火王臉色變了，「呼」地掠到門檻，變色道：「唐門三大高手中妳是誰？」

唐肥衣上的火焰又奇跡般熄滅，只燒得衣上一個個灼洞，露出白白的肉，唐肥倒不在乎：「我是唐肥。」

——唐門年輕一代有三大高手，就是唐宋、唐絕與唐肥。

火王冷笑，唐肥雖出名的不好惹，他自信還惹得了。

那邊的左常生，已跟一個肚子凸起的和尚拚鬥起來，火王當然不知道那人就是大肚和尚。

鐵星月、邱南顧、唐方、左丘超然已跟餘下的盛江北和權力帮衆大戰起來。

火王還是不怕，他決定在權力帮未全力對唐門採取行動之前，先毀了唐肥這等

大敵。

必要時他一把火將這店全燒個淸光，連權力帮的人也統統燒死算了。

他正要出手，唐肥就出手了。

唐肥是向着他出手，可是倒下去的是唐肥身後的五個權力帮衆。

火王看不出那慘呼倒下的權力帮子弟是中了什麼暗器，那暗器打在身上，龍精虎猛的人立刻變得一動也不動，一聲也不能吭，就死了，而那暗器就似無形的。

火王瞳孔開始收縮，他發現唐肥越來越不似想像中那麼好對付。

× × ×

唐肥一直很驕傲。

在唐媽媽一系中，唐肥無疑是最出色的，唐媽媽就是唐門中的唐劍霞，因唐肥名列唐門精銳三大高手之一，方才能和唐君傷、唐橙枝兩系中的唐絕和唐宋相較。

雖然火王一出手就灼傷了她，唐肥還是很鎭定。

因爲火王的背後就是死路。

她眼見那白衣文質彬彬的男孩子出手，出手一刀，快如閃電。

她正要再出手時，忽然看見火王化作一團火。

一個人眼見另一個忽然化作一團熊熊的青焰，那感覺是奇特的，尤其那厲火直向她捲來。

唐肥飛起，她輕功絕不如唐方那末好，那火團巳捲住她的一雙腿。

她那一雙粗腿立時有一種感覺，好像十把鋼鋸，一齊向她腿骨鋸了下去！

她慘叫，至少打出七種暗器！

那火團又是一盛，暗器打到了火團邊緣，忽然都消融不見！

唐肥却知道那火團裏面就是火王，但她却沒有辦法把她的暗器打進去，而她的腿如果再不想辦法，那就要廢定了，所以她毫不猶疑，打出了一道絕門暗器。

從未失手過的暗器。

× × ×

這暗器當然就是唐花。

唐花一開就謝。

開時如花，謝時成鐵。

每開一次，只殺一人，一人而已。

× × ×

「奪」，唐花釘入牆壁。

火王沒有死。

但局勢立即變化，火王再沒有用火舌捲住唐肥的腿，他化着一道長焰，直往外捲去！

那一朶花，曾開在火王眼前，竟比火焰開得還要璀燦！

火焰立刻被打滅。

可是火王不在火焰之中，那火團是祖金殿獨門「死火」。

這火一碰到人，火滅，人死，故名死火。

而今，唐肥有沒死，火却滅了。

火是被打熄的，是被唐花打滅的。

唐花也沒有釘在火王身上，可是火王覺得不寒而慄，他也看得出來單憑左常生、盛江北，絕不是那大肚的和尚以及鐵星月、邱南顧、唐方、唐朋和歐陽姍一、左丘超然幾人加起來之敵。

所以他立即退。

他化作一股火舌，當者披靡。

唐朋、唐方、左丘三人同時出手，他們不讓他走，他們恨絕他了。

唐方、唐朋的暗器都出了手，但那股火焰又爆出七八道火球，吞捲了他們的暗器。

左丘超然擅長的是擒拿手，所以他一把抓住火王。

抓住火王就像抓住一顆火炭一般，左丘超然負痛放手，火巳捲到門口。

就在這時，刀光一閃。

在店門前那白衣的、悠閒的、傲慢的公子，突然出了手。

× × ×

他站在店門，就是不讓任何權力帮的人奔出店門。

他是第四次出手，前面三個逃出店門的人，就在他面前逃了出去。

他們是逃出去七八步後，血才濺出來，然後再走出三四步，才倒地而歿的。

這是因爲他的劍法實在太快了。

他決定把這道火舌「一刀兩斷」。

× × ×

唐肥這次才看淸楚林公子的出手。

刀光一閃，原來不是刀，是劍。

是一柄快劍，使的却是刀法。

單止這一點，這人的武功，絕不會在南海劍派鄧玉平之下。

火焰突展，就在這時，火舌高張得令人眩目，然後就什麼麼都不見了。

火王巳不在門前。

他巳逃走？

林公子衣衫破灼，神態也不再是那末悠閒，右眼角下也灼傷了一大片，可是他在緩緩收回那柄使出刀法的劍。

劍上有血。

地上也有血。

一行血跡，正向西延去。

× × ×

這一刀，還是殺不了火王。

但火王却受了傷。

林公子也受了傷。

而且顯然的林公子也傷得不輕，左常生等一見火王逃竄，也跟那掌櫃拚死突出包圍，衝了出去。

而林公子却沒有攔阻。

他一股眞氣，巳被那火焰的凜烈摧散，他必須馬上使之恢復。

但他確定，他那一劍，巳砍在火王傷得比他更重的地方。

然而他却臉上無光，火王這下和他力拚，事實上可以說是他和唐肥夾攻之下，火王才掛了彩的。

唐肥心中也驚悸，他的暗器「唐花」，居然也不能奏効。

權力帮一個火王，尙且如此，柳五公子、趙師容，以及「君臨天下」李沉舟等還得了！

× × ×

「你們怎樣知道我們在這裏？」左丘超然手被灼傷了，可是他仍沒有忘記詢問這一句：因爲那時他們穴道被封，而且巳被改裝成一個自己若是見到恐怕也認出來的「人」。

「我們唐家有特殊的連絡方式，」唐肥解釋，她雖痴肥，但却不蠢，「我一返

來，就見到方姊在眨眼，那眨眼次數，表示旁邊那人扎手，所以我們才猝然出手，免得殃及池魚。」

唐方在唐家雖年輕，但因是唐舜堯直系所出，輩份極大，連唐肥也稱之爲「姊」，而原本唐肥也是極喜歡唐方的。

唐方說了一句，急着說了一句讓鐵星月和邱南顧都奮悅得跳起來的話。

「蕭秋水沒有死。他剛才來過，沒有認出我們。」

鐵星月跳起來：「他沒死，好哇，這小子，他現在呢？」

邱南顧也在問：「蕭大哥現在在那裏呢？」

「他走了，」唐方答道，她眸子發着光。

「我們去找他去！」邱南顧馬上決定說。

「往那兒找？」唐肥問，「她想不出蕭秋水這人爲何使大家如許興奮。

「我也想見他。」林公子淡淡的說，但談到蕭秋水時，眼光也像發着熱。

「他會到那裏去？」

左丘超然很快的斷定：「他一定會回家！」

鐵星月和邱南顧幾乎同時地道：「我們往四川浣花溪去。」

於是他們立即就走了。

× × ×

所以蕭秋水回到客店的時候，找不到唐方。

也見不到所有的人。

× × ×

蕭秋水雖然一路上都見不到鐵星月的人，但一路上都聽到他們的事。

十年一戰

此地巳是華陽，華陽接近成都，華陽巳離滇池甚遠，但到處都可以聽聞浣花劍派與權力帮成都與滇邊之戰的消息。

這也是蕭秋水所最焦渴得到的消息。

「這大概是權力帮有史以來，遇到最大的抵抗之役，別看小小一個浣花，居然令權力帮損兵折將。」這是靠近華陽市郊的一所小食肆一個造傘的老闆說。

他的朋友是個在酒樓裏做點心的，也翹起大拇指說：「了不起，浣花劍派硬是要的，可惜，可惜……」

「可惜這是螳臂擋車，」一個打麵的小老闆道，「最後還不是毀於一旦……」

「死有重於泰山，輕若鴻毛，」造傘的不以爲然，「權力帮雖然仍把浣花劍派毀了，但浣花劍派足足抵擋了足足十七天，十七天……」

「十七天就够了，一個鏢師就告訴我說，權力帮的狠子野心，巳驚動了方外宗派少林、武當的注意……」做點心的接造傘的說下去，「我是做東西給別人吃的人，我不懂什麼是武林規矩，但人生在世，能做幾件喚起人家張望、想想的事，也就够了……」他指了一指造傘的說：「我贊成老徐的話，先人板板，那龜兒子權力帮不滅，咱們窮人，給他挨家挨戶的敲詐，那發得了。」

「話不是這樣說的，」打麵條的老闆還是不以爲然，「結果又怎樣，浣花上下，死的死，散的散，逃的逃……」

然後他就看見一個年青人「虎」地衝了過來，一把提起他，青筋畢露，滿臉漲紅，咬牙切齒地問他：「你說，權力帮那些王八把浣花劍派怎麼了？」

打麵粉的老闆就像小鷄一般被這個看來斯斯文文的年青人手裏，嚇得舌頭與牙齦打結，說不出話來，旁邊的幾個朋友，也慌了手脚。

這青年雙目發出厲芒：「浣花劍派怎麼了？成都究竟怎麼了，你們說！」

那造傘的老闆對浣花劍派，一直都很激賞，捫心無愧，所以敢勸說：「年輕人，你抓他也沒有用，浣花劍派巳……巳經……巳經……」

「巳經怎麼了？」青年人目眥盡裂。

「巳經死光了。」忽然一個聲音道。

聲音從食店的一個角落傳來，青年霍地回身，只見一個人緩緩地站了起來，手中提着一個布包的長形物體，顯然是重兵器。他旁邊桌沿有四個權力帮打扮服飾的人。

蕭秋水目光收縮，冷冷地道：「你是誰？」

那人慢慢解開布包：「你是蕭家的人麼？」

蕭秋水沒有答話，那人布包巳解，露出一柄虎頭大刀，咧齒道：「你有沒有聽說過孫人屠？」

蕭秋水點點頭，那人「喀嚓嚓」一揮大刀，大笑道：「我就是孫人屠唯一的師弟，虎頭刀客赫穿心。」

權力帮的「九天十地，十九人魔」是這樣排列的：

百毒神魔華孤墳
無名神魔康出漁
神拳天魔盛江北
一洞神魔左常生
鐵腕神魔溥天義
三絕劍魔孔揚秦
長刀天魔孫人屠
絕滅神魔辛虎丘
瘟疫人魔余哭余
血影僧魔
飛刀神魔沙千燈
獨脚神魔彭九
千手神魔屠滾
快刀天魔杜絕
飛腿天魔顧環靑
鐵騎神魔閻鬼鬼
無影神魔柳千變
狙殺神魔戚常戚
佛口人魔梁消暑

每一個人魔，都有重要的弟子、屬下或護法。像沙千燈的弟子便是沙雷、沙風、沙電、沙雲、在攻擊劍廬一役中，爲陰陽神劍張臨意所殺。

康出漁的弟子爲康劫生，華孤墳的弟子爲南宮松篁，孔揚秦的弟子爲笛子，二胡，琴三劍……。

有部份人魔，巳爲蕭秋水等所殺，如孫人屠、辛虎丘、屠滾、柳千變等，而部份人魔的弟子，亦被殲滅，如閻鬼鬼的「鐵騎六判官」，溥天義座下四大高手，余哭余的三大弟子，左常生的兩名殺手等。

眼前這個「虎頭刀客」赫穿心，就是

死於蕭易人所帶領一百卅四條好漢的孫人屠之師弟。

「我在這裏駐紮，凡有浣花的孤魂野鬼，我一一都宰了，你是第十一個……」

蕭秋水的眼睛紅了，他彷彿看見浣花劍派，血肉紛飛，成都劍廬，毀於一炬，死的死，傷的傷，逃的被人追殺，擒的被人凌辱，而他父母呢？……

赫穿心陰陰笑：「我上一個殺的，據說還是劍廬中組織裏的統領之一，他的血跡未乾……」赫穿心橫刀，只見湛藍的刀光下，果有幾滴斑褐的血跡……「他好像叫做張……張長弓的，看起來堅强……後來剁了他兩肢一足，他就哭號了……」

赫穿心講到這裏，得意無比：「從前四川是浣花的勢力，而今已是權力帮的天下了！……我們下一個對象，便是蜀中唐門……」

說着又哈哈大笑，狂妄至極。

蕭秋水沒有笑。

他突然堅强了起來。

劍廬毀了，沒有家了，他不能傷悲，而要冷靜。

他望定赫穿心，赫穿心笑了老半天，忽然笑不出了，因爲他發現一雙冷如劍光，亮如秋水的眼睛，在凝視着他。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有神的眼睛。

連好殺成性的赫穿心，也不禁一陣悚然，他不禁問道：「你究竟是誰？」

蕭秋水定定的望着他：「我是蕭秋水。」然後很輕的說了一聲：「我要你清楚一點：蕭家的人，只要有一個在，權力帮就睡不好，坐不寧，吃不安，活不長。」

然後蕭秋水又問：「你相信嗎？」

蕭秋水的話溫柔得如情人的細語，但他的出手，他出手如嘶風驚沙的蒙古天馬狂飈。

他衝過去，揮拳痛擊。

× × ×

赫穿心不能不相信。

他已覺得他信得太遲，蕭秋水來得實在太快。

他唯有一刀斫下去，至少可以一阻蕭秋水的攻勢。

可是蕭秋水居然沒有避，刀是斫中了他，但赫穿心也不知道自己斫中對方身體那個部位了。

因爲赫穿心聽到他骨頭碎裂的聲音，然後他居然看見了自己的身子，背後。

奇怪，人怎麼可以看見自己後面的身軀，除非是……難道我的頭……

——虎頭刀客赫穿心的意識就到這裏爲止。

× × ×

蕭秋水把赫穿心一掌劈成兩段時，本來要出手的四名權力帮徒，連脚都軟了。

不但是動手也成問題，而是連逃走也不敢。

他們幾時見過如此神勇。

那打麵條的、製傘的、做春捲的當然也沒見過。

蕭秋水然後回頭，刀就嵌在他肩頭上，他好像全不覺痛：「你們相不相信？」

蕭秋水問他們。

「相信什麼？」三個老闆，看到這神一般的年輕人，腦中一片紊亂。

蕭秋水笑了：「相不相信？——相不相信，只要有一個蕭家的人在——」

那造傘的接道：「蕭家就永遠不會倒的。」

做點心的說：「浣花派會重起的，浣花劍派維持地方治安那麼久，做得那麼好，我們都期待他復起……」

那打麵條的老闆終於道：「只要你在，權力帮遲早要成爲過去。」

蕭秋水帶着滿意又驕傲的微笑，他慢慢的，帶着傷，一步一步的走了出去，忽又聽一陣掌聲：「你够勇氣，出手够狠，而且敢拚，內力充沛，但是……」

蕭秋水回頭，那蒼老的聲音繼續道：「你武功却不好。你一定還沒練我的『濛江劍法』，練了就不會這樣差。」

× × ×

說話的人當然就是「廣西三山」中的「濛江劍客」杜月山。

× × ×

杜月山沒有死。

在「一公亭」石穴中，杜月山最後確爲屈寒山所擒，但自稱「漢四海」的唐朋却放了他。

「劍王」屈寒山那時正忙着追擊蕭秋水一等人，亦無暇顧及，於是杜月山就逃了出來。

杜月山個性倨傲，故沒有與其他江湖人聯系，他担心自己的「濛江劍譜」爲權力帮的人所奪，所以急着找蕭秋水。

他知道蕭秋水乃「浣花劍客」蕭西樓之子，所以一路來了川中。

他就在這裏碰上了蕭秋水。

× × ×

「你一定要學我的劍法，如果你要對付『劍王』，那就非要把我的劍法學成不可。」

其實蕭秋水要對付的，又何止於「劍王」，而是整個的權力帮。

杜月山說：「你要到那裏？」

蕭秋水答：「我要回家。」

杜月山說：「權力帮說不定就伏在那裏。」

蕭秋水說：「我只有一個家。」他的眼神有說不出的悲愴、落寞，「就算有百萬大軍在那裏，我也要回家去！」

杜月山翹起拇指喝一聲：「有種！」．隨即又問道：「你的朋友呢？」

蕭秋水的眼神仍有說不出的寂寞：「分散了、死了、或生死不知了。林公子好像還未出來……」

杜月山問：「你在蜀中，還有沒有知交？」

蕭秋水想了想，說：「還有兩個，却是女的。她們一直是浣花劍派的好朋友，也是我的知交……」

杜月山捉狹地笑道：「紅顏知己？」

他的心，却不似他的年紀。

蕭秋水道：「她們是曲劍池曲老伯的女兒，劍法造詣都很高。」

杜月山拍案道：「好！曲劍池名列『七大名劍』之中，我早想會會他。」

蕭秋水奇道：「前輩這時候要找到曲家做什麼？」

杜月山大笑道：「劍廬遭滅，曲家必有所得知，先探個究竟再去，比較萬無一

失……」

蕭秋水默然，杜月山又道：「此行老夫與你一道去。」

蕭秋水抬頭，滿目感激。

杜月山笑道：「我雖老了些，還算不算是你朋友？」笑着又仰着頸子乾盡一盃酒。

「你的朋友都很可愛，」他又瞇着眼睛，白眉梢下的眼睛，像狐狸的笑：「不過我們要做朋友，首先要答應我一路上學『濛江劍法』。」

× × ×

蕭秋水能怎麼說。

遇到這樣的老好人，還有什麼事情不能答允麼？

× × ×

曲劍池和辛虎丘兩人同列「武林七大名劍」之中，辛虎丘靠一柄「扁諸神劍」，曲劍池以一把「漱玉神劍」，武林練劍的後起之秀，莫不以他們爲榜樣。

曲劍池、辛虎丘也是一對好朋友。

但在十年前，曲劍池就開始與辛虎丘疏遠，因爲那時辛虎丘已投入了權力帮。

再過一年，辛虎丘「臥底」到了浣花劍派，最終被「陰陽神劍」張臨意的「古松殘闕」所殺，這就是「躍馬黃河」中的故事。

蕭秋水十年前曾見過曲劍池一次，那時曲劍池精悍、孤傲，整個站起來像天神一般，坐着也像個神祇。

那時候他的劍在手中，而且沒有鞘，他的臉如劍芒一般發着亮。

那時蕭秋水還很小，這次再在蜀中見到曲劍池，他已經很老了，而且憔悴，身體發胖，而且腰間有鞘，掌中却無劍。

這老人莫非也遇到了什麼樣的打擊？

他身邊還有一個人。

一個出家人。

這個出家人蕭秋水却很熟悉。

他就是少林古深禪師。

× × ×

曲劍池笑笑：「我已不似十年前那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七大名劍了。」他的笑容有說不出的譏誚之意：武林中好打不平的事，憑一柄劍，是挽不回來的。

古深大師垂首唸：「阿彌陀佛。」

曲劍池眼中悲傷之意更深：「有一次我看見幾十個人，打一個老頭子，那老人又老又可憐，武功又不高，於是我出手，傷了十三道，打退了對方，才知道那老人原來就是『九尾盜』哈公！而我打跑的人是兩河十三家鏢局的鏢頭，這下聲名狼藉，我追捕哈公，追了三年，還要應付武林中白道人氏的追殺，好不容易，斷了一隻尾指，才殺了哈公，方才對武林有了個交代。」

曲劍池露出了他的右手。

他的尾指已被削去。

誰都知道他已不能好好地握劍了。

曲劍池眼神更浮沉着譏諷之意：「我花了三年，才洗清這一項錯失：而人生裏有幾個錯失？人生裏有幾個三年？洗脫的罪項還好，要是洗不脫的呢？」曲劍池起伏的胸膛不像他平靜的臉色：「而且像今天這樣的處境，已不能敗，一敗，武林人便當你狗一般的踢，連小孩子也對你踹上幾脚，」曲劍池笑笑又問：「你知道不能敗的滋味嗎？」蕭秋水搖搖頭，他覺得自己年紀太輕，這裏似沒有他說話的餘地。

曲劍池又道：「如果一個人只能戰勝，不能打敗，那他很可能永遠不敢打架。」他苦笑又接下去：「他的名譽就像一粒鷄蛋，扔出去縱然擊中目標，也落得個玉石俱焚。」曲劍池深意地望着蕭秋水道：「成名，不一定是件好事。」

杜月山忽然說：「你別說那麼多，蕭老弟最想知道的反而不說。」

曲劍池笑笑：「我說那末多是想讓你知道，江湖恩怨，武林是非，我早已不想管，但劍廬支持到第十三天的時候，我彆不住，還是去了。」

蕭秋水的眼睛亮了。

曲劍池道：「不但我去了，湖南『鐵板』譚幾道，湖北『銅琶』賈有功，以及蜀中『血連環』祈三也率人去了，唉！結果……」

他緩緩伸出了左手，左手赫然只伸下了一隻手指。——拇指！

「只有我一個人回來。」

蕭秋水沒聽完這句話，已淚眼模糊。

杜月山喝問：「劍廬究竟怎樣了？」

曲劍池道：「已在第十七天被攻破了。」他苦笑又道：「我見到他父親時，他又疲又倦，已快支持不住了。」

蕭秋水的拳頭緊握，指甲已嵌進掌心裏去。

「我勸他放棄劍廬，逃亡，」曲劍池說，「他不肯，說那兒是他的根，這個我知道，」曲劍池長嘆一聲道：「一個上了半百的老江湖人，家就是他的命，鋤了他的命根子，活下去還有什麼意思？」

杜月山問道：「現在劍廬怎麼了？」

古深忽道：「這個老衲知道。」

杜月山道：「你說。」

古深禪師道：「廢墟。」

杜月山問：「有沒有看到蕭西樓的屍首？」

古深禪師搖了搖首。

蕭秋水已站了起來。

古深用一種深沉的聲音道：「那兒已沒了屍首。一具屍首都沒有。」

蕭秋水望定着他，他知道這老禪師是自己父親的方外至交，不會騙他。

「但去探的人反而成了屍首。」古深大師嘆道：「令尊仁俠天下，權力帮逆行倒施，來劍廬相助的不是沒有，老衲是和岷江韓素兒，桐柏山景孫陽一齊去的，不過……」古深禪師的臉上竟充滿了奇異的變化，像看到鬼魅一般的恐懼：「……也只有老衲一人回來。」

杜月山啞然問道：「大師是說『紅綫俠』韓素兒，以及外號人稱『天地一羅網』的景孫陽二位？……」

古深禪師點點頭，不再言語。

杜月山也說不出話來。

蕭秋水又問：「我二位哥哥呢？他們都沒有趕去……？」

古深靜靜地道：「據老衲所知，蕭開雁仍在桂林死守，你兄長蕭易人，已在滇境，給權力帮的人擊毀了……」

蕭秋水霍然站起，目中有淚：「胡說，大哥有『十年』的弟兄在，怎會被擊破啊！」

古深禪師深沉的點點頭，平靜地道：「我很瞭解你的心情，『十年』也的確是你的好兄弟。」

曲劍池歎了一聲接道：「可惜你大哥被擊敗時，不但『十年』在他的身邊，連唐門唐方，唐猛、唐朋，還有英勇著名的鐵星月、刁鑽稱著的邱南顧，甚至鷹爪王雷鋒的弟子左丘超然也在那兒……」

這些名字，唉，這些熟悉的名字。曾與蕭秋水共生死，同患難的名字。

哎，這些人。

× × ×

蕭秋水幾乎呆住了。

曲劍池深深地說：「你要不要知道滇池那一戰？」

蕭秋水點頭。再恐怖的現實，他也要面對。

曲劍池却笑了，笑得懶洋洋：「記得幾年前，你這小子，就有了兩個結拜妹妹了。」

曲劍池眼睛漾蕩着慈祥：「你，還記得她們的名字罷？」

蕭秋水當然記得，也記得她們一個愛流鼻涕，一個常弄破衣服，常弄破衣服的愛哭，常流鼻涕的則愛笑。

「一哭不休止，一笑不抬腰。」

這是十年前蕭秋水給她倆的外號。

十年前，愛哭的叫暮霜，愛笑的叫抿描。

× × ×

十年後，愛哭的還是叫曲暮霜，愛笑的也是叫曲抿描。

師是誰還敢說她們會流鼻涕，會弄破裙子？

這兩個女子，一個穿素色的長裙，一個著淡紫色的衣衫，一個走動的時候，羞得頭也不敢抬，一個却睜大眼睛老往人身上打量。

大眼睛的女孩，一雙眼睛望着你，就要心跳不已。

羞人答答的女孩子却讓你心跳停止。

兩個少女向蕭秋水襝衽福了福，蕭秋水慌忙站起來，他還不敢相信這就是那個暮霜、那個抿描。」

大眼睛的女孩子吃吃笑道：「我是抿描。」

那害羞的女孩子像蚊子一般小聲：「我是暮霜。」

他們坐了下來，那大眼睛的女孩子往蕭秋水身上瞟了瞟，害羞的女孩子也似乎抬了一點頭來，瞥了一瞥，兩人忍不住相交換一個眼色，忍俊不住的笑起來。

女孩子要笑的時候，像風吹花開，說不出原由來。

也許女孩子看見她們小時候的男朋友，都會很好笑。怎麼會那麼大了，怎麼像呆頭鵝……。

蕭秋水快紅了臉——他的臉是熱的，但他知道不能臉紅。

一旦臉紅，會更給人笑得不亦樂乎。

所以他立即問了一個問題。

「請教姑娘，滇池邊我哥哥與權力帮一役，可否讓我有所聞。」

這是個嚴肅的問題。

曲抿描、曲暮霜忽然歛起了笑容，她們都尊敬那一戰，那一場戰役中浣花劍派的好漢。

× × ×

那是個名動江湖的戰役。

那一戰雖然發生在雲南，但已傳遍了武林。

越遠的地方，反而知道得越多，而流傳得越神秘。

「那一戰發生的時候，我們姊妹倆恰好在阿炳井。我們趕去滇池時已遲，只剩下屍體……」

「那一戰聽說起先是石林一帶，與權力帮首度接觸戰，浣花劍派雖有折損，但已殺了飛腿天魔顧環青和長刀天魔孫人屠，後又在怒山附近，手擒佛口天魔梁消暑，又擊傷暗殺天魔戚常戚，大獲全勝……不久後，又在大觀樓，有一場劍拔弩張的戰役……」

「浣花劍派之所以元氣大斲的一戰，是在點蒼山脚下……據說是權力帮的『蛇王』先把點蒼一脈的正副掌門害死，以逸待勞，在石塔守候你哥哥一行人前去……

「這一役可動天地。據知戰鬥伊始，浣花的好漢沒有敗，而且『十年』的英雄好漢已包圍了『蛇王』……可是後來一人出現了，蕭易人以為他是朱大天王的重將『烈火神君』，所以沒多加注意，讓他進入戰圍，却猝然被這人狙擊，毀了『十年』中數人……」

蕭秋水握緊拳頭，全身因憤怒而顫抖：「這人是誰？」

曲抿描道：「祖金殿，便是『八大天王』中的『火王』，他冒充烈火神君，獲得你哥哥信任後，一擧功成，痛下殺手……十年一破，加上『火王』帶來的人內外包圍，一陣衝殺，浣花劍派於是大亂……

「浣花劍派一開增就失了『彩衣』、『悲憤』、『燕君』、『白雲』四個人……蕭易人鼓起餘勇再戰，但是兵敗如山倒，權力帮的人全力撲浣花劍派，這一路來，儘是浣花劍派佔上風，權力帮決意在蒼山脚給浣花劍派致命一擊……

「一刹那到處都是伏擊浣花劍派的人，浣花的『十年』雖被殲滅部份，但壯志未死，眼看還可以拚，那『樹林』却忽然殺了『陣風』，又擊殺了『海神』，原來他就是『千變神魔』柳千變的嫡傳弟子奎飛刦，他殺得二人，『歸元』和『秋月』也合力斬殺了他，但『十年』組織已毁不成軍……」曲抿描聲音越沉，越是悽楚激昂，彷彿那驚天動地、但又寃魂無算的戰役，就在眼前。

「若『十年』能全力拚搏，這一戰結果，殊難預料，但剩下的『穿心』，又為『藥王』毒殺……」

杜月山駭然道：「莫非寃也來了。」

曲暮霜無限惋惜的點頭，眼睛也佈着不安與悽惶：「『蛇王』、『火王』、『藥王』，三王都來了，這次權力帮，無疑用了全力……唐猛早已死在『蛇王』之毒牙下，『歸元』衝殺離蒼山一十七里，終被戚常戚伏殺……『秋月』率兵逼上碧鷄嶺，被左常生誘殺……『十年』無一生還……」說到這裏，曲暮霜也為這天愁地慘

的結局，而說不下去。

蕭秋水却似已睚眥盡裂。

曲抿描接道：「這一役，連生死都是多餘的，浣花劍派的人至少殺了比他們人數多出三倍的人，但終於還是寡不敵衆，埋屍蒼山，這一戰之劇烈，自不可喻，據說鬼泣神號，山上的走獸，都逃到平地來，不忍看此場搏殺……」

蕭秋水沉默了良久，盯住前面，雙臂綳緊，終於問道：「我哥哥呢？我的朋友呢？」

曲抿描抿嘴道：「你哥哥下落不明，以他的武功，權力帮要殺他，還不太容易，至於你的朋友們，迄今還沒發現他們的屍首……」

蕭秋水剛要鬆一口氣，曲暮霜又接着道：「不過在峨邊的小鎮上，却發現了馬竟終馬總管的屍身……」

蕭秋水沉痛地點頭道：「我知道。」

那是「歡樂棧」之役——而他們竟失去了一個尋獲唐方的機會，遺恨終生的地方。

曲抿描輕輕的嘆了一聲，道：「這一戰浣花劍派雖全軍覆沒，但確已喚醒了武林同道，現在人人都知道，權力帮在這一搏鬥裏露出了他的破綻，只要結合武林各家各派，是絕對可以一拚的。」

曲暮霜咬咬下唇，輕聲道：「浣花劍派却沒有白白犧牲，這浣花的精魂，有一天會滅了這天下第一為惡的帮派！」

曲劍池用他的四隻手指，撫摸着椅座上的厚毯，長嘆道：「可惜却還是犧牲了一個敢作敢為的白道正派。」

蕭秋水忽然站起來，用盡一切聲音喊道：「為什麼劍廬被圍攻了一十七天，才有三三兩兩沒有組成力量的正義之士前去救拯？為什麼，為什麼從桂林到蒼山，關萬里，沒有人加入浣花劍派的的隊伍？為什麼，為什麼那一場天愁地慘的點蒼之戰，少林、武當那些名門正派，都一個沒有挺身而出？為什麼！為什麼？難道要等到天下各家各派都一一被殲滅，權力帮掌號天下後，這些武林人士，才肯拚命，才肯團結，是不是？」

沒有人回答。

良久。

古深禪師忽然長嘆一聲：「這就是老衲離開少林的原因。」

古深確在中年時已離開少林，有人說他目中無少林。

他覺得自己的「仙人指」，一指可抵七十二技，故不屑待在寺中，其實古深是無法遵守少林的許多規例。

杜月山低頭看着自己仍有鎖鍊痕印的手腕，一擧目，精光四射。「反正我這一條命，也算是你們幾個小友救的，需要用得着我的地步，表示我這老頭兒還有點用處。」杜月山恨得牙嘶嘶：「屈寒山我是跟他對上了，他在權力帮，我便與權力帮沒個了。」

曲劍池仍然用四根手指去撫摸他的虎皮櫈椅，那神情就像撫惜一隻小貓一般：「我少了五根手指，即使我活長了六七年的生命，我不該助動刀動劍的了。」他忽然笑了笑，又道：「誰叫我還剩下五根手指。」

× × ×

於是他們貪夜出發。

目標：劍廬。

目的：救人或殺人。

分析：有浣花子弟，則救；見權力帮衆，則殺之。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這是武林的規矩。

也是江湖人的悲哀。

蕭秋水本來就不服膺那個「規則」。

他不是江湖人，甚至不承認是武林中人。

他只是詩人。

把詩寫在生活上、行動中，情義裏的詩人。

但是當他忽然什麼都沒有時：——沒有了兄弟。

沒有了朋友。

沒有了家人。

沒有了子弟……

那時候，他忽然蛻變。

他變得像個江湖人，冷靜、無奈，可是狠辣。

他變得像個武林人，好殺、嗜血，而且無情。

他強迫自己變的。

唯有變，才能活。

而且才能報仇。

× × ×

他能變嗎？

從長江九龍奔江，到再入成都浣花，他的確已變了許多。

他身邊的人更變了許多。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

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彷彿還可以聞其吟哦：「終生歷艱險」，「餓走遍九州」，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大詩人杜甫，在安史之亂後，一再被俘，九死一生，歷盡艱險，終於入蜀，越天險劍門，而到了四川成都，浣花溪畔，得以舒散心懷，得求吟：「榿林碍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

草堂秋色，如詩如畫。

蕭秋水、杜月山、曲劍池、古深禪師，還有曲暮霜、曲抿描一行六人，迅速穿過百花潭，黃昏時走過舊日薛濤之吟詩樓，入暮時，來到了劍廬。

劍廬是蕭秋水的舊居，他年少喜遊，名山大川，飛騎遍走，但最難忘的，却是他這一直未曾久留之地。

那漂葉的溪畔，那柳蔭的水邊，那浣溪紗的小麗人，那嬉戲在河岸的孩子，那鷄犬相聞於耳的風景人情……

然而浣花溪今天沒有人。

連動物也沒有。

物是人非。

難道權力帮走過的地方，眞箇鷄犬不留。

× × ×

蕭秋水曾經殺出這重圍，去求救兵。

他離開時矢誓要重回。

如今他回來了，却要重新殺出一條血路，才能進去。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言小語從李驀然處悄悄前去找花盈之，希望能夠對她說明事情的眞像，但因連環早先已對花盈之歪曲事實地說了李驀然和言小語的語言，使花盈之心存誤會，她不聽言小語的解說，決定將言小語抓住，送到連環之處，連環的陰謀得逞，暗自高興……李驀然醉後睡醒，不見言小語，正想外出尋找，突地仇歡前來暗襲，幸得李驀然身手高明，未中暗算，而陳鐵衣也在不久出現，夾攻李驀然，正鬥得激烈，花盈之適時出現，對眼前景況感到愕然，但她也很快明白了，原來言小語對她所說的却是事實，頓時對李驀然產生歉意……

大江東去了 人劍兩茫然（大結局）

劍快人亦快

剩下那兩個黑衣人也衝殺上來了。

花盈之亦知道這不是說話的時候，縱身上前，揮劍截下了仇歡！

她的武功雖然比不上仇歡，但仇歡要殺她，也不是二三十招就能夠做得到的事情。可是有她將仇歡截下，李驀然却可以專心對付陳鐵衣，那兩個黑衣人雖然亦攻向李驀然，幾個招面，兵器便已給削斷，他們亦退了下去。

武功他們雖然並不高，思想還算靈活，經驗也不少，一看眼前這形勢，便知道將會有什麼結果，相顧一眼，非獨不再上，反而退到一旁。

仇歡看在眼內，心頭冒火，待要喝罵，花盈之的劍已連連攻至！

那邊陳鐵衣面無表情，對於那兩個黑衣人的退下也不知是無可奈何抑或毫不在乎，一雙眼只是往那邊一溜，便盯穩了李驀然。

他的劍並沒有停過，毒蛇一樣連連刺向李驀然的咽喉，身形亦有如毒蛇一樣遊竄，一閃過，劍即從脅下刺出，時間角度掌握得非常緊湊。

李驀然的劍也很快，身形與陳鐵衣的變化簡直就一樣，閃躍騰挪，只差那一寸半寸，陳鐵衣的劍始終刺不到他身上。

兩人的劍越來越迅速，身形却就在那方圓不到兩丈的地方移動，誰都不難看出，任何的一方只要稍慢，不難就傷在對方劍下。

這種打法當然是比一般的耗力，尤其是陳鐵衣，一劍刺出目的在殺敵，但求快準狠，所耗的氣力比李驀然實在要多。

他也知道這樣下去，對他極之不利，可是他又不能不這樣做。

他學的本就是這種劍法。

到他的氣力不能繼續的時候，李驀然若是仍不倒，只怕他很快就會倒下去。

沒有人比他更清楚這一點，所以他只有拚盡全身的氣力，但求將李驀然先行刺倒！

李驀然並不是第一次跟他交手，對於他所用劍法的優劣已瞭然於胸，以快鬥快，搶制先機！

百三十六劍一過，李驀然已搶在陳鐵衣之前，劍再緊，以兩劍迫住了陳鐵衣的劍勢，再三劍搶入空門，直取陳鐵衣的要害！陳鐵衣一聲長嘯，疾然往上拔起，李驀然人劍亦同時拔起，緊追在陳鐵衣的身後！衣袂聲急响，陳鐵衣凌空一翻落地，左手一按，身形斜射了出去。

李驀然如影隨形，齊物劍七星閃鑠，發出一陣尖銳刺耳的破空聲！

陳鐵衣左手連按，身形如箭射出數丈，已到了廊邊，猛一挺，左手再一搭欄干，如冲天火箭一樣射向滴水飛簷。

他快，李驀然更快，他左手才搭在飛簷上，李驀然的劍已刺進了他的後心，接一挑，陳鐵衣瘦長的身子就帶着一道血虹疾飛了出去，「噗」的重重摔在數丈外的地上，再不見站起來。

李驀然身形亦落，雙脚在欄干上一蹬，人劍立時如箭矢一樣射出，射向仇歡。

仇歡這時候正將花盈之迫到假山前，奮力一刀劈下去！

花盈之的劍已給迫在外門，縱然閃避得及，亦難免傷在刀下，李驀然的劍却及時射至，劍尖正好撞在刀鋒上！

「錚」一聲，刀尖三寸迎劍斷下，李驀然凌空一翻，劍從脅下又刺出！

仇歡急閃，李驀然身形一旋，又是七劍刺出，仇歡一連十三刀才將那七劍擋開，花盈之的劍已一旁刺來，李驀然又殺上，不由手忙脚亂

他斷刀上下翻飛，擋開花盈之四劍，再接李驀然八劍，又被斷去了半尺！

李驀然騰身欺上，劍一劃一旋，斜截仇歡的右腕，仇歡急縮手，可是李驀然的劍同時急進，一長一啄，急啄在仇歡的右腕上。



一股血飛濺，仇歡的手再也握不住刀，李驀然劍隨即往刀鋒上一撥，那把刀就像長了翅膀一樣，飛上了半天。

花盈之的劍乘勢欺上，抵在仇歡的咽喉之上，仇歡面色驟變，再看那兩個手下，已往外放步狂奔。

李驀然沒有理會，花盈之一振腕，喝問道：「以前你追殺我，是不是連環的主意？」

仇歡仍然很倔强，冷哼一聲，花盈之臂微伸，劍尖就刺進仇歡咽喉的肌膚內。

「說！」

仇歡面部的肌肉一陣抽搐。「是又怎樣？」

花盈之再問：「就是爲了要知道我爹爹的下落？」

仇歡悶哼一聲。「主要還是爲了那兩柄劍。」

花盈之不由看了李驀然一眼，仇歡也就趁這機會，雙脚一蹴，倒退出去，他着地一滾，身形方躍起，李驀然人劍已到！

劍光一閃，仇歡一聲慘呼，撲地倒下，後心已多了一個洞。

李驀然收劍轉身，看着花盈之。

「是……是我不好……」花盈之面上歉疚之色更濃。

「算了，」李驀然一聲微喟。「小語是不是去了找你？」

花盈之頷首，神態顯得更惶惑。

李驀然看見她這樣，心頭亦自一凜，急問：「你沒有將她怎樣吧……」

「我……」花盈之欲言又止。

李驀然更着急，接問：「你到底將她怎樣了？」

花盈之囁嚅着道：「送了回……」

「回去連家？」

花盈之頷首不語，也不敢再問李驀然，李驀然一頓足。「她到來找我，告訴我連環取得了寒星劍，將對我不利。」

「是因爲你勾引言小語？」



李驀然苦笑。「他目的在奪齊物劍，小語原是要我去找你解釋清楚。」

「爲什麼你不來找我？」

「我已經向你解釋過的了，可是你不聽。」李驀然歎息。「就因爲我不去，結果她來了，那知道你非獨完全不相信，還將她送回連家。」

花盈之歉疚的道：「連環在她之前到來，先入爲主，因此，我難免比較相信連環的話。」

李驀然搖頭苦笑，花盈之追問：「那現在怎麼是好？」

「我一定要去連家一趟。」李驀然徐徐的吸了一口氣，回劍入鞘。

花盈之脫口道：「我也去！」

李驀然不置可否，轉身奔向院外，花盈之忙亦舉步。

沒有人攔阻他們，那兩個黑衣人早已走得不知所踪，陳鐵衣仇歡亦已氣絕。

由這裏到連家並不太遠，可是也並非一躍即到，在連環來說，要殺言小語却已是舉手間的事。

他什麼時候動手？

血濺夕陽紅

已近黃昏。陽光斜從窗外射進來，正射在言小語的面上，言小語眼蓋低垂，一些反應也沒有。

她坐在那兒已經幾個時辰，感情已變得麻木。

是丫環將她送進房間，雖然在堂上連環已經將她的啞穴解開，她却已無話可說

了。

因爲她知道，連環就是讓她說出來，花盈之不相信，也沒有用，那只有害了花盈之。

連環也沒有與她說什麼，只是以悲痛的目光望了她一眼，就吩咐丫環送她回房來。

那種悲痛，言小語看得出絕不是裝出來的，可是到現在，連環也沒有再在她面前出現。

到底他在打什麼主意？言小語雖然知道絕不會再等太久就會有一個明白，但幾個時辰下來，仍不免有一種生不如死的感覺。

× × ×

門終於被推開，連環終於來了。

言小語聽到推門聲，亦張開眼睛，一見是連環，不由自主站起身子。

她坐得已實在太久，這下站起來，不由一個踉蹌。

連環看在眼內，毫無反應，他的眼睛滿佈紅絲，孕着深濃的悲哀，還有憤怒。

在門外停留了一會，他才舉步走進來，反手將門掩上，又停下，盯穩言小語。

言小語與連環的目光接觸，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又一步。

「小語——」連環終於開口，語聲嘶啞，一頓忽然問：「我們是夫婦？」

「是……」言小語人與語聲俱都顫抖得很厲害。

連環接着問：「這些年來，我對你怎樣？」

「好，很好……」言小語垂下頭，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到。

連環嘟喃道：「我唯一對不起你的事，相信就是迫你嫁給我。」

言小語嘴唇顫抖着，沒有作聲。

連環再問：「你呢？」

言小語無言流淚，連環突然放聲笑起來，那種笑聲却比哭聲還要難聽。

他本來還不太肯定言小語曾經做過對不起自己的事情，但現在看見言小語這樣子，已完全肯定。

言小語吃驚的抬起頭，望着連環，眼淚不停流下。

好一會，連環的笑聲才停下，凄然望着言小語，沉聲道：「我可以容忍一個不喜歡我的妻子，却絕不可以容忍一個對我不貞的妻子！」

語聲一落，寒星劍出鞘，在連環的悲嘶中，一道碧光直刺向言小語的咽喉。

言小語沒有閃避，看着那支劍刺來。

劍穿透咽喉，血奔流，淚奔流！

× × ×

黃昏。

連府大堂所有的燈光俱已亮起來，輝煌的燈光下，連府的護院一個個都換上全新的錦衣，侍候兩旁。

連環高踞堂上，亦是美服羅衣，修飾得有如王侯公子，就是指甲，也修剪得整整齊齊。

在他前面的長案上，放着佳餚美酒，還有一個劍架，承着那支寒星劍。

兩個小婢在旁邊侍酒，連環却是到現在爲止，才喝下一杯。

他那雙眼睛已沒有那麼多紅絲，經過沐浴調息，現在他的精神已完全回復正常，整個人又已在巔峯的狀態。

連府的大門大開，進出的都是負責傳遞消息的武士，連環雖然坐在這裏，對於花盈之李驀然的行踪都是瞭如指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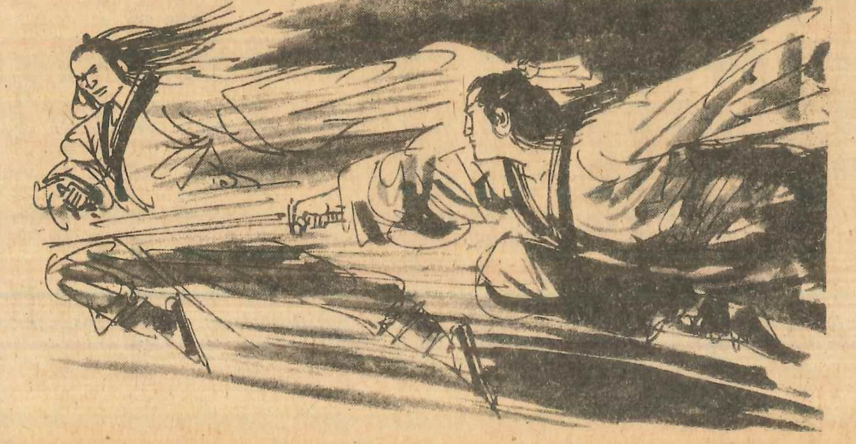
「稟公子，人已入長街。」這是最後的一個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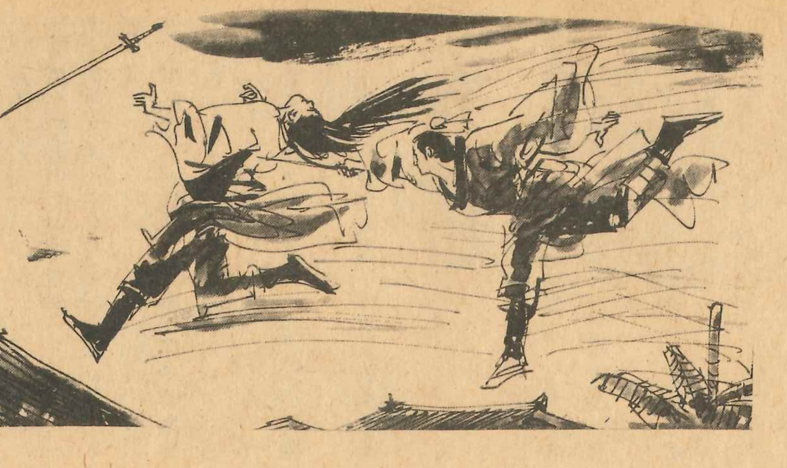
「很好——」連環只是這樣回答，毫不動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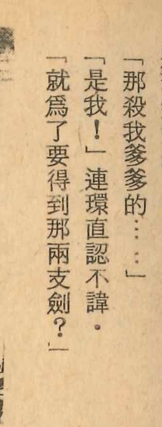
急風從門外吹入，馬蹄聲停下，衣袂聲响中，李驀然花盈之終於並肩走進來。

沒有人攔阻，李驀然花盈之踏着白石徑直走進大堂

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他們身上，李驀然









沒有理會，只是盯着連環，花盈之目光一轉，却落在那支寒星劍上。

「劍眞的在你這裏！」花盈之的語聲充滿憤怒。

連環笑笑道：「這支劍也是眞的。」

「那殺我爹爹的……」

「是我！」連環直認不諱。

「就爲了要得到那兩支劍？」

「要說是爲了一個人，亦無不可。」

「誰？」花盈之追問。

連環一字一頓：「風萬里！」

花盈之一怔，接問：「風萬里是你的什麼人？」

「是教我劍術的師父，」連環重重一頓：「所以說得堂皇一些，這一次我就是要爲師復仇！」

花盈之怔在那裏，連環擧杯輕呷了一口酒，也沒有再說什麼。

李驀然倏的一聲冷笑：「風萬里雖然是黑道中人，與花老前輩的一戰，終究也是戰得光明正大，你却是人稱劍客，但所作所爲……」

連環冷截道：「懂得用劍的就是劍客——我懂得用劍！」

李驀然轉問：「小語呢？你將她怎樣了？」

「小語是我的妻子，無論我將他怎樣，與你都沒有關係。」連環痛恨的望着李驀然。

「……」李驀然一時竟不知如何說。

連環目光一轉：「我等的本來是那柄齊物劍。」

花盈之哼了一聲：「你派去奪劍的手下都已死光了。」

連環無動於中，淡然道：「劍由他們送來，與由你們送來，並無分別！」

語聲一落，擲杯地上。

那些護院武師一個個拔出兵器，燈光下寒芒閃動，殺氣騰騰。

李驀然半步一退，輕聲對花盈之道：「我截下他們，你衝進去找言小語。」

花盈之看着李驀然，考慮了一下，終於點頭。那些護院旋即殺奔前來，李驀然一聲暴喝，齊物劍出鞘，護着花盈之，衝向左面！

破空聲急响，一支練子槍迎面飛來，李驀然劍一封一撩，錚錚錚，幾下金鐵聲响，練子被削成數截，劍再挨左右劈來一刀一劍，旋將用刀的護院砍翻地上。

花盈之劍亦展，乘隙刺入了那個用劍的護院的胸膛，慘叫聲中，那護院倒下。

李驀然人劍再欺上，連斷三刀一槍，殺開了一條血路。「去——」

花盈之應聲掠前去，幾個手執槍棒的家丁待要攔阻，但一接觸，立即被花盈之斬瓜切菜一樣砍倒。

花盈之身形不停，直往內堂闖去，李驀然看在眼內，回身一劍截住了衝上來的護院。

連環在堂上看得清楚，沒有理會花盈之，也沒有動手，只是看着李驀然，目不轉睛。

李驀然已留上心，已覺得有些不安，却又想不到什麼地方不安。

——言小語是他的妻子，他應該就不會……

動念未已，十數不同的兵器已向他攻來，那些護院的武功雖然有限，李驀然也不敢大意，何况還有一個更厲害的高手連環在旁邊虎視眈眈。

連環的武功到底有多高，他雖然不清楚，但那天晚上在客棧中，輕描淡寫的一劍就將他與陳鐵衣的劍截下，可見亦絕不簡單。

那些護院武師看見李驀然有些心神不屬，更着力進攻，三節棍、蝴蝶刀，破空聲此起彼落！

李驀然身形陡然一變，人與劍俱走輕靈，穿花蝴蝶般穿插在那些護院間。

他盡量不接那些武師的兵器，尋暇蹈

隙，一劍刺出，必定有人倒地！

連環仍然不動，只是冷笑。

× × ×

內堂本來有幾個婢僕在等着瞧熱鬧，給花盈之闖進來，立時大亂。

花盈之目光一轉，身形一動，掠到一個丫環身旁，一把將那個丫環抓住，劍隨即架在那個丫環頸上。那個丫環只嚇得面無人色，幾乎昏倒在地上。

「言小語在那裏？」花盈之喝問。

那個丫環牙齒「格格」相敲，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花盈之厲聲接喝道．「我是問你家夫人。」

「夫……夫人……」丫環顫抖得更厲害。

「快說……否則我殺了你。」花盈之說得怪兇的。

「在……在那邊……」丫環伸出顫抖的手來。

「那邊——」花盈之看了一眼．「你給我引路！」

丫環方自猶疑，花盈之巳將她推向前去。

走幾步，給推一把，走到那房間門外，那丫環巳支持不住，一跤摔倒。

「就是這房間？」花盈之的劍又指着那丫環。

那丫環點點頭，終於昏了過去，花盈之沒有理會，一掌將房門推開。

一股血腥味迎面撲來，花盈之鼻子一皺，心頭不由得一凜，腳步一急，奔了進去。

燈光仍然是那麼輝煌，言小語咽喉流出來的血巳凝結，她倒在那裏，連死也死得那麼的美。

那種美却令人爲之心碎。

花盈之伸手好像要去探言小語的氣息，那隻手才伸到一半，便停在半空。

她江湖經驗雖然有限，無論如何，亦應該看得出言小語經巳氣絕多時。

她也就怔在那裏，泥塑木彫似的，一動也不動，可是她的思想那刹那都巳混亂到了極點。

應該怎樣，她完全不知道。

一陣冷風從門外吹進，花盈之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不覺倒退了出去。

退到了門外，她就像受驚的小鳥一樣，向着房內再望一眼，身形如飛的往大堂那邊急掠過去。

× × ×

連環終於站起來，李驀然同時轉過身子。

最後一個護院亦巳倒下，李驀然雖然身挨了三槍一刀，但都不在要害。

四道目光劍一樣在空中交擊，彷佛迸出了火花，連環倏的縱聲大笑：「古柳的弟子果然非凡！」

李驀然冷冷道．「風萬里的弟子不知又怎樣？」

連環大笑拔劍，龍吟聲中，寒星劍的碧芒照亮了他的手，看來更覺靈活．「我用寒星，你用齊物，兩柄都是無堅不摧的利器，大家都沒有吃虧。」

李驀然冷笑。

連環笑接道．「不錯，你久戰負傷，但我亦是在大醉之後，其實並沒有佔你多少便宜。」

李驀然又一聲冷笑．「你說這些是不是要表示你是一個劍客，這一戰其實還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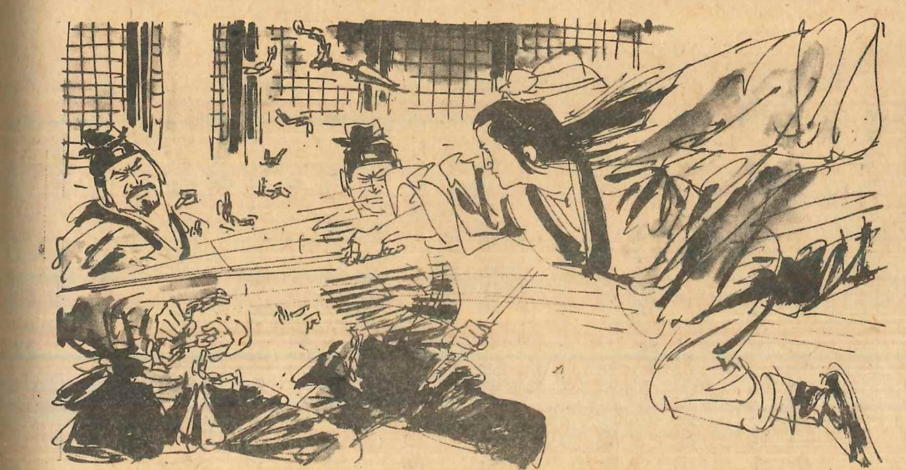
連環反問．「你心裏怎樣想？」

「不管你怎樣做，在我的眼中，你根本不配做一個劍客。」

「對一個自小學劍的人來說，這種話未嘗不是一種恥辱。」連環的面上仍然有笑容．「那你呢？」

李驀然仰眼一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廢園一戰之後巳經不是了。」

「江湖上的人都不是這樣想，你現在





巳經很有名。」連環屈指往劍鋒上一彈，「能夠與這樣一個名劍客決一死戰，亦未嘗不是一種榮耀。」

語聲巳落，那一彈發出的龍吟聲仍未消，碧芒突然一閃，在連環前面的那張長几一分爲二，左右飛開。

連環當中飛出，閃電一劍，直取李驀然！

李驀然同時長身出劍，身形的迅速，絕不在連環之下！

「嗆」一聲，兩支名劍交擊，所有的燈光那刹那彷佛都爲之失色。

凌空未落，兩支劍又巳在半空交擊了十九次，寒星劍碧芒更盛，齊物劍上那七顆星彷佛亦迸出光輝。

連環身形旋即遊走，那支劍迴環飛舞，每一招都是致命的一劍！

他的劍用得很險，比當年的風萬里似乎只有過之，並無不及。

李驀然並沒有看過風萬里用劍，却覺得連環的劍給他的壓力尤在花千樹之上，他久戰之下，本來不適宜與連環搶攻，可是那刹那他心裏突然生出了一股衝動，一支劍不由自主的與連環搶攻起來！

劍芒迅速的飛閃，兩支劍不停相觸，就像是蜻蜓點水，一觸即退！

劍風過處，椅几雜物盡成粉碎，兩人腳步所過，擋着的屍體亦給震得飛起來。

連環現在的氣力當然比李驀然充沛，劍越出越快，迫得李驀然連連後退。

李驀然沉着應戰，雖然一再被迫入死角，但仍然能夠及時脫出。

他盡量利用堂中的東西消解連環强烈的攻擊，身形一時高，一時低，翻過椅几，竄入柱後，一輪搶攻之後，他巳經肯定再這樣下去等如自取滅亡，立即改變戰略，盡量閃避。

連環看出李驀然在打什麼主意，並沒有放棄搶攻，速戰速決，本就是風萬里那一門劍術的特長。

有「寒星」這樣的寶劍在手，這種特長更就發揮到淋漓盡致，李驀然翻到椅几後面，他沒有翻過去，就那樣迫前。

椅几當然擋不住寒星劍的鋒利，劍到椅几分開兩爿，仍然是迅速威脅李驀然的安全。

可是到李驀然閃到柱後，他的劍勢還是不能不停下來，寒星劍縱使能夠將柱子迅速一劍斬斷，這一劍，對李驀然肯定亦沒有多大的影响。

以他這種聰明人，當然不會做這種完全沒有作用的事情！

他的劍勢雖然停下，身形却沒有，繞着柱子疾轉了過去。

李驀然把握時機，迅速刺出了三劍，連環亦早有防備，劍勢迅速展開，接三劍，還三劍，第四劍還待刺出，李驀然巳經在接完三劍之後，往後倒退！

連環直追入迴廊，接連刺出了十四劍，但始終追不上李驀然的身形。

一入迴廊，李驀然身形變快更大，欄干柱子，以至廊外的樹木都變成了他的助手。

連環再刺出二十七劍，發出了一聲冷笑：「你果然巳不再是一個劍客！」

李驀然淡然地應道．「幸好我的對手也不是。」

「所以你雖然避而不戰，一些不覺得羞恥。」連環又一聲冷笑．「你倒是一個很公平的人。」

李驀然道．「好說——」

連環的劍勢突然又停下。「這我倒想問你一件事。」

「請問——」

「我可有勾引你的妻子。」

李驀然一呆，連環人劍立即撳前，一道劍網疾洒了下去，李驀然急退半丈，後背巳抵住牆壁。

連環迅速再刺幾劍，便將李驀然進入牆角，劍勢更凌厲。



李驀然已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只有硬接，三十六劍接下來，身上已多了四道傷口。

連環縱聲長笑，人與劍彷彿已化成一個光球，迴環滾動，每刺出一劍，都是要害！

李驀然的衣衫在劍光中一片片飛裂，他左右牆壁上的白堊亦被劍氣絞成粉屑飛揚起來。

他的劍只要稍慢，相信亦不難與衣衫白堊同一命運。

連環更得意，狂笑聲中，人與劍再一變，化成一片光幕，一道牆壁也似疾壓了過去。

李驀然的身形同時拔起來。

裂帛聲中，他的小腿連中了三劍，鮮血飛濺，可是他總算讓開了那一道劍壁，從劍壁之上滾過。

他的劍同時從脅下穿出，刺在連環的左肩上，連環暴喝轉身，劍網飛洒，疾網向李驀然。

李驀然雙脚已着地，傷口給這一震，一陣劇痛，身形不由栽倒。

這一劍正好讓開了那一道劍網，「哧哧」聲响中，頭巾被絞碎，他的腦袋却總算保存下來。

連環的身形前探，劍網落空，胸前空門畢露，李驀然的劍也就在那剎那倒刺而上！

匹練也似的劍光一閃，李驀然人與劍倒飛出去，飛過欄杆，摔倒在一叢芭蕉之下。

連環沒有追出，右手劍指李驀然，左手梧住胸膛，他一脚朝李驀然踢去，一劍若是乘隙追踪刺上，絕對可以將李驀然刺殺劍下。

可是他這一劍已刺不了出去。

李驀然在地上打了一個滾，以劍支地，緩緩站起身子，豆大的汗珠從他的額上滾下，他的雙脚已因爲傷痛不停的顫抖。

他還是站了起來。

連環盯着李驀然，終於從齒縫中迸出了兩句話：「我雖然倒在你劍下，你還能夠從我手中取去的亦只有這支寒星劍！」

他的話聲顫抖得很厲害，但仍然將話說完，話聲一落，左手一鬆，心胸傷口一股鮮血射出，人亦倒了下去。

李驀然看着連環倒下，一股寒意突然由心底寒了出來。

連環所說的每一個字，他都聽得很清楚，也已有些明白連環的心意，現在他只希望並不是眞的那樣。

他的目光才移開，就看見了花盈之站在那邊的迴廊上，四目交投，花盈之張大了口，一個字却也沒有說出來。

李驀然踉蹌着走了過去。

花盈之看着他走過來，竟好像要躲避，她却是只退後了三步，終於還是呆在那裏，等李驀然走至。

李驀然都看在眼內，心頭更覺不安，仍然走到花盈之面前才問：「小語怎樣了。找到她沒有？」

「她……」花盈之欲言又止。

「找到了？」李驀然急急追問。

花盈之不由自主頷首。

「在那裏？」李驀然的語聲已起了顫抖。「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情？」

花盈之惶然望着李驀然，嘴唇哆嗦着，沒有作聲。

李驀然一步搶前，抓着花盈之的肩膀，用力的搖撼。「到底在那兒？」

花盈之終於抬起手，指向內院那邊，還是不作聲，李驀然沒有再問，將手鬆開，急步向那邊奔了過去。

「李驀然——」花盈之終於叫出來，揚手待要叫李驀然回來。

李驀然冷冷的回頭望了花盈之一眼，脚步並沒有停下，繼續奔前去。

花盈之揚起的手終於無力的垂下，亦舉起脚步，追在李驀然後面。

她的脚步亦變得那麼乏力，可是亦沒有停下來，好幾次要將李驀然叫住，但到了咽喉，話便又嚥了下去。

那剎那她的心情從未試過那麼的混亂，李驀然的心情也混亂得很，完全忘記了身上的傷痛，脚步亦因此變得輕快起來。

× × ×

那個丫環仍然昏倒在地上，房門却已在花盈之離開的時候掩上。

李驀然在門前停下，看看那個丫環，回頭再看看花盈之。

花盈之雖然沒有作聲，那種表情已等於告訴李驀然：言小語就是在那個房間之內。

李驀然立即伸手將門推開，目光及處，頓時如遭雷殛，混身猛一震。

「小語——」他脫口驚呼，疾衝了進去，衝到床前。

言小語當然還是那樣子躺在床上，沒有任何反應，李驀然非常突然的停下脚步，就像兩支長釘子突然釘穩在地上。

他的手已伸出，却沒有勇氣摸下去。

花盈之在房門外停下脚步，亦是呆呆的望着李驀然，沒有勇氣再上前。

李驀然也就那樣呆呆的望着言小語的屍體，一聲也不發，一動也都不一動。

也不知多久，李驀然才動起來，緩緩俯下身，抱住了言小語的屍體。

「小——語——」他終於嘶叫出來，錐心泣血，肝腸寸斷。他的面頰也與言小語的面頰緊貼在一起。

花盈之看在眼內，眼淚再也忍不住，「噗噗」的滾下，她實在想過去安慰李驀然幾句，可是却又想不出應該如何說話。

想到言小語完全是因爲自己的過失，落到這般收場，一陣難言的歉疚，不由湧上心頭。

李驀然會不會原諒自己？花盈之不知道，也不敢想像。

眼淚滴濕了她的衣襟，又呆了一會，她終於舉步，却不是走前，是後退。



李驀然恢復自我的時候，花盈之不知所踪，他沒有理會，抱起言小語的屍體，拖着脚步走出房間，走出院子，走向夕陽之下。

夕陽如血。

× × ×

風吹急。

花盈之的眼淚已經被吹冷，血彷彿亦一樣，脚步却沒有停下，只是往前行。

她膽子一向很大，敢作敢爲，現在可是提不起勇氣再面對李驀然。

夕陽已西下，夜色雖未臨，前路亦看似遙遙無盡。何去何從，花盈之不知道，也不在乎。

× × ×

又是黃昏時候。

晚風呼嘯，天地蒼茫，李驀然衣袂頭巾舞風，獨立在臨海一面斷崖之上。

他雙手捧着齊物寒星二劍，神情落寞，夕陽斜照中，一雙眼睛彷彿有淚光閃爍。

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會子全都湧上心頭。

青梅竹馬，與言小語的歡樂日子。月老祠中的共拜許願，一切都好像還是昨日的事情，言小語的笑靨，是那麼的清晰。

逆旅的相逢，小樓的纏綿，反而已變得遙遠。至於鈜姬，與他相處的時間雖然很短，給他的印象也一樣很深刻。

想到了鈜姬，月夜的琴劍，靈堂的自絕，又出現眼前。

是那麼旖旎，又是那麼的淒凉。

有還花盈之，那個石頭兒，現在又怎樣了？雖然沒有看到花盈之眼中的淚，李驀然也知道花盈之一樣不好過。

想到明日天涯，李驀然心頭更淒凉！

長歎聲中，他終於將雙手捧着那一雙名劍拋下了那面斷崖，拋向大海。

滔滔白浪迅速將劍吞沒。

名劍已消沉，人呢？ （全文完）

東方四女俠故事

謎中謎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秀蓮把行動計劃和幾位女友詳細交代之後，就和魯薏絲等前往林芝仙的別墅去，別墅中，陳彼得父子以及林芝仙，羅拔楊等均在客廳中，他們正在開業務會議，陳秀蓮等人的突然出現，使他們感到愕然，尤其是陳彼得，他在驚愕間不經意地做出了一個職業槍手慣有的動作，陳秀蓮看在眼中，已知此人絕非眞正陳家寶的兒子，事實上，陳彼得不過是美國華僑中興起的那種嬉皮阿飛，他們的組織是亞洲青年會聯盟，而他們的目的，是要完全控制天堂島，來作爲他們組織的總部……

任務維艱　攻心至上

陳彼得的臉色變了一變，似乎陳秀蓮的話擊中了他的心病，刺中了他的隱痛，說出了一個他最不願聽的名詞。

「妳說我們是什麼？」

「是一堆渣滓，一堆百無一用而有害的垃圾，不，說垃圾還恭維你們了，因爲垃圾還可以製作肥料，你們就是渣滓，像工廠中排出的廢氣、污水、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會製造污染，形成禍害！」

陳彼得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很難看，瀟洒的態度都不見了，代之是一片獰厲，接着發出一聲刺耳的獰笑。

「哈哈，……說得好，陳小姐，妳不愧是一個天才，一句話就能把我們形容透絕。」

他的臉在獰厲中居然還包含着一絲痛苦：「妳是第二個對我說這句話的人，第一個對我說這話是三十年前，歐洲大戰後，我的父母死在倫敦，死於德機的轟炸，那時我只有十歲，白種人的孤兒可以受到收容與照顧，卻把我踢了出來，我到孤兒收容所去請求收容的時候，那個主持人把我一脚踢了出來，罵我是黃皮膚的雜種，是渣滓，是該死的廢物……」

陳秀蓮微微一怔道：「戰時所發生不幸事情太多了，你不是最不幸的一個！」

陳彼得陰沉沉地道：「是的，我知道，我能活下去，沒有如他所說的死掉，就是幸運，有許多像我同年齡的兒童，他們的家毀於戰爭，他們沒有被戰爭殺死，卻因爲無人照料而凍死的多得很。」

「那你就不該再怨恨這個世界。」

「我沒有怨恨，在白種人的世界裏，我是黃種人，受到歧視是應該的，而且這個世界也並非沒有溫暖，那個主持人把我踢到街上時，剛好有三個美國大兵看見了，當時就揍了他一頓，勒令他收容我。」

「對了，你遇見的只是一個人而已。並不足代表全世界的人，你沒有理由恨這個世界。」

陳彼得哈哈一笑：「誰說我恨這個世界了，我愛它得很，我也對自己的生存很

有興趣，很驕傲，那個歐洲人挨了揍，自知理虧，答應收容我時，我朝他臉上吐了一口口水，回頭走了！」

陳秀蓮略見同情地道：「不錯！你很有骨氣，也很有尊嚴，而且一個十歲大的孩子應該能自謀生活，不必依賴要人收容了。」

「是的，我那時已經打算自力更生，可是戰後的倫敦很不景氣，連成人都很難生活，何況是個小孩子，我幹過各種營生，擦鞋、拾烟蒂、小偸、扒手，只有一件事沒做，我沒伸手乞討做乞丐，我不要靠別人的憐憫。」

陳秀蓮嘆了一口氣，這種志氣，這股意志是可敬的，可佩的，她看得出這個人也是絕頂聰明的……

「用那種方法謀生並不困難，而且我還能存下一點錢來，我很珍惜那點錢。沒有浪費胡亂花掉，我用來做學費，進入夜校補習，而且一直以超人的成績修完中學與大學，預料進入皇家醫學院修外科。」

「你的向上精神很值得欽佩！」

「沒什麼，我只是爲了自己要活下去，堅强地活下去，我求知爲的是自己，並沒有爲任何人。」

「但是你這種奮鬥的精神，卻可以作爲許多少年的模範，你以前的那一段經歷非常良好而特出……」

陳彼得冷冷一笑道：「陳小姐，我們的成就沒什麼值得誇耀的，在求學期間，我又認識了很多很多的東方人，發現他們跟我同是一樣，在飽受歧視的情形下，咬着牙力爭上游而爬起來的，也有一兩個是靠着父母的血汗供他們求學，日子也並不好過，所以那時，我們就立誓要爲東方人爭口氣，出口氣，於是就着手於亞洲青年聯盟的組織。」

「你們的發展很快呀！」

「不怎麼快，先前進行得很慢，可是我們有耐心，因爲我們有的是人才，想得出各種方法，利用各種手段來打進各地的社會圈子，而近幾年來，廣大的歐洲，狂妄的美洲都被物質生活所腐蝕後，我們才迅速擴展開來……」

陳秀蓮道：「但你們也開始受到注意了。」

陳彼得笑了一笑：「有些國家的情報機關注意到我們的活動，但是發現我們沒有政治意識後，就放心丟開不管了。」

「情報機構不管，但治安機構可以管呀。」

「怎麼管，我們已經根深蒂固了，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可以聘請最好的律師來辯護，我們也有着萬全的準備，許多國家的政客們都有底牌抓在我們手裏，只要他們敢對我們不客氣，我們也可以結束他的政治生命。」

他的神情一轉激昂：「陳小姐，妳說得對，我們是渣滓，因爲我們的存在對人類全無好處，只有危害。我們的求生方式是寄生，像那些蛔蟲、絛蟲一樣，深入人類的內臟，吸取他們的營養，還給人帶來各種疾病，但是我們已經存在了，誰也無法消滅我們。」

「不見得，醫藥已很發達了，寄生蟲病不再是嚴重的病症，很容易撲滅的。」

「那是指眞正的寄生蟲，我們寄生的地方不是人類的內臟，而是由人所組成的社會的內臟，而且是由一羣富足的人組成的腐化的社會的內臟，沒有我們的寄生，這個社會的毛病已經很多了，因此我們很放心、很安全。」

陳秀蓮辭窮了，她發現自己的口才比這個陳彼得差多了，自己只能提出一些空洞的、教條式的理論，他提的卻是事實，不管自己的理由多麼正確，但是無法改變那些事實，道理的力量就很微弱了。

雙方有一段時間的沉默，然後陳秀蓮道：「你們要我的什麼？」

「當然，最好是妳的合作，以妳龐大的資財來加入我們，將可使我們這個組織更具有力量。」

「這是不可能的，你們是爲了求生，我不必，你們是以掠奪爲手段，我也不必，按照正常的營業方式，我賺的錢也用不完，我是你們掠奪的對象，還會贊成掠奪嗎？」

陳彼得想想道：「說得也對，我們的一切只對那些窮人，受過苦難折磨，受到種族歧視的人具有吸引力，對妳則不然，妳是所謂高等華人，一向都受到尊敬與重視，不會對我們感到興趣的，所以我們對這個希望並沒存有幻想。」

「退而求次，你們又要什麼呢？」

「天堂島的經營與管理，包括地上與地下的，妳可以放心的是島上原來的人，我們還會繼續加以錄用，直到合約期滿，如約付給他們應得的金額，這比胡可爲客氣多了。胡可爲只是畫出一幅空中樓閣，以優厚的條件，哄騙他們賣命而已，絕對不會履行條件的，但是天堂島的所有人換成了妳，在妳的監督下，這個條件保證可以履行。」

「不錯！你們比胡可爲仁慈一點。」

「因爲我們不是瘋子，我們是冷靜的實踐者，不是瘋狂的思想者，而且我們掠奪的對象是富人，不是那些爲了微薄的退休金而出賣勞力或肉體的可憐蟲。」

「還有，我們需要天堂島的武裝，那只是保護我們不受侵擾，我們不會用來攻擊。」

「聽起來，你們似乎是愛好和平的人了。」

「本來就是，我們飽受戰爭的殘害，所以厭惡戰爭，戰爭使得世界貧乏，我們卻希望世界富足，因爲我們的生存就寄託在富足的人身上。」

「在這件交易中，我能夠得到什麼好處？」

「我們付給妳一筆租賃費用，租用天堂島二十年，在二十年後，我們的估計這個組織不是無法立足，就是已經能在世界各地站穩起來，不再需要掩藏躲避了。」

「陳先生，你似乎又忘記了我是個有錢的人。」

「不敢，我絕對不會忘記的，對有錢的人，我們都是十分尊敬的，那是我們生存的依賴。」

「那你就不該跟我談錢，我之所以要自組偵探社，放棄了我百萬富豪的優遊生活，就是我對賺錢不感興趣。」

「陳小姐，妳也太心急了，我們付給

妳的不一定是錢。」

「不是錢，那又是什麼？」

「是服務與保護，保護妳名下的那些企業不受干擾。」

「我不需要，我的企業在每一個所在地都繳納了鉅額的稅，我從不逃一毛錢的稅，應該受到相當的保護。」

「但是妳漏交了我們的稅。」

「我也認爲無此必要，不相信你們可以試試，如果敢動我企業下任何一個人，或是一件設備，你們就將受到最嚴厲的制裁與報復性的反擊。」

陳彼得笑笑道：「我相信妳做得到，妳有錢，在金錢萬能的世界裏，妳可以買到法律範圍以外的服務。」

「不錯！如果你們破壞了我的一間工廠，我可以請求派出一團的軍隊來，殺得你們鷄犬不留。」

陳彼得道：「用不着那麼費事，我們對妳要求是天堂島，所以我們的破壞是政策性的，什麼叫政策性的破壞妳懂嗎？」

「我不懂，正要請教。」

「那就是欲達目的，不擇手段，而且不影響到根本，比如說像阿游的黑色九月，以及日本的赤軍連組織的行動，以極少數的犧牲，換取極大的破壞。」

陳秀蓮勃然色變道：「你們敢這樣做嗎！」

「爲什麼不敢，我們已經計劃好了，這裏有一份計劃書，我們已經選好了妳所屬的兩家工廠，三間公司，每隔一天，破壞一處，我們只派出幾個人，或一輛車子，携足炸彈，引綫一拉，轟的一聲……」

他做了個手勢，沒有說下去，但誰都可以意料到他這個手勢所代表的意義。

接着，他又拿出了一張紙，紙上開列着五個名稱，可見這是早就準備好的，陳秀蓮不得不氣餒了。

陳彼得笑了一笑：「陳小姐，妳也應該知道這五個地方，我們的勢力如何，我的話絕非虛言恫嚇，許多類似的企業都已經向我們繳納保護費了，我們的人員始終沒有光顧到貴處，就是我們保留了一份情意，留作談判時爭取妳的好感。」

陳秀蓮怎麼也提不起好感，但是她無法不裝出一副受人情的樣子，乾笑了一聲：「這麼說我早已在開始接受你們的保護了。」

「不錯！也就是說我們在一兩年前，已經開始預付天堂島的租金了。」

「可是在半個月前，我才知道有天堂島這個地方。」

「天堂島只是我們決定如何抵償預付金額的成名，正如我們先放一筆錢在妳那兒，然後才慢慢決定這筆錢用來買什麼。陳小姐，現在妳完全滿意了嗎？」

「滿意了，唯一不滿意的是，你們既然已經擁有了壓制我的力量，爲什麼又在天堂島上佈下瘟疫呢？」

「那是爲了對付胡可爲的，我們對陳小姐的要求並不是天堂島。……」

「你們對我的要求又是甚麼呢？」

「現在已經沒有說出來的必要了，因爲天堂島易主，而我們對天堂島的需要很迫切，就把這次交易放在天堂島上去好了，因此這件交易對陳小姐又加上了額外的附贈，就是天堂島上的那些人命。」

「那是你們做的事，怎麼又要我領情呢？」

「老實說，我們要的是天堂島上的設備，並不要那些人，如果陳小姐留在島上不走，說句很抱歉的話，我們絕不考慮其他，聽任鼠疫蔓延，然後再去接收那個島了，正因陳小姐離開了，我們才改變方法，作了不少的讓步，增加了很多麻煩。」

「爲了這些增加的麻煩，我應該向你道歉了！」

「不必客氣，我們也不是全無收穫，尤其是關於天堂島上的地下武力裝備的情形，陳小姐是唯一清楚全局的人，免了我許多摸索的麻煩，那還是值得的！」

陳秀蓮像鬥敗的公鷄似的，垂頭喪氣地道：「除了答應之外，我似乎沒有選擇的餘地！」

「那倒不盡然，陳小姐可以撒手不管，天堂島上的人死活妳不必担心，工廠公司的安全由當地治安當局負責，損失有保險公司負担，妳要是能够像世界上其他的常人一樣，硬起心腸，百事不管，我們對妳是無可奈何的！」

陳秀蓮連苦笑都裝不出來了，對方已經徹底地擊敗了她，因此她當機立斷，大方地道：「好吧！成交了！你們什麼時候可以去接收？」

「隨時都可以，我們一切都已經準備就緒，倒是爲了陳小姐的遲歸而躭誤了，否則陳家寶一回來，我們就可以出發了，不過天堂島上的疫苗潛伏期很短，希望陳小姐能够快點，遲了，我們只有帶棺材去了！」

陳秀蓮道：「好！明天上午……不！應該說是今天上午十一點鐘，現在已經是凌晨一點了，還有八個半小時，我們在碼頭上會合，乘坐我的女神號出發，記住，我的遊艇載重量有限，你們最多只能派遣五個人前去。」

「五個人倒是不少，只是我還有一批消毒的器材要帶去，那重量有一噸半。」

「我的遊艇載重吃水量是一百五十噸，再多的器材也沒關係，我要限制人數是遊艇上的房間有限。」

「那沒關係，我們並不要求舒適。」

「我要堅持這個原則，遊艇是用來度假消閒的，不是用作渡輪，如果上去的人太多，你知不知道，就會引起注意，由於你們的宣傳，我現在是很受注意的人！」

陳彼得哈哈一笑：「妳本來也是位很受注意的美麗女郎！」

「謝謝你的恭維，我十分欣賞你的幽默。」

「彼此，彼此。這是老大沒落的大英帝國給予我唯一值得留戀的地方，那就是從容不亂的態度，那怕是面對着一個即將決生死的敵人，也應該維持着不可少的禮貌與笑容，這就是所謂紳士的風度！」

陳秀蓮笑了：「我聽說有兩位紳士決鬥，當中槍的一方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之時，還向殺死他的對方伸出手來說了一句謝謝你！」

陳彼得笑道：「那也許有過，只是以前的事了，現在的英國人很淺薄，他們只有在不關痛癢的地方表示風度，如果有了

利害衝突，他們會破口大罵到你的祖宗十八代去！」

「這麼說來還是你這東方的紳士比他們更有風度了？」

「不敢當，我只是東方的流氓，但我的確比他們的紳士有風度，六十年風水輪流轉，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這三十年是我們東方人的天下了！」

陳秀蓮優雅地伸出了手，發出迷人的笑容：「好吧！就這麼說定了，很高興結識你這位東方的流氓，再見，記得上午十一時正，在遊艇碼頭上見！」

陳彼得伸手與她相握，也不禁爲她的美麗風姿所迷惑，心神微疏之下，陳秀蓮的手上突然加勁。

陳彼得一驚連忙運氣相握，但是陳秀蓮的目的不是要跟他比手勁，只是要把他的注意力全引到較勁這件事情上。

因此她感到陳彼得掌上抗力增强時，一個巧妙的柔道過肩摔，把陳彼得由頭上拋了過去，同時還用另一隻手曲肘往上一頂。可以很清楚聽見折骨聲，陳彼得的肋骨最少斷了兩根，激痛使他無法運氣平衡身體，叭的一聲，又結結實實地摔倒在地板上。

這傢伙也够狠的，就地一滾，手已經掏向腰間，那兒別着一枝短槍，可是他才把槍掏出來，砰的一聲輕響，陳彼得的手槍飛了出去，他抱着手掌亂跳，鮮血直滴出來！

開槍的是魯薏絲，她一直潛伏在暗處，用長程半自動的來福槍監視着廳中，槍上套了滅音器，聲音不大，但她的槍却很準！

陳秀蓮笑笑道：「陳先生，別忘了你的風度，即使是東方的流氓，對小姐也不該先拔槍的；這是給你一個教訓，如果不是爲了要你去消除天堂島上的病毒，照你這種行爲，就該一槍打穿你的腦袋的！」

陳彼得的眼中射着怒火，一言不發。

陳秀蓮又笑笑道：「你一直太順利了，幾乎佔盡了上風，競爭要公平，壓倒性的勝利得來不够刺激，追求刺激是年輕人的動力，所以我多少也要撈回一點本來，不能輸得太慘，希望你的傷不至於影響到明天的旅行！」

陳彼得咬了咬牙，強忍住痛苦，作了一個獰笑道：「陳小姐，明天我會準時到達的，不過我也會記住這次的教訓，下次……」

陳秀蓮不等他說完就笑着道：「別這麼沒風度，對女士可不能說出什麼報復的話！」

「我是東方的流氓，不是紳士！」

陳秀蓮臉色一沉道：「你最好別提醒我斬草除根，永絕後患，流氓們都是這麼做的，如果我叫門外的人再給你補上一槍，你就什麼都完了，我相信你的組織不會爲了你中止了我跟你們的交易，你死了也是白死！」

陳彼得果然不敢開口了，陳秀蓮招呼了蘇非一起退出，到了門口，她彎彎腰道：「再見，我們會順手關上門的，不必勞神各位相送了，而且我相信你們還要商量請示一下，時間不多，我不躭誤各位了。」

我還要聲明一件事，就是明天除了指定的人數，一個也不能多，更不能派人隨後跟踪，那是沒有用的，天堂島上的雷達偵察網很靈敏，如果你們寃枉地送了命損失了什麼，可不能怪我！」

兩人退出了院子，開了門出去，又關上了門，裏面的人一直沒追出來，魯薏絲端着槍一直監視着，等陳秀蓮把汽車開過來，她才跳進敞開的後座。

汽車疾駛而行，陳秀蓮的臉色很抑鬱，魯薏絲却道：「大姐，這批傢伙眞厲害，要不是最後給了那傢伙一點教訓出了口氣，眞能把人給氣炸了！」

陳秀蓮一嘆道：「那也只是下意識地洩洩憤罷了，與大局無補，他們手裏掌握着王牌！」

蘇非道：「大姐，妳眞不應把天堂島讓給他們！」

「是的！我沒有選擇的餘地，天堂島上還有三四百人，我不能不管他們的安全，再說那帮傢伙說得出做得到，我不能拿我所屬企業下的一兩萬員工的生命來作賭注！」

「可是那些武裝設備交給他們後，就更難控制了！」

陳秀蓮笑道：「妳難道忘了，地下基地已經沒有武裝了，除了雷達之外，所有的戰鬥性武器都被拆除或毀壞了！」

蘇非不禁一怔道：「是啊！大姐，那不是更糟，到了島上後，我們又拿什麼去給他們呢？」

「當然是那所地下基地！」

「他們發現妳說了謊呢？」

「我並沒有說謊，那些裝備曾經有過的！」

「可是，妳沒有告訴他們說已經拆除了！」

「他們也沒有問，他們不問，我何必要說呢？」

「他們肯接受嗎？」

「不肯接受也沒辦法，基地的設備就是這麼多，我不能無中生有變出來，不過我想他們會接受的，以前他們也不知道島上有地下基地，更不知道那些裝備，他們只想要那個島，並沒有想要那些設備。」

「可是妳已告訴他們，而且他們會懷疑是妳藏起來，要妳交出來又怎麼辦？」

「他們只有五個人，而且我一定要他們在完全消除了病毒疫苗後才讓他們進入基地，他們已經失去了威脅我的本錢，想要不接受也不行了！」

「他們仍然可以威脅到妳的工廠及公司的！」

「我不否認有些可能，但是他們也只才開始計劃，還沒有準備實施，我控制這五個人就行了！」

「作爲人質，警告他們不准妄動！」

「沒有用的，他們不會爲人質而罷手，但是我可以問出他們的底細，作更爲有力的防備或主動攻擊。」

× × ×

陳彼得帶了羅拔楊夫婦跟胡亞麗上了船，陳秀蓮則又留下了馬佳俐，只有葉長青自告奮勇，仍然要去看看熱鬧。

女神號在海中航行着，這艘性能極佳的遊艇有着自航裝置，倒是用不着去操作，只要對校好航綫，隔一段時間去校正一

下航向的偏差就行了。

陳秀蓮每四小時都向天堂島上連絡一次，那是用長程無綫電話通話的。

她連絡的對象是李昆，連絡的內容除了通知李昆自己要帶幾個人到天堂島去參觀外，沒有說其他的事，但是對島上的情形都問得很詳細，最關心就是島上的設施內有什麼特殊的變化，特別是環境衛生方面。

她沒有向李昆說明原因，怕的是萬一消息洩漏，在島上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紛擾。

最後一次的連絡，使得她心情很沉重，李昆告訴她，在海岸邊發現了十幾頭死鼠的屍體，已經火化處理了。

陳秀蓮在電話中只是輕微的斥責李昆太不小心，天堂島上的衛生設施已經到了近乎十全十美的境界，蒼蠅、蚊蟲、蟑螂，這三種最困擾人類的已完全絕跡，唯一無法根絕的就是老鼠，但也為數極微。

一旦有十幾頭同時死亡的事發生，火化固然是很正確的措施，但是應該作更精確的化驗，求出死因。

島上有那麼好的醫護設備與病理研究化驗室，就應該充分加以利用。

李昆連連地向這位新的波士道歉，但也作了說明，他說島上雖然有着幾位常駐的醫生，但是他們是作急救及診療的內外科醫師。

島上的醫藥設備極為新穎，但沒有兒科，沒有產科，這兩科在島上是用不着的，倒是耳、鼻、喉、眼、皮膚等科很齊全，甚至於還有三位心理醫生，而且以他們的業務最忙，到天堂島上度假的富翁們光顧最多的就是心理醫生，至於病理研究雖有設備，却無人主持研究，有兩個護士是大學醫科的學生，兼作這份工作，最多也只是對感冒及性病的患者作粗淺的研究。

他曾經送了一頭死鼠去，要求她們化驗一下，可是她們一看見死老鼠，就嚇得尖叫昏倒了。

陳秀蓮聽了皺皺眉頭，然後問蘇菲道：「那兩個作病理化驗兼護士的女孩子，妳認識吧?」

「認識！她們一個叫蘇絲黃，一個叫佐木和子，兩人都是麥克阿瑟的女兒。」

「怎麼是麥克阿瑟的女兒呢?」

蘇菲笑着解釋道：「那是我們對這一類人的開玩笑的稱呼，她們都是二次大戰後，駐日美軍與當地的女人生下來的混血兒，麥克阿瑟是最初駐日美軍的最高統帥，她們的父親是誰都無法了解了，因此只好稱是麥克阿瑟的女兒。」

陳秀蓮輕輕地嘆了口氣，沒有再說什麼。

蘇菲又加以解釋道：「佐木和子的母親是日本人，蘇絲黃的母親是中國人，在她們五六歲的時候，就把她們遺棄了，她們是在駐軍所辦的孤兒院中長大的，開始的時候很用功，一直讀到東京帝國大學的醫科，不過由於從小缺少親情，剛好在日本經濟復興的那段時間內成長，形成了心理上的極度不平衡，交友不愼而墮落，染上了吸毒的嗜好，被學校開除，轉而淪為東京淺草區的流鶯，被胡可為收容的。」

陳秀蓮再度地長長嘆息，她看過島上那些女職員的人事資料，幾乎每一個人都是有着一段類似的身世。

但是她要問的不是這些，她要問的是更進一步的情形與資料，那是胡可為都沒有搜集得到的：「蘇菲，我希望妳能思考一下，作個最可靠的回答，她們是不是那種見了死老鼠就會昏倒的人。」

蘇菲沉思片刻才道：「我以為不會，她們有一度曾經參加過一個左傾的赤軍連組織，從事暴行的狙擊工作，據說蘇絲黃還親手用槍殺死過兩個人，她們在逃亡的期間，躲在一批嬉皮士的中間，睡在一間大樓的地下室中，服下過度的迷幻藥後，赤裸着身子，故意把麵包屑撒在肚子上，等老鼠來吃……」

「那是為什麼呢?」

「據她們說老鼠爬在肚子上，那尖銳的爪子，拖過赤裸的皮膚，有着一種難以形容的刺激與滿足。」

「妳怎麼會了解得這麼清楚的?」

「我是專門研究人類行為學的，對於每一個人反常變態的行為都有興趣，所以我經常主動地找她們聊天，探測她們以前生活的種種，進一步去了解她們的心理狀況……」

陳秀蓮輕輕一嘆道：「我對她們缺乏深入的研究，但是我聽了李昆的報告後，也感到很詫異！照理說病理研究工作，都是初步從生物解剖着手，而首先從事解剖的對象，都是靑蛙、老鼠、兎子等小動物，假如她們眞是醫科的學生，絕不可能見了死老鼠就嚇昏倒了。」

蘇菲笑着道：「對！還是大姊心細，妳認為這又有什麼進一步值得探討的地方呢?」

陳秀蓮道：「妳是研究人類行為學的，我希望聽取妳的推論，因為妳比我更專門一點。」

「在大姊面前，誰也不敢說這句話，我發現大姊雖然沒有進過任何大學，但是妳在各方面的知識都抵得上一個權威的專家，如果要以學位而言，妳至少可以得到十個博士的頭銜！」

「蘇菲，關於我該得什麼博士，等我們有空的時候，我再接受妳的口試好嗎?現在我迫切需要的是聽聽妳對於那兩個女孩子的報告。」

「好吧，我大致可以分析一下，這有三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她們由鼠屍勾起以前生活中最痛苦的記憶，因而刺激昏倒了。

「第二種是她們對老鼠因而產生了在過去記憶中不愉快的種種，不願意去做化驗的工作，所以才借着昏倒來推拒這份工作。

「第三種可能是她眞的怕老鼠，在這女人中是最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

魯薏絲立刻提出反對意見道：「妳不是說過她們過去脫光了衣服，故意把老鼠引到肚子上來爬動以滿足刺激嗎，怎麼會怕老鼠呢?」

「這並不矛盾，因為她們那時是在迷幻藥的催眠狀態下，所產生的一種反常行為，通常，這種行為表現了人們內心的抗拒與恐懼，平時最怕的事，都有勇氣做了，平時不敢做，不能夠做的事，會故意去

做。」

魯薏絲道：「我不是專家，但是我對妳這三種推斷都不同意。」

「難道妳還有第四種可能嗎?」

魯薏絲笑笑道：「是的，我的推斷是最直接的，沒有那麼轉彎抹角，那就是她們看見了死老鼠，認出了這種死老鼠是為什麼而死的，所以嚇昏倒了。」

「她們怎麼會一眼就看出這是黑死病呢?」

魯薏絲道：「她們既然是學過病理研究的，黑死病自然是一種必須研究的重要研究課程，在實驗室裏培養病毒，注射在老鼠身上，觀察反應，是必須經過的步驟，對她們說來，這種情形太熟悉了，所以一眼就看出來了。」

蘇菲想了一下才道：「魯薏絲，請妳容我表示對妳的敬意，我不抹殺自己的推斷的可能性，但是我願意承認妳的推斷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我的三種推斷只佔百分之五十。」

陳秀蓮笑道：「假如還有第五種推斷，又該佔百分之幾呢?」

兩個女孩子都是一楞，同聲問道：「還有第五種可能?」

「是的，如果我想多一點，說不定還是第六種，第七種呢，但是我不是在做學術研究，所以不去花那個時間，我只選定一種可能性最大的去推究。」

「妳的第五種可能性佔的百分比會最大。」

「是的，以我的估計，我的第五種可能佔到百分之六十，魯薏絲的推斷可以佔百分之三十!」

蘇菲叫嚷起來：「我的三種假設，祇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

陳秀蓮笑道：「百分之三，每一種百分之一，其餘的百分之七還屬於一些尚未求出的可能性，這還是我作最高的估計，這就是所謂專家的價值，他們只會把極簡單的事弄得很複雜，把人人都懂的事弄得他們自己一個人懂。」

蘇菲只有苦笑道：「大姊，我不否認妳對專家的諷刺的確是有道理的，許多學院派的專家往往都忽視了事實而在理論上去求根據，有許多事都是無法以理論去求證的。」

陳秀蓮道：「我不否認專家的價值，更重視他們的研究，因為他們的研究是科學性的，只是他們是以理論為根據，却又無法把全部所有的理論都搜集齊全，所以他們的結論往往有欠缺的地方。妳記不記得有一個笑話，是電腦診病的，一個男人把全部的病徵資料送進電腦，結果答案出來，却是他懷孕了。因為操作的人還漏了放進性別那一資料，因此可知純科學的推論結果是百分之百確定的，但是必須把所有的條件都齊全，缺少了一小節，結論就會差得太遠了。」

「好了!大姊，妳還沒有說出妳的第五種可能。」

「我是根據魯薏絲的可能再加上我的因素，那兩個女孩子是對方的人，所以一看見死老鼠就知道他們預作的布置已經開始生効了，為了避免接觸這些死老鼠，所以才假裝昏倒了!」

「什麼！大姊，妳懷疑蘇絲黃跟佐木和子是對方的人?」

「不錯，她們也是亞洲青年聯盟的成員。」

「那怎麼可能呢?」

「怎麼不可能，妳記得陳彼得說過嗎?他們對天堂島早就在注意了，而且也有了相當的了解，那就證明他們一定在島上留下了有人。」

「但是怎麼證明就是這兩個人呢?」

「因為病原菌是陳家寶帶去的，而陳家寶却是個最俗氣的商人，把病原體散播出去，並不是很簡單的事，只有專家能做，而天堂島上只有那兩個人是專家。」

「她們實在還不夠資格稱為專家。」

「培養病菌，使它們傳播開去，這個工作應該做得到的，但不是陳家寶那種人能做的，因為在取出病原體時，必須要儀器與工具與相當的常識，那只有她們兩個人有這種機會與可能。」

的確，陳秀蓮的推論逐漸站穩了脚步，兩個女孩子都開始承認她的可能性最大了，但是蘇菲還希望作進一步的證實，因為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大姊，不一定是她們，島上還有不少醫生，他們也可能做那種事的。」

「當然，不過我記得進入天堂島的程序，一開始大家是乘坐在天堂號遊艇上，突然地會轉到潛艇上去。」

蘇菲道：「是的，這是為了安全措施，使大家暫時失去知覺，移到潛艇上再進入天堂島，目的在避免天堂島正確方位的洩漏，那段時間內，對客人的每一件行李都是要經過詳細的檢查，不過這工作做起來很簡單，事先客人都已受到囑咐，到天堂島上時，除了現欵與支票簿外，任何東西都不必帶，天堂島都有供應，就是為了檢查的方便。」

「可是陳家寶却帶了口箱子進去。」

「那是珠寶鑽石，是他從公司裏偸拿出來的，天堂島對每一個客人都作過深入調查後才加以接待的，陳家寶沒有足够的銀行存欵，他的家俬全在那口箱子上。」

陳秀蓮笑笑道：「由此可見亞洲青年聯盟這個組織的聰明處，要不是如此安排，又怎麼能够把病原體帶上天堂島呢?」

「即使是如此，仍然要經過嚴密檢查的。」

「不錯！病原體是放在藥片中帶進去的，珠寶、箱子都要交由技術人員作精密的檢查，以防夾帶，那瓶藥也不能例外，只是化驗時，一定是由……」

蘇菲忍不住叫了起來：「一定由她們兩個人化驗，蘇絲黃是研究病理學，和子則是學藥劑的，每次這種工作都是由她們担任的。」

陳秀蓮道：「是的，天堂島上有的是錢，因此所用的人員也絕不會很差勁。」

蘇菲點點頭道：「不錯，這兩個人雖然沒有完成學業，但是她們的成績很高，來到島上後，她們一改前非，努力進修用功，胡可為還特別邀請幾個權威教授，利用度假之便，對她們作了深入的指點。」

陳秀蓮笑道：「假如她們不是亞洲青年聯盟預先安排在島上的人員，帶着病原體的藥瓶又怎能通得過檢查呢!」

這下子兩個女孩子是真心的佩服了，魯薏絲道：「大姊，妳何必還客氣呢，妳的推斷根本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了，還用得着拉上我們嗎？」

陳秀蓮笑道：「在沒有得到證實前，這祇是猜測之詞，我不敢說百分之百。」

蘇菲却問道：「大姊，妳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構想的呢？」

陳秀蓮道：「很早以前，我就在想這件事的可能性，等到陳彼得他們毫無武裝，却又帶了大批的藥品上船時，我才確定他們的確是在島上佈下了菌苗，因此我才去思索這件事。經過這一陣思索後，我才想出了陳彼得的話中有很多矛盾的地方，當然這矛盾並不存在，只是他沒有說得很清楚而已，但是他既然不說，也必然有着個不說的理由，我就必須要自己去找答案了！」

「於是妳就想到他們在島上一定有人接應。」

「這一點我倒早就確定了，當他們準備在島上實施佈菌計劃時，顯然地對島上的情況有了相當的了解，那必然是有人已經滲入了島上。」

「但是，妳怎麼想到是那兩個女子的呢？」

陳秀蓮笑了笑：「我本來還毫無概念，島上每個人都可能有嫌疑……」

魯薏絲立刻道：「大姊！我終於找出妳的一句話病了。島上每個人都有嫌疑太武斷，至少有一個人絕無嫌疑。」

陳秀蓮點頭道：「不錯！我承認疏忽失言，至少李昆是沒有嫌疑的，如果他是跟對方串通的，我在離去後，整個天堂島都在他的掌握之下，對方輕而易舉就可以佔領了！所以李昆不能算在裏面，然後我再仔細地篩去那不太可能的，最後是妳跟魯薏絲的抬槓提醒了我。」

魯薏絲笑問道：「我又是那裏觸動妳的靈感了？」

「妳說的一句話，一句最不要緊的話，妳說妳不是專家，却有一個更爲可能第四種假定。」

魯薏絲笑道：「我只是提醒妳在島上有對方的人在接應，妳自己也想到了，那不算是什麼提示。」

「不是那些，眞正提醒我的是專家兩個字，有些事是專家加入後只會製造痲煩，但有些事却必須要專家才能做的，例如將帶病的菌體培養了散播出去。」

她嘆了口氣，繼續分析道：「其實我應該在更早的時間就想到的，因爲陳彼得他們帶去的都是普通的消毒藥材原料，這些原料還要經過製煉後才能使用的。」

「他知道島上有化驗室，也許是上了天堂島再着手製煉，這個綫索却不見得能證明什麼的！」

陳秀蓮道：「不，這個綫索才是最重要的，黑死病一旦蔓延開來是很難控制的，所以到了島上如果要着手進行，就該立刻開始製造，可製煉這種藥砌的器材必須要十分齊備，少了那一樣都不行的，他除非是對島上的醫療化驗器材十分了解，否則就會自己把一切都帶齊了！」

魯薏絲搶着道：「在島上能供應這方面情報的祇有那兩個人。」

蘇菲也道：「能夠把病原體擴散的也只有她們兩個人，她們可能心中早有成算，爲了怕被感染，一定十分小心，那知道李昆把一頭死鼠拿進了化驗室，難怪她們要昏倒了！」

陳秀蓮道：「現在大家都算是接近情況了！」

魯薏絲道：「那有什麼用，現在已經太遲了，我們現在就算是找到了一切的綫索，也只有眼睜睜地看着。」

陳秀蓮笑道：「還不晚，現在知道了，仍然還有扳本的機會，中國有句俗語，很有道理，妳們一定聽過的。」

兩個人幾乎同聲問道：「大姊！是什麼？」

「解鈴還須繫鈴人。」

蘇菲道：「我懂這句話的意思，可是不懂大姊的用意。」

魯薏絲道：「那還不簡單，誰佈下的災禍，就由誰去收拾！」

蘇菲一嘆，說道：「我也明白是這個意思，但是這是有條件的，大姊要把天堂島借給他們作爲總部之用，而且也簽了合約！」

魯薏絲道：「對呀！大姊，妳已經簽了讓渡書……」

陳秀蓮笑了笑道：「我在上面附加了幾點條件，而且聲明這些條件有任何一點沒有履行時，渡權就可以片面毀約作廢了的！」

蘇菲道：「這個我知道，我也看過了，而且還問過了朱麗，看是否有毀約的可能，她說只要對方履行了條件，就沒有毀約的可能了，而且妳的附帶條件就是要他們把島上的傳染病撲滅乾淨，他們不是已經做了嗎？」

陳秀蓮笑着說道：「傳染病指的是什麼？」

「自然是黑死病！」

陳秀蓮道：「妳我知道是黑死病，但是寫在條文上却只是傳染病，並沒有單指那一種，眞要打起官司來就由我任意指定了，任何一種傳染病都可以稱數的！」

蘇菲睜大了眼睛道：「大姊，原來妳早就存心毀約了！」

「我倒不是存心如此，事實上那一紙讓渡書等於是廢紙，因爲天堂島本身是個沒有國籍的地方，也沒有法律來約束我必須履行，更妙的是我沒有指天堂島的位置所在，到時候我隨便指定一家三流小夜總會，只要是命名爲天堂島俱樂部，隸屬在我名下，然後給他們也就行了！」

魯薏絲欽佩地道：「大姊！妳眞行，可是妳眞有這麼一家俱樂部嗎？」

陳秀蓮笑道：「目前是沒有，但是等我們再回香港就有了，我已經叫留在香港的朱麗立即着手，把在旺角的那一家夜天堂俱樂部用我的名義買下來，更改名義，那家夜總會由於經營不善，將瀕倒閉歇業之危，我去買下來，並不要多少代價。」

魯薏絲哈哈一笑：「妙極了，我，我想看看他們的嘴臉，尤其是他們知道接下是一家快破產的夜總會時……」

蘇菲憂慮地道：「大姊，問題不在那兒，讓渡書雖然有妳的親筆簽名，可是並沒有經過律師的旁證，再者妳可以說是在

脅迫下簽署的，對方並不想拿這紙文件跟我們打官司，他們不取得天堂島的控制權脅迫下簽署的，對方並不想拿這紙文件跟我們打官司，他們不取得天堂島的控制權，就不肯替島上消除病疫……」

陳秀蓮道：「沒關係，我知道了跟他們私下串通的人是那兩個人時，心中又產生一個新的構想，可以試一試，祇是這個計劃必須十分隱密，魯薏絲，妳到門口看看，別讓他們過來，這個計劃被人看出一絲破綻就不靈了！」

魯薏絲道：「沒關係，我一直在注意着，妳在通話時，陳彼得還很注意，等到妳掛斷電話，他已很放心地走開了，現在正在前艙跟青青搭配着打橋牌，合戰羅拔楊夫婦……」

陳秀蓮道：「她倒是很篤定，那個胡亞麗呢？」

「她一個人在艙面上看海，不時地紀錄着，大概是在測記經緯度，想弄清天堂島的地理位置！」

陳秀蓮笑道：「魯薏絲，妳還是合格的船長呢，怎麼會說出這種沒有見識的話呢！」

魯薏絲不服氣地道：「怎麼沒見識，祇要有一具性能較佳的指北針，詳細地記載每小時的方向指針的變化，再加上精確計算，很容易算出所在地的地理位置！」

陳秀蓮道：「這當然很容易，航海學訂下了地理經緯度，主要的就是爲了這個原因，以便萬一有了海難，可以呼叫求援，報明遇難的位置，當然也是爲了辨定方向，修正航綫，不過胡亞麗不是這一類的人才！」

「她要不是這類人才，在海面上記載什麼？」

陳秀蓮道：「她要是這類人才，可以到駕駛室去，那兒有着最精確的航程表，也有着六分儀與海圖，甚至於在自動駕駛操作的圖表上望一眼，就可以得到所要的正確資料了，何必還要如此費事呢？」

魯薏絲一聽敲了頭道：「對啊！那她在做什麼呢？」

陳秀蓮道：「假如我的觀察沒錯的話，她是在用輕便的袖珍發報機在跟遠遠的船隻連絡，互通消息，妳注意看她的耳環，她是瘦長形的臉，不適合戴這種又粗又大的金屬圈子，除非是另外有用途！」

「什麼！那是一架發報機？」

「兩邊耳環，一邊發，一邊收！」

「可是，她並沒有作任何發報的動作呀！」

「她手裏拿着筆，在特製的簿子上寫字，就是發報的信號，科學發達，按鈕的鍵式發報很落伍了，用筆劃長短綫，也一樣可以變成電碼發出的！」

「他們另外有人坐了船在後面跟踪着嗎？」

「這是一定的，否則他們四個人，憑什麼去接收天堂島呢，他們要的不僅是表面上的天堂島，還包括在地下的武裝設備，四個人够嗎？」

「我們不是說好了，不准他們多帶人的！」

「但是他們非要遵守不可嗎，由他們的手段，就可以知道他們不是講究信用的人！」

「那……我們可以推翻約定！」

「他們並不在乎什麼約定，是我們在乎，我們不能拿島上幾百人的生命來開玩笑！」

「大姊，那要讓他們的人跟到天堂島嗎？」

陳秀蓮笑了一笑：「本來我是不肯的，但目前情勢反而對我們有利了，所以我裝作不知道，妳就在那兒看着吧，我要跟蘇菲計劃一下行動！」

「這計劃中有我的份吧？」

「自然有，第一部計劃是蘇菲一個人的，第二部計劃中包括我們每一個人，尤其特別要借重妳這條兇悍的女黑豹，靠着妳衝鋒陷陣，殺敵致果呢！」

魯薏絲笑了，笑得很高興，她是個閒不住的人，只要有架可打，就能提高她的興趣與士氣了。

陳秀蓮跟蘇菲低聲地計劃了一陣後，女神號遊艇終於開到了指定的地點了，那兒是一些突出海面上的小珊瑚石島，不高，浪大的時候，就能把尖端淹沒掉。

這個島自然是無法居住的，但是它却是進入天堂島的第一道門戶。女神號停下來，陳彼得就問：「這是做什麼？」

「在此地換乘潛艇，通過這一片珊瑚區！」

「女神號難道通不過嗎？」

「通得過，但是路綫很曲折，而且隨時有碰撞的危險，所以在通行時，必須把重量減到最輕……」

「在一百多噸的遊艇上，幾個人的重量根本不算回事！」

「但是領航的人員不答應，他說過只要有別的人在旁，他就拒絕導航，這是中國古老的傳統，一行手藝或技術都被當作不傳之秘！」

「他是天堂島的職員嗎？」

「是的，不過仍然要尊重他的意念，因爲他今年已經七十歲了，無兒無女，孤身一人，沒有任何的事能威脅他，或是改變他的意志了，連胡可爲都只有向他低頭，如果你們有辦法，不妨在你們當老板之後再試試，目前我還是此地的波士，我不想強迫一個老人，因爲這是他活着唯一的樂趣與驕傲！」

陳彼得沒有再說話，沒多久，潛艇從水底下浮了出來，李昆自己駕着潛艇來的，推開防水艙蓋，他就打着招呼：「嗨！陳小姐，我正準備向妳請示，我們什麼時候開始營業呢？島上的人都太閒了！閒得難受！」

陳秀蓮笑道：「我不是答應她們，每個人休假兩個星期的嗎？」

「不錯，剛宣佈的時候，她們還大聲歡呼，因爲她們從來也沒有假期，沒有機會自己充一下客人的機會，可是她們兩三天下來就感到無聊了。主要的是因爲島上的每一個地方她們都去過，沒有新鮮之感，而且她們平常的工作本就清閒，倒是有工作才顯得有精神一點，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島上的男人太少，她們祇有在工作時才可以接觸到男人，才提得起勁！」

陳秀蓮一笑道：「那你們這幾位男士一定是很吃香了！」

李昆笑道：「據我所知，那八個人每天都是在帆船上度過的，除了釣魚之外，什麼都沒有做，而且八個人都集中在兩條帆船上！」

「爲什麼？難道他們對釣魚特別感興趣？」

「不是感興趣，是用來果腹，他們除了海裏的魚外，沒有別的東西好吃了！」

「我不是宣佈過嗎？在休假期間，每個人都可以享受顧客一樣的權利，點自己的菜單嗎？」

李昆含笑道：「是的，但是他們寧可喝白水，吃生魚，爲的是避免那一羣爭獻殷勤的女人。」

陳秀蓮點點頭道：「四百九十五比九，這島上的男女比例是太懸殊一點。」

李昆道：「是的，平時還不覺得怎麼樣，因爲有着規章約束她們，一到休假，她們就像瘋了似的。」

「那眞糟糕，島上沒有弄到一場糊塗嗎？」

「二十四小時前，接到妳的通知後，我宣佈休假終止，大家開始工作，在四個小時內，把一切都整理就緒了。」

「喔！這效率可眞高的，五百個人在四小時內，把這麼大的一座島上的環境整理清潔，恢復舊狀！」

「比以前任何時間都乾淨，因爲每個人都像是從痛苦中解脫出來，工作得特別賣力，而且向我報告，以後她們情願自動放棄任何休假。」

陳秀蓮笑笑道：「很好，這次我祇帶了四個朋友來參觀一下，可能有幾天的逗留，在這段時間內，算是大家的加班好了，每天都比照平時的薪水發給特別雙倍的津貼。」

李昆道：「陳小姐，其實用不着！」

「不，這是大家的休假期間，我既然要求大家回到工作的崗位上去，自然給予特別津貼的。」

李昆含笑稱謝，陳秀蓮道：「今天我帶來的四位客人是我們的業務代表，今後代理我們在外面負責爭取顧客的工作。」

李昆道：「其實用不着，我們手頭還有一大批等待來渡假的顧客名單，以每個梯次五十人計，足足可以排半年！」

陳秀蓮道：「我的經營方針不像胡可爲，他是着重在本島的安全，所以限制顧客，我覺得每次五十人實在是浪費，準備擴充一倍到兩倍，相信我們的設備還是够的。」

李昆道：「當然够，擴充十倍都有餘，只要作有計劃的分配及使用，我曾經建議過，但是胡可爲拒絕了。」

陳秀蓮笑道：「現在你可以跟這位陳先生商量一下，如何擴充分配法，他是我們的總代理兼歐洲部門的經紀人。」

她爲陳彼得介紹了，然後又介紹了羅拔楊，李昆笑着道：「羅拔楊，我記得下一批的顧客名單中有這麼一個！」

羅拔楊含笑道：「是的，我在紐約登記的，不過恰好遇見了陳小姐，而且跟她簽了代理的合約，所以省了一張門票。」

李昆很客氣，他們四個人也很風趣，有說有笑地進了潛艇，陳秀蓮還開了水底採照燈，讓大家可以從玻璃圓窗中看到外面海底的情形。

不過那是一條海底的隧道，除了一些峥嶸的海底礁石外，就是一些深海的魚類，看不到什麼東西。

陳彼得開始向李昆詢問一些島上的情形，李昆的答覆跟陳秀蓮說的大致相同，因此他們相信陳秀蓮說的都是眞話，放鬆了戒心，也疏忽了一件事！

那就是進入潛艇的人，已少了一個蘇非。

當潛艇在行駛三個小時後，升起來的時候正好是天堂島下的地腹水道中。

陳秀蓮首先出來道：「在胡可爲主持的時期，這個地方是絕對秘密的，連島上的員工都不知道，我不想太秘密，對自己人是不需要守秘的，但是將來對顧客，仍然不便公開。」

李昆道：「陳小姐，例行的安全檢查是否要舉行？」

陳秀蓮搖搖頭道：「我想不必了，這四位是我們的經紀人，不會挾帶武器什麼的。」

陳彼得已迫不及待地道：「陳小姐，我想我們先去參觀一下這兒的保防設施，這是對顧客提出安全保證時，最重要的一項資料。」

李昆立刻表示反對道：「不可以，這一部份是保密的。」

陳秀蓮笑道：「大衞！我想我們的性質較之胡可爲時期應該略有不同，讓他們看看沒關係，尤其是自己人，應該讓他們了解全部的狀況！」

李昆聳聳肩道：「好吧，反正妳是波士，妳有權決定一切的。」

離開潛艇後，他按了一道按鈕，露出一排相隣的小屋子，用手作了個姿勢道：「大家進去換衣服。」

「換衣服，換什麼衣服？」

陳秀蓮笑着道：「防止輻射的特製服裝，我告訴過大家，這裏有些設備是用核子裝備的，而且島上的能源也是來自核子反應爐，必須要穿上特製的服裝，才能接近。」

這個解釋很合理，陳彼得點點頭，可是他又表示懷疑不解的表情道：「這個屋子裏空無一有，防輻射的服裝呢？」

李昆道：「這是最新的發明，所以必須十分保密，不會放在這兒的，進入到室內後，閉上門後，才可以拿到衣服，出來的時候也必須把衣服歸回原位後，才能打開門，假如這種衣服偷出一件去，立刻就會轟動世界，因爲那能使核子武器的威力降低到跟普通炸彈一樣！」

陳彼得興趣濃厚地道：「它能够防彈嗎？」

「不能，那是一種質地很輕很薄的合成品，像一件雨衣那樣輕便，不防彈，也不能防熱，但是能隔離輻射，而核子武器最厲害的殺傷威力就是輻射綫，假如每個人都有這樣一件衣服，核彈就像是一顆普通的炸彈，除了直接被炸中外，沒有其他的威脅了。」

陳彼得是知道這一件事的意義的，目中閃着光道：「它的製作成本很高嗎？」

「目前當然很高，因爲投下去的研究費用非常之高，但是如果大量製造的話，

最多跟做一件普通外衣的價格相似，人人都買得起，所以才必須高度保密。彼得，你問得太多了，因爲是自己人，而陳小姐一定很信任你們，才會准你們參觀這些設施，所以我希望你們出去後，對這件事要守口如瓶，否則天堂島會成爲一個間諜的集中營，因爲每一個國家都想獲得這個秘密的……」

李昆的語氣已經很不高興，陳彼得却不以爲意，歉然朝他一笑道：「對不起！大衞，我是太好奇一點，因爲這件事太吸引人，在幾個强國競作核子武器的比賽時，個人的生命隨時都在受到威脅中，我忍不住多問了幾句！」

「你可以放心，只要核彈不投到天堂島，這兒是絕對安全的，就算核子彈要投到這兒來，祇要在三分鐘之前作準備，仍然可以安全地避開！」

這席話太動人了，陳彼得等人毫無戒心地各自進入一個小間，陳秀蓮她們也進去了，李昆是最後一個進入的，他還關照道：「現在開始要關門了，關門後有一陣輕微的震動，那是輸送帶把你們送到地下中心，不要慌，閉上眼睛，等待震動靜止後，再睜開眼來，防輻射衣就會送到你的面前，記住，裏面有最靈敏的電眼監視系統，只要你的眼睛不閉，是不會送衣服給你的！」

這是陳彼得他們聽見最後的聲音，然後自動地閉上，而且不閉眼也是什麼都看不見，因爲室中是完全黑暗的，倒是那種震動沒有假。

他們可以感覺到那種震動雖然輕微，却使得他們很不舒服，彷彿心肝五臟都在剎那間被掏走一般！

陳彼得知道這是速度極快的升降機，它正以高速下降，那並不足爲奇，陳秀蓮告訴過他，天堂島的武力是建在海底的基地中的。他心中還充滿了興奮，深深爲這種精密而鉅大的工程設備而感到興奮！

亞青聯盟如果有了這麼一個基地，擁有了這麼大超現代的設施與發明，那將是多麼大的收穫，他們將可以征服世界了，而自己的地位也將從第七八位提高到第二位，甚至於第一號黨魁了！

他知道這個組織的勢力是多麼的龐大，也知道那個地位是擁有多大的權勢，他開始爲自己的好運氣而感到慶幸。

不過他並沒有高興得太久，當他聽見一聲尖叫時，他才意識到那震動已經停止了，而且門也自動地開了。

尖叫是女人的，而且是發自他的同伴胡亞麗，接着之後，另一個女人的尖叫聲又起。

那是羅拔楊的妻子琳達的聲音，他忍不住怒喝道：「住口，有什麼事大驚小怪的？」

「彼得！老鼠！一屋子都是老鼠！」

他聞到了一股近似腐臭的氣息，然後在微弱光綫中也看見了數以千計的蠕蠕而動的鼠羣，而且只有他們四個人，被送到了一間密不通風，滿是老鼠的屋子裏，而他也認出，那些老鼠都奄奄一息，正是他製成的染病的疫鼠！

在天堂島上，保齡球館的小型起居室中，蘇非按動電鈕，打開一間間的密室，把每個人都放出來，然後才道：「還好，沒有弄錯，我眞怕按錯了一個鈕，把我們自己人送進了疫鼠室中。」

陳秀蓮則跟李昆握手道：「大衞！謝謝你，你配合得眞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居然能完成了這麼多的工作，現在我們要立刻着手第二步工作了！」

× × ×

第二步的工作並不難做，然而對陳秀蓮來說，這却是個困難的工作，而且是很吃力的工作。

因爲她要在天堂島上担任魔鬼的角色，陳秀蓮幾乎是個萬能的人，但就是這一件簡單的事做不好，因爲她要扮演一個猙獰的魔鬼，而她就是狠不起來。

雖然魯薏絲自告奮勇地要求代替她去，而且魯薏絲也比她適合多了，可是陳秀蓮加以拒絕了。

「魯薏絲，並不是我不放心妳，而是這件工作無法由誰代理的，否則我就讓大衞去担任了，他比妳還更爲適合，可是你們都無法勝任，因爲我要在天堂島上作最後的審判，那必須要由天堂島上的負責人担任的。」

蘇非笑了起來：「我知道是什麼工作了，大姊是不是打算要審問蘇絲黃跟佐木和子！」

「是的，我要她們立刻從事撲滅鼠疫的工作。」

「島上的職工如果犯了錯，必須由波士來担任處置與審判的規定是胡可爲訂的，他的用意只是在顯示他是島上唯一具有權威的人，大姊，妳既然不想成爲第二個胡可爲，就不必守那些規定的。」

陳秀蓮搖搖頭：「蘇菲，我不是要墨守成規，而是這件工作須要我自己來做，因爲對方是被派來做工作的，只有面對着我，她們才知道我的決心是不肯妥協，才會爲自己的未來去考慮了，否則她們會以爲這是別人擅作主張而不作理會的。」

魯薏絲扳着手指，發出了劈劈卜卜的聲響。

「那就要看她們能挨多少痛苦了！」

陳秀蓮苦笑道：「魯薏絲，肉體上的痛苦只對大多數人有效，對兩種人却產生不了威脅的，一種是充滿了希望的人，另一種是內心絕望的人。」

李昆在旁邊忍不住道：「陳小姐，這話怎麼說呢？」

「這是一個心理學上的問題，人承受痛苦的程度，是以他們的心理狀況而定的，最大的勇氣來自希望，例如一個潛入敵方的間諜被抓住了，無論用什麼殘酷的刑罰去拷問他，他都咬緊牙關，不肯洩漏己方的秘密，這是什麼力量在支持他呢？」

李昆想想道：「是嚴格的訓練，做間諜的人都必須通過了忍受痛苦的訓練，才能被派到敵後工作。」

「訓練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最主要的還是發自他內心的希望，他認爲只要自己能挨下去，他的同伴，他的組織一定會來救他的，對嗎？」

李昆點點頭，因爲他自己嚐過這種滋味，他曾在北韓受過那種訓練，被派到南韓工作過，只是他的運氣好，沒有被抓，當他的同伴被抓住之後，他機警地逃出了

韓國，他的同伴一開始時的確夠硬的，絕口不招供一點情報，一直到南韓的政府提供出具體的證據，讓他那些被俘的同伴知道他們的家人遭受到什麼待遇時，那個同件才招供了。

南北韓之戰，雖然有外國的介入，但是並沒有形成另一次世界大戰，因此在名義上還是一次內戰。

他的同伴家在平壤，家中有一大堆的人，上有父母，下有弱年的弟妹，而他又是個很孝順友愛的人。

在北韓的生活很苦，他的同伴因爲加入了敢死突擊隊，所以他的家中才能受到較好的待遇，也正是爲了這個原因，那位同伴在工作上一直表現得異常的積極進取，甚至於被俘之後，也對組織表示了無比的忠貞，不論對方用了什麼手段，都抵死不肯洩漏半個字。

南韓政府沒辦法，已經準備判決他的死刑了，忽然有一個人前來探監，却是他在平壤千辛萬苦逃出來的妹妹，告訴了他一個使他心碎的消息，自從他被俘之後，他的家人也就失去了優待的資格，年邁的父母被強迫下鄉去勞動，原本在軍部担任秘書工作的妹妹也被強迫到工廠去做苦工，共產黨只重視人的利用價值，並不要一個失敗的英雄。

爲了家人，他才以無比的勇氣接受了苦難，沒想到他的組織與政府已經等不及地宣判了他的死亡。

於是這個同僚的態度整個地變了，由最忠貞的愛國者變成了最徹底的賣國者，不但洩漏了所知的秘密，而且還加入了南韓的肅諜隊，對潛入南韓的昔日同僚展開了最無情的搜捕。

李昆本來的工作是爲組織消滅這個叛徒，但是他是深切地了解一切的，從這兒，他看出了北韓的無情與冷酷，所以他溜了出來，摒棄了以往的一切，加入了天堂島，成爲一個沒有國籍的人。

所以，李昆才眞正了解到陳秀蓮的話，除了瞭解之外，他更有無限的驚奇。

「陳小姐，妳怎麼懂得這麼多的？」

陳秀蓮笑了一笑：「大衛，這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一個人性的問題！」

「可是若非深入了解，或是經過親身體驗的人，很難會想到這種心情的，妳不會是受過間諜的訓練吧？」

「當然沒有，可是我却能把握住這種心情，因爲我知道一件事，任何暴力的集團驅策人去工作時，一定要利用心理上的因素，我們只有針對這些因素去反擊，才能收到效果，現在我們到化驗室去吧！」

李昆默然前導，把大家引向化驗室。

天堂島的一切設備都是第一流的，連醫療設備也是如此，不過這些設備都是偏向於富人的，其中最完善的是心臟科設備，因爲心臟病是富人們最易罹患的絕症。

化驗室在醫護室的後面，這兒是天堂島上最冷僻的部門，祇是聊備一格而已，事實上從天堂島開設以來，也只有過兩三個病人，都是屬於突發性的心臟病，經過急救之後，病人很快就恢復了健康。

化驗室的門關得很緊，李昆敲了半天的門，才看見玻璃上探出一張略帶驚惶的面孔。

那是一個頗爲秀麗的東方女郎，她隔着門問：「大衛，又是什麼事，你別又拿死老鼠進來嚇人了！」

李昆笑了一笑：「這次可沒有死老鼠，是給妳們補充材料來了。」

「補充材料？是什麼材料？」

「我也不知道，是新波士陳小姐帶來的，隨行的還有幾個陌生人，大概是醫生吧，聽說好像是要在這兒製煉什麼藥品，叫我把材料先送到這兒來，而且陳小姐還要妳們兩個人也參加製藥工作。」

門後那張臉上露出如釋重負的感覺，歡聲道：「眞的嗎？這可好了！」

這是一句發自由衷的話，李昆明明是知道她的含意所指，却裝作不明白地問道：「蘇絲黃妳說些什麼？什麼好了？」

「沒什麼，我是說我們兩個人終於有機會正正經經做點事了，以前我們在這兒好像是沒有任何作用似的。」

門打開了，兩個穿着白色醫師服的女郎迎了出來，她們向着李昆身後的陳秀蓮鞠躬行禮，臉上却有着一絲不安的神色，

李昆介紹道：「陳小姐，這是蘇絲黃，這是佐木和子，雖然她們都稱是日本人，但是日本却不承認她們，相信妳也看得出她們是麥克阿瑟的女兒，是東方與西方的矛盾的統一。」

他的語氣裏有着強烈的蔑視與譏嘲，使得兩個女郎都湧上了一層憤色，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陳秀蓮溫和地譴責道：「大衛，你怎麼可以這麼說人家呢？」

蘇絲黃憤然地道：「大衛，我們是混血兒，是雜種，是不知道父親的遺兒，是屬於受人輕視的一羣，但是這是我們的錯嗎？」

李昆忍不住道：「血統膚色得自遺傳，如果有人因此而看不起妳們，那是種族的偏見，至少在天堂島上沒這種現象。」

佐木和子道：「不錯，這是我們留此工作的原因，大衛，以前你對我們都是很客氣的，是什麼原因改變了你？」

她比較沉穩，用探討的口吻詢問着，

李昆怒道：「是你們的行爲，妳們把從別處受到的岐視而產生的憤恨，拿到天堂島上發洩。」

話已經很明顯了，兩個女孩都爲之一怔，又把眼睛移到陳秀蓮的臉上，大概是想看看陳秀蓮是否了解到她們的身份。

陳秀蓮只是很平和地笑着：「大衛，別對她們發脾氣，這跟她們沒關係的。」

她又轉向兩個女郎笑道：「我在香島接到了一個叫亞洲青年聯盟組織的通告，說是在天堂島上佈下了黑死病的疫苗。」

「什麼？黑死病，那是一種很可怕的傳染病。」

佐木和子不愧是個好演員，她仍然裝成一無所知。

陳秀蓮笑道：「是的，我起初並不相信，因爲這種病疫體是以老鼠身上的跳蚤爲寄生傳播開的，天堂島上的環境衞生這麼好，照理是不可能流傳的，可是我用電訊跟大衛連絡後，他居然在島上發現了病死的疫鼠，聽說他還拿了一頭來給妳們化驗，不知道有結果了沒有？」

佐木和子頓了一頓才道：「沒有，我們的胆子很小，看見了死老鼠就嚇昏了過去，根本沒有作化驗。」

李昆怒道：「胡說，妳們是學病理研究的，整天跟老鼠兔子打交道，手上也不知道殺死過多少頭老鼠，怎麼會被一頭死老鼠嚇昏過去……」

陳秀蓮笑道：「大衛！女孩子十個有九個是怕老鼠的。」

「可是她們不該怕，除非她們早就知道那是帶着黑死病菌的鼠屍，所以才嚇得不敢去碰。」

——未完——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晏貞姑




孤軍禦金兵，父女同報國。

晏貞姑，江蘇儀徵人，容貌長得非常漂亮，而天資也很聰明。她的父親晏天規，別號孝廣，濃厚的眉毛滿嘴的鬍鬚臉黑的像就漆一樣，他生平嫉惡如仇，家鄉的人士對他很尊敬。貞姑得到父親的傳授，對武術非常精通，尤其擅長使用雌雄雙箭，異常地勇猛，算得上是一位女中豪傑。

當宋朝高宗時代，金人入侵奪取城池，強橫地佔領土地，國家沒有一天是安寧的。晏天規看到這種情形心裏十分傷心，想要爲國洗刷掉這些恥辱，而且很恨負有防守國家領土之責任的官兵們，拿了國家所給的薪水，不知道保衞國家。每次一打仗，總是敵人還沒有到就先四散逃跑，風聲所傳的地方，無論是遠地方或近地方都相互效法，以致金兵進攻得非常順利，沒有任何人敢和金兵爲敵，因此他在家鄉聯合有志人士，召集義勇的軍隊，樹立起晏天規的旗子來抵抗強大的敵軍。後來金兵有好多次進犯儀徵，都被他們用力殺退，沒有一次能夠得逞，從此之後，金兵一看見晏天規的旗號，就嚇得逃跑。

晏貞姑武藝既已精通，而且又很勇猛，每次作戰必定和他的父親一同去奮力征討，每次打仗每次都獲勝。這時長江北面各地都淪陷在金兵的手中，只有儀徵地方因爲有晏氏父女防守，還能保全。後來聽到金兵將要侵犯揚州，那時揚州城的防衞非常空虛，貞姑就和她父親部下前去援救，在無意之中發現高宗皇帝穿着破爛的官服，臉色非常枯槁，樣子十分可憐，夾在百姓羣中逃命，而後面金兵追趕得很緊，勢必將要落金兵的手中，他父女二人立刻衝殺上前，救出高宗，並且派人護送渡江到瓜州，暫時躲避危險。臨走的時候高宗對他說：「愛卿現在担任什麼職位？」晏天規說：「臣乃沒有職位的小老百姓，因爲家鄉受到金兵的威脅，所以才起義保衞家鄉，今天看見揚州有危難，特別帶兵來幫助，幸好上天有眼萬歲在這裏，臣當誓死以報效國家，金兵已經接近了，請趕快渡江。」高宗才嘆息而去。

金將粘罕統率大軍已經到了揚子橋的北岸，晏天規立刻帶着五百名步兵，衝上前去，抵抗金兵先鋒，而貞姑直接衝向金將，拚命殺敵，金兵大遭失敗，不敢再打下去，這一場戰役本來可以獲勝，後來因爲金人援兵不斷地開來，情勢變得十分惡劣，但是天規一點也不害怕，依然像以前一樣地衝殺，敵人不能得逞，打了很久，敵人知道沒有勝利的希望，就下令退兵，天規上前追殺，中了敵人的計謀被包圍起來，竟然慘死在金兵的手中。

揚子橋這一場戰役，金軍將士死傷很多，然而晏家軍也只剩下一百多個，貞姑看見父親和義兵們慘死，心中悲痛萬分，雖然明知道我少而敵多，却因爲復仇心很急切，下定不達到目的決不生還的宗旨，故而率領着剩下來的義兵，直向敵軍衝殺過去，金軍的箭林已經失去作用，雙方展開肉搏戰，白刃相接，搏鬥了很久，金兵死傷慘重，紛紛往後退却。粘罕受到這樣大的創傷，心中實在不甘心，親自殺掉監督作戰的大將一員，下令一定要捉到貞姑，如果被她逃掉，一律殺頭。

金兵受着主帥命令的逼迫，又再像蜂羣一樣地湧殺上來，但貞姑認爲國家的仇恨和殺父的仇恨都沒有報復，早已抱定犧牲的決心，總希望殺一個敵人，就是多償還一分血債，於是揮着雙劍，上前和敵人作戰，用刀殺死了無數的金兵，回頭看到自己的部下，也已經全部戰死，她悲痛地說：「我晏家軍殺了你五千多人，雖然賠償五百條性命，也是划得來！」後來心裏暗暗想着：「我要拚了這條命，直衝向敵人的中軍，『殺賊必須殺王』，能多殺幾個主將，不是更划得來嗎？」果然，金兵看見她突然衝殺過去，抵擋不住，被她一直衝到中軍裏去了。

粘罕看見貞姑居然敢衝入中軍，就叫軍中忽烈、喇哈、尼迷河、飛而罕四員大將合力打貞姑，打了沒多久，一個個都被貞姑所殺掉，粘罕大吃一驚，又令大將八員出來對付貞姑，包圍着貞姑打殺，結果又被貞姑殺了三員，其餘五員大將，將貞姑緊緊圍住，一直打到天快要黑了，貞姑終於因力氣用完了，一柄雌劍又被金將奪去，自己又落在層層的包圍裏，又恐怕被俘虜之後，會遭受侮辱，就用一柄雄劍自殺而死。她勇猛善於作戰的精神，已經使敵人驚服。

戰爭結束之後，粘罕整理戰場，金兵共死傷六千名士兵，而被晏氏父女殺死殺傷的軍官，也有二百零三員，而金兵最痛恨的，就是揚子橋這一場戰役，被晏家軍將宋高宗救走。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天蠶變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沈曼君驚聞雲飛揚和獨孤鳳成親，立刻策馬急馳回無敵門，希望挽救這不幸的事，沈曼君及時趕到，總於讓雲飛揚和獨孤鳳明白他們倆是同父異母的兄妹，獨孤鳳聽了悲極奔出，雲飛揚也怒極去找獨孤無敵算賬！兩人正鬥得激烈，燕沖天趕到，並阻止了他們，無敵此時就將廿年前青松和沈曼君之間曖昧之事當衆宣佈，使武當弟子感到極不光采，因爲青松一直以來是他們最尊敬的長輩，而沈曼君也刺胸自殺，無敵見狀，笑容亦僵結，因爲他實在也很愛沈曼君……

重建三清殿　黑衣人發難

公孫弘終於抬起頭，立即就看到無敵眼睛中的恐懼。

那種恐懼別人也許看不出來，公孫弘却實在太熟悉無敵的性格，無敵的一喜一怒，往往只一眼就能夠看得出。

恐懼的經驗他雖然不多，亦已足够。

觀日峯獨戰天帝傅玉書風雷雨電，此前在堂上目睹天帝倒在雲飛揚燕沖天天蠶功之下，無敵的眼睛中都露出那種神色。

公孫弘在觀日峯一戰之前雖然從未見過無敵露出那種眼神，公孫弘仍然有一種感覺。

——在無敵，那就是恐懼的表示。

再看雲飛揚，端坐在那裏，眼蓋垂低，表面上看來，出奇的平靜。

公孫弘再看一眼，不由暗自歎了一口氣。

就這樣看來無敵已經輸了三分。

× × ×

一盞盞燈籠先後亮起，整座院子被照耀得光如白晝。

雨勢這時候已經逐漸減弱，間歇有幾下雷聲，閃電劃空，亦似乎沒有那麼炫目了。

雲飛揚終於張開眼睛，表面上看來雖然平靜，眼瞳中却仍然盡是悲憤之色。

他緩緩站起身子，一步步走了出去。

無敵亦同時張開了眼睛，站起身子。

暴喝聲中，雲飛揚身形陡急，首先衝了過去，無敵一聲不發，亦自迎前。

四隻手掌迅速撞在一起，霹靂聲響，無敵左右脚變換，雙掌翻挑劈截，眨眼間，一連攻出了百二十七掌，每一掌都是攻向雲飛揚要害。

雲飛揚雙掌亦有迅速變化，連接無敵百二十七掌，雙掌車輪般滾轉，一掌急一掌，回攻向獨孤無敵。

武當六絕的霹靂掌威猛無儔，再加上天蠶功力，更就驚人。

無敵接雲飛揚二百一十四掌，身形已被迫退了十六步。

雲飛揚掌勢更急，再來百七十掌，將無敵迫到高牆之前，陡然一退，雙掌一翻一抬一合，運起十成功力疾擊向前去！

無敵一身衣衫刹那鼓起，滅絕魔功全運了起來，疾迎向擊來的雙掌。

「轟」一串巨震，雲飛揚倒退三步，無敵整個身子却倒嵌進那面牆壁內。

白堊粉屑般飛揚，周圍的牆壁蛛網一樣裂開，無敵面如金紙，一縷鮮血從嘴角流下來。

他的一雙手掌仍護住胸膛。

雲飛揚雙掌再翻，這兩掌還未擊出，身後風聲急响，一股威猛的掌風凌空壓下來。

他耳聽燕沖天一聲：「無恥！」想也不想，雙掌往後拍出。

「叭！」一聲，雲飛揚身形不動，暗襲他的那個人却被震得倒翻了出去。

那不是別人，就是公孫弘，雙掌與雲飛揚雙掌接實，頓時被震得五臟翻騰，鮮血狂噴。

他着地一個翻滾，又撲了過去，一面狂呼：「師父快走！」

無敵都看在眼內，眼角的肌肉一下抽搐，一咬牙，當機立斷，疾退了出去。

這絕不是他一向的行事作風，但現在的無敵，亦已不是往日的無敵。

無敵門已毀，這一個無敵門主，早已經沒有門主的威風，門主的風度。

雲飛揚方待追過去，公孫弘雙掌已到，顯然拚盡全身眞力，若是擊中，亦會重傷。

雲飛揚不能不接下公孫弘的雙掌，兩下接實，公孫弘一口鮮血又噴了出來，他仍然纏住了雲飛揚，雙掌拚命的攻上。

他的武功雖然還比不上雲飛揚，但要擺脫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雲飛揚掌勢凌厲，變化迅速，幾個照面下來，雙掌又擊在公孫弘身上。

公孫弘鮮血狂噴，五臟肺腑都已被震得離位，實在已支持不住，爛泥般倒下去，可是他的一雙手仍然抱住了雲飛揚的雙脚。

雲飛揚掌已舉起，實在狠不起心腸擊下，嘶聲道：「你……這是幹什麼，他棄你不顧，你還要爲他拚命。」

「無論如何，他到底都是我的師…父……」公孫弘語聲斷斷續續，水珠披面而下，也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

雲飛揚不由怔在那裏。

「照……照顧我……我師妹——」語聲一落，公孫弘終於鬆手，氣亦絕。

雲飛揚不覺蹲下身子，拉住了公孫弘，嘴唇顫動，但咽喉發硬，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雨水不停落在他身上，他似乎一些感覺也沒有，就呆在那裏。

燕沖天已走了過來，目光落在公孫弘身上，不由歎了一口氣。「想不到獨孤無敵竟然有一個這樣的弟子。」

其他人全都沒有作聲，心裏也沒有一個認爲燕沖天說得不對。

雲飛揚終於開口，亦是道：「他是一條好漢子！」

燕沖天目光一轉，那邊牆上裂出了一個人形的洞，無敵却已不知所踪。

「可惜他投錯了獨孤無敵做師父。」

燕沖天目光再落在公孫弘身上，歎了一口氣。

雲飛揚目光亦轉，搖頭道：「今天他雖然走脫，以後也不能再在江湖上立足的了。」

他說着抱起公孫弘的屍體，站起身，往大堂那邊走去。

無敵不能再在江湖上立足，他雲飛揚又如何？

燕沖天沒有叫住雲飛揚，無言跟在雲飛揚的身後，他知道，雲飛揚的心情是怎樣沉重，也知道，今日的事情對雲飛揚是怎樣的打擊。

可是他又能够怎樣？

傅香君扶着沈曼君的屍體，呆蹲在那邊，看見雲飛揚走過，呆望着雲飛揚，也沒有話說。

雲飛揚將公孫弘的屍體在大堂放下，又走了回來，抱起了沈曼君的屍體。

他好像沒有發覺傅香君的存在。

「雲大哥——」傅香君忍不住叫了一聲。

雲飛揚看了傅香君一眼，笑笑，這笑容看在傅香君眼內，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雲飛揚笑得簡直就像是一個白痴，隨即抱着沈曼君的屍體向大堂那邊走去。

傅香君呆望着雲飛揚的背影，怔在那裏，一直到燕沖天走到他身旁，伸手按在她肩頭上，才醒過來。

「香君——」燕沖天歎息道：「你去勸勸小飛……」

「我？」傅香君苦笑。

「現在只有你還能勸得服他的了。」

」燕沖天亦自苦笑。「好像我這樣一個直心腸的人，實在想不出什麽話來勸他放開懷抱。」

「我儘管一試——」傅香君一些信心也沒有，雖然她曾與雲飛揚出生入死，但雲飛揚這一次所受的打擊，却實在太大。

她看看燕沖天，終於移動脚步，燕沖天看着她走了幾步，畢竟還是放心不下，跟了過去。傅香君入到大堂的時候，大堂上只有沈曼君公孫弘兩具屍體放在地上，雲飛揚已經不在。

傅香君放目四顧，脫口呼道：「雲大哥——」

燕沖天應聲加快脚步，急掠了進來，忙問傅香君：「小飛呢？」

傅香君搖頭。「不知他去了那兒。」

「這時候他到處亂闖，很容易出事，一定要把他找回來——」燕沖天一頓足，急步奔出。

傅香君追了上去。

才出大堂，迎面一人走來，正是武當弟子姚峯，一見燕沖天，加快脚步，一面道：「師伯，飛揚往那邊走，叫也叫不住，你老人家……」

燕沖天截喝：「往那邊？」

姚峯抬手一指，不待他開口，燕沖天已經奔馬一樣奔出。

傅香君急忙追前，但輕功到底遠不如燕沖天，片刻便已被燕沖天遠遠的拋下。

腸斷

山野中風更大，雨亦好像大了一些，閃電劃過，萬物齊皆突然一亮，那看來簡直就像是第二個世界。

豆大的雨點洒在樹葉上，發出一陣陣簌簌的聲响，聽來令人更覺心寒。

雲飛揚却一些感覺也沒有，茫然扶立在一株大樹前，任由風吹雨打。

「獨孤鳳是我的妹妹……」他喃喃自語，都是這樣的一句話。

燕沖天來到了身旁，雲飛揚仍一無所覺。

他的認識獨孤鳳，由鬥氣以至互相關心，種種情景此際都一一湧上心頭。

本來是甜蜜的回憶，現在却變成穿腸毒酒一樣，他的肝腸彷彿已爲之寸斷。

喃喃着他終於忍不住嘶聲大叫，揮拳痛擊在那株大樹上，左一拳右一拳，密如雨點。

燕沖天沒有阻止，看着却不禁老淚縱橫。

雲飛揚的遭遇，即使是鐵石心腸的人，若看在眼內，相信亦不免爲之傷感。

「劈拍」一聲，那株樹終於被擊斷，倒下去，雲飛揚仍然虛擊一拳，才又怔住在那裏。

燕沖天這才伸手按住雲飛揚肩頭。「小飛，算了——」

雲飛揚茫然回過身來，看看燕冲天，啞聲道：「師伯——」

語聲一落，他「噗」的跪倒，抱着燕冲天的雙脚，痛哭起來。

風雨未絕，何時方歇？

× × ×

獨孤鳳的難過絕不在雲飛揚之下，她一身雨水濕透，踉蹌着不住往前走。

狂風暴雨黑夜中根本不容易辨別道路，她也根本沒有去分辨。

天地蒼茫，何去何從，她完全不知道，也不知道走着走着，竟又轉回來無敵門的總壇附近。

閃電亮處，在她的前面出現了一個人，她淚眼模糊，仍然認得出那個人是傅香君。

她的脚步不覺停下，傅香君脚步動作快，急奔到獨孤鳳身前。

「鳳姊姊——」

「香君——」獨孤鳳呆應了一聲。

傅香君伸手扶住獨孤鳳。「鳳姊姊，這件事我全都知道了。」

獨孤鳳悲從中來，伏倒在傅香君的懷中。

傅香君悲歎着道：「我一路本來是爲你們兩人祝福，誰知道……」

說話未已，獨孤鳳已忍不住放聲哭起來。

傅香君緊摟着獨孤鳳，沒有勸止，她知道，能够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場，對於獨孤鳳，反而是一件好事。

她只是摟着獨孤鳳，最後自己亦忍不住，痛哭出來。

兩個女孩子就這樣緊擁在一起，風雨下哭成一團。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獨孤鳳才收住了哭聲，從傅香君懷中掙出來，反捉着傅香君的雙臂。「香君，你答應我一件事。」

傅香君道：「你說好了……」

「替我好好照顧小……照顧我大哥——」語聲一落，獨孤鳳一鬆手，轉身狂奔出去。

傅香君一怔，立即脫口大呼：「鳳姊姊——」

獨孤鳳聽若罔聞，眨眼間消失在黑暗中。

傅香君追前幾步，就停下來，望着獨孤鳳的去向，眼淚不禁又流下。

× × ×

紅燭燒殘，蠟淚已乾。

雲飛揚亦無淚再流，仍然呆坐在案前，看着那一對已燒盡的龍鳳燭發呆。

長夜已消逝，風雨亦歇，陽光從窗外射進來，正照在雲飛揚的面上。

雲飛揚完全沒有反應。

簷前間中仍然有幾滴水珠滴下，映着陽光，晶瑩發亮，有如一顆顆的明珠，却更像淚珠。

門開處，傅香君捧着一碗粥走進來。

「你醒來了？」傅香君口裏這樣問，歎息在心中，她又怎不知道雲飛揚一夜未睡？

雲飛揚完全沒有反應，彷彿根本就沒有發覺傅香君的進入，也沒有聽到傅香君的語聲。

傅香君將那碗粥放在桌上，再嘆一聲：「雲大哥——」

雲飛揚如夢初覺，看了傅香君一眼。「你什麼時候進來的？」

傅香君苦笑。「才進來。」

雲飛揚沉默了一會，倏的問：「鳳……我的妹妹呢？」

傅香君還是說眞話。「走了。」

「走了？」雲飛揚欲言又止。

「她很好，你不用担心。」傅香君強裝笑臉。「你還是趁熱吃了這碗粥。」

雲飛揚搖頭。

「那——我放在這裏，什麼時候吃也好，却一定要吃的。」傅香君也不待雲飛揚答話，接又道：「我出去了。」

雲飛揚待要叫傅雲君將那碗粥也拿出去的時候，傅香君已急步走出了房間。

才轉過走廊，傅香君的眼淚已流下，她實在不忍看見雲飛揚那種白痴一樣的神態。

燕沖天從轉角處走出，關心的問：「他怎樣了？」

「還是呆坐在那裏。」

燕沖天看着傅香君歎息。「香君，委屈你了。」

傅香君低聲應道：「不委屈——」眼淚又流下。

× × ×

三天過去，雲飛揚還是那樣子，滴水也不沾唇。

傅香君束手無策，她雖然明白雲飛揚的心情，却担心這樣下去，雲飛揚的健康會大受影响。

燕沖天一樣担心，到第四天頭上，看見傅香君捧着一碗已冷了的粥走出來，灰白的雙眉立時結在一起。

他沒有問，傅香君也沒有說，苦笑搖頭，從他身旁走過。

燕沖天不覺跟在傅香君身後，來到了內堂，看着傅香君將粥倒回鍋裏，一聲長歎。「他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傅香君搖頭。「只是傷心過度，現在我們惟有希望他盡快將那天晚上的事情忘記，離開這地方。」

燕沖天亦自搖頭。「我看他，是很難忘記的了。」

「雲大哥實在命苦。」

「香君，你心地這樣善良，人又漂亮，我眞是不明白小飛——」說到一半燕沖天才省起這時候不適宜說這些話，一頓改口。「不成，這樣下去，害己害人，我一定要當頭棒喝，將他痛罵一頓，教他振奮做人。」

他說着轉身奔了出去。

傅香君一把拉不住，忙追在他身後。

× × ×

房門虛掩，燕沖天推門而入，看不見雲飛揚，只看見燭台之下壓着一封信！

燕沖天目光一掃，急步奔到桌前，拿起那封信一看，眼睛鴿蛋般睜大。

傅香君追了進來，看在眼內，急忙問：「雲大哥他怎樣了？」

燕沖天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將信遞給傅香君。「出關去了。」

傅香君一呆，將信接過，匆匆看了一遍，頹然坐下來。

燕沖天搖頭歎息。「這樣總好過鬱死這裏。」

傅香君呆呆頷首。

燕沖天轉顧傅香君強笑道：「小飛年紀已不小，武功又好，你不必担心他有什麼意外。」

傅香君只有頷首。

燕沖天沉吟接道：「小飛既然出了關外，我們也不必留在這裏。」

傅香君方待說什麼，燕沖天已又道：「你反正沒有地方可去，不若亦隨我回武當，反正小飛心情平靜下來，一定會重返武當山。」

傅香君考慮了一會，終於頷首應允。

燕沖天緩步走出屋外，目光一掃。「無敵門名存實亡，這地方一直是無敵門荼毒武林的根據地，留下來無用，還是一把火燒光算了！」

無敵門總壇的存亡也就決定在燕沖天這句話。

× × ×

燕沖天一行於是在飛揚的烈焰照耀下離開了無敵門，風助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無敵門的總壇迅速化爲一片火海！

烈火燒了兩天一夜，才在一場暴雨之下熄滅，無敵門的總壇已沒有一處完整的地方。

放目望去，到處都是頹垣斷壁，燒焦的樑木橫七豎八，暴雨下更覺蒼凉。

暴雨中，一個人幽靈一樣出現在無敵門大門石階之前。

石階亦已被燻黑，往門內望去，已看不見丁點的火光。

那個人的眼睛中彷彿有烈火在燃燒。

——怒火！

他的雙拳緊握，頭髮衣衫，由上至下，盡皆濕透，他的背脊彷彿亦已被雨水打得直不起來。他的確已無復當年的威勢。

——獨孤無敵！

他早就已經來了，看着烈火將無敵門的總壇吞噬，一些辦法也沒有。

無敵門敗在逍遙谷之下的時候，他身邊最少還有公孫弘，還有獨孤鳳，現在他什麼都已沒有，只是獨孤一個人。

「無敵門，無敵門……」喃喃着無敵突然放聲大笑起來。

悲激的笑聲傳出很遠很遠，完全不像是一個正常人的笑聲。

無敵現在事實亦接近瘋狂！

刺客

正午。

百家集這一天的正午與平日並沒有什麼不同，青石板的長街上人來人往，還是平日那麼的熱鬧。

百家集是一個老名字，本來也的確只有百家，現在却已逾千戶。

地當要衝，過路客商自然也多得很，是促成這地方繁盛的其中一個原因。

在這樣的一個地方無論來了什麼人也一樣不會太惹人注目，何況那個人只是將頭上的草笠蓋得比一般人低一些。

除非特別彎下身去看，否則實在不容易看見這草笠下的臉龐，還用一方黑布裏起來。

這個人也是靠着牆壁走，盡量避免與路上的行人接觸，每一步的距離竟然都一樣，彷彿量度過才走。

× × ×

長街轉角處，有一個算命先生，小桌子垂下來的白布上寫着卜天機三字。

他的面色不大好，蒼白得一如那塊白布，兩眼亦翻白，竟還是一個瞎子。

戴着草笠的那個人也就在算命先生的小攤子之前停下來。

算命先生不停的弄着簽筒，突然好像發覺有人走近來，停下手，半側着腦袋，問：「閣下來算命？」

「不錯。」戴草笠的人語聲很陰沉。

「算自己還是算別人？」

「一個好朋友！」

「什麼時候出生的？」

「正月初三。」

「今年多大了？」

「六十出頭。」

「要算他什麼？」

「還能活多久？」

算命先生「哦」一聲，簽筒一陣搖動，搖出了一支竹簽來。

那竹簽之上寫着第三十八簽，算命先生白眼向天，鳥爪也似兩根手指往下一掂，不偏不倚掂起來那根竹簽，隨又插回簽筒內，突然搖頭道：「他已經死了，還算來作甚？」

「那我該怎樣？」

「還是去街頭那間香燭店買七支蠟燭去拜祭一下你那位好朋友。」

戴着草笠的那個人一聲不發，轉身就走。算命先生也沒有要他將錢留下，繼續撥弄簽筒，那一雙反白的眼睛在陽光下一閃一閃的，散發着一種邪惡已極的光芒。

有誰看得出？

× × ×

香燭店並不大，戴着草笠的那個人走進去的時候，並沒有其他的客人。

一個夥計上前招呼。「客官要買些什麼？」

「蠟燭——」

「多少支？」

「七支——」

「一般人買蠟燭都是成雙成對，客官你……」

「只買七支。」

「好，一支一兩，這要就你七兩銀子了。」

七兩銀子賣七支蠟燭，這若是別人聽到，一定會懷疑自己的耳朵有問題，戴着草笠的那個人却是一些也不嫌貴，拿出七兩銀子，放在櫃枱上。

那個夥計果然只數給他七支蠟燭！

戴草笠的人隨即問：「我要拜祭一個好朋友，這些蠟燭該怎樣用才好？」

「人死入土爲安，客官還是先去周家長生店買一副比較好的棺材。」

「周家長生店？」

× × ×

長生店的門關閉，却一推即開。

雖然是白天，店內仍一片陰森，窗戶都遮上黑巾，氣氛甚爲恐怖。

戴草笠的人走了進去，反手將門掩上！「有人在嗎？」

語聲甫落，一陣格吱吱的聲响突然從棺材中發出來。戴草笠那個人若無其事，立在原地。

火光閃處，一個駝子手掌油燈在一副棺材之後的暗影中走出來。「找誰？」

「來買棺材。」

「什麼價錢的？」

「價錢不要緊，只要好！」草笠那個人拿出那七支蠟燭迎前去一燃亮。

駝子這才問：「客官要殺什麼人？」

「燕沖天——」草笠那個人一字一頓的說。

駝子呆一呆。「武當燕沖天？」

「多少錢？」

駝子反問：「你能出多少錢？」

「十萬兩銀子！」草笠那個人的出手亦不可謂不闊綽的了。

駝子又一呆。「這個價錢我們同意，現在你可以離開了。」

草笠那個人沒有動。

駝子嘿嘿冷笑道：「你既然找得到這裏來，應該知道這裏的規矩，燕沖天死後一個月之內，你將錢送到這裏來，一兩也絕不能少。」

草笠那個人沉聲道：「一定。」

駝子道：「蠟燭既然已經在這裏燃燒，亦即這宗生意我們已經決定接下來，你若是身上根本就沒有十萬兩銀子，由現在開始，趕快去籌備了。」

「你們放心——」

駝子乾笑。「我們從來沒有爲這種事担心過，相信客官比我們更明白。」

戴草笠那個人一聲冷笑：「希望你們也不會令我失望。」

「十萬兩銀子的生意無論如何也不會是虧本的生意，我們一定會盡力而爲，務求不致於辜負客人對我們的祈望。」

草笠那個只是冷笑。

駝子移前一步，伸出一隻手指。「一個月只有三十天，很快過去。」

草笠那個人冷笑道：「這不是担心是什麼？」

駝子將油燈挑亮了一些。「殺一個燕沖天若是賺不到錢，再要殺一個獨孤無敵那樣的高手，是必會令我們元氣大傷。」

草笠那個人毫無反應。

駝子接又道：「可惜客官並不是獨孤無敵，否則我們怎會不放心？」

「哦。」那個人好像有些詫異。

「無敵門雖然毀了，獨孤無敵若是聽到這句話，一定會痛盡三杯。」語聲一落，草笠那個人轉身走了出去。

駝子目送無敵步出門外，陰森森的一笑，將油燈吹滅！

長生店內並沒有暗下來，那七支蠟燭繼續在燃燒。

× × ×

百家集東面三里之外有一座小松崗，草笠那個人離開了百家集，一直走到這座松崗之上才停下脚步。

他的手中多了一壺酒，三隻杯。

在一方大石之上坐下，他隨即斟滿了三杯酒，然後將草笠取下，再將幪面那塊黑布也拉下來。

——獨孤無敵！

連痛三杯，他就將壺杯擲下了山崗。

這三杯到底是爲了什麼而痛飲，只有他才知道，他的唇邊雖然露出一絲冷笑，眼瞳裏却一絲笑意也沒有。

「天殺」是一個殺人組織，存在江湖上已經多年，很龐大，却也很神秘。

這個組織的成員沒有私仇，眼中只有錢，也只是認錢，從來不認人。

無敵早就想併吞這個組織，可是一直都沒有成功，他雖然摸不透這個組織的老巢，對於這個組織的嚴密與行事的迅速，功效一直都很欣賞。

而這個組織的聯絡方法，他也很淸楚，可是他怎也想不到，竟然有這樣的一天，會求到這個組織去替他殺人。

喝下了那三杯酒，他突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無敵門已眞的不可能再出現。

山崗上風急，松濤一陣又一陣，風吹散了無敵的鬢髮，也吹亂了他的心。

——身爲一門之主，一代梟雄，應否採取這種報復手段？

他開始考慮到這個問題。

只是蠟燭這時候必定經已燃盡，就是他改變初衷，也沒有用的了。

× × ×

燕沖天當然還沒有忘記獨孤無敵，却沒有派人去打聽獨孤無敵的下落，在他的心目中，獨孤無敵已只是一個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實在不想將時間浪費在這個人身上，又何况武當山上百廢待擧。

毀壞不堪的三淸殿在重新修築，負責這工作的都是附近叫來的匠人，武當派的弟子雖然都很想出一分氣力，燕沖中却更希望他們多練一刻的武功。

連遭浩刧，武當派人材凋零，雲飛揚若是此去不返，後繼之人，燕沖天不由得大傷腦筋。有誰看得出他心中的憂慮？

× × ×

也是正午，燕沖天傳了一套拳術，着各人去苦練，又向三淸殿這邊走來。

在他這已經成了習慣。

一個個工匠忙着工作，年紀較大的兩個看見燕沖天走來，停下手，各打了一個招呼。

燕沖天信口問道：「差不多的了？」

那兩個工匠點點頭，一個道：「最多還要十天就可以完工。」

他顧着回答燕沖天，冷不防一步踏錯，從竹架上跌了下來。

「小心——」燕沖天急掠了過去，一伸手，及時將那個工匠接住。

一接實，他就發覺不妥，那個工匠的身子分明遠比一般人輕靈！

那個工匠的袖中即時射出了兩筒袖箭，左右齊射在燕沖天的胸腹上！

兩筒十四支袖箭，强勁非常，燕沖天雖然眞氣立即運行，仍然給那些神箭射進了肌肉內一寸！燕沖天完全不感覺刺痛，只是一陣痲木。

「毒箭！」燕沖天心頭一凜，那個工匠的手中已各多了一支鋒筆，左右插向燕沖天的太陽穴。

燕沖天更快，他雙手才擧起，已給燕沖天擲出去，撞在牆壁上，爛泥般倒下。

在燕沖天身外周圍的地面同時裂開了五個大洞，泥土飛揚中，五個黑衣人急拔而起，五支狹長的利劍急取燕沖天五處要害！

燕沖天暴喝揮掌，斷兩劍，震飛兩劍，連環三掌，將三個黑衣人擊得斷綫紙鳶一樣飛開。他身形再轉，抓住了那個黑衣人的右脚足踝，竟就將那個黑衣人當做鎚子一樣，痛擊在另一個黑衣人的頭上。

「叭」一聲，兩個黑衣人鮮血橫飛，當場斃命，在下的那一個雙脚隱入地面幾近半尺。

一張奇大的金屬網旋即從滴水飛簷上洒下，將燕沖天網起來。

燕沖天雙掌急振，那張金屬網被震的往上飛起來，千百點閃亮的寒星接向燕沖天射至！

那些工匠竟全都是「天殺」組織的人，暗器一射出，亦撲了下去。十一個人，十一種兵器，每一種都是專破內家氣功，而且藍汪汪的全都淬上劇毒。

燕沖天雙袖急拂，將暗器捲落，那張巨網又落下，在地上的四個工匠同時分從四個方向竄出，各抓住一角，團團疾轉。

燕沖天連發兩掌都被振開，眨眼間，已被那張巨網裹起來。

他當機立斷，雙掌一插一分，「錚錚錚」、一陣亂响，那張巨網竟被他硬硬撕破，那些人這時候亦已撲到了，其中幾個竟然猿猴一樣爬在燕沖天的身上。

燕沖天雙掌疾翻，喝叱聲中，骨碎聲連响，一個黑衣人被他震得五臟離位，命喪當場，可是他的身上亦中了五支奇怪的兵器。

鮮血「嗤嗤」的從兵器的血槽射出，眨眼間，燕沖天已變成一個血人也似！

他顧不得自己的傷勢，連發數掌，又幾個黑衣人被他擊殺在掌下，可是他的雙手亦被四個黑衣人鎖住，閃電一劍即時從滴水飛簷上射下來。

燕沖天眼見劍光，暴喝一聲，雙臂一振，那四個黑衣人的經脈齊皆被他震碎，可是那一劍亦刺進他的心胸。

這一劍才致命。

（未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槍手刀客



馮嘉・文　盧令・圖

連環毒計　功敗垂成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史敏生接受司馬洛的保護，同時也道出他們一夥共十二人，由駱得利為首一同去偸華克的銀庫，而華克在這次事件中已被炸藥炸死，照理該是無人追殺他們了，他奇怪的是追殺他們的人竟對他們十二人的行踪非常淸楚，是否有內鬼出賣他們呢？……瑪莉和袁光合作去對付萬家明，但這次袁光却失敗了，而瑪莉為滅口，就用袁光身上的遠距離控制的炸彈把袁光和萬家明雙雙炸死，不留半點痕迹……瑪莉再次尋找殺手和她合作，但這次却沒那麼順利，司馬洛也在此時查到她的住所並開始他的偵查工作。

「你果然是一位好朋友，」瑪莉說：「但是別傻吧。人不是貨物，你一定要把這個男人塞給我，我本來覺得好的，也會覺得不好了，先見見他的面，看看他要的究竟是什麼再算吧。」

克麗過去打電話，電話打通了，她低聲講了一陣。她們這裏的屋子是寬大的，電話是在客廳的遠遠一角落，克麗低聲講話，瑪莉就聽不見了。

後來克麗把聽筒擱在一邊，走過來，說：「他想跟你單獨談談，他說有些話，是不適宜我在塲講的，你有什麼意見？」

「我沒有什麼意見，」瑪莉說：「這本來就不是我的主意嘛。」

「那我們應該如何安排見面呢？」克麗問。

「這件事情是你想出來的，」瑪莉說：「你來安排吧。」

「不如我約他到這裏來吧，」克麗說：「他來了，我們一起談幾句，然後我出去，你們可以在這裏談談。」

「這也很好。」瑪莉說。

×　　×　　×

「克麗對我講過很多稱讚你的話，」瑪莉說：「司馬洛先生，我見到你，就知道並不是誇張的了。」

「多謝你，」司馬洛微笑：「克麗自己實在也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你也是的。」

「多謝你，」瑪莉說：「但你顯然不是為了讚美我而來的，你要找我，究竟有什麼事情呢？」

司馬洛顯得有點不安地玩弄着手中那隻酒杯，好一會才說：「你認識一個叫華克的人嗎？」

這一次輪到克麗沉默下來，略作考慮了。當她再開口的時候，她却不是回答這個問題，而是提出一個問題。她問道：「你是什麼人？」

「我嘛，」司馬洛聳聳肩，「讓我坦白一點吧，我是不會跟華克成為朋友的那種人，假如華克知道我在這裏跟你談話，

那麼他會認為你不應該對我講什麼的。」

「既然如此，」瑪莉說，「你認為我應該對你講什麼嗎？假設我認識華克？」

「剛才那問題你實在也用不着回答我，」司馬洛說，「我知道你認識華克。」

「我？」瑪莉說，「你還知道一些什麼呢？」

她是很小心的。她既不承認什麼，亦不否認什麼，她祇是讓司馬洛主動這一次的談話。

「我們知道得相當多。」司馬洛說。

「你們？」瑪莉問。

「我不是一個人，」司馬洛說，「我的背後有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有很多方面的資料，不然我也不會對你知道那麼多了。我知道你認識華克，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你工作的公司是屬於華克的。自然，你的優厚薪金不是白拿的，你有你的本事，你到別處去，可能也可以得到同樣的待遇，但以你與華克的關係，你還是在這間公司裏工作好一點。」

「我與華克的關係？」瑪莉問。

「你與華克的關係，」司馬洛點點頭，「你簡直可以說等於是華克的女兒了。你是華克的遠親，自小就是由華克供養，長大成人。」

「你們這組織的情報來源倒是眞厲害的。」瑪莉說。

「這綫索得來也不容易，」司馬洛說，「我們找到以前照顧你的褓姆，我們想問她一些關於華克的事情，她對我們講出了你這個人，因為這是她唯一知道的。」

「哦，她，」瑪莉說，「我十二歲大的時候她結了婚走了，她現在好嗎？」

「還不錯，」司馬洛說，「看上去夫婦都很和氣。但是華克這個人是以神秘見稱的。我們對他實在知道得並不多，不然我也不會來找你了。」

「既然你知道我與華克的關係，」瑪莉說，「你以為我會合作嗎？」

司馬洛聳聳肩：「嘗試一下，又有什麼損失呢？」

「而且我也帮不了你什麼忙，」瑪莉說，「我極少機會見到華克，而我也——並不是替他做那種事情，你知道的。我祇是在做我自己的事情，而我自己的事情就是一份正當的工作。」

司馬洛凝視着她。

「也許你奇怪為什麼華克會供養我長大，以及他究竟想得到一些什麼，」瑪莉說，「我可以告訴你，他並不是要得到什麼。他這個人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親戚觀念很重，比誰都要重，他並不是為了得到什麼，祇是因為我是親戚，他要帮我的忙，如此而已。」

「我是在想，」司馬洛說，「現在情形有所改變，你就會合作吧了。」

「情形有所改變？」瑪莉抬起一邊眉毛，迷惑地看着他道，「什麼情形有所改變？」

「你有多久沒有見華克了？」司馬洛問。

「很久了，」瑪莉說，「三年？有三年了。那一次他在董事會上出現。他後來叫我進去跟他單獨談了一陣，這之後就沒有再見過他。」

「你跟他談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瑪莉露出一個淡淡的，諷刺的微笑。「假如是重要的，你也很難望我會告訴你了。但他跟我講的並不是重要的話，他問我近來過得好不好，對工作滿意不滿意，找到了男朋友沒有之類。就像一位父親。我是也很想問候他一下的，但是我問不出。我對他的近况知道得那麼少，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問。」

「為什麼你還沒有男朋友呢？」司馬洛問。

「我不需要回答你這個問題，」瑪莉說，「我也不能回答。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這種事情也講得出一個原因來的嗎？但是，你說什麼情况有所改變呢？」

「你有沒有聽過一家貝里尼化學工廠？」司馬洛問，「在羌花山上的。」

瑪莉想了一想，點點頭：「這工廠是與我們公司有點聯繫的，是我們的姊妹公司，不久以前爆炸掉了。」

「然是是你們公司的姊妹公司，」司馬洛說，「那麼華克也該有點股份了。」

「你既然知道得那麼多，」瑪莉說，「難道這一點你就不知道嗎？」

「我知道，」司馬洛說，「你可以跟華克聯絡一下嗎？」

「假如你想利用我找他，」瑪莉說，「你就是白費氣力了。我根本無法與他聯絡，亦不需要與他聯絡。」

「我剛才說情形有所改變，也許我應該先解釋清楚我是什麼意思，根據一切跡象，」司馬洛說，「當羌花山貝里尼化學工廠爆炸的時候，華克正在那裏。」頓一頓，「我們都知道，那裏沒有人生還。」

瑪莉的表情他是小心地觀察着的，不過司馬洛觀察不到有什麼變化。唯一觀察到的就是瑪莉露出一副近乎嘲諷的神情。她說：「你告訴我他死了嗎？」

「是的。」司馬洛說。

「你能證明這件事情？」瑪莉問。

「他是一個活着的時候也不容易找到的人，」司馬洛說，「沒有屍體作為證明，他死了，也很久沒有人知道了。但這是事實。他乘一部直升機到那裏去。當他到達的時候，有十二個人正在爆竊那裏的保險庫。那十二個人逃走之前用小量炸藥企圖把他的直升機炸壞，以使他不能追趕。」

「但是原來他的直升機上還有大量炸藥。所以工廠才會整座炸燬。他不可能在爆炸之前離開了，因為沒有別的路可以離開。」

「既然一切都炸掉了，」瑪莉說，「那你又怎麼知道呢？」

「其中一個爆竊的人向我們自首，」司馬洛說，「他把一切都招供出來了。相信我，這件事是眞的。」

「你一定很開心了。」瑪莉說。

「你却不見得很傷心。」司馬洛說。

「你認為我應該怎樣呢？」瑪莉問，「大哭一塲嗎？我已經不是小孩子，我是一個大人了。」她也頓一頓，又說：「既然你相信他已經死了，你還想怎樣呢？為什麼告訴我？」

「因為，」司馬洛說，「似乎他人雖死了，他的陰魂却不散，那十二個人正在一個一個死掉，所以其中一個人才會向我

們自首。他不想死。」

「那麼他是沒有死了。」瑪莉說。

「華克還有很微的可能性是還沒有死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們認為更接近的可能性還是他已經死了，有人正在代替他報復。」

「是嗎？」瑪莉說，「你們認為是這樣？」

「我們認為是這樣。」司馬洛說。

瑪莉低下頭：「我却不希望是這樣。我希望他還活着。到底他是有恩於我的。一個對你好的人，你總不希望他死去。」

「照我所得的資料，」司馬洛說，「他應該是已經死了。活着的機會實在很微很微。」

「無論如何，」瑪莉說，「你是不能要求我幫你什麼忙的，司馬洛先生。假如他是活着，那你當然不能希望我會告訴你什麼了。假如他是死了，那你還是不能希望我告訴你什麼，因為不論是誰在替他復仇，那這復仇是有權的。殺人者死，這不是很合理的事嗎？」

「是的，」司馬洛說，「假如我認為他是還沒有死的話，我根本不會來找你。但正如我所說，他死了，情形就有所改變了。我不知道你知道多少，我不知道多少，但我知道你一定不會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訴我，也知道你並不是全無所知。我要提醒你的一點就是，華克死了，繼承他的人就是你的親戚了。」

瑪莉淡淡的微笑：「我知道你是什麼意思，你是說，我可能失去我現時這份優差了。但是讓我告訴你吧，司馬洛先生，我這實在並不是一份優差，我是憑自己的力量賺這些錢的，假如我離開，會有不少公司爭着請我，所以我實在是不必担心這一點的。」

「不錯，」司馬洛說，「假如你眞是一如你所講，對華克的事情一無所知的話。但假如你並不是這樣簡單，假如你還有另外一些不方便告訴人的秘密，那你失去的就會不祇是你的工作了。」

「多謝你，司馬洛先生，」瑪莉說，「我相信現在我無論告訴你什麼，你都是半信半疑的了，所以，我還是什麼都不說的好。假如我有什麼危險，我自然會向你求救的。」她站起來。

「請別下逐客令好不好？」司馬洛說，「我想跟你談一會兒。」

「我沒有什麼好講的。」瑪莉說。

「沒有什麼好講也作一個狀吧。」司馬洛說。

「作狀給誰看？」瑪莉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總之從現在開始，我是要纏着你了。假如你知道得比你承認的多，那麼也許有人見我老是跟你在一起，就會着慌了，也許就要對你不利。也許有人不想你終於對我開口。」

瑪莉微笑：「你想害死我？」

「假如你怕死，」司馬洛說，「你大可以和我合作的。」

「你似乎忘記了你自己也並不是刀槍不入的，」瑪莉說，「也許這樣，死的是你呢？」

「不，不，」司馬洛搖頭，「死的不會是我。因為殺死我是沒有用的。殺死了我，又會再有一個我出現，我這種人是殺不完的。但殺死你，就沒有第二個你了，你所知道的就會隨着你的死而消失了。」

「我不怕，」瑪莉說，「我不相信會有人殺死我。」

司馬洛微笑道：「你的咀巴當然這樣講了，但是，讓我跟着你幾天看看就知道了。」

瑪莉搖搖頭：「天，你這個人眞無賴。我得叫克麗把你弄走了。」

司馬洛還是微笑：「克麗會把我弄走的，她還鼓勵我親近你。」

「她也眞無賴！」瑪莉說，「她怎可以這樣？」

「她主要還是關心你，」司馬洛說，「她認為你這個人有點不正常，不喜歡交男朋友。」

「你認為你就有條件改變我？」瑪莉問。

「不敢這樣狂妄，」司馬洛說，「我祇是想知道這是不是眞的吧了。」

「你是什麼人講的話都不相信嗎？」瑪莉問，「你連克麗告訴你的話都不相信嗎？」

「我自己發現的事情，我就會十足相信了。」司馬洛說。

瑪莉嘆一口氣：「好吧，既然你一定要這樣，我就順一下你好了。不過我可要聲明，我對你並不感興趣。」

「這麼快就可以決定？」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你好像在看男人方面很有經驗似的。」

「這不是經驗的問題，」瑪莉說，「我是因為你已經是克麗的男朋友了。我不喜歡這樣亂攪關係。」

「那我們就不要亂攪關係好了，」司馬洛說，「我們祇是作一下狀而已。」

瑪莉微笑：「很好，我們就作一下狀吧。」

「在這屋子裏作狀沒有人看到，那就沒有作用了，」司馬洛說，「我們還是到別處去吧。我們到外面去，找一個好玩的地方，你有什麼好的提議嗎？」

「你是男人，」瑪莉說，「你來提議吧。」

「我看不要等克麗下班回來了吧？」司馬洛問。

瑪莉狡猾地笑起來：「當然不要等她了。我們都不想連她的性命也危及，對不對？」

「那很好，」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出去吃晚飯，然後我們去跳舞，你會跳舞嗎？」

「我會的，」瑪莉說，「但這不是很古老的戰略了嗎？晚飯，夜總會？」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們祇是作狀吧了。」

× × ×

瑪莉很會跳舞，而司馬洛在這件事情上面有着一流技術的，他們在夜總會中是很配合的一對，惹來不少艷羡的眼光。自然，艷羡的人都無法看得出他們兩個人是各懷鬼胎的。瑪莉表面上冷漠而平靜，心中却是充滿了風暴。她無法知道司馬洛知道多少，司馬洛可能對她一無所知，亦可能知道得很多，然而她却不能開口試探。

因為無論如何她必須假裝她是一無所知，與這件事情全無關係的，假如她一開口試探，那等於是自露馬脚了。

這件事情顯然是司馬洛完全採取主動的。

她感到恐懼，同時亦感到生氣，生氣司馬洛與克麗相好，而與她在一起不過是作狀而已。

她並不是與克麗過不去，她祇是不能忍受在她身邊的男人不是對她眞正感興趣。痴痴地追求她的男人，她可以視如糞土地拒絕，但是不向她追求的，她就難以忍耐了。她不喜歡這個人是一件事。她也就是為了這個理由而殺死了袁光。

然而她却不能殺死這個司馬洛，正如司馬洛所說，他這種人是死不完的。死了一個又來一個。假如司馬洛死在她的身邊，那她就很麻煩了。

「你說什麼？」她覺得司馬洛在她的耳邊說話，便連忙集中精神問。

「我說你跳舞跳得好極了，」司馬洛說，「怎麼你會沒有男朋友？」

「跳舞跟男朋友有什麼關係？」瑪莉說，「這不過是一種交際手段吧了。我的工作就是交際。」她的眼睛在他的臉旁轉過來看着他：「你對我是眞不感興趣。」

「為什麼有這感覺呢？」司馬洛問。

「我就是可以感覺出來。」瑪莉說。

「希望沒有別人感覺得出來，」司馬洛說，「假如有人感覺得出我們是在演戲，那我們這就是白演了。」

「那我們要演得像一點了。」瑪莉淺淺地微笑着，眼睛一轉，臉就靠在司馬洛的肩上。

她這表情和這動作都是風情萬種的，任何男人都會心旌搖搖了，再加上她一伏在肩上，頭髮間那股幽幽的香氣就透進鼻孔間。這就會使心旌搖搖的人更變成神魂顚倒了。

她不知道司馬洛是否也像任何男人一樣變成神魂顚倒，但憑他扶着她的手來判斷，似乎他是無動於中的。他的手並沒有揑得緊一些，他的脈搏並沒有加速，而他的呼吸也並沒有比較急促。

她不知道他又是否感覺到她的脈搏是否很急促。不過她却不是因為神魂顚倒，而是因為憤怒。她是多麼痛恨這個男人！他對她不感興趣，而對克麗感興趣。克麗的美麗雖然不遜於她，但是在風情的方面是不及的，不錯，司馬洛是先認識克麗的，所以他就不便再向瑪莉的身上發展了。瑪莉希望這可以使她心中釋然，但是她不能。她就是有這個弱點。她別的事情都可以十分冷靜地計劃和考慮，但是她的妒忌心却是無法控制的。還有在殺人之後那種衝動，她亦是無法控制的。

這大概是一種極端的心理變態了，但是這毛病是不能去見心理醫生的，而且醫生也可能沒有辦法。雖然她沒有去見過心理醫生，但是她對這些事情也相當清楚的。心理病嚴重是很難醫治的，因為這並不是病菌傳染的病，而是主要由於童年的生活的影响。除非把童年的生活改變過來，然而時光是不會倒流的，已經過去了的事情，就很難再改變過來了。

她的變態她也知道正是由於童年生活的影響。

她在童年時受過非常大的打擊，最大的打擊就是五歲的時候父母就死了。

死於撞車，那是她對父母剛剛開始認識，以及懂得眷戀的時候，這個時候失去父母，在心理上的打擊是最大的，因為忽然之間完全失去了倚靠。失去了愛之外，也忽然發覺失去了倚靠。

所以這個時候，華克對她伸出援助之手，她就非常感激了。華克是一個難測的人，瑪莉知道他對親戚關係似乎看得很重，雖然他對別人的生命却是一點都不重視的。瑪莉後來才知道華克起初對她並沒有特別的目的，不過因為她是一位遠親，失去了倚靠，就給她一點照顧而已。華克起初注意她就是她從寄宿的學校裏逃了出來。那時她還不過是祇有八歲，學校在入黑之後是把門鎖上了的，不准出外，而且宿舍之外還有高高的鐵絲網。瑪莉却把她的一張舊床單撕成布條，垂出窗外，沿着布條爬下去，又爬過了鐵絲網，出去了，與一班她在放假時結識的男女流氓會合，在她的策劃和指揮之下爆竊了一間店子，搬走了一大批貨物。

警方對這件事情毫無頭緒，但是華克却找到了這羣流氓，而從他們中間把瑪莉捉了回來。那一次，華克第一次與瑪莉談話。他問瑪莉為什麼要這樣做，瑪莉說她也不知道，她就是不耐煩在學校裏躭下去。她聽厭了教師教她的道理了。什麼愛和平等。都是那麼虛僞，假如人人都推推讓讓，那世界上的人都要餓死了。滿口仁愛的人每天都吃魚吃肉，但是那些魚和豬牛羊都不是自願被宰吃的，談什麼仁愛呢？而且教她的教師自己也不見得公平，對學生就已經偏心得使人噁心了。

總而言之，瑪莉說她就是想做些特別的，驚天動地的事情。她不是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了嗎？她不過祇有八歲，那些十幾二十歲的孩子們都要聽她指揮了，而且在她的領導之下，這件事情進行得那麼圓滿。

華克想了很久，然後才對瑪莉說了一番她永不會忘記的話。他說不錯，祇有傻子才會接受那滿口仁義道德的理論，聰明的人則是把這些理論推給別人，而自己則做相反的事情。但是她必須留在學校裏，她可以不學那一套理論，但是她要學那些基本的知識。一個連字也懂得不多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他說世界正在進步得很快，將來祇有有學問的人才能做大事，那些祇懂得暴力的人，永遠祇是別人的工具而已。

現在想起來，瑪莉就覺得華克講的話是多麼對。那些學問豐富的人，可以做一些很邪惡的事情而不算犯罪，因為他們知道法律有些什麼漏洞。世界已變成了太規律化的世界了，假如法律說是犯罪的就是犯罪，法律書上沒有那一條法律的就不算是犯罪。

華克又對她說，既然瑪莉有這樣的志向，他可以成全她，他會讓她接受另一種特殊的教育。

於是瑪莉就回到學校裏，但不再是寄宿了，有一位褓姆為她持家以及負責照顧她；她已經有了一個家。她每天上學，下

課了之後就到另一位私人教師那裏去學音樂，但是實在不是學音樂，而是在接受間諜性質的訓練。

當她大學畢業之後，她已經成爲了華克一個很厲害的助手了。她就給派在這間公司裏工作，另外還負担許多重要的特殊任務。但她也不是出面的，祇是華克的一個影子，常常以華克本人的身份打電話，傳達命令。這更增加了華克的神出鬼沒性了。人們明明猜想華克是在這個地方的時候，華克却會在千哩之外的另一個地方下命令。

沒有人知道有瑪莉這個人存在。她間中會與華克見面，那亦是秘密的會面，華克本人的行踪已經够神秘了，而瑪莉又是十分秘密地去赴約，所以沒有人知道她與華克見面，而且也祇有在商量最重要的事情時她才會與華克見面的。到現在，她已經二十八歲，她仍然很喜愛她的工作。她的偶像就是華克，而她的人生目標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像華克那樣偉大。

她雖然機械化地讓司馬洛領着她在舞池中轉動着，但她仍然跳得很好。她是習慣了以雙重面目出現的。

後來，音樂完畢了，司馬洛與她回到位子。

他舉了酒杯，她也拿起酒杯來呷了一口。司馬洛說：「你顯得心不在焉，你在想着什麼？」

這個司馬洛果然是一個厲害的人，他看得出她是心不在焉的，因此她不好否認，她可以承認她是正在想着一些事情，但不一定要承認她是眞正在想着什麼。

她淡淡地微笑，說：「我正在想着克麗。」

「你用不着對她道歉，」司馬洛微笑，「我們又不是瞞着她，是她鼓勵我們在一起的。」

「我並不是抱歉，」瑪莉說，「我祇是覺得她對男人果然很有眼光。」

「那即是說，你開始感興趣了嗎？」司馬洛問。

「你是一個相當令人感興趣的男人。」瑪莉也坦白地承認。

「哪一個方面令人感興趣呢？」司馬洛問。

「最重要的就是你沒有毛手毛脚。」瑪莉說，「你知道男人們是多麼討厭嗎？剛剛認識你就要向你毛手毛脚了。假如是粗人，那我倒沒有那麼反感，偏偏是那些作斯文狀的人才最喜歡做，這才是最敎人生氣的呢！」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不過我的確沒有這個習慣。」

×　×　×

「我不能否認，你這位司馬洛先生是有很多好處的。」晚上，在家裏，臨睡的時候，瑪莉對克麗這樣說。

瑪莉正躺在床上，克麗則坐在她的旁邊，用兩手抱着膝蓋。女人與男人是不同的，女人喜歡坐到好朋友的床上去談那些秘密事情。瑪莉身上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短睡袍，腿子是裸露的，而克麗則祇是穿着一條三角褲，此外什麼都沒有了。比較上，克麗是不喜歡穿那麼多衣服的。

兩個都是那麼美麗的女人，假如現在有一個男人在這裏，一定就會有魚與熊掌之嘆，不知道欣賞哪一個好些了。但當然此時亦不會有男人在這裏的，假如有，她們就不會穿得那麼少了。

「究竟他找你幹什麼呢？」克麗說。

「他是一個國際警探之類的人物，」瑪莉說，「他正在查一件案子，他是想我帮助他的調查工作，不過我恐怕帮不了他什麼忙了。」

「那麼，他不會再來找你了？」克麗問。

「不，」瑪莉說，「唔——他不大相信我不能帮助他，所以他還打算再找我幾次的。」

「那正好了，」克麗說，「你可以把他抓住。」

「我並不打算這樣做。」瑪莉說。

「你怎麼了？」克麗說，「難道你對男人眞的是完全不感興趣嗎？」

瑪莉搖搖頭。

「瑪莉，」克麗說，「你究竟是不是處女？」

「這個與你有什麼關係？」瑪莉說。

「別這樣吧，」克麗說，「爲什麼你從不提這件事？」

「我就是不喜歡提這件事，」瑪莉說，「你怎麼了？居然代替人家偵探起我來了？」

「我並不是偵探你，」克麗說，「我是你的好朋友，我是關心你的，我們都是女人，難道談談這件事情也不應該嗎？」

「別談了，」瑪莉說，「我就是不喜歡談這種事情。我看你還是睡覺去吧。」

克麗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祇好出去了。

瑪莉熄了床頭燈，躺在床上。但她並沒有睡着。克麗對她提的事情，雖然她不願意談論，並不就是說她不去想，事實上她現在就是正在想了。

當然她不是處女了，但她却曾經是一個處女，而她不能忘記她失去的第一次。當克麗提起，她就想起來了。在失去之前，她對男人是絕對不感興趣的，因此她也奇怪怎麼她會失去。

她記得那一次是在十九歲的時候，那時她已經唸大學了，在外國。那些西方的青年男女們是特別瘋狂的，他們也想出一些很瘋狂的主意。那一次他們在郊外擧行野火會。野火會就是在沙灘上游泳跳舞和自己燒烤。但這一次他們是擧行得份外別緻的，那就是，他們帶走了一隻小豬自己宰殺，在宰殺之前他們還擧行一次巫術式的祭神儀式。

然後就是那個作祭司打扮的男孩子用刀把那隻豬刺殺。大多數女孩子雖然喜歡找尋刺激，但到這時却是掩着眼睛不忍卒覩了，瑪莉却不是如此。她還看得津津有味。那隻豬的慘叫以及流出來的那些鮮血使她的血變成好像火一般熱了。她看得目不轉睛，看着那隻豬給割開成一塊一塊，而她的手則一直執住身邊那個男孩子的手，執得緊緊的。

那個男孩子已經追求了她很久，難得她會有如此表現，眞的喜出望外了。他的手也乘機在瑪莉的身上活動起來。瑪莉也沒有表示反感。頭一次不拒絕他這樣做。

後來那些宰割成一塊一塊的豬肉放到野火上去燒烤的時候，她就失去興趣了。

她跳起來就走。那個男孩子跟着。她衝進了樹林之中，在草地上倒下來，讓那個男孩子追上了她。

那個男孩子擁着她，吻她，瑪莉亦是沒有拒絕和反對。他們的身上都是祇有泳衣，很容易就解除了。

瑪莉的反應的狂熱是使那個男孩子大感意外的。向來她都像一座冰山，像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聖女，現在她却像變成了一團火了。

他甚至不知道她是第一次。第一次的女人應該不會有如此强烈的需要的，而瑪莉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需索，直至他實在無法應付了。他變成一團麵粉似的，簡直坐也坐不起來。

他們躺在草地上休息着，跟着就是滑稽的一幕。那個男孩子要求瑪莉嫁給他。瑪莉大聲笑起來了。嫁給他？他打算如何養活她呢？

他不能回答。

而且即使這個男孩子有能力養活她，瑪莉亦不會嫁給他的。瑪莉並不要嫁給什麼人。她還有她的工作，她的工作才是最要緊的，在她的心目中，沒有什麼比她的工作更重要了。她要學華克，她要使她自己的本事比美華克。她要幹一番事業。

當那個男孩子苦苦哀求時，瑪莉叫他走。

他走了，而且哭了。瑪莉回到燒烤的地方去，與大家一起吃東西，這之後大家便開始瘋狂了，有些一對一對躲進了樹林裏去，有些則索性公開地就在草地上胡天胡帝起來。

瑪莉這時反而靜下來了，拿着結他在火堆一旁彈奏着。那個男孩子默默地坐在她的旁邊，他們的心中都已經沒有了情慾。那個男孩子的精力已經完全消耗在瑪莉身上了，至於瑪莉，她又恢復了平時的冰山狀態了。而且，那火燒一般的痛苦也開始來臨了。到底是第一次。當她興奮的時候她沒有感到痛苦，而此時，興奮過去了之後，痛苦就降臨了。

她痛了好幾天。這之後她就明白自己果然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當她看到死亡的時候，她就會有難以抑制的衝動。這之後，她開始爲華克工作的時候，她就有不少機會體驗這一點。她的工作常常就是安排一些人的死亡。即使她不是看着死者死去，但是當她知道死者已死，知道這死亡是經她之手安排的時候，衝動就來了。

而這時候，就會有些男人得嚐禁果。但祇是一次而已，同一個男人很難有第二次，絕對不能强求的。林烈可說運氣好，有一次以上，亦可說運氣不好。因爲瑪莉必須殺死他。

瑪莉的一生，就是這樣充滿了傳奇性的。而到了華克因爲這一次意外而死亡了之後，她的生命又來了一個大轉折了。不錯，華克死亡她是知道的，因爲她知道那個時候華克是到那個地方去，而且她亦知道華克的直升飛機上携帶着一批數量相當大的炸藥。假如不是這樣，那座化學工廠就不會整座爆炸掉了。她也知道華克這些炸藥是作什麼用途的。那是一批特種的炸藥，要交給一些沒有本事買到炸藥的人，作一些相當恐怖的用途。此外，華克則是要到化學工廠那裏去提取一些現欵，向那些需要炸藥的人購買一批貨物。這可以說是一種互惠的交易了。那些炸藥是不會意外自己爆炸的，除非是旁邊發生爆炸，所以瑪莉知道必然是有人潛進那個地方去做手脚了。

當然，華克一死去了，這個組織便是屬於瑪莉的了，但瑪莉却不因此而高興。她是希望華克仍然活着的。華克是一個她所仰慕的人，她亦學會華克的特性。她認爲親戚關係很重要，她不過是華克的一個遠親而已，華克却這樣照顧她。現在華克死了，她更起碼要對華克付出十倍親情了。復仇是必要的。

她並不容易查出幹這件事的人是誰，但她也有一個相當强大的組織，所以她終於查出來，於是她就開始進行報復了。

她就是在親情的問題上面犯了一個相當大的錯誤，那就是她要親自動手，因爲要親自動手，她就不能够一次過把那些仇人都消滅。現在她就惹出麻煩來了。仇人並未全部消滅，却惹來了這個司馬洛。

她是多麼痛恨這個司馬洛，然而她却不能够殺死他，假如把司馬洛殺掉，那她就更加不得了。

怎麼辦好呢？怎樣才能够擺脫他？

她也許可以一直假裝下去，他也許會相信她是不能供應什麼綫索的，但是以後又如何呢？

她是無法肯定他們不會繼續監視她的。那麼以後她就不能够採取什麼行動了。她再也不能够進行她的復仇工作了。但是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仇是非報不可的！

這就是爲什麼她如此痛恨司馬洛了。這個司馬洛使她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而且他對她的本人還不感興趣。

殺死他不行，不殺死他也不行，那她能够幹些什麼呢？她有很多本領，她受過特殊訓練，但到了此時，就連她也是束手無策了。也許站在法律的暗面就吃虧在這個地方。到了這個地步的時候，就是邪不能勝正了。

自然，瑪莉在自己的方面則是已經做好了防備的工作的。她的身邊祇有兩件可以指證她的證據，其中一件就是她的小手槍，而另一件則是她那隻電話變聲器。像她這樣一個人，以她外表上的身份而言，她是沒有理由帶着這兩件東西在身邊的，假如給司馬洛他們找出來，那她就會百辭莫辯了。所以她已經把這兩件東西毀滅。

她在第一次與司馬洛出去之前就把這兩件東西帶在手袋裏，乘坐渡海輪渡海。在渡海的中途她進入船上洗手間，把這兩件東西取出來，丟出窗外，讓它們沉下海底。她知道沒有人會看見她這樣做的，假如有人跟踪着她的話，祇會跟上船而不可能跟入洗手間，而跟踪她的人也決不會有另一艘船跟在海面上。即使會這樣，另一船上的人也不會知道她進洗手間，更不會看見她從洗手間把東西丟出窗外的，即使看見她把東西丟進海中吧，也不可能把東西打撈出來，因爲海面是那麼浩瀚廣闊

，渡輪正在行駛，又是在夜間，根本無法肯定丟東西的海面的地點。

沒有了這兩件東西，他們是不能證明什麼了，但是同樣地她也不能再幹什麼。

她眞希望引誘到司馬洛追求她，然後再把這個司馬洛殺死。這樣是最美滿的了。把司馬洛殺死了之後，也許繼續會有人來偵查她，但是很難找得到一個像司馬洛這樣能幹的了。司馬洛是一個很能幹的人，這一點她是知道的。

「我要睡覺，」瑪莉在床上低聲對自己說道，「我不能讓他看到我是睡眠不足，我不能够讓他知道我爲了這件事情而失眠。」

瑪莉閉上眼睛，讓自己入睡。

瑪莉是一個受過特殊訓練的人，在這方面也受過特殊訓練了。

正如司馬洛一樣，他亦可以在精神受到高度壓力的時候也能強逼自己鬆弛下來而墮入夢鄉。這是需要有銅鐵一般的意志，冰一般冷靜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她是個有着銅鐵一樣意志的，唯一的缺點就是她的醋意，以及她面對別人的死亡時的衝動，這些則是無法控制的。

不過司馬洛也有一個弱點，那就是他的宅心仁厚，不喜歡殺人，尤其是不能够動手殺死沒有反抗的人。做這種工作！這是一個相當危險的缺點。

兩個人都是有缺點的。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

瑪莉在睡着了之後也有噩夢，就是不知道這個司馬洛知道得多少。

× × ×

其實司馬洛知道得並不多。他所知道的，也祇是他的猜測而已。正如他對莫先生所講的。

當瑪莉正在家中睡着了的時候，司馬洛則是正在他所住的酒店裏吸着香烟，有人敲門，司馬洛說：「進來吧。」

他並沒有作任何應付危險的準備，因爲他不認爲這裏會有危險。這裏酒店中有他們的人，這層樓的管房就是由他們的人暫時充任了，不容易有危險的人能過得關而到達他的房間來的。而且他亦不相信有人會來危害他，假如瑪莉正是有什麼古怪的話，她派人來殺了他，那他怎麼解釋好呢？

推門進來的是莫先生。

「坐下來吧，」司馬洛說，「你永遠不必睡覺的嗎？」

「我近來當然不大有空閒睡覺了，」莫先生說，「我想知道你的工作有什麼結果。」

「這不過是第一天晚上吧了。」司馬洛說。

「她告訴了你什麼？」莫先生問。

「她似乎講的是眞話，」司馬洛說，「我們知道的她都講出來了，她却不能告訴我什麼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她說她什麼都不知道。」

「她似乎是乾淨的，」莫先生說，「她的紀錄是乾淨的。你認爲值得爲她浪費時間嗎？」

「不知道，」司馬洛說，「不過我認爲最好能够與她相處多一點時間。她到底是一個華克栽培的人。」

「但她不是唯一的一個，」莫先生說，「華克是有這種習慣的。」

司馬洛噴出一口香烟。

「華兄供養不了少這種人，」莫先生說道，「有好幾個還是有相當骯髒的紀錄的。」

司馬洛不知道莫先生這是不是又是大智若愚的表示，但是莫先生既然沒有把司馬洛心目中的道理講出來，司馬洛就要自己把這道理講出來了。司馬洛說：「那些骯髒的，你們去查好了。」

「我們正在查，」莫先生說道，「不過，這個瑪莉，我知道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我並不是爲了想跟她上床，」司馬洛說，「假如這是你的意思的話。」

「很奇怪，」莫先生說道，「你一向都是對美麗的女人較爲好感的，但這一次你却似乎認爲這個美麗的女人可疑了——偏偏在我們認爲她沒有什麼可疑之處的時候。」

「我喜歡一個十全十美的人，」司馬洛說，「尤其是女人。但我不相信有十全十美的人。上帝造人，不會造出一個十全十美的人的。有這個優點的時候，一定就會有另一個缺點了。她的紀錄無懈可擊，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她是一個能幹的女人。假如華克要用人，他應該是用這樣一個人了，他不會用一個有骯髒紀錄的人。華克的作風向來都是這樣的，神秘莫測，難以捉摸，這差不多是他的註册商標了。他最不喜歡的就是給人一些可以追尋的綫索，你認爲對不對？」

「這祇是一種猜想。」莫先生問。

「是的，」司馬洛說，「亦可以說是一種靈感。這些謀殺案發生的時候，瑪莉去了渡假，這亦是足以引起我的靈感的一點。沒有人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渡假，也沒有人知道她在渡假期內做了些什麼。」

「你有問她嗎？」莫先生問。

「沒有，」司馬洛說，「問她有什麼用？她有什麼古怪的話，她是不會告訴我眞話的，而她告訴我的，我亦不會知道究竟是眞是假。」

「很好，」莫先生說，「既然你決定繼續在她的身上找下去，那你繼續好了。我們是尊重你的意見的。」

司馬洛點點頭，又再燃上了另一根香烟。

莫先生打了一個呵欠：「好了，我也要走了。」

× × ×

第二天中午時份，司馬洛才起床，還是一個電話把他叫醒的。這是克麗打來的電話。

「我剛剛下班，」克麗說，「陪我吃午飯怎麼樣？我想跟你談談。」

「你有什麼要告訴我的嗎？」司馬洛問。

「沒有，」克麗說，「我祇是想問問你跟瑪莉發展成怎樣吧了。」頓一頓，「別担心，我吃過了午飯還得上班的。」

司馬洛笑起來了：「我担心什麼呢？我還希望你用不着上班呢！」

「你來嗎？」克麗問。

「很好，」司馬洛說，「反正我也是

要吃飯的。」

他跟克麗約好了會面一起吃飯的地點，然後便匆匆洗臉穿衣，出門赴會了。他們在一個離開商業區較遠的地方吃午飯，那裏就沒有擠逼之苦了。

克麗含情默默地隔着桌子看着他：「你跟瑪莉發展成怎樣了？」

司馬洛微笑：「怎麼了？瑪莉沒有對你講過嗎？你們是同住在一起的，我還以爲她已經對你講過了。」

「她不肯講，」克麗說，「所以你講吧。」

「沒有什麼發展，」司馬洛說，「我跟她一起，並不是要發展什麼。我是來跟她研究一件正經事的。」

「但是我鼓勵你向她進攻的，」克麗說，「以你的手段，難道一點成績都沒有嗎？」

「我不能這樣做，」司馬洛說，「我是先跟你好的。」

「我不反對，那有什麼關係？」克麗說，「我不明白，你是一個男人，照我所知，男人對女人是從不會嫌多的。難道你認爲瑪莉的吸引力不够嗎？」

「不，」司馬洛說，「但難道你對我已經厭倦了？」

「我祇是爲了瑪莉吧了，」克麗說，「我們是好朋友，我關心她。」

司馬洛微笑：「我倒很少看見一個女人用這種方式關心她的女朋友。」

「我就是覺得她有點不正常，」克麗說，「她似乎是有一種老處女心理，假如讓她有一個男人，這也許會好一點。也許她還不懂得欣賞男人的好處，而我認爲你是有能力把她這種心理改變過來的人。」

「你的意思是說她還是一個處女？」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克麗說，「她從來不跟我提這方面的事情的！」

「假如我使她感興趣了，」司馬洛說，「也許她就不贊成我繼續與你親近了。你要知道，並不是每一個女人都像你這樣大方的，事實上我甚少見到女人在這件事情上會這樣大方。」

克麗聳聳肩：「假如是這樣的話，我就讓給她好了。我們仍然可以保持朋友關係的，是不是？這對於我們之間的感情應該不會有很大影响。」

「爲什麼對她作這樣大的犧牲呢？」司馬洛問，「那是說，假如你並不是對我厭倦了的話。」

「我並不是對你厭倦了，」克麗說，「我祇是關心她吧了。她是一個好人，而且她有恩於我。她幫助我得到了這份工作。自然，我自己也不是沒有條件找工作的，不過不會找到那麼好的，她在許多方面都是對我很好。」

「這些你都對我講過了，」司馬洛說，「但是，你倒還沒有告訴我，爲了報答她的知遇，你又替她做一些什麼呢？」

克麗皺眉看着司馬洛，好像認爲司馬洛不應該講這樣一句話。她說：「沒有，這並不是一種交換行爲。兩個人，互相喜歡的時候，就成爲好朋友吧了，幫助別人，不一定是爲了要得到什麼代價的。」

司馬洛微笑按着她的手：「你知道嗎，克麗，你實在是一個可愛的女人。你有一顆良善的心。你知道這個複雜的世界上最難得的東西是什麼嗎？就是一顆良善的心！」

「謝謝你，」克麗有點難爲情地低下頭。

「很好，」司馬洛說，「既然你要我這樣做，那我盡我的能力好了。不過我不能保證成功，因爲我總覺得瑪莉對我不太感興趣，也許我這一種類型不適合她的口味！」

「總之你盡力好了。」克麗說。

司馬洛說：「好吧！我會盡力的。」

他在心裏却有點抱歉地嘆一口氣，因爲他恐怕在這件事情上是不能盡力了。克麗對她之所託，與他正在做的這件事情是頗有矛盾的，假如瑪莉正是他要找的人，結果會使克麗很傷心，假如瑪莉不是他要找的人，那他就要離開這裏，在另一個對象的身上下功夫了，這樣，他佔據了瑪莉的心，對於瑪莉就是一種傷害。所以無論如何，他與瑪莉在一起，就祇能作一下狀而已。

「你什麼時候再見到她？」克麗問。

「今天晚上，」司馬洛說，「我當然是要繼續努力了。」

司馬洛那天晚上果然又是與瑪莉在一起了。

這天晚上司馬洛有了一部車子，那是一部租來的車子。他就是開着這部租來的車子帶着瑪莉駛上了僻靜的地方。那是在他們吃過了晚飯之後。

瑪莉諷刺地咭咭笑起來：「你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這裏是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你大概也知道的吧？這裏乃是談情說愛的勝地。」

「我們又來這裏作狀嗎？」瑪莉問。

「這一點我們不是已經講好了的嗎？」司馬洛說道，「我們可以把狀作得好一點！」

「很好。」瑪莉微笑。

司馬洛把車子在一處空地上停下來，雖然不是樹蔭，但是在黑夜裏，是否樹蔭也不很重要了，總之是在陰影之中。

「我們坐在這裏，也許會很悶的，」瑪莉說，「因爲我們並沒有什麼事情好談的。」

「哦！這不成問題，」司馬洛格格地笑着，「你不知道嗎？我是找題目的專家，我很容易找到一個值得談的題目的，比如說，你並不傷心。」

「爲什麼我要傷心？」瑪莉說。

「華克死掉了，」司馬洛說，「你不值得傷心嗎？」

「但我不相信他已經死掉了。」瑪莉說。

「你以爲我是在騙你的嗎？」司馬洛問。

「我不相信他是死掉了，」瑪莉說，「你也說過有人正在替他復仇，假如他死掉了，誰替他復仇呢？」

「我正是想知道這點。」司馬洛說。

「我不會告訴你，」瑪莉說，「不論你使出什麼手段來，我都不會告訴你。」

司馬洛微笑：「你以前說你是什麼都

不知道的，現在你却是說不肯告訴我，那麼，你對於這件事情，似乎是頗有所知的了。」

「我知道得並不多，」瑪莉說，「但總而言之，我所知道的，我也不會告訴你。也許你會希望我從我的童年開始講吧，但我不會告訴你的。你可以把我抓上警局去，但總之我是不會告訴你的了。」

「我不會把你抓上警局的，」司馬洛微笑，「這樣可愛的一位小姐，我怎麼可以如此對待她呢？」

「既然如此，」瑪莉說，「我們就是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現在我們不是正談得很好嗎？」司馬洛說。

雖然他們現在是正在談話，他們兩個都不是等閒人物。他們也注意到有兩個男人正在步行着向他們走過來。由於瑪莉不能讓任何人知道自己並非等閒人物，所以她不能够表示她注意到了。

司馬洛也沒有表示注意。他不知道來的是什麼人物，亦不能肯定來者是與他有關的。

那兩個人來到了他們的車子旁邊了。是兩個獰惡的青年人。

「小心點！」瑪莉表示恐懼地低聲說，「這個時勢，他們可能是——。」

他們可能是刦匪，有些刦匪是專門在這些地方行刦的。行刦情侶有一個上算的地方，那就是有些偷偷摸摸的情侶，事後根本就不敢報警，而你要刦什麼他們都獻上了。自然，這種行刦乃是卑鄙的行刦，但在這世界上，卑鄙的人多的是，遠比正直的人爲多。

司馬洛看來勢猜他們正是刦匪，料想他們也許會把一把刀子之類拿出來。但連他也猜錯了，這個時代，似乎連刦匪都現代化起來了。車子旁邊那人拿到前面來的却是一把手槍。他的槍咀就向司馬洛的臉上一指，說：「不要動！」

司馬洛僵住在那裏了。

瑪莉深吸了一口氣，低聲說：「司馬洛，這不是你的把戲吧。」

「不是！」司馬洛力持鎮定地回答。

另一個人手上沒有槍，但是有一把刀子，他走到另一邊，拉開車門，用刀指嚇着瑪莉，說：「下來！」

瑪莉不動。司馬洛低聲說：「依他吧，不要亂來。這不關我事，我可發誓。」

瑪莉祇好下車，拿槍那個對司馬洛說：「你也下來！」

司馬洛望進槍咀裏，就知道那是一把眞的槍，而不是玩具手槍，這種東西他是很會分辨的。

司馬洛祇好小心地下車。

那兩個人分別搜他們的身。司馬洛袋裏的錢都給拿走了，腕錶，打火機都不能倖免，瑪莉也是的，自然搜瑪莉的身是比較簡單了，她沒有很多衣袋，而女人的衣袋，通常亦祇是作裝飾用的而已，假如有什麼錢，也是放在手袋裏，她的手袋裏倒也帶着不少錢，而這些錢都轉到了那二個人的袋裏了。

「現在行了吧？」司馬洛問。

「你回到車子裏！」那個拿槍的人說：「我要借你的女朋友一用。」

「不！」瑪莉尖叫起來。

司馬洛沒有做聲，也沒有從命。

「怎麼樣？」那個拿着槍的人說：「你們想兩個都死在這裏嗎？」

司馬洛很勉強地坐回車子裏。

瑪莉呆呆地看着他，拿刀的一個也坐回車子中，坐在司馬洛的身邊，那把鋒利的刀子的刀尖就抵在司馬洛的肋骨上。

拿槍的那一個則繞到另一邊去，執住瑪莉的手臂：「你跟我來！」

瑪莉也不敢不從命，祇好盡可能放慢脚步跟他走。司馬洛對身邊那個人說：「你們還是不要這樣做吧，這樣太過份一點了。」

「你別跟我講！」那人說：「拿槍的人是他，你有本領，你跟他講吧，我是沒權做主的，他在這方面興趣特別濃厚。」

那個拿槍的人並沒有把瑪莉帶到很遠，祇是離開車子十幾呎，擺擺槍，說：「脫下來！」

瑪莉遲疑着。那人又暴躁地喝道：「媽的，不要浪費時間，我可以先把你打暈的！」

瑪莉祇好伸手到胸前，解開第一顆衣鈕。

那個拿着槍的人露着一個得意的獰笑，司馬洛身邊那個拿着刀子的人亦是露出着一個同樣的微笑。他也許沒有權做主，他却是很喜歡看的。現在有點月光，遠近都看得相當清楚。

他們就不知道他們碰到的是兩個怎樣的人，兩個他們應付不來的人，而且這兩個人是各懷鬼胎的。瑪莉仍然懷疑，這兩個人的出現是司馬洛的把戲，因此她雖然是有抵抗能力的，她也不抵抗了，假如她抵抗的話，那就證明她並不是一個等閒人物了。

司馬洛却知道這並不是他的把戲，而是巧合，雖然他不相信巧合，但現在是巧合來了，而且這個巧合是可以利用的。假如瑪莉不肯受侮辱的話，她是非反抗不可了，因此司馬洛雖然頗有方法抵抗，他亦暫時不把抵抗的方法拿出來了。那個拿着槍的人格格地笑着：「假如你好好地服侍我，聽聽話，那我是會對你很好的。」

這倒也難怪這個人的，因爲這個人是那麼美麗，任何男人都會感到垂涎的，尤其是這種完全不講禮義廉恥的人，在由他控制一切的情形之下，他就不放過這個機會了。

瑪莉慢慢地解下衣服，司馬洛可以看到她正在流淚，淚珠在月光之下閃爍着。

她的身上已經剩下了乳罩和三角褲，而她是更加美麗了，在那兩個人看來則是更加吸引力，那個拿槍的人的手也發抖起來了，而拿刀的那個人也忘記了把刀子對準。

瑪莉的兩手伸到背後去，要解開乳罩的扣子，不過還是盡量拖延時間。

司馬洛把頭伏在車子的方向盤上，說：「我不想看。」

「你眞是傻瓜！」旁邊那個人吃吃笑着：「自己用過的東西，借給人家用一下，有什麼關係呢？你自己怎樣用法，比較一下人家怎樣用法，你會學到不少本領，這是對你有益的！」

司馬洛祇是伏在那裏，兩手垂下去，右手却伸到儀器板的下面，從那裏一個特製的暗格之中，把一把用海綿膠托着的手槍拿進了手中。

他慢慢再抬起頭來，槍舉到旁邊那個人的喉嚨部份，那人才發覺。

「不要動，」司馬洛說着，同時也就乘機動手，手劈在那人的手腕上，那人的刀子便脫手跌到地上了，他料不到司馬洛會有槍，亦料不到司馬洛的手掌會是如此快速和有力。他完全料不到自己所遭遇的竟是如此强勁的對手。

刀子跌到車子的底板上，他看見手槍，亦不敢再動了，而司馬洛並不就這樣放過他。司馬洛的手掌再度一揮，便劈在他的喉嚨上，那個人連聲音都發不出來就倒下去了，而司馬洛再在他的頸背上擊了一掌。

那人就在車子的座位上縮作一團，不省人事了，而他那個拿着槍的同伴還是一無所知。

瑪莉的吸引力太强了。

司馬洛向瑪莉那邊望過去，此時瑪莉已經解下了乳罩丟在地上，在月光之下，她的身體的綫條之美好簡直像是出自彫刻家之手的美女像，模特兒身上假如有任何缺點，都由彫刻家憑自己想像力補救了。

那人的槍也半低垂下來，暫時祇是懂得欣賞，也許他還不捨得走上前去動手，也許他是也懂得欣賞美麗的景緻的，假如不先作眼睛的享受就狠吞虎咽，那就是一種天大的浪費了。

那麼美麗，然而連司馬洛亦不知道是那麼危險。

連那個拿槍的人的危險性都不及他。

司馬洛叫道：「喂，你——」

那人的下意識的反應果然就是扭頭向司馬洛望過來，而他的頭是自然地比他的槍擺得更快的。

在他的槍能够擺過來之前，司馬洛的槍就响了。

那人的額上出現了一個醜惡的小洞，頭向後一拗，然後打了一個轉，就仆倒在地上，槍也丟掉了。

司馬洛知道他已經死了，沒有辦法，這是必要的一步，因爲那個人是拿着槍的，那把槍可能向他射過來，亦可能射向瑪莉的身上。

瑪莉的反應祇是呆呆地站在那裏，兩隻手也並沒有抱住胸前，祇是呆在那裏，又是像一尊石像。

司馬洛匆匆推開車門下車跑到她的身邊，扶着她：「現在沒事了，你看，這不是我開的玩笑！」

瑪莉挨在他的懷中。

「你先穿上衣服的吧。」司馬洛說。

瑪莉還是沒有動，她還是挨在司馬洛的身上。

「我們得商量一個善後的辦法。」司馬洛說：「但你得先穿好衣服。」

「什麼善後的辦法？」瑪莉問着，顯得心不在焉的，身子祇是在司馬洛的身上揩着。

「這也許不是普通的刦賊，」司馬洛說：「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也許假如不是因爲我跟你在一起，他們就不會出現了。你記得我講過滅口的事情嗎？也許這就是了。」

「別傻吧！」瑪莉幽幽地說：「華克不是一個這麼昏庸的人，他不會派這樣的膿包來幹這件事情的。」

「華克已經死了。」司馬洛說。

「即使他是已經死了，繼承他的人亦不可能是那麼膿包！」瑪莉說道，「沒有若干本領的人，能够有資格繼承他的地位嗎？」

「無論如何，」司馬洛說：「你也應該先穿上衣服。」

瑪莉忽然咭咭地笑起來，退後兩步，兩手放在腰間，扣着三角褲的橡筋帶，正正對着司馬洛：「爲什麼你老是要我穿上衣服？難道你不感興趣嗎？我還以爲任何男人都是巴不得女人把衣服脫下來的。」

「這……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司馬洛說，他倒給瑪莉弄得狼狽起來了。

司馬洛也不知道，這正是瑪莉的弱點大暴露的時候。

一個人在她的眼前橫死了，這就使她進入了如醉如痴的狀態，她壓抑已久的需要，又抬起頭來了。她現在就是需要一個男人，十分需要一個男人。這種需要使她的方寸也亂了。

司馬洛呆看着她的時候，她又把那橡筋帶推向下面，提起脚，脫了出來，於是她的身上就是什麼都沒有了，吸引力的確是非常之强的——假如不是身邊有一具死屍的話。

就是因爲她的身邊有一具死屍，所以司馬洛對她的吸引力也感覺不到了，他祇是感到一陣陰冷。這種情調並不是他欣賞的，也不是普通人會欣賞的。即使不普通的人如殺手林烈，也祇是勉爲其難地欣賞而已。

「現在我對你很感興趣了。」瑪莉說道：「你不要我了嗎？你對我不感興趣了嗎？」

她的確是正在放射着一種奇異的吸引力，一股令人毛骨悚然，近乎獸性的吸引力。

司馬洛可以感覺到她是正在吸引，但是他在感覺上同時亦加以抗拒，這與外表上的吸引力是有所不同的。這是一種心靈感應，她正在發出着吸引的電波，司馬洛是接收到這電波了，但是隨即加以排斥。

「來吧，」瑪莉又向他上前一步，「我要你佔有我，在這裏。」

「你——你瘋了？」司馬洛說：「我們不能够這樣做。」

「這裏——又沒有人看見，」瑪莉拉着他的一隻手，放到自己的身上，「來吧，怕什麼？」

「不，不要……」司馬洛要把手抽回來，不但不成功，而且另一隻手亦給瑪莉拉了過去了。

「不要，」他忙把這隻手抽回來，「這是一把槍！」因爲他的手上還是拿着槍的。

「收起來好了，」瑪莉說。當他不願意這樣做的時候，她就索性把這槍從他的手中拿下來，向草地上一丟。

司馬洛讓她把槍拿走，因爲他要企圖把瑪莉這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分析清楚，

現在，她簡直就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了。這與他正在調查的事情會不會有什麼關連呢？

有些什麼關連？

瑪莉把他的手在自己身上揩着，由於太急需了，動作相當欠斯文，對於司馬洛這種趣味的人吸引力是絕對不會增加的。

她伸手去扯他的衣服，把一隻手伸進他的衣服之內，在他的胸膛上摸索着。「來呀，我們來玩！」

司馬洛的反應亦是憑靈感而得到的。他忽然猛的把她推開，在她的臉上摑了兩掌。

瑪莉踉蹌地跌向後面，連眼淚都流出來了。

但這兩掌似乎仍然不能驅退她的慾火，她再爬起身，又向司馬洛接近，這一次是半爬過來的。

「我……我……要……」她喘着說。

她要採取哀求施與的態度，這當然已經是很下氣的了，因爲這種事情一向都是由她完全控制的，現在却是要她去求人了。她也無法不弄成是這樣，因爲她總算還記得司馬洛來此的目的是什麼？

司馬洛說：「你瘋了嗎？快醒過來！」他又在她的臉上摑了兩掌，瑪莉又向後面倒去。

她已經「醒」過來了。

司馬洛一連串的掌摑果然驅退了她的慾火，但是並沒有因此而令她恢復正常，祇是使她變成怒得瘋狂了。因爲她的妒意和自尊心也同樣地難以控制的。司馬洛居然不要她，居然不受她的誘惑，居然把她連番地掌摑，這即是說她遠遠不如克麗了。雖然她對克麗是並無恨意的。

本來，在司馬洛開槍把那人擊倒了之後的一刹那間，她已經有了一個計劃，在利用過了司馬洛之後就把司馬洛解決，一如她以前解決了林烈一樣，用死者的槍把司馬洛殺死。這樣就可以造成同樣的局面——兩個人是同時放槍的。

前半部的計劃行不通，司馬洛不肯和她相好，那她祇好用後半部的計劃了。她一手把那死者的槍抓起來，因爲那槍不過就棄在她的身邊而已。

她的動作是那麼快，那麼純熟，槍在一閃之間已經到了她的手中，槍咀朝着司馬洛，而她的手指亦扣在槍機上了。司馬洛知道他沒有時間把自己的槍拾起來了。

「不要亂動！」瑪莉冷酷地命令。

司馬洛就像一尊石像似的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走開一點！」瑪莉又命令。

她的用意就是使司馬洛離開地上那把槍比較遠而已。司馬洛可以選擇向左走或向右走。他選擇了向右走，小心地向右移動了幾步。

他說：「別傻吧，瑪莉，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但他知道狐狸終於露出了尾巴了，她把那把槍拿起來時的手法就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特別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她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我不是在開玩笑！」瑪莉說，「我要殺死你！」

「你殺了我，你怎樣解釋呢？」司馬洛問，「並不是沒有人知道我跟你在一起的。」

「並不是我殺死你，」瑪莉說，「是這個人殺死你的。他射了你一槍，你在臨死之前也還了他一槍。他射你的一槍是射中肺部，你沒有馬上就死，你還有時間還他一槍，而你還他的一槍是射中前額，他馬上就死去了！」

「原來你就是這樣解決了林烈！」司馬洛說。

「是的！」瑪莉承認了。

「但解決了，對你也沒有什麼好處的，」司馬洛說，「你的活動不能再繼續下去了，而且我可以保證，你一定會終生都受到監視！」

「別傻吧，」瑪莉說，「難道我現在放了你嗎？眞可惜，你太正人君子了，假如你和我相好，那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你却侮辱我！」

「林烈也是侮辱你嗎？」司馬洛問。

「林烈對我很好，」瑪莉說，「不過他運氣不大好。他的利用價值完了。沒有了利用價值，我就也不需要他了！」

司馬洛說：「你完蛋了，瑪莉！」

這樣說着的時候，瑪莉的身子就忽然猛的一轉，轉向司馬洛的左手邊，仆在地上，那把槍也從手中脫出去了。她就像是給一件看不見的東西撞中了似的。她的左肩一片鮮紅，血從破了的皮肉之間泉湧而出那是一顆槍彈擊中了她。沒有槍聲的。

她伏在地上，蠕動着。

「你也太有信心了，」司馬洛冷酷地說，「你以爲我會一個人跟你一起來這裏，沒有人保護着嗎？」

瑪莉的臉醜惡地痙攣着，眼瞪着司馬洛。

司馬洛伸手一指：「那上面，那山上就有一個我們的人了。一個神槍手！」

現在瑪莉也許就明白爲什麼司馬洛叫他走開時他向右走了，因爲這樣一走，神槍手是正正在瑪莉的後面，槍彈射來，擊中瑪莉的左肩，瑪莉隨着槍彈的撞力而轉身，即使她就在那一刹間放槍，射中司馬洛的機會還是很微的。

瑪莉仍然掙扎着要去拾那把丟掉了的槍。但是她不能移動位置。那把槍雖距離她祇有十呎，也等於距離她十哩了。

「我不明白，」司馬洛說，「你是一個機警的人，怎麼把槍抓到了手還不放槍而顧着講話呢？你不知道這是很浪費時間的嗎？」

瑪莉的理由就是恨意未除。假如不讓司馬洛知道她是什麼人，就讓司馬洛死去，那是太便宜他了。所以她要先讓司馬洛知道，還要盡量對司馬洛還以侮辱才讓司馬洛死去。但世界上是沒有那麼如意的事情的。

她就因爲要得到太多而失敗了。不過她反正也是註定失敗的，她最多也不過是能把司馬洛殺掉，而與司馬洛同歸於盡而已。

現在她是完全失敗了。運氣不好。假如沒有這兩個刦匪出現，她是不會失敗的，局面也許會僵持下去而沒有了期。但是命運却擺佈了這樣一個局面，於是她便失敗了。

她仍然極力掙扎着要拿到那把槍，但是不行。

「別白費氣力了，」司馬洛道，「你拿不到的，難道你够我快嗎？」

甚至司馬洛亦是不明白她要把這槍拿到手的目的。

她是希望殺死司馬洛然後殺死自己，因爲反正一切都完了。可惜她這個最後的企圖達不到。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說，「你是不會死的，我們的神槍手故意不讓你死。假如你死了，那就是對我們的一個大損失了。假如你活着，則對我們很有幫助。你會好好地對我們招供！」

「我……我不會對你講什麼的！」瑪莉咬着牙說。

「你會講的，」司馬洛說，「我們會有辦法令你講的。」

瑪莉緊咬着下唇，到了此時則是不大有氣力講話了。

而遠遠，救傷車的聲音開始傳來了。

司馬洛站在那裏，低頭看着她。一個美麗的女人，現在正處於可憐的境地，在幾分鐘之前，也許他是會爲她的遭遇感到心痛和憐憫的，但是現在，他則完全沒有這樣感覺了，因爲這是一個不值得同情的女人。這個女人不是人，而是一隻野獸。

司馬洛站在那裏看着她，並沒有企圖把那兩把槍拾起來。他自己的一把，和那個刦匪的一把。假如他拾起來，她就會放棄了。他就是要看着她掙扎；因爲他現在正感到一種獸性的憎恨。因爲他是差點要死在她的槍下了。假如她剛才一拿到槍就馬上放槍，他現在可能是已經死掉了的。

救傷車到達了，而另一部汽車也到達了。

救傷車上的救護人員匆匆忙忙把瑪莉檢驗一下，然後用氈子蓋住抬走。

另一部車子上下來的則是那個神槍手。他把司馬洛棄在地上的槍拾起來，向司馬洛一丟。司馬洛接住了說：「謝謝！」

他是多謝這個人把手槍交給他，同時亦是多謝這個人救了他的命。

「不用多謝我，」那神槍手說，「你很聰明，假如你不是向右邊走，情形就困難得多了。」

「我祇是怕我們的通訊儀器忽然失效，」司馬洛說，「你聽不到我們的談話。」他把一隻金屬的烟匣從內袋掏出來。

「我起初怕你會太早開槍，把那個刦匪射倒，後來又怕你開槍得太遲了！」

神槍手聳聳肩：「你也知道，我們研究射擊，不但研究槍法，而且也研究拿槍的人的心理。那個傢伙沒有很强烈的理由會放槍，假如他得到了他所要的，也許他就根本不會放槍了，而且我知道到了最後關頭，你也會把他解決的，所以我用不着担心地。至於那個女的，我知道她起碼要講完她要講的話才肯開槍了。我等她講够了。」

司馬洛微笑：「你對這些事情果然是頗有研究的。」

兩個神槍手正在檢驗那個刦匪剩下來的那把手槍，很熟練地把槍膛推出，又把槍膛內的子彈滑出來。試扳兩下槍機，搖搖頭。說：「我猜你是一塲虛驚了，這槍根本不能殺死你。」

「爲什麼？」司馬洛問。

「劣等的廉價貨，」那神槍手說，「扳槍機，不會响，多扳幾下，很可能爆炸起來了。連槍彈的口徑都不對，這個人根本不懂用槍。」

「那他簡直是帶着一隻定時炸彈了。」司馬洛說。

「這種人很難講的，」那神槍手說，「他們帶着一把槍，不一定有機會放槍，祇是拿出來嚇嚇人就够了，而槍彈得來不容易，他得到了這把槍之後，亦不見得就會試放，槍彈可以省一顆就省一顆。」

「你的心理學這樣好，」司馬洛說，「你以爲這個女人會不會招供呢？」

「這個我不敢講了，」那人說，「我不認識她，你對她是比較了解的，不過她已經招供了一部份，我相信這一部份已經够了，我們已經把聽到的錄了音。」

「我相信我們是不容易令她招供的，」司馬洛說，「這是一個瘋狂的人，一個瘋狂的人，你有時就的確是完全沒有辦法能够令她屈服。」

「這是你們的專長了，」那神槍手說，「我就不相信我拿把槍指着她她就會招供。」

「不錯，」司馬洛說，「這件事情得慢慢想辦法。不過，車子裏還有一個小流氓是活着的，這是一件廢物，你帮帮忙把他帶走吧！」

× × ×

司馬洛猜得沒有錯，瑪莉就是不肯招供，雖然中槍之前她所講的那幾句話，已足以證明她是什麼人了。她好像失去了講話的能力似的。

自然，她沒有訪客，假如是與她的組織有關的人，一定不敢來探她，而她的同事和朋友的探訪也受到了拒絕。連克麗來看看她也不行。

克麗則是由司馬洛親自擋架。司馬洛把她帶到醫院樓下的餐廳裏。克麗恨恨地瞪着司馬洛：「你們究竟是不是把她殺掉了？」

「沒有，」司馬洛說，「她不會死的。她祇是左邊的肩骨碎了，動過手術之後，子彈已經取出來了，肩上夾着石膏板。但她是會復原的。」

「我看看她有什麼不行？」克麗問。

「最好不要，」司馬洛說，「我們現在正佈下了一個很强的保護網保護着她，你知道她這個組織是多麼可怕的，說不定會有人來企圖刺殺她，所以我們就不准許任何人來探訪她了。」

「難道你以爲我會是來刺殺她的人？」克麗不服氣地說。

「我祇是不想破壞規矩吧了，」司馬洛說，「你現在知道她是怎樣一個人。」

「那是另一件事情，」克麗說，「她並沒有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她仍然是我的一位好朋友。」

「將來，當事情結束了的時候，」司馬洛說，「你是有機會看她的。」

克麗低下頭來，用兩隻手掩着臉：「我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成這個樣子。當你出現的時候，我還以爲你會給我們的生命帶來一些新的色彩，加添一些新的歡樂，但是結果——」

「我也很難過，」司馬洛說，「我也眞希望她不是我們所懷疑的人，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不如我們所望的。」

克麗的頭抬起來，搖着頭，雖然並沒有流淚，但這祇是因為她強忍着而巳，她的眼中巳經在閃着晶瑩的淚光了，她哽咽着說：「她結果會怎樣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她這樣一個人，做了這樣的事情，你以為結果會怎樣呢？」

「你不能……帮帮她嗎？」克麗說，眼淚終於流下來了。

「我帮不了她什麼，」司馬洛搖搖頭，「她需要的是精神病醫生的帮助，克麗，理智一點看這件事情吧。這件事不是感情作用可以解決的，你在這裏坐一會，把淚水抹乾，我送你回家去好了。」

克麗本來還算勉強忍得住，但是經現在這樣一講，反而哭泣起來了，司馬洛也沒有去勸她，讓她哭好了，哭是一種感情的宣洩，哭過了之後，人就會變得較為理智了。

× × ×

這時在樓上，瑪莉正躺在床上，樣子看來眞的相當狼狽，起碼是不太容易動彈的，她的左肩上正夾着石膏，而差不多整個人上身都因此而給用綳帶包紮住了，她的人也不美麗了，顯得很憔悴，臉色蒼白，不過這些並不是她不美麗的主要原因，她的不美麗主要是因為那雙眼睛，那麼地充滿了憎恨，就像一隻受困的野獸，正等着機會把困她的人撲噬。

她看着一個護士把她旁邊小几上的藥瓶拿走，出去了。由於至此她巳熟習了醫院的時間程序，她知道這個護士出去了之後暫時是不會再進來的。

於是她就馬上離開床上，站到地下。

這並不是容易的事，由於左臂上的石膏是那麼重，很難保持平衡，而且這也是醫生每次叮囑地千萬不要做的事情，醫生講得沒有錯，沉重的石膏壓在傷口上，使她的臉上馬上就出現了一層薄汗。

她望向窗口，這窗口也是特別的，可以斜斜地托出向上打開，但是不能開大，反而近天花板的部份那一截則可以托成水平綫，但這上面又很窄，不能讓一個人爬進來的。這似乎是一間保險的病房，房間對面完全是空的，沒有任何建築物，即使有人想從對面開槍暗殺她亦不可能。

瑪莉的右手拿住了一張椅子，提起來，這雖然很吃力，却能够使她的身子較為平衡。

「你在幹什麼？」後面忽然有一把聲音問。

不知道為了什麼，那個護士剛剛又回到房間裏來了——不應該回來的時候又回來了。

瑪莉一隻脚伸出去，向那架裝載餐食的餐車一撐，這架餐車便向那女護士直滑過去，撞在她的身上，使她尖叫一聲，倒退着跌出門外。

在差不多同一時間，瑪莉也把那張椅子向窗口丟過去，擲中了窗門那片大玻璃。那大玻璃「嘩啦」一聲碎掉了，椅子也飛了出去，直墜樓下。

在病房門外，那個女護士跌出去之際，巳經驚動了在外面走廊中的兩個保安人員。那兩個人連忙拔槍衝入房中。巳經太遲了，而且這亦不是槍所能制止的事情。

他們衝進去的時候，剛來得及看見瑪莉的兩腿消失在視綫中，她好像一個飛人似的飛出了那沒有了玻璃的窗框之外，直向樓下跌去。那兩個人爭相衝前去，雖然這件事他們沒有辦法制止的。

他們還沒有到達窗外，就巳經聽到瑪莉落在樓下的「隆」一聲。

司馬洛與克麗一起在樓下的餐廳裏亦是聽到這「隆」的一聲，而且在這之前的幾份之一秒間，司馬洛亦從眼角裏瞥到白色的影子一閃。

他跳起來撲到樓下的窗前向外面望。

克麗的感應是沒有那麼靈敏的，由於她對這種事情並不熟行，她呆呆地坐在那裏，好幾秒鐘之後才有和所，也站起來走向窗前。

這時司馬洛巳經回過身來了，抱着她，把她推回頭，說：「不要！不要看！」

於是克麗就明白了，她忽然也尖聲大叫起來，拚命掙扎着要從司馬洛的懷中脫開，衝到窗前去，但司馬洛也極力把她推回頭。

後來，司馬洛不得不在她的臉上狠狠地摑了兩掌，她這才安靜下來了，她讓他扶回沙發上，坐下來，掩面哭泣着。

司馬洛按着她的肩，說：「好了，現在讓我把你送回家去吧！」

「不！」克麗猛的一扭身子，「別碰我！」

「理智一點吧，」司馬洛說：「不要太衝動！」

但克麗却是衝動到難以抑制，她的手掌不斷地亂揮着，擊向司馬洛的臉上，司馬洛剛才不過是摑了她兩掌，現在她却似乎要對司馬洛還以十倍了。

司馬洛沒有制止她，祇是盡可能地閃避，並不完全閃避，讓她擊中然而不讓她擊得太重，終於，她的積鬱的情緒果然因此而得到發洩了。她又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似的軟了下來，讓司馬洛扶着她了。

× × ×

文雪美下班從公司裏出來的時候，就看見司馬洛正在路邊等她，她停下來了。司馬洛走上前來，微笑：「我還怕你會不認得我了。」

「我怎會不認識你呢？」文雪美淡淡地聳聳肩。

「我又回來了。」司馬洛說。

「我猜你巳經完成了你的工作了吧？」文雪美問，「我却是毫無所聞。」

「這些事情是不會刋登在報紙上的，」司馬洛說：「祇是會存在於某一個地方的紀錄裏，不過你是有權知道的——那是說假如你想知道。」

「我當然想知道。」文雪美說。

「我請你吃晚飯，一面告訴你，這方便嗎？」司馬洛問。

「為什麼會不方便呢？」文雪美說：「我總得吃飯的，是不是？」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一起走吧。」

文雪美把手臂穿進他的臂彎裏。

（全文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青荷是風來儀差來侍候朱翠的女婢，與朱翠很談得來，朱翠從她的口中得知很多有關不樂島的隱秘。某夜，青荷告退後，朱翠獨處一室，深感寂聊，乃信步外出散悶，當行到荷塘畔時，發覺一老嫗潛伏荷叢間，突然向她襲擊，正危急之際，為一老者喝阻。朱翠回到室內，老者巳先其而至，老者乃斷腿怪人單某，與朱翠傾談甚為融洽，不久，老嫗亦至，朱翠一見，原來是桑老太，不禁一驚，由於桑老太剛才曾對朱翠出手，乃先行致歉。然後單老人乃將不樂島情況說出……

佛前祈多福　人心却難防

桑老太說到這裏，微微一笑，看着朱翠，微微點了一下頭道：「說起來也是一件怪事，公主也許難以相信，這十年以來這個老怪物，除了必要之時，才會現身跟我說幾句話，我可從來沒見過他給別的外人交談過，這一次對妳居然破格相向，眞正是奇聞了！」

朱翠微笑了笑，却也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桑老太看了她一眼，慢吞吞的道：「這是妳的機運，公主可千萬不能錯過！」

「我的機……運？」

桑老太點點頭道：「一點都不錯，公主妳大概聽說過『金烏門』這個武林門派吧！」

朱翠點點頭道：「我也是最近才聽說過，今天的不樂帮，不就是這個武林門派嗎？」

桑老太道：「不錯——」

「這是一門精深玄奧的武林秘宗，繼承此一門派的三位島主，哼……公主妳當然也知道，他們每個人都有一身了不起的武功！」

朱翠點點頭道：「我聽說過，而且也見識過！」

桑老太點點頭道：「三個人當中，高立的武功最高，風來儀其次，比較差的是宮一刀——。」

朱翠點頭道：「妳老人家的意思是在說高立巳經深得金烏門的武功的傳授？」

「不錯！可是！也只不過六七成左右而巳！」

頓了一下，桑老太才又接下去道：「金烏門眞正的傳人，就是剛才公主妳所見的那個單老怪，據我所知，他才是當年『醉金烏』雲中玉的衣砵傳人，公主妳若能相機得他指點，必然是受用無窮，我見他對妳似乎格外垂青，妳可千萬不要失去這個機會……」

朱翠一笑道：「是麼？」

桑老太忽然由位子上站起來道：「我走啦，這兩天有事我會再來看妳的！」

朱翠道：「應該我去拜訪妳老人家才是！」

桑老太搖搖頭道：「千萬不可以，妳可不能小看了青荷這個丫頭，萬一要讓她看出了什麼來，在風來儀那個娘兒門面前露一點口風，對妳對我都將是大為不利，千萬千萬！」

朱翠點點頭道：「我知道了！」

桑老太這才轉身，飄然而去，身法至為輕快。閃了閃巳落身荷池之上，轉瞬巳消逝無踪！

× × ×

青荷笑嘻嘻的送上了一份精緻早餐。

「昨兒晚上眞是好睡！」她臉上微微帶着一些兒紅道：「從來沒睡得這麼死過，一睜眼太陽都出來了。」

朱翠當然知道是怎麼回事，含笑道：「大概是太累了，這園子裏只有妳一個人麼？」

「不！」青荷說：「還有幾個人，不過他們都被關照過，不能隨便進來，這裏什麼都好，就是太靜了一點，公主妳在這裏的時候，婢子還多少能跟妳說上句話兒

，要不然也只有一個人乾坐着發楞了……有時候想想也眞覺着怪無聊的！」

「三娘娘出門不都是妳跟着麼？」

「那可不一定啊！這要看是幹什麼事了……」

「三位島主的性情都够怪的！」青荷接着又說：「他們很少一塊兒出去的，都是單獨去辦事，各人幹各人的，誰也不管誰！」

朱翠道：「他們彼此之間的感情可好麼？」

青荷道：「也是怪得很，平常根本很少看見他們在一起，就是在島上也是各人有各人的事兒，除非有什麼特殊的事情，很少看見他們三位在一塊，就是說句話也是不容易！」

朱翠放下筷子道：「今天天氣很好，如果妳沒有事，我們到外面走走可好！」

青荷笑道：「那敢情好，婢子也怪悶得很，我們這就走麼！」

朱翠道：「太早了麼？」

青荷搖頭道：「不早、不早，只是我們去那兒玩呢，也不能去太遠的地方！」

朱翠道：「這裏妳比我熟，我跟妳走就是了！」

青荷樣子像是很高興，一會兒就把朱翠吃剩下的碗筷收拾乾淨——她翻着眼皮兒想了一會兒道：「昨兒個我聽說這附近馬王廟有廟會，我們就去馬王廟逛逛好不好？」

朱翠這時情緒已然安定，再加上結識了單桑二人。對於未來對付不樂島事，無形中增加了不少信心，心裏的壓力大爲減輕，也就樂得乘此空閑時，四下走走消散一下心裏的積悶，於是聽青荷這麼一說，她就立刻答應了下來！

當下就由青荷前導，走出了居住的這座樓閣，向院中步出！

昨夜雷雨之後，今天的天色看起來便顯得十分清朗，陽光不烈不柔，照在人身上暖烘烘的眞有說不出的舒暢！

朱翠似乎覺得很高興——

南國之秋，不似北地之寒，時令雖已入秋，除了池中荷葉外，到處綠油油的仍是一片欣欣向榮！

踏進了眼前這片碧茵的綠地，順着一條花崗石舖地的迂廻花徑一直向外步出，便看見了來時所經過的大門。

朱翠一面走一面暗自打量着兩旁景像，越覺得不樂帮這處行館規模龐大，氣勢雄厚——由於來時匆迫，又不欲被風來儀看出行藏，所以未能着實的打量，這時心情不同，便細細的觀察了一下！

只見在這片龐大的院落裏，共有格式不一的六座樓閣，乍看上去各踞一方，各有一條專達的甬道通過去，並不像有什麼特別的佈置！

然而，朱翠却警覺到這裏面是大有名堂——

首先她注意到每條甬道的形式都不一樣，而樓與樓之間對映的更是十分有趣，尤其特別的是儘管每一幢樓的格式不相同，却有一扇相同的門扉，彼此連鎖呼應，再者，每一幢樓的頂樓瓦面之上，俱都裝有一個晶光四射的珠子！乍看上去六點星光，尤其刺人眉睫！

朱翠雖然一時弄不清這其中包涵的玄奧用意，但是却可以斷定必有深奧的意境，心裏不禁暗暗慶幸，所幸自己沒有四處亂闖，否則保不住就許被困在這個微妙陣勢之內，豈非自討沒趣！

思念中，青荷已帶同她來到了大門。一股猛烈的氣勢，直朝着二人面前逼壓了過來！

眼前明明是一條通暢的甬道，直通門外，却偏偏給人「行不得也」的感覺！

朱翠心裏一驚，已見前面的青荷繞了個彎兒，由兩具石獅之間的小道繞出來，朱翠心裏一動，學樣步出，再踏上直出大門的甬道時，先前那股逼人的氣勢的壓迫，感覺便爲之消失！

一脚踏出大門，青荷即回眸笑道：「公主大概也看出來了吧！這裏面步步都伏着埋伏！」

朱翠哼了一聲：「也只不過拿來唬唬尋常人，眞要是有本事的人，只怕也困不住！」

青荷搖搖頭道：「也不一定，是三位島主用盡心血親自佈署的，不怕您見笑，婢子到現在爲止，一個弄不好，還要出醜呢！」

朱翠道：「這麼說，不樂島上的埋伏就更厲害了！」

「誰說不是！」

——青荷一面說情不自禁的吐了一下舌頭：「公主去了就知道了！」

朱翠道：「妳可不能再這麼稱呼我的了！」

青荷一笑道：「好，那就叫妳小姐好了！」

朱翠道：「最好什麼都不要叫！」

說話時二人已步上了一條街道，一個豆腐販子扯高了喉嚨嚷着：「嗨——豆腐——豆花——豆腐腦——」

朱翠由不住站住了脚。

賣豆腐的是個白頭老者，趕忙上前一步笑嘻嘻的道：「二位姑娘來二碗豆花吧，剛剛起鍋，可好吃得很呢！」

朱翠看了青荷一眼，點點頭道：「反正時間還早，我們就進去吃一碗吧！」

青荷一笑道：「不是剛吃過嗎，您又餓了？」

說笑着已被那個賣豆腐的老人帶着落座——只不過是馬路旁邊臨時搭建的一個棚子罷了。

要了兩碗豆花兒！

朱翠覺得很開心，笑道：「我肚子是鬆緊袋，可以一天吃好幾頓。三天不吃一頓也沒關係！」

青荷一縮頸子道：「那我可不行，一頓不吃就餓壞了！」

經過兩天的相處，兩個人的感情無形中像是拉近了許多——雖說如此，到底彼此立場迥異，朱翠在心裏不得不留下幾分仔細！

青荷看來確是童心未泯，吃了一碗豆花，直嚷着好吃，又叫了一碗，問朱翠還要不要？

朱翠搖搖頭說飽了，就在這時，她看見一個身着素衣，頭上紮着一方絲巾，看來神態雍容！雙方目光交接之下，那婦人似乎楞了一下，立刻低下了頭，遂即匆匆

離開！

朱翠就在與對方婦人照臉的當兒，心裏禁不住動了一下，只覺得對方那張臉十分面熟，只是就不知是在那裏見過白白的臉，細長細長的一雙眼睛。

忽然她心裏一動，驀地想起一個人，差一點脫口而出：「李妙眞？」

「青霞劍主」李妙眞。

一點都沒錯，就是她。

想着立刻離座，跑出街上，四下打量了一眼，那裏還有對方的踪影？

青荷見她忽然離開，想是有什麼急事，當下也顧不得再吃，丟下幾個錢，趕忙跟出道：「什麼事呀？」

朱翠好生失望的搖搖頭道：「沒有什麼，好像看見了一個熟人，出來却又不見了？」

青 一怔道：「怎麼會呢，我們找他去？」

朱翠搖搖頭說：「算了！」

心裏却十分納悶兒，如果剛才所見那個俗裝婦人果然是白衣庵的「青霞劍主」李妙眞，實在有點令人想不透，鄂粵兩省，相隔千里，好生生的怎會來到了這裏？再者她原是沙門比丘尼，怎地忽又改了俗裝？——這又是什麼原因？

那是因爲「青霞劍主」李妙眞這個人，前此已使她與潘幼廸二人大啓疑竇，更令人深置懷疑了。

朱翠幾乎認爲是自己看錯了，因爲她怎麼也想不通李妙眞來到這裏幹什麼？

心裏盤算着這件事，不覺同着青荷步入眼前街道，這時早市已開，來往的客商雖然不多，但已不復先時之淸冷，石板舖成之街道兩側，種植着生滿鬚莖的榕樹，在上午的陽光裏，顯得很有生氣，就像頂盔戴甲的兩列巨人佇立左右。

一羣人圍看着什麼，二女不覺也偎上去，一看之下，見是玩猴兒把戲的——

青荷尤其是稚氣未退，心裏先自高興道：「好呀，這是玩猴兒的啊，我們看看吧？」

這種玩猴的把戲，朱翠見過幾次，倒也不十分起勁兒，主要她實在聽不慣廣東話，打算少觀即去，但一眨眼工夫青荷已擠到了前面，還回過身來連連向她招呼。

圍着的觀衆，忽然發覺到兩個漂亮的姑娘，尤其是朱翠那般蓋世風華，俱不禁在爲奇怪，紛紛自動讓開，讓她們走到前面。

朱翠反倒覺得怪不自然的，想告訴青荷離開，場子裏却响起了震耳的鑼聲。

兩隻猴子各自戴着一個面具，蝴蝶穿花似的在場子裏走着，其速極快——再看那玩猴子的——一個瘦小的老頭，大模大樣的坐在一個木箱子上，手上打着鑼，脚也不閒着，脚趾間夾着一根鼓槌，一聲聲敲着小鼓，兩隻猴兒，聽見鼓聲就來回的翻着觔斗，人猴配合得極其自然。

小老頭嘴裏叨着根旱烟袋，一口口的噴着烟，兩隻黃眼珠子咕咕嚕嚕的轉着！——他身上穿着極爲肥大的一件羊皮襖褂，越加顯出他人的瘦小。

一陣子快翻觔斗，帶來了滿場掌聲。

小老頭鬆下了手裏的鑼，左着嗓子大叫道：「兩個兒子都過來……」

出口居然不是廣東口音，倒是出乎朱翠的意料之外：——像是很沉重的關中口音。

兩隻猴兒聽得主人這麼一招呼，立刻乖乖的來到了他的跟前。

小老頭笑嘻嘻地道：「把臉子給摘下來？」

兩隻猴子乖乖的就把頭上面具給摘了下來。

「磕頭，磕頭！」

猴子還是眞聽話，叫磕頭就磕頭，一時帶來了如雷掌聲，銅錢子嘩啦啦洒了一地都是。

小老頭一口口的噴着烟，兩隻眼睛只是在人羣裏溜着，滿地的銅錢根本不放在心上，倒是對於朱翠與青荷姑娘十分在意，不時的側目斜上一眼。

兩隻猴子像是被他訓練的極爲靈巧，叫牠們幹什麼就幹什麼，地上的銅錢一枚也沒有錯過，都被牠們拾起來，放進袋子裏。

小老頭嘻嘻一笑道：「拿了人家的錢，就得幹點像樣的給人家瞧瞧，別叫人家說我們不懂規矩。」

一面說由木箱子裏拿出了兩把木劍，丟向兩隻猴兒——

「就玩一趟劍吧。」

各人倒不會想到猴子還會舞劍，何止是舞劍，兩隻猴子敢情身手還挺不錯的對打了起來，四下裏的觀衆俱都情不自禁的叫起好來。

這一趟劍法打得十分熱鬧，看在朱翠眼裏，尤其覺得奇怪，她原以爲猴子對招，無非是瞎比劃一陣，談不上什麼身手，那裏知道細一留意之下，才發現敢情大有名堂，兩隻猴兒所施展的竟是一路「六合劍」法，雖然不似武林健者那般得心應手，但是一招一式却也並不含糊，猴兒有這般身手，主人可想而知了。

這麼一想，朱翠不禁吃了一驚，不禁側過眸子打量了一下那個小老頭兒。

小小的個頭，似乎腰上還不大得勁兒的樣子，怎麼看也不像是個練家子，然而朱翠却不敢小看了他。

一旁的青荷似乎也看出了一些端倪，偏過臉來小聲向朱翠道：「我看這個玩猴的小老頭兒有點斜門兒——」

話聲未歇，只聽見當空「呼！」的一聲，一條黃影疾若星墜般，直向着朱翠頭上落來。

敢情一隻猴子手上的木劍，竟然向朱翠頭上招呼了下來。

二女正在說話，根本就沒注意到場子裏的情況，四下裏觀衆也沒弄清是怎麼回事，乍見此情，俱都驚叫了起來。

青荷一驚道：「公主小心——」

話聲出口，方待向空中猴子出招，朱翠却已搶先出手自衛，只見她身子微微向旁邊一閃，那猴兒手上木劍「呼！」的一聲已砍了個空。

想必是這隻猴兒得了主人的暗示，出手甚爲快捷，一招不中，緊接着在空中「吱！」地一聲怪叫之後，身子一個翻騰，却用左手連同左脚，猛地直向朱翠臉上抓去！

四週觀衆乍見此情，又是一陣驚呼。

朱翠原不想在衆人面前展示身手，可是一來事發倉促，再者這隻惡猴竟敢如此欺人，決計給牠一個厲害。

這隻猴兒雖是快到了極點，奈何却難以傷到朱翠，就在他兩隻手爪落下的一刹，朱翠已滴溜溜的一個快轉到了猴子的另一側——

身邊上，又是一聲「吱！」的一聲猴鳴！

另一隻猴子想是見同伴沒有得手，由另一個方向實地躍出，連身帶劍，同時向朱翠身上落去。

四下裏觀衆，沒有想到看猴戲居然還附帶了這麼精彩的節目，一時大樂，尤其看到朱翠展示身法，竟是這麼美妙！俱都爆雷般的叫起了好來！

就在這聲爆彩方自出口的一刹間，現場人猴交手的情況已起了變化！

原來朱翠心忿那個小老頭竟然聽任猴子傷人而不加管束，決計出手給二猴子一個厲害——

第二隻猴子連身帶劍猝然向下一落，在朱翠疾若飄風的快捷閃身之下，竟然又落了個空。

朱翠驀地一個搶步，用「火中取栗」的招式，一下子已抓住了第二隻猴子手上木劍，倏地往起一掄，已把那隻猴子摔了出去！

——同時她身形右轉，斜出一掌，直向第一隻猴子身上劈去！

她施展的是凌厲的劈空掌力，掌勢一出，距離着那猴兒尚有兩尺左右，又把那畜牲擊得滾了出去，嘴裏「吱吱！」連聲怪叫不已。

朱翠掌勢如果順勢擊出，憑她精湛的內力，不要說全力擊出，只要有六成力道，這隻猴子活命之機也是微乎其微。

就在這緊張的一瞬，耳聽得那個玩猴的小老人一聲怪笑道：「嗳唷——大姑娘饒命吧！」

說話間他身子可是絲毫也不遲緩，一隻手拿着銅鑼，一隻手拿着鑼槌，那副樣子就像是喝醉了酒般的，一個踉蹌直向朱翠身前撲了過去。

脚下如此，手上可不含糊。

小老頭借着前進的勢子，手上的一個鑼槌，直直地向着朱翠頭上招呼了下來。

朱翠右掌向上一封，用掌沿封開了小老頭的鑼槌，身子半側着，滑出了尺許以外。

她已發覺出對方這個小老頭大不簡單，只是眼前這個地方不易動手，心中疑猶着，另一面的青荷已猛地向着對方這個小老頭兒身後撲到。

「可惡的東西！」

青荷嘴裏這麼嚷着，雙掌同時遞出，用雙撞掌的進手招式，直向着小老頭背上擊去！

這可正應上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那句話了。

小老頭如果敢不回身，保不住可就傷在青荷的雙掌之下。

「好傢伙！」

嘴裏怪叫了一聲，這個小老頭霍地向前打了個踉蹌，像是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倏地一個觔斗翻了出去，青荷的雙掌乃至於撲了個空。

青荷一驚之下，才知道眼前這個小老頭敢情大不簡單，她冷笑一聲道：「你那裏跑！」

往前一上步，正待用「夜叉探海」的一招，去傷小老頭的面門。

朱翠忽然喚住她道：「青荷！」

青荷招式原已探出，便硬生生的收了回來，往旁一轉，怒看着對方，跺了一下脚——

「公主——妳——」

一想有語病，趕忙改口道：「噢，小姐——」臉上一紅道：「這個傢伙好可惡，非給他點教訓不可！」

朱翠只覺得全場所有各人的眼睛，似乎都集中在自己身上，確是怪不自然的。

「算了，別跟他一般見識——」

說話時只聽見「咭呱！」一聲，兩隻猴兒叫着，又像是要偎上來。

這一次那個小老頭出聲制止道：「給我都站住！」

他這聲喝叱還眞管用，叱聲一起兩隻猴兒登時就站在了當地，一動也不動的把一雙黃眼睛珠子直直的向小老頭注視着！

「罪過，罪過，敢情是貴客駕到！」

一面說，這個小老頭連連向朱翠拱着手：「不知者不罪，鵓們父子是有眼無珠……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二位您們請吧！」

朱翠想不到對方前倨後恭，轉變得這麼快，想必與青荷剛才失口叫出的那聲「公主」有關，她自忖自己此刻是欽命要犯，朝廷早已行文天下，要緝拿自己全家歸案，青荷這麼一嚷嚷，只怕爲自己惹上了麻煩——

可是轉念一想，自己目前已是托庇於不樂帮，一切安危自然由他們負責，倒是看看他們怎麼來保護自己，眼前大可坐山觀虎鬥，雙方鷸蚌相爭，自己正可坐收漁人之利。

想到這裏，忽忽的看了對方那個小老頭一眼，也懶得跟他嚕嗦，只向青荷道：「咱們還是回行館去吧！」

青荷那裏知道她這句「行館」正是在向對方透露消息，說了這句話遂即走出場外。

青荷含怒的看了那個小老頭一眼，冷笑道：「今天算是便宜你了，下次再看見你，哼，要你知道我姑娘的厲害。」

小老頭只是嘿嘿笑着，連連的拱手手道：「不敢，不敢……得罪！得罪！」

忽地一脚踹向二猴，罵道：「那不是你們兩個混蛋給鵓惹的麻煩，還不跪下給兩個姐姐叩頭！」

四週圍的人聽他這麼說，俱都哄然大笑。

敢情這幾句話，又被他討了便宜——他口口聲聲吆喝兩隻猴子爲兒子，現在既要「兩個兒子」給「姐姐」磕頭，豈非朱翠與青荷都變成了他的女兒？再者以披毛戴掌的畜類平稱二女，寓意之刻薄毒惡，更屬誣謔之至！

青荷嬌叱道：「住口！」碍不住被朱翠的眼神兒暗示住，才沒有發作出來。

在衆人笑聲裏，兩個人離開現場。

「太可恨了，這個傢伙！」青荷一面

走着道：「眞恨不得好好的教訓他一下才好！」

朱翠若無其事的一笑道：「妳當這老頭是好惹的麼！我看他很有點來頭呢！」

青荷奇怪的道：「也說的是，以前我就從來也沒見過他，一個走江湖玩猴戲的能有這種身手，確實是不容易了！」

「妳要是眞以爲他是走江湖玩猴的可就錯了！」

「那他是……？」

朱翠冷冷一笑道：「玩猴兒只是他的掩飾，哼，我看這個人更不是公門裏的捕快就是江洋大盜，反正絕不會是好人！」

青荷一怔道：「這麼說，難道他是衝着公主妳來的？」

朱翠搖搖頭道：「這就不知道了！」

要是平常，朱翠一定會暗中留意，把這個人的底細摸清楚了，可是現在却大可不必！

倒是青荷聽她這麼一說，心裏可就有些兒担心，因爲風來儀要她照顧朱翠起居，雖說含有監視的意示在裏面，却也附帶着有保護朱翠安危之意，要是略有失閃，何以向這位二島主交差？

這麼一想，青荷可眞是有點笑不出來了——

「婢子看……我們還是回去吧……」

朱翠一笑，站住脚道：「怎麼，妳害怕了？」

「那倒不是……」青荷道：「我想回去給館裏遞個訊兒，叫他們來這裏盯上這個人。」

「那太晚了！」

「怎麼會……呢！」

「妳不信再看看去，」朱翠冷笑道：「他一定不在那裏了。」

青荷楞了一下，果然回身跑到了街口，往方才玩猴的地方看了看——可不是，只不過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對方已經收了買賣，圍着的人正在散開，却已失去了那個小老頭的踪影。

「怎麼樣，我沒有猜錯吧？」

朱翠胸有城竹的道：「這麼看起來更證明我的話沒有錯了，妳小心注意一點，這一兩天總還會見着他就的是了！」

青荷道：「您是說他會到館裏來？」

朱翠道：「這就難說了，憑他一個人，難道還敢去碰不樂帮這塊硬招牌？」

這麼一說，青荷又放心了。

「那倒好！」青荷笑嘻嘻的道：「我倒是希望他來一趟，叫他嚐嚐厲害。」

朱翠笑笑沒有說什麼！

青荷又道：「我們還去不去逛逛廟會了？」

朱翠接道：「當然去啦，那地方遠不遠？」

青荷吶吶道：「遠倒是不遠，我只是担心，怕萬一剛才那個玩猴的要是對公主妳不利……」

朱翠冷冷一笑道：「他不敢！」

青荷本是童心未泯，聽她這麼一說頓時寬心大放，跳了一下道：「好，那我們就走吧！」

拐了兩個彎，走了一會兒，就看見前面行人越來越多，馬王廟就在街對頭，今天正逢廟會之期，廟前特爲紮着彩牌，各樣零食小販、雜耍，把廟前都擠滿了，當然每逢這個時候，也是那些平常「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小媳婦跟姑娘們的解禁之期，一個個穿紅着綠，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進香還願。

因此朱翠與青荷的出現，倒並不會惹人注意！

兩個和尚在門口敲着木魚，接受化緣，廟門兩側放着兩個大箱子，接受各方的佈施。

每個箱子旁邊都站着一個小和尚，有人往箱子裏丟錢，小和尚一定深深一揖，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

另有一個黑面頭陀，一身穿着打扮，倒像是戲台上的「行者」武松那個樣，手裏拿着拂塵——

這人豹頭鐶眼，就差腦門正中少了一個金錢印，否則眞和武松一個樣，只是他左手豎掌打着佛禮，右手的拂塵，照例對每一個進廟的人身上都拂上一下，嘴裏還高聲叫着：「哈哧！」

被他這麼一拂的善男信女，像是無限恩寵的，立刻跪倒地上，合十向着大殿一拜，再轉過身向施禮的頭陀一合十，嘴裏連連唸着「阿彌陀佛」，這才站起進殿。

朱翠以前在鄱陽湖也逛過幾次廟會，倒還不見有這麼一種規矩，遂轉向青荷道：「這是幹什麼？」

青荷笑道：「這叫『洗佛風』，說是被這個頭陀拂塵沾上身子的人，主一年的好運……我們也去沾點喜氣吧。」

朱翠搖搖頭道：「要去妳去，我是不去！我在這裏等妳就是了！」

青荷笑道：「好吧，我這就去，馬上回來！」

一面說笑嘻嘻的走了過去。

那個頭陀似乎老遠眼睛就注意到了她們兩個，這時見青荷過來，單手打着問訊，高喧了一聲：「哈哧！」遂即用手裏的拂塵向着他身上拂了過去！

青荷也學着別人的樣跪下來，向着大殿拜了一拜，再轉向和尚合十道：「阿彌陀佛！」

黑面頭陀道：「阿彌陀佛，與姑娘一起來的那位姑娘，長的好相貌，怕有一品之尊的封誥吧！」

青荷站起來笑眯眯的道：「是麼，我倒是不知道呢？」

頭陀笑道：「好說，好說，今天是十一的日子，敝寺諸佛都顯靈了，二位姑娘好好進去求個簽什麼的，保定將來福祿富貴。」

青荷點點頭道：「當然，我們原是來求簽的！」

黑面頭陀嘿嘿笑道：「那敢情好，那敢情好——」

一面說扭頭向站在殿前的一個灰衣和尚道：「悟明——你這就帶兩位貴客進去參見『妙一』師太吧！」

灰衣和尚一楞道：「妙……一？」

黑面頭陀面色一沉道：「就是護禪的金臉大師，你不知道麼？」

那個小和尚被他這麼一叱，才似忽然記起道：「啊……這我知道了！」

即轉向青荷打躬道：「女施主請！」

青荷遂即把他帶到朱翠跟前道：「這

位小師父要帶我們進殿參見一位……什麼金臉大師……」

朱翠皺了一下眉頭道：「金……臉大師？」

青荷道：「這……我也不太清楚！」

一旁的那個悟明和尚合十道：「金臉大師是專門來敝寺觀法護禪的，大概三四天就要走了，二位施主這一次能見着了她，可眞是三生有幸了！」

青荷笑向朱翠道：「聽見沒有……我們運氣眞好，馬王廟的神最靈了……小姐，我們快進去見見吧！」

朱翠笑道：「好吧，我們就見見這位金臉大師！」

悟明和尚單手打着問訊道：「請！」遂即轉過身子帶領着二人向大殿步入。

大殿裏香烟繚繞，各方善男信女擁擠一堂，確是十分熱鬧。

朱翠早先隨母親在鄱陽湖也曾進過幾次香，凡是入廟少不了要向神佛行禮。

這時乃上前點着了香，同着青荷在神前行了禮，一殿大神，一一行禮，也耗費了不少時間。

却見那個悟明和尚走過來道：「二位施主運氣好，金臉師父原已過累打下了簾子，聽說來了二位姑娘這樣的貴客，便特別與以接見，二位施主請吧！」

當下二女便隨着他進入殿側的一條小小通道，來到了另一座偏殿。

只見殿前垂着一色的木質素珠垂簾，由一個身穿灰色尼衣的中年尼姑在前侍立着。

悟明和尚喧着佛號道：「二位貴客來了，請這位師姐代爲接待吧！」

那中年尼姑似乎也在等待着二人，這時含笑在二女身上轉了一下眼睛，遂向那和尚道：「好了，沒有你的事了。」

悟明應了一聲是，正要退出，這個尼姑遂道：「慢着，師父關照她今天不見客了！」

小和尚應了聲是，這才轉身退出。

中年尼姑遂即轉向二女一笑道：「師父今天一大早就已算出今天有貴客上門，要我好好候着，果然料事如神，二位施主請進來吧！」

說罷轉過身子，雙手合十向着室內高聲道：「二位女施主來拜會師父啦！」

「阿彌陀佛！」室內傳出一聲佛號，遂道：「請二位施主進來吧！」

中年女尼應了一聲，這才撩開了珠簾，作姿請二女進入，朱翠也就不再猶豫，遂即同着青荷邁步進入——

這是一間佈置得十分素潔的敞室，除了一些簡單的傢俱之外，就只有一個厚圓的蒲團，這時正有一個面罩金色面具，身着同色袈裟的人，雙膝盤坐在蒲團之上！

「二位姑娘不必拘禮，」這人微微頷首道：「請坐，請坐！」

朱翠合十施禮，道了打攪，遂即與青荷就一旁木櫈坐下！

若非是她們事先知道對方這個金面大師是個女的，只由外表看上還眞弄不清是男是女。

原來在那個時候每當著名寺廟廟會或是對外開外，遇有大典之期，都有例行的借助別寺廟裏的有道高僧高尼；來到本寺短時駐錫，對外宏揚佛法，名謂「邊禪」，這些所謂「邊禪」的高僧高尼，由於不是本廟的師父，來此只不過是短時的護法；講佛，爲了不致日後搶走了本廟的香火，所以本廟常常爲他（她）們另起一個臨時法號，本身更可易扮爲各類佛相，有「以身代佛」的崇高意義在內，這類人物，自非身望隆重的佛門高弟而不爲——

眼前這位金面大師正是如此。

朱翠是明白這其中道理的，倒也見怪不怪，青荷却是第一次見過，不禁覺得甚是新鮮，一時頻頻向着這個金面女尼打量不已。

她雖是一再仔細打量，却也難以窺出對方的眞面目——除了那張金色面具以外，這位師太頭上還戴着一頂金冠，雙手亦塗着一層厚厚金色，十根手指上俱都裝着長長的金色指甲，再襯以那身金色袈裟，如非事先知道她是由人所裝扮，果眞置身於殿上諸佛，任何人也難以辨別眞假。

透過這人金色面具之後，隱約可見她精光閃爍的一雙眸子，此時正自向朱翠逼視着。

朱翠欠了一下身子道：「既來參拜，還請大師多多指點！感激不盡。」

金面女尼微微頷首道：「世人所求，無非功名富貴，這些在妳來說，已是眼底浮雲，妳是享受過的人了，還有什麼好求呢！」

朱翠心裏一動，暗暗驚奇不置，雙方第一次見面，她竟然把自己摸得這麼清楚，倒也是怪事了。

當下微微點頭，輕嘆一聲道：「大師說得是，世事無常，所求越多越不可得，反不如平心靜氣，一切歸諸天意的好！」

金面女尼喧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施主蘭心蕙質，誠是不可多得，對了，一切因緣花果，冥冥中自有安排，世人每喜求問，實乃庸人自擾。」

她說話時聲音不快不緩，像是發自丹田，聲音柔中有剛，却只是一個單音——像是在掩飾着什麼，朱翠不免有些費解。

金面女尼話聲一落，即以手指輕輕在桌面上敲了三下，發出「篤、篤、篤！」三聲輕響。

方才所見鵠立門外的那個中年尼姑立刻探身進來道：「弟子在——」

「上茶！」

中年尼姑合十道了聲：「遵命！」看了二女一眼，遂即向金面女尼身後的禪房步入！

朱翠道：「大師不必客氣，我們這就告辭了！」

「不不不，這位女施主可有什麼話要說麼？」

說話時，她眼睛轉向青荷，倒使得後者一時有些忸怩不安！

「啊！不必了！我只是同着我家小姐來上香的！」

「是麼？」金面女尼微微點頭道：「施主妳亦非久居人下之人，只怕眼前就有一步大運要應驗了！」

青荷聆聽下大爲高興：「眞的？那我可眞得跟大師您好好磕幾個頭了！」

說話時，那個中年尼姑，已經姍姍走進來，手裏捧着一個茶盤，盤子裏托着兩

個白瓷蓋碗。

「二位施主請用茶！」

一面說，她分別在二人面前各自放置了一碗！

「這是三心茶，有清心靜心定心之妙，是我們大師由普陀親自帶來的，二位施主不可不嚐上一嚐呢！」

朱翠一笑端起道：「這麼說，我倒要嚐嚐了！」

說時遂即揭開蓋碗，只見茶色純碧，果然有一股撲鼻的異香，只是在碧青色茶水的碗底，置着三枚不同色澤的菓子，也不知是什麼東西。

朱翠遂即輕輕喝了一口，只覺得入口有些兒甜中帶澀，大異常茶，心中一動便不欲再喝！

這當口兒，却聽得一旁的青荷忽然「呀！」了一聲，朱翠情知有異，霍地轉過臉去，即見青荷驀地自位子上站起，臉色蒼白，手上一抖，所持茶碗「叭！」一聲摔落地上，頓時摔了個粉碎。

隨着茶碗的摔落，青荷連半句話也不及說出，身子一歪，噗通一聲倒在了地上，登時人事不省！

朱翠一驚之下，只覺得心裏一陣發慌，怕是也要落得與青荷一般下場。

只見那個獻茶的中年女尼哈哈笑道：「施主妳也該躺下來好好休息休息了！」

朱翠乍驚之下，才知道敢情是着了對方的道兒。

「無恥——」

嘴裏叱了一聲，霍地抖手將桌上茶碗直向座上那個金面女尼頭上砸去。

金面尼姑一聲冷笑，只見她右手猝翻，金色袈裟倏地翻空而起，迎着飛面而來的茶碗只一兜，已輕輕接住。

朱翠情知自己一時大意，多半誤吞了對方含有毒質的茶水，所幸她多次經驗之後，體內自然留下有抗毒的本能，還不致一時發作，無如對方這個喬裝的女尼，似乎早已摸清了她的底細，這一味所謂的「三心茶」便是特爲她專門配置的，饒是朱翠具有強烈的抗毒本能，且不能完全免除眼前之一步大難。

因這時朱翠一面強自提聚眞氣，不令身中的氣機擴散出來，一面怒視向金面女尼道：「妳這個尼姑好無來由，我們素不相識，爲什麼要用這毒辣的手段對我？」

金面女尼冷冷哼了一聲道：「朱公主妳也未免太健忘了，我們原是見過面的，妳不記得了？」

一面說時，抬手一揚，已把戴在臉上的金色面具揭了下來，現出素臉青瘦的本來面目！

朱翠一驚道：「妳……青霞劍主……李妙眞……？」

「施主妳畢竟記起來了，好記性！」

李妙眞臉上出奇的冷，連一絲笑容也沒有。

「其實今天早晨在大街上我們原是見過面的，想不到在這裏我們又見面了！」

朱翠這時只覺得一陣陣嘔心，有點神情恍惚，她實在嚥不下這口氣。

「李妙眞，妳好，怪不得廸姐說妳內藏奸詐……我竟是看錯了妳。」

青霞劍主李妙眞雙手合十，輕輕唸道：「阿彌陀佛，我佛慈悲，貧尼豈敢對公主加害，妳大可放心，我這三心茶，也只不過是讓妳昏迷一個時候，藥性一過毫無傷害，貧尼不過是受人所託忠人之事而已，公主還是稍安勿燥的好。」

說到這裏忽然轉臉，面向那個中年尼姑道：「妳侍候公主睡下吧！」

中年尼姑合十欠身道：「遵命！」

身子一轉，倏地閃身來到了朱翠近前，朱翠不等她開口說話，嘴裏叱道去妳的，一掌直向這個中年女尼臉上劈了過去。

這個中年尼姑法號「慈一」，乃是青霞劍主李妙眞座下四大弟子之一，這一次隨師而出，原就是有意對付朱翠來的，想不到得來却是如此之易。

想是得手過易，是以慈一並沒有想到朱翠如此難以對付，這時見她一掌劈來，嘴裏一笑道：「唷，好兇呀！」

身子一個快轉，已來到了朱翠左側，猝然分出雙手，向朱翠一雙肩頭上按去。

朱翠這時只覺頭腦陣陣發昏，有點神情恍惚，知道藥性已然發作，但是要讓她現在就倒下，她可是一萬個不心甘情願。

這時見對面中年尼姑一雙手向自己抓到，神態中大是不把自己看在眼裏，便決心給她一個厲害，想念之中，身子霍地往下一蹲。

慈一雙手落空，却不退身，嘴裏道：「躺下吧！」

——她這裏正待以一手按臍力迫使朱翠倒地服輸，却沒有想到朱翠這一蹲之勢正是旨在誘敵，中年尼姑慈一不察之下，再想後退，那裏還來得及？

驀然間，慈一女尼眼前翻出了朱翠一雙雪白的手掌，恍惚中感覺到那雙手上挾附着極大的勁道，彷彿整個上身的穴路全在對方雙掌控制之中！

慈一女尼一驚之下這才知道對方的厲害，只嚇得三魂出竅，無如眼前彼此相距如此之近，招式已然用老，再想退身，那裏還來得及？

一旁觀着的李妙眞，滿以爲朱翠既已誤服了自己精心調製的迷藥，無論如何抵擋不住，樂得讓自己徒弟露露臉，顯顯光彩，却是沒有料到有此一着，乍驚之下，未及出聲招呼，身子已猝然騰空而起。

室內動手比不得野外曠野。

李妙眞身手顯然絕高，身子一經騰起，活似一隻金色彩蝶，隨着她張開的一雙袖子，合分之間，禪房裏驟然間起了一陣大風，起落間已抓住了慈一女尼的後背，霍地向後一掄，摔了出去！

即使這樣，慈一女尼亦不禁被朱翠雙手間的內力擠迫得發出了一陣子大咳，當場噴出了一口鮮血。

經此一擊之後，朱翠亦由不住藥性發作，身子晃了一晃，緩緩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接着身子後仰，人事不省。

李妙眞冷冷一笑道：「好倔強的丫頭。」遂即轉向慈一道：「妳爲她內力所傷，不過傷勢不重，回庵之後我自爲妳治療，不必害怕！」

慈一女尼在位子上緩緩點了一下頭道：「謝謝庵主，若非妳老及時打救，只怕弟子已經……」

（未完）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等人在少林寺協助該寺掌門人摘奸發伏，使該寺危而後安。玄莊一面籌劃對付造化城之策，一面託俞秀凡盡破造化城佈置在江湖上的暗舵。於是，俞秀凡即率羣俠離開，來到江州一帶，在桃花童子的設計下，一連搗毀造化城分設各地的暗舵十八處，但來至瀘州時，却無可疑跡象可尋，乃直趨應天府，到達後，桃花童子故技重施，跟隨一藍衣漢乘馬車而去，方堃與金釣翁尾隨跟踪，途中發覺已然中計，兩人乃越前截擊馬車，當下與藍衣人交手起來……

歷險終如夷

那藍衫人十分慓悍，不顧傷疼，攔腰斬過來。

他這一刀，氣勢雄渾，帶起了一股淩厲的刀風。

方堃吃那强厲的刀風一逼，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兩步。

藍衫人一刀逼退了方堃之後，吸一口氣，突然飛身而起，直向前面奔去。

但見人影一閃，一個人疾如流星而至，攔住了藍衫人道：「方兄，他跑不了。」

說話的是俞秀凡。但見寒光一閃，藍衫人手中的一把刀，帶着一截右小臂，突然跌落下來。

但見俞秀凡右手一抬，一指點中了藍衫人的右臂。

泉水般的鮮血，立刻停了下來。

藍衫人冷笑一聲，左手一抬，疾向頭頂拍了下去。

俞秀凡左手一抬，扣住藍衫人的右腕，道：「不要死！」

五毒夫人疾躍而至，曲指一彈，一粒丹丸，投入了那藍衫人的口中。冷笑一聲，道：「俞少俠，放開他，他不會死了。」

俞秀凡一放手，道：「爲什麼？」

藍衫人向前奔了兩步，突覺兩腿一軟，倒摔在地上。左手一抬，拍上了天靈要穴。

但聞波的一聲，藍衫人仍然好好的活着。

原來，他忽然覺着，他雙腿、左臂，都已經失去了力量。

這一擊，毫無損傷。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你閣下不但不會死了，而且，片刻之後，你會感覺到極端的痛苦。」

挑戰造化城

藍衫人道：「你是何人？用的什麼毒？」

五毒夫人道：「五毒夫人。用的軟骨毒，你現在不能跑，不能走，也不能自絕而死。」

藍衫人道：「五毒夫人，你也是造化城中人，爲什麼這樣對我？」

五毒夫人道：「我也在造化城中迷失過，但我現在清醒了，清醒後的痛苦，使我反叛了造化城。」

藍衫人長歎一聲道：「我不死，也不能跑。但我可以不說話。」

五毒夫人道：「你可以不說話，但會受到悲慘的待遇。」

藍衫人道：「我可以忍。」

五毒夫人道：「試試看吧！你如若自信能忍受下去，你就忍吧！」

藍衫人道：「哼！亂刀分屍，挫骨揚灰，也不過一死，有什麼不能忍的？」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不要太逞强，片刻之後，就可以見分曉了。」

藍衫人道：「我就要試試……。」

突覺一陣劇疼，襲上心頭。

藍衫人急急運氣抗拒，竟然提不起眞氣。

五毒夫人冷冷說道：「你要不想吃苦頭，現在說話，還來得及。」

這時，藍衫人已疼痛得滿頭大汗，滾滾而下。

五毒夫人突然伸手一指，點中藍衫人的前胸，道：「你全身的肌肉，立刻開始收縮，那不是一個人可以忍受的痛苦。」

就是這一陣工夫，那藍衫人已經痛的無法忍受，呻吟出聲。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你終於忍不下去了！爲什麼不早說呢？」

藍衫人苦笑一下，道：「我說，但要先解去我身受的痛苦。」

五毒夫人伸手向藍衫人的身上，拍出了兩掌，那藍衫人的痛苦，立刻消止。

藍衫人吁一口氣，道：「答應我一件事，我就說出我知道的事。」

五毒夫人道：「什麼事？」

藍衫人道：「我說完之後，給我一顆奇毒的藥物，讓我很安靜的死去。」

五毒夫人道：「可以，不過不許你說一句謊言。」

藍衫人道：「我知道的不太多，要不一句不說，說一句，我就會全部說出來。」

五毒夫人道：「這道理我明白，說吧！」

藍衫人道：「桃花童子利用連絡的暗訊，挑了一十八處暗舵，已傳入造化城主耳中，我們就是奉命來殺死他的人。」

五毒夫人道：「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藍衫人道：「四個人。」

五毒夫人道：「另外三個人現在何處？」

藍衫人道：「在應天府，但我無法說出來他們身在何處！」

五毒夫人道：「還有什麼？」

藍衫人道：「造化城主派出了一十八位暗殺高手，和我們同時趕到了應天府。」

五毒夫人道：「他們用心何在？」

藍衫人道：「準備對付你們。」

五毒夫人道：「他們要用什麼方法暗殺我們？」

藍衫人道：「聽說是一種很歹毒的暗殺，但我不知道是什麼暗器。」

五毒夫人道：「還有什麼消息？」

藍衫人道：「我只知道這些。」

五毒夫人道：「你可以去了。」

藍衫人道：「我不能走，也不願走。妳答應的藥物……」

五毒夫人歎口氣，接道：「你活不下去的，我只好成全你了。」屈指一彈，一粒藥物，飛入了藍衫人的口中。

藍衫人苦笑一下，道：「多謝了！」

一語未完，毒性已發，氣絕而死。

俞秀凡望了桃花童子的屍體一眼，黯然說道：「咱們太大意了。如是小心一些，桃花童子可能會保住性命。」

方堃道：「在下慚愧的很，竟然未能保護住他的安全。」

五毒夫人道：「這不能怪方兄，是我大意了。」

語聲一頓，接道：「十八殺手，已到了應天府，對付咱們，敵暗我明，咱們須要小心應付。」

俞秀凡道：「不錯，咱們不可能再有傷亡了。」

五毒夫人道：「只有兩個辦法，一是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咱們儘早離開應天府，一個是咱們改裝易容，和他們捉一陣迷藏，機會好，相機把他們除去。」

俞秀凡道：「十八殺手如是齊集金陵，那就是說明了造化城主早已判定我們到此的時間，十八人不能留，想法誘殺他們。」

五毒夫人道：「如何誘殺他們？」

俞秀凡道：「十八殺手的用心，以殺我爲主。如若以我本來面目出現金陵，定然可誘使他們暗殺於我。」

五毒夫人道：「這個，不行！」

俞秀凡道：「爲什麼？」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設計出來的暗器，必然是絕毒無比之物，俞少俠一旦遇上了，只怕閃避不易。」

俞秀凡道：「這十八殺手，如不除去，他們使用的暗器不能早日揭穿，那豈不是一樁很大的兇險，如是將來一旦和造化城對敵之時，不知多少人的性命要因此損傷。」

五毒夫人道：「如是他們一擊射死了俞少俠，對我們而言，豈不是損失更大。」

俞秀凡笑一笑，道：「我如不去，如何能找出那十八殺手，這一點不用爭辯了。」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如是一定要如此作，至少也應該準備一下才是。」

金釣翁點點頭，道：「老朽昔年曾經見人設計了一套防止暗器的衣服，隱隱尚可記憶，不過那需要數日的時間，才可以造成這樣的一件衣服，」

五毒夫人道：「幾天的時間，並不算太長，不過，要造，就一下子造它三件防暗器的衣服。」

金釣翁道：「對！作三件，要找兩位陪着俞少俠。」

三天後，俞秀凡穿着一身很光鮮的衣服，帶着方堃和五毒夫人，出現在秦淮河畔的萬花樓上。

那是金陵城中最豪華的一座酒樓，新建不久，生意鼎盛，再加上秦淮三英，酒樓賣唱，眞是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歌聲滿酒樓，每天都到深夜不輟。

這正是上燈不久的時光，夜市初展，酒樓中正在上客。

俞秀凡和方堃及五毒夫人，坐在正中一張木桌上，那是酒樓中最好的位置。

五毒夫人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低聲道：「俞少俠，小心一些，有動靜了。」

俞秀凡道：「在那裏？」

五毒夫人道：「在左後面第三張桌位上，四個年輕人。」

俞秀凡哦了一聲，緩緩回頭望去。

果見四個藍衫的少年，手中執着摺扇，圍坐一桌。

俞秀凡道：「那四個好像都是讀書人。」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俞少俠，越是這樣文雅的人，越是可怕，千萬不可大意。」

俞秀凡道：「爲什麼？」

五毒夫人道：「因爲越是不像練武的人，他們可能集中畢生精力練一樣武功。這些人，只練暗器，他們身着長衫，不見佩帶兵刃，也不見佩帶裝暗器的革囊，顯得他們沒有受過別的訓練，那才是一件可怕的事。」

俞秀凡道：「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暗器？」

五毒夫人道：「如若我的推斷不錯，他們用的可能是機簧控制的暗器。」

俞秀凡道：「那一定是毒針之類。」

五毒夫人道：「大概不會有錯。不過那些暗器，發射時必然是強勁無比。」

俞秀凡道：「夫人，咱們是不是要先下手呢？」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咱們是不是要先看看他們的暗器？」

俞秀凡道：「是。」

五毒夫人道：「那就不能先動手了，不過，由現在開始，咱們要隨時留意他們的舉動，只要他們一抬手，咱們就立刻照預定的法子閃避。」

俞秀凡道：「好！咱們試試看吧！」

五毒夫人側過身子，剛好把眼光投注在四個藍衫人的身上。

四個藍衫人，似是也看到了俞秀凡，雙方都很矜持，保持了一種對壘的形勢。

突然間，四個藍衫少年齊齊一揚右手。

那是輕微的一抬，使得所有的人——不留心的人，很難瞧得出來。

五毒夫人、俞秀凡、方堃，立刻一低頭，全身收縮。

只聽波波波三聲輕響，俞秀凡、五毒夫人、方堃背上各中一擊。

感覺中，那是很細小的東西，但力道却强勁絕倫。

正在歌台上打板清唱的一位姑娘，却突然身子一歪，倒了下去。

連一聲慘叫也未喊出。

三條人影，突然飛了起來，直向四個藍衫人衝了過去。

那是兇險絕倫的一擊，四個藍衫人中，有三個發出一聲慘叫。

三個人頭，齊齊飛了起來，滾落到八九尺外。

另一個藍衫人突然向外奔去。

雙方面發動的都够快，快的像電光石火一般。

滿樓聽歌的人，直到此刻，才算是警覺過來。

忽然間，響起了一陣亂叫，所有的人，都向外奔了出去。

那藍衫人第一個奔出了歌場，一步跨出大門，忽然間飛過來一道細索，繞在了那藍衫人的雙腿之上。

藍衫人雙腿被絆，一交跌在地上。

一條人影，疾如流星而至，掠過藍衣人，一脚踢在那藍衣人的身上。

那人脚踢在藍衣人的身上，借一脚之力，突然飛身而起。

另一條人影，疾如流星而至，一把抱住那藍衣人，飛身而起。

兩個人，配合的十分佳妙，一瞬間，把那藍衫人生擒活捉而去。

萬花樓的歌台上，倒下去一位歌女，也突然被人抱了去。

是五毒夫人，抱着那位氣絕而逝的歌女，離開了萬花樓。

矗立在南大街一條僻靜的小巷中高大宅院的客廳中，此刻正燒着一支融融紅燭。

明亮的燈光，照亮了整個的大廳。

大廳中，站滿了人。

那被點了穴道的藍衫人，被放在大廳一角處。

萬花樓歌台上死去的歌女，却被放在大廳正中。

是俞秀凡一行人。

他們覓下了一座空宅院，暫作棲身之地，也保住了他們行踪的隱密。

五毒夫人翻轉了一下歌女的身軀，低聲說道：「傷勢在前胸之上。」

水燕兒道：「要不要我解開她的衣服看一看？」

俞秀凡道：「不太方便吧！」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現在是什麼時間，還顧慮這些作什麼？」

一伸手，撕去了那歌女身上的衣服。

只見她前胸之上，腫起了一大片紅紫的顏色。

顯然那暗器上藥物的烈毒。

五毒夫人輕輕吁一口氣，道：「好毒的藥性，不知是什麼樣的暗器。」

伸手由頭上拔出一根銀簪，撥開傷口看去，竟然不見暗器。

俞秀凡道：「這傷口有綠豆大小，想來，那暗器不會太小。」

五毒夫人搖搖頭，忽然翻轉過那具屍體。

凝目望去，只見那屍體背面，也有一個小小的孔洞。

敢情那暗器竟然由這歌女的前胸，洞穿到後背，不知暗器射向了何處。

方堃道：「好强勁的暗器，可怕的是無法見到那暗器的形狀。」

五毒夫人笑道：「咱們還抓到一個伙計，至少也該問問他了。」

金釣翁右手一探，取去那藍衫人挿在衣領上的摺扇，道：「你聽着，最好是實話實說，免得身上受苦。」

藍衫人完全沒有表達意見的辦法，穴道被點數處，身不能動，口不能言。

金釣翁提起那藍衫人，摔到了俞秀凡和五毒夫人的身前，道：「老朽的經驗是，最好能使他一下感覺到黔驢技窮，有什麼話，就會直說出來了。」

五毒夫人道：「那容易，最多是再浪費我一粒藥丸。」

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丹丸，投入那藍衫人的口中。

方堃伸手拍活了藍衫人的穴道。

藍衫人一挺而起，往前行了兩步，忽覺雙腿一軟，又跌倒地上。

方堃冷笑一聲，道：「朋友，你死不了，也跑不了。目下你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說出你知道的事，我們給你一個痛快，一條是我們萬般折磨之後，你再一句一句的說出來。」

藍衫人忽然張口猛合，連咬了幾次牙齒。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你咬不破口中藏的毒藥，就算是吞下了口中藏藥，也不會死的。」

方堃接道：「你先嘗試一下碎指的滋味如何？」

一脚踏下，應聲響起了一聲慘叫。

那藍衫人的左手小指和無名指，被方堃一脚踏得血肉模糊，骨肉盡碎。

方堃道：「這只是個開始，我們出身造化城，知道造化城中人都不怕死，你朋友怎麼決定，可以說了。」

藍衫人抬頭望了方堃一眼，閉口不言。

方堃冷冷說道：「好！硬骨頭！我不信你眞是鐵打銅澆的人。」

針釵湯蘭忽接道：「方兄，讓小妹來！」

緩步行近藍衫人，道：「我叫湯蘭，我會一種金針穿穴的手法，你閣下試試吧！」

探手從懷中取出七枚金針，接道：「先來三星伴月，再來五福臨門，你能忍下去，再來七針釘魂。」

口中說話，右手已然用三枚金針，刺入了藍衫人的前胸和小腹中。

三針入穴，藍衫人忽然間出了一身大汗，只覺心中有如萬蟻齊集，有一種非人所可忍受的痛苦。

湯蘭點點頭，道：「好！咱們試試五福臨門。」

這時，那藍衫人已然疼的臉色大變。

這等金針刺穴的痛苦，似乎是已經超過一個人所能忍受的極限。

湯蘭手中兩枚金針還未刺入，藍衫人已急急說道：「姑娘，手下留情。」

湯蘭冷冷說道：「我還認爲你是鐵打的人，想不到你也是血肉之軀。」

藍衫人緩緩說道：「你要我說什麼？」

湯蘭道：「說出你知道的事，一字不能漏，一句不能少，如果被我們聽出破綻，你就有苦頭可吃了。」

藍衫人道：「我知道的事情不多，我們一行十八人，奉命來此，用一種絕毒的暗器，行刺俞少俠和五毒夫人。」

湯蘭冷笑一聲，道：「只有這些麼？」

藍衫人道：「只有這些。我們知道的事情太少。」

湯蘭道：「你們的暗器藏在何處？」

藍衫人道：「所謂暗器，就是這摺扇中的扇骨。整個的摺扇，就是暗器，構造精妙的彈簧，就藏在這摺扇之中。開動機關，就可射出一枚暗器。」

湯蘭道：「難怪找不出你們身上的暗器，原來就是這柄摺扇。」

藍衫人道：「姑娘！我的話已經說完了，可以讓我死了。」

俞秀凡道：「就這樣簡單麼，很難叫人相信啊！」

五毒夫人嘆一口氣，道：「這就是造化城主的手段，他從不讓任何一個屬下，多知道一點他不應該知道的事。」

語聲一頓，接道：「不，他還有一點沒有說出來。」

藍衫人苦笑一下，道：「夫人來自造化城，自然知道造化城主的爲人了，我們祇是專司暗器的殺手，只練習取位準確，和發射暗器的手法，幾乎是不練別的武功。所以，就外形看去，我們都不像武林中人。」

五毒夫人道：「我相信你說的是實話，但你却把最重要的一點隱藏了起來。」

藍衫人道：「那一點？」

五毒夫人道：「你們之間，應該有一個落足的地方，集會的所在。」

藍衫人接道：「有。」

五毒夫人道：「什麼時間，什麼地方？」

藍衫人道：「今夜子時，在凌烟閣外面會齊。」

五毒夫人道：「會齊之後呢？」

藍衫人道：「聽從指令第二天的行動。」

五毒夫人道：「現在，距子時還有多少時間？」

金釣翁道：「半個時辰。」

五毒夫人道：「走！包圍凌烟閣，一網打盡。」

藍衫人道：「我失手被擒，三個同伴，被殺當場，這消息也可能使他們改變了地方。」

五毒夫人道：「他們不會那麼快。」

把一粒藥物，投入在藍衫人口中，接道：「這是解除你毒性之藥，一盞熱茶工夫之後，就可以生效，應該如何，你可自己決定了。」

帶着俞秀凡等羣豪，快步而去。

金釣翁未入造化城之前，常在金陵走動，附近地形，十分熟悉，當先帶路直奔凌烟閣。

那藍衫人說的句句眞實，果然十八殺手其餘的十四人，都集中在那凌烟閣下。

俞秀凡等分成數路，攻了過去、快劍利刀，展開了一場屠殺。

這些人有如天兵下降，一擁而上，一批藍衫人還未及施展暗器，都已被斬斃、刺傷。

俞秀凡的劍招最快，十四個藍衫人中有一半死在他的劍下。

五毒夫人目睹這一陣奇攻快殺，竟然是一將未折，才長長吁一口氣，道：「原想咱們也會有一兩人的傷亡，却不料咱們竟然全部無恙，固然有一點僥倖成份，但一半也是因爲俞少俠的快劍之功。他一瞬間連劈七人，使他們完全沒有了施展暗器的機會。」

伏身檢起了摺扇，緩緩說道：「這是精利無比的暗器，造化城主替我們費盡心思設計而成，不可棄置不用。」

俞秀凡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這也算是報應了。」

殺死了十八殺手，奠祭過桃花童子，俞秀凡一行人開始了第二次行動。

那是趕往王翔、王尚約會之地。

兩人正自等的不耐，俞秀凡却及時而至。

這時的江湖，有如密雲不雨，平靜中充滿着緊張。

暗中和五毒夫人及水燕兒研商了一陣，一行人決定趕往十里傷心坡，去見神醫花無菓。

這一次隱密的行動，除了五毒夫人、水燕兒、俞秀凡三人外，連王翔、王尚都不清楚。

一行人，分成三波，改扮成各種不同的身份。有苦行脚夫，也有乘坐篷車而行。

但這隱密的行動，仍然無法逃避造化城的耳目。

× × ×

一行人行程百里，就遇上了造化城的伏兵攔擊。

那是一片生滿荒草的平原，草深及人，中間一條是康莊平坦的官道。

俞秀凡等深入了十餘丈左右，草叢中忽然飛出一片如雨弩箭。

這一陣箭雨，來勢奇快，俞秀凡等一行人，雖然早有準備，但仍然有四個人中了弩箭。

但見，寒芒閃動，羣豪紛紛拔出了兵刃。

人影如梭，疾如流星一般，分向兩側草叢中飛了過去。

刀光、劍影疾如流星，在亂草之中閃飛滾動。但聞一陣慘叫之聲，傳入耳際，血肉和亂草橫飛。

羣豪這一陣反擊，都用出了全力，刀勢凌厲，劍光如雪。

慘叫聲中，有人紛紛倒了下去。

俞秀凡一馬當先，人和劍，合於一處，但見一道白芒，在深草中流星般劃過了。

每當劍光過處，立刻有慘叫之聲，傳入耳際。

這是一陣很悲慘的搏殺，血肉雜草橫飛，慘叫之聲不絕於耳。

這片深草叢中，隱藏了不少的人，單是弩箭手，恐怕就在百名之上。

除了那些弩箭手之外，還有些人是施用兵刃的高手。

這些人也從草叢中飛躍而起，紛紛揮動兵刃，攻了過來。

俞秀凡的劍勢最快，但却進入的最深。

忽然間，火舌閃動，草叢中閃起了一片火光。

這片火光流動，散佈得很快，片刻之間，俞秀凡的週圍，已成了一片火海。

俞秀凡心中一動，暗道：這又是一個陰謀，看來他們是故意把我隔人這片火海之中了。

心中念轉，口中大聲叫道：「諸位，快些撤回大道，那些弩箭手只是誘我們深入的餌、

他們是有意把我們誘入這片草地，想用火攻把我們燒死。」

五毒夫人冷冷說道：「俞少俠，別忘了，對付造化城主，你是第一個重要的人物，無論如何，你不能死！」

方堃道：「不錯！俞少俠，我們都可以死，你不能死！」

水燕兒道：「他們只對付你一個人，你要想法子出來！」

俞秀凡流目四顧，但見火勢熊熊，已經蔓延到目力難及之處。

水燕兒高聲說道：「俞兄，我們如何能助你一臂之力？」

俞秀凡高聲道：「四面火勢，有多遠的距離？」

水燕兒道：「大約有十丈以上，而且火勢正在蔓延。」

俞秀凡道：「來不及了，你們退出去吧，好在火勢只困住我一人。」

五毒夫人高聲說道：「好！我們會集中於一處，相信我們能應付任何變化，不過，希望你俞兄亦自珍重，不要身受傷害。」

俞秀凡道：「在下自有應付之道，諸位不用擔心。」

五毒夫人道：「我們去了。」

俞秀凡拔出長劍，迅快的把停身之處，挖出了一片兩丈方圓的凹地。

這時，火焰已延燒到俞秀凡的停身之處，烈火雖然無法燒過來，但那炙人的火氣，却一陣陣的直逼了過來。

忽然間，俞秀凡嗅到了一股輕淡的怪味。

心中忽生警覺，暗道：他們不待五毒夫人等趕到，就引起火來，而且一起就不可收拾，似乎是四面八方同時燃了起來，顯然是已經進入了他們早已算計好的範圍，所以等不及另外的人進來了。

心中念轉，人却盤膝坐了下來，五心向天，運起先天呼吸大法，使全身完全鬆懈下來，行血也靜止到某一種限度之內。

這一來，身外的炙人熱氣威脅，頓然消滅了。

俞秀凡熟讀過驚天劍錄，有很深刻的記憶，這一靜坐調息，不知不覺，照着熟記於心的要訣，行起功來。

靜坐之中，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才由禪定中清醒過來。

這一次，他神遊物外，已進入忘我之境，醒來之後，才發覺身上的衣服，大部被火氣炙焦，一站起身，全身衣着有一半隨風飛去。

伸手一摸，頭上方巾，化作了片片飛灰落下，手中却抓了一把燒焦的頭髮。

原來，强烈的火氣，不但烤焦了他身上的衣服，而且也烤焦了他方巾內的頭髮。

但俞秀凡的身體，並無不適之感。

流目四顧，但見一片殘陽，滿天流霞，已是紅日西下的時分。

忽然間想起了五毒夫人等，立刻放步向官道之上奔去。

人在數丈外，已經瞧到了官道上激烈的搏殺。

十餘個白衣劍手，正圍着五毒夫人等全力搶攻。

地下已橫七豎八的躺下的不少屍體。

一眼望去，躺在地上，重傷和死亡的人，至少有三十個以上。

俞秀凡來不及仔細瞧看，大喝一聲，疾奔而去。

距搏殺現場還有三丈左右時，突然飛身而起，直撲過去。

身在半空，劍已出鞘，身劍合一，化作一道白芒，直射過去。

這正是驚天三式中，第三式——「天地合一」。

俞秀凡在大火圍困之下，盤坐中悟出了劍路和變化之妙。

這是劍法中奇絕之學，果然威力非凡，但見劍光一陣折轉飛騰，血雨飛濺中，響起了一連串慘叫之聲。

當叫聲傳入耳際時，俞秀凡停下了攻勢。

這人劍合一的一擊，腰斬了七個白衣人，西、南兩個方位，全成了空隙。

餘下七個白衣劍手，全都被俞秀凡這一劍鎭住，不自覺的停下了手。

方堃等並未出手，也楞在了當場。

俞秀凡吸一口氣，長劍橫胸，道：「諸位是退下去呢，還是要我動手？」

這些白衣劍手，似是還可以作主，四顧了一眼，悄然向後退開了八尺。

這時，俞秀凡目光移動，向場中四週望了一眼。

只見方堃、五毒夫人等，個個滿身鮮血，站立在當地，看不出身上的傷勢，是被別人所傷，還是染上的鮮血。

花花妃子及水燕兒兩個從婢，已然倒臥在地上，不知是死是活。

金釣翁頭上中劍，正盤膝閉目而坐。

王翔、王尙也是身上負創數處。

俞秀凡心中殺機泛動，目光凝注七個白衣劍手，叱道：「你們自作了斷呢，還是要我出手？」

七個白衣人互相望了一眼，突然欺身而上，七劍並舉，攻向俞秀凡。

俞秀凡冷笑一聲，揮劍直迎上去。

劍光閃動中，刺倒了當先一個白衣人。

就是那一刹工夫，兩柄劍也刺同時中了俞秀凡。

一中左臂，一中右臂。

原來，這些白衣人的劍法，也和俞秀凡出手的劍法一樣，快速凌厲無匹。

暗裏咬牙，俞秀凡强忍傷疼，長劍連綿刺出。

但見寒光閃動，鮮血在冷芒中飛濺四射，六個白衣人連綿倒了下去。

俞秀凡一口氣刺倒七人，但自己身上，却也中了四劍。

不用再問什麼，俞秀凡已明白了方堃等人，爲什麼會有那樣大的傷亡了。

這些白衣劍手，都是天下第一等的劍手，俞秀凡以快爲主，這些白衣人也以快爲王，雙方以快對快，俞秀凡以身中四劍之傷，換了白衣人七條性命。

這眞是一場賭命的搏殺，全場中所有參與搏鬥的人，沒有一個是完整的。

水燕兒身中七劍，但她身法輕靈，七劍都非要害，人還可以行動。

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俞秀凡，你傷的如何？」

俞秀凡道：「我比他們劍招快了一點，所以，他們只能傷到了我的皮肉，你們怎樣？」

水燕兒道：「沒有一個全身無傷的人，我不知道詳情，這是第三波連綿而現的殺手，也是最厲害的一批殺手。你陷火中，我們撤退到官道上，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停過拚鬥。如不是金釣翁的經驗老到，叫我們集中於一處拒敵，只怕是難有一個人活命了。」

俞秀凡道：「一共有多少次圍攻？」

水燕兒道：「連綿的有很多次的圍攻，這白衣劍手，是最後的一次。而且，也是最厲害的一次，我們本來是散佈在四週的，分開抗敵，但因這批白衣劍手的出現，使我們遭受了很

大的傷亡，我們才集中於一處拒敵，以保護傷者。」

俞秀凡道：「這些白衣劍手的武功，奇特、凌厲，異常踏實，看不出什麼招術上的變化，但劍勢上的攻收，却直捷了當，這中間，省了不少的時間。所以他們的劍招有效的很。」

水燕兒道：「你傷的也不輕，全身都是血啊。」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傷的不太輕，也不算重。但和他們這一番交手，使我長了不少的經驗。」

水燕兒道：「得到些什麼經驗？」

俞秀凡道：「他們劍招太快，而且配合的十分嚴密，除非能够一對一的動手，很難防止身受傷害。對這樣的一級劍手抗拒，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一出手就是殺手，而且要一擊成功，或是各自認定對象，分頭各個擊破，不能讓他們有合擊的機會。」

水燕兒點點頭，道：「他們合擊的佳妙，使人莫可預測，好像還增加了他們出劍的速度呢。」

望望水燕兒蒼白的臉色，俞秀凡緩緩說道：「看樣子，那些白衣人是這批埋伏中最後的一批劍手，大約他們在短時間內，不會再有人攻來，妳也該運氣坐息一下了。」

水燕兒道：「你自己才要保重，這一戰，使我們都有一個感覺，你才是造化城主心中眞正畏懼。」

這時，五毒夫人和方堃，以劍觸地，緩緩行了過來，道：「俞少俠，我們很慚愧！」

俞秀凡道：「兩位傷勢如何？」

其實，四人的身上，都有着劍傷，少則三、四處，多至十餘處。

但他們都是武功造詣極深的人，身法靈便，所以，身上雖都中劍，但都未傷及要害。

如若那些白衣劍手的武功再高一些，劍勢的速度，再快那麼一些，這些人，都已死在劍下了。

俞秀凡似是突然想到了一件事，道：「夫人，妳爲什麼不用毒？」

五毒夫人道：「我來不及用，他們的劍招太快，等我想到用毒時，已經來不及用了。」

方堃道：「造化城有十大劍主，我是其中之一，名列第三，但這批劍手是何時訓練的，我却一點也不知曉，他們的劍招，似是別走蹊徑，和一般劍術不大相同。」

俞秀凡道：「他們只是練習出劍手法，沒有招術，沒有變化，這就深得了出劍的要訣，所以，他們的劍招特別的快。」

方堃道：「劍術上沒有變化，那還算什麼劍法？」

俞秀凡道：「少一分變化，就多一分快速啊。」

方堃道：「如是一擊不中呢？」

俞秀凡道：「一擊不中，他們可以再出第二劍。」

方堃道：「一收一發之間，豈不是躭誤了很多時間？」

俞秀凡道：「雖然收發之間，延誤了不少的時間，但他們劍勢中間沒有變化，却也甚具威力。所以，他們一個人，一劍的威力，兩個人合起的威力，却不只是增加一倍，那是用乘法乘上去的。」

方堃道：「俞少俠，可否說的淸楚一些，在下還有些不太瞭解。」

俞秀凡道：「第一個人刺出一劍，收劍的時間，第二個人的長劍，正好刺了出去。」

方堃道：「原來如此。」

俞秀凡道：「三個人的配合，使他們殺人的速度，又增加了一倍。」

方堃道：「俞少俠，我們都受了傷，而且也死了很多的人。」

俞秀凡道：「查查看，活的有幾個？」

五毒夫人等取出了金創藥物，互相包紮傷勢。

檢點人數，活的計有王翔、王尙、五毒夫人、水燕兒、無名氏、金釣翁、方堃等七個人。餘下的人，全都因傷重而死。

俞秀凡目睹慘重的傷亡，不禁黯然一歎，道：「看來，造化城主決心和咱們勢不兩立，夫人爲什麼不用毒呢？」

五毒夫人道：「前兩批人，雖然慓悍兇猛，但都被我們應付了過去，而且，沒有傷亡。這批白衣劍手的突然出現，却是一場血的屠殺，我們的傷亡很大，我已經來不及用毒了。」

俞秀凡道：「他們劍招快，使人無暇旁顧，這也難怪夫人。」

活的人，沒有一個人沒有受傷，俞秀凡受傷最少，中了四劍，金釣翁受傷最多，全身上下，中了一十八劍。

好的是，都還未傷到要害大穴。

俞秀凡輕輕呼一口氣，道：「我們一行十餘人，只餘下八個活的了。」

只聽一聲輕輕的歎息，刀釵冷萍和針釵湯蘭，突然接口說道：「十個人，我們兩個還活着。」

轉頭望去，只見花花妃子和顏成的屍體之下，搖身坐起了兩個人。

冷萍和湯蘭，都受傷很重，全身浴血，形態狼狽。

俞秀凡顧不得養息傷勢，快步奔了過去，道：「兩位姑娘，傷的很重麼？」

冷萍點點頭道：「傷的很重，顏兄，在劍中要害之後，示意我們兩個伏地裝死。」

湯蘭接道：「說來很慚愧。」

冷萍道：「不！不算慚愧。我們兩人，那時受傷很重，已然無法撑苦戰，反而累別人保護我們。我們不能自絕而死，但也不能連累別人，金釣翁爲保護我們姊妹，頭上中了一劍，我們不能自絕而死，只好裝死了。」

俞秀凡道：「兩位的措施很對，在下佩服至極。」

方堃快步行了過去，取出金創藥物，替她們包好傷勢。

湯蘭强忍着滿身傷疼，笑一笑，道：「方兄，我們會不會落下殘廢之身？」

方堃道：「不至於吧！」

湯蘭道：「方兄，不要欺騙我們，告訴我實話。」

方堃道：「在下是說的實話，姑娘傷勢雖重，但還不致殘廢。」

冷萍道：「我呢？我覺得這條左臂好像已非我所有了。」

方堃道：「筋骨未傷，不致殘廢。也許是失血太多，坐息一會，就可以復元了。」

冷萍笑一笑，道：「方兄，我們傷的太重，恐怕不是三五天能夠養息復元，諸位還有要事，不用爲我們煩心了。」

俞秀凡道：「姑娘，妳這話就不對了。目下咱們是福禍與共，在下等怎能棄兩位姑娘而去。」

仰臉向天，長長吁了一口氣，又道：「死者，我們要替他報仇；傷者我們要全力救護、我們只餘下了十個人，我希望咱們十個人，都能眼看到造化城沒落、覆滅，不希望咱們再有傷亡。」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我大約瞧了一陣，活的人，都受了傷，最輕的是你，但也身中四劍。咱們目下需要找一處隱密的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大家養好了傷勢，再作計議。」

方堃低聲說道：「夫人，除非目下有一種靈丹，能使咱們的傷疼稍減，體能稍復，只怕不宜立刻行動了。」

五毒夫人道：「慚愧！慚愧！我雖稍通醫理，知道療傷之法，只可惜我身上帶的，大都是致人於死的毒藥，缺少救生保命的靈丹。」

俞秀凡道：「在下習過的內功，有一種似乎是可以療治傷勢，在下想傳授諸位，不知諸位是否願學？」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隱技自珍，那是俠中之俠，咱們極願領受。」

於是俞秀凡開始把內功傳授出來。

羣豪學習過口訣之後，開始坐息起來。

這正是療傷之學，經過了一次坐息之後，立刻感覺到傷疼減輕了不少。

五毒夫人伸展一下雙臂，道：「果然是療傷最好內功。俞少俠，傷後體弱，都得好好的進補一番，才會充沛體能，使傷勢早癒。」

冷萍緩緩站起了身子，道：「咱們可以走了。」

當先向前行去。

羣豪掩埋過死者屍體，改變了行程，轉向一座市鎮。

找了一座客棧住下，五毒夫人開始配製藥物。

那是補神、益氣、療傷的藥物。

俞秀凡、方堃、水燕兒，三個人傷勢較輕復元最快，也就由三個人担負起戒備的責任。

好的是，這十人雖然是全都受了傷，但却無人落下殘廢之身。

內功、外療，使得羣豪的傷勢，在七日內好了十之八九。

冷萍、湯蘭、金釣翁，傷勢最重，但也復元甚快。

第八日中午時分，五毒夫人突然提議說道：「俞少俠，咱們該走了。」

俞秀凡回顧了冷萍、湯花、金釣翁一眼，道：「三位傷勢如何？」

冷萍道：「好多了，相信可以行動了。」

俞秀凡道：「唉！這幾日太平靜了，平靜的有些出人意料之外。」

五毒夫人道：「賤妾也有此感，這一切太反常，所以，賤妾覺着此地不可留。」

俞秀凡道：「夫人發現了可疑之處麼？」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是個不甘忍受挫折的人，我相信，他按兵不動，很可能是別有原因。」

俞秀凡道：「夫人，能否說出他的用心何在？」

五毒夫人道：「我覺着，他正準備什麼。他對咱們已恨如刺骨，可能會全力施襲。」

俞秀凡道：「聰明反被聰明誤，如若他們緊隨着再遣派一批人手追來，只怕咱們很難再逃過這一次刼難。他給了咱們療傷的時間，也給了咱們更堅強的反抗力量。」

金釣翁突然接口說道：「當時，老朽雖然受傷很重，但我也曾暗中留心觀察，造化城主派來的人，全都被殲，無一漏網。造化城主耳目雖然靈敏，至少在這一戰之後，他暫時斷了綫，咱們養傷不出，他要在極短的時間找到咱們，只怕也非易事。」

俞秀凡道：「但願金老的看法不錯。」

金釣翁道：「老朽這想法，有些心存僥倖，但我想不出造化城主，爲什麼會按兵不動。這幾日，他該是殺死咱們最好的機會，照情形，造化城主不會放過。」

五毒夫人道：「金老，你看他會不會要親自趕來？」

方堃道：「大有可能。」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這次遇上造化城中人，我不會再讓他們先出手了。」

方堃道：「夫人，一旦被妳料中了，造化城中人，突然趕來此地，咱們又將如何呢？」

五毒夫人苦笑一下道：「那只好放手一拚了。」

方堃道：「咱們全體拾人拚他一人，造化城這個神奇的組合，只要造化城主一死，我相信立刻會瓦解冰消。」

五毒夫人正待接口，瞥見一個店小二匆匆奔了進來。

那店小二滿臉慌急之色，快步直奔到五毒夫人身前，急急說道：「那位是五毒夫人？」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什麼人找五毒夫人？」

店小二道：「一位老婆婆，帶着一位年輕貌美的姑娘。」

五毒夫人道：「哦！」

店小二道：「有沒有五毒夫人？」

五毒夫人道：「我就是……。」

店小二轉身向外奔去，一面接道：「我告訴那位老夫人。」

五毒夫人冷冷說道：「慢着！」

方堃一伸手，扣住了店小二的右腕脈穴，道：「要你慢一點。」

店小二急的滿頭大汗，道：「大爺，快放了我，我們掌櫃的，命在旦夕。」

方堃一皺眉頭，道：「你們掌櫃的命在旦夕，這話怎麼說？」

店小二道：「我們掌櫃的被人用刀架在頸子上，我不來，他就要被人殺死了。」

方堃道：「只有那一老一少，是兩個女人麼？」

店小二道：「不錯，只有那兩個人。」

方堃回顧了五毒夫人一眼，道：「咱們要不要去看看？」

五毒夫人道：「好吧！咱們去瞧瞧。」

方堃道：「咱們一起去吧，還是留在這兒幾個？」

五毒夫人道：「諸位留神戒備，讓我去瞧瞧。」

俞秀凡道：「在下和夫人同去。」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放開他，讓他去吧！」

方堃放開了店小二，道：「你記着，他們可以殺你，我們也可以殺你，你要小心了。」

店小二連連點頭，滿臉惶恐之色，緩緩向前行去。五毒夫人舉步隨在店小二的身後，快步向前奔去。俞秀凡緊隨在五毒夫人的身後，直奔入賬房中去。

原來，那些人混入了賬房中。

賬房中很寬大，坐着一個戴眼鏡的老者，老者旁側，站着一個白髮老嫗。

老嫗的身後，站着一個十八九歲的藍衣少女。藍衣少女手中執着一柄長劍，架在那老者的項頸之上。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我道什麼人，原來是五花婆婆。」

白髮老嫗手中執着一柄五角杖，臉上帶着淡淡的微笑道：「五毒夫人，妳認識老身？」

五毒夫人道：「你手中執的五角杖，那就是明顯的標識，當今武林之中，除了妳五花婆婆之外，還有誰？」

白髮老嫗道：「原來，五毒夫人從老身的拐杖上認出了我……」

五毒夫人接道：「婆婆有五位義女，怎會只有一個隨來。」

五花婆婆道：「老婆子另四位義女，都到了此地，只不過，她們沒有進來此地罷了。」

五毒夫人道：「她們埋伏在什麼地方？」

五花婆婆道：「她們就在店外，只要老身

招呼一聲，她們就會出現。」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婆婆要找我，有什麼事？」

五花婆婆道：「我奉命而來。」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之命？」

五花婆婆點頭道：「不錯，正是造化城主之命。」

五毒夫人道：「現在，妳見到我了，有什麼話，可以說了！」

五花婆婆道：「城主想請諸位見見面。」

五毒夫人道：「哦！」

五花婆婆道：「夫人是否願意去，答覆在下一聲？」

五毒夫人道：「去！到那裏？不去，又如何？」

五花婆婆道：「夫人如若敢去，那就跟着我們走吧；如若不敢去，咱們這就回去回報城主。」

俞秀凡道：「夫人，這兩位可是造化城中很忠實的徒衆？」

五花婆婆道：「這個不用五毒夫人的答覆，我就可以答覆了。」

俞秀凡道：「在下洗耳恭聽。」

五花婆婆道：「我們是造化城主的忠實徒衆，一切聽命於造化城主，我們可以爲他死，可以爲他活。說的夠清楚了吧？」

俞秀凡道：「不錯，說的夠清楚了。」

五花婆婆道：「現在，你們有什麼決定？說！」

俞秀凡道：「我們不能決定什麼？」

五花婆婆道：「跟我們走，還是不走？」

俞秀凡道：「我們的決定，只怕大出了妳意料之外。」

五花婆婆道：「怎麼說？」

俞秀凡冷哼道：「我們不怕和造化城主見面。」

五花婆婆道：「那你們答應去了？」

俞秀凡道：「也不是。至少我們不願投入造化城主佈下的陷阱。」

五花婆婆道：「閣下的意思是……」

俞秀凡道：「時間地點，由我們決定，妳要造化城主來見我。」

五花婆婆道：「你好大的架子。」

俞秀凡哈哈一笑，道：「不錯。我的架子很大，妳只管把訊傳到，來不來，是造化城主的事了。」

五花婆婆道：「好！就此一言爲定。老身告辭。」

俞秀凡道：「慢着！」

五花婆婆道：「還有什麼指教？」

俞秀凡道：「傳訊只要一個人，所以，你們留下來一個。」

五花婆婆怒道：「你這是……」

俞秀凡冷冷接道：「我在跟造化城主學習，他行事夠惡毒，也夠狠辣，我學他，還學不到百分之一。」

五花婆婆道：「老身不會答允。」

俞秀凡道：「那就試試我的快劍。」

五花婆婆冷哼一聲道：「你可是覺着一定能夠勝過老身麼？」

俞秀凡道：「我有很充份的自信，足可以把妳置於死地。……」

五花婆婆道：「老身倒是有些不信。」

俞秀凡道：「那妳就小心了。」

話似是劍連在一起，話出口，劍已出鞘，只是寒芒一閃，重還鞘中。

但五花婆婆的白髮，却突然散落而下。

這一快速、迅速，兼而有之，五花婆婆只嚇得臉色大變。

俞秀凡冷冷說道：「五花婆婆，妳現在還有什麼意見？」

五花婆婆道：「好吧我把女兒留下來。」

俞秀凡道：「不行！妳留下來。」

五花婆婆道：「我們兩個人，不管留下來那一個，都是一樣。」

俞秀凡道：「這應該是我決定的事，我決定了把你留下來。」

五花婆婆道：「看來，我是非留下來不可了。」

俞秀凡道：「看來，妳也是個很聰明的人了。」

五花婆婆目光轉到那少女的臉上，接道：「孩子，妳去吧！告訴城主，就說我被困在此地，看看他如何救我。」

那少女低聲道：「娘，妳眞的要留在這裏麼？」

五花婆婆道：「人人都說俞秀凡的劍招凌厲，但爲娘還有些不信，今日一看，果然是不錯了。」

那少女道：「娘！我留這裏不好麼？」

五花婆婆道：「不行！人家不同意，快些去吧！」

那少女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五花婆婆望着那少女的背影，高聲叫道：「孩子，記着，要把此地情形，說的很詳細，一點不許有錯誤。」

那少女回身點點頭，疾奔而去。

五花婆婆道：「俞秀凡，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麼？」

俞秀凡道：「等妳那女兒回信來，我們再說了。」

五花婆婆道：「要老身一直等到她們回來麼？」

俞秀凡道：「不錯，要妳等她們回來。」

五花婆婆道：「俞少俠，這條件是不是太苛刻了一點？」

俞秀凡道：「不苛刻，如若我是造化城主，我會先點了妳的穴道。」

五花婆婆道：「你可知道城主住在什麼地方？」

俞秀凡道：「不知道。」

五花婆婆道：「他住在二十餘里外，來去要一個時辰左右。」

俞秀凡道：「就算是要等上一天一夜，也要等下去。」

五花婆婆道：「這個，俞少俠，你要老身這樣站下去麼？」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借這個機會，咱們好好的談一談，好麼？」

五花婆婆道：「你要和老身談什麼？」

俞秀凡接道：「談談這造化城主的爲人如何？」

五花婆婆道：「老身一向不批評長上。」

俞秀凡道：「我們只是隨便談談造化城主，似乎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五花婆婆搖搖頭，道：「老身不願如你談這些事，所以我不再回答問話！」

閉上雙目，盤膝而坐。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緩緩說道：「五花婆婆，俞少俠是正人君子，不會對一個全不反抗的人出手，但我却會，湘西五毒門，從來不知道什麼叫作仁慈。」

五花婆婆張開目道：「妳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道：「很明顯，俞秀凡作不出的事，我能夠作的出來，難道還不夠明白麼？」

五花婆婆道：「五毒夫人，老身擋不住俞秀凡的快劍，却不會把妳放在心上。」

五毒夫人舉手理一理鬢邊散髮，道：「五花婆婆，妳已經中了毒，我如不給妳解藥，你活不過十二個時辰。」

（未完）

雨中殺手

。本文承自第50頁。

他們現在巳變成了瘋子。

× × ×

雖然柳東鶴和司徒無影在大雄寶殿擊敗了幾個僧侶，但這幾個僧侶却只不過是無字輩的年青僧人。

無字輩僧人要比玄字輩僧人晚一輩。

而玄字輩的僧人又比渡字輩的僧人晚一輩。

賀羽以一對二，但他是武林盟主，劍法極高，自非無字輩的人所能比擬。

三十招之後，柳東鶴胸前中劍，血流如注。

司徒無影更是獨力難支，不出十招，相繼中劍畢命。

賀羽一氣連殺兩兇徒，少林寺僧侶總算鬆了口氣。

但黑衣蒙面人武功奇高，他在少林大門之前，連殺十餘高僧，而且還把賀羽的手下殺傷不少！

最後，少林達摩院的五大長老終於相偕出現。

他們的輩份，尤在渡貧禪師之上，他們是維字輩的高僧。

維字輩的高僧，年紀全部超過八十開外，而且只剩下了五個。

黑衣蒙面人根本不理會這五個高齡老僧是誰，同樣準備不客氣的採取激烈的手段加以對付。

「阿彌陀佛！施主殺孽深重，還望立刻放下屠刀，回頭是岸。」

出言相勸的，是維緣大師。

他是維字輩五僧中年紀最輕的一個，但也巳超過八十高齡。

他是佛口婆心。

但黑衣蒙面人根本就像個瘋子，完全不理會任何人的勸告。

他既不聽別人的勸告，也不聽別人的警告！

他巳撲前，用他那種神秘而古怪的劍法，來對付維緣大師。

但維緣大師輕輕向後一退，巳把他的劍避過。

其他四個老和尚，分別是維悟，維靜，維奇，維空。

五人的身形配合得天衣無縫，黑衣蒙面人竟似巳墮入一個巨大的網中。

這是一個很細小的陣法。

但細小的陣法忽然一變，變成一個比羅漢陣還要精深博大的奇陣。

黑衣蒙面人雖然劍法奇快，但在這一個五僧組成的陣法中，却是無法施展出劍招上的威力。

但五僧也同樣未能够傷得到黑衣蒙面人。

這是一場比武功，比陣法，比耐性的決戰。

佛法無邊，少林寺高僧的本領，果然不凡。

無論是誰漠視少林寺的力量，進而冒犯，他所付出的代價定必不少！

× × ×

少林寺這一場風暴，實在是來得太突然，也太可怕。

倘若不是賀羽率領羣雄登臨少室峯，少林寺可能會遭遇到更大的浩刦。

原來這個黑衣蒙面人的確就是南海飛仙客杜賢鳴。

他沒有死。

至於被殺的那一個，的確不是杜賢鳴，而是杜賢勝。

杜賢勝是杜賢鳴的兄長，雖然他們並非攣生兄弟，但無論相貌與身材，最少都有九分酷似。

杜賢勝一直都知道自己這個弟弟的爲人。

表面上，杜賢鳴是個正人君子，是個行俠仗義的江湖大俠，但實際上，他一直都有野心，要統治整個武林。

尤其是在三年前，他練成了一套在江湖失傳了數百年的劍法之後，性情更是變得很可怕。

他喜歡在雨中練劍，每逢下雨，他就會在大雨之中舞劍，直至筋疲力竭爲止。

他以前本來沒有這個習慣，但這一套劍法却很邪門，在雨中練起劍來，特別能發揮它的威力。

初時杜賢鳴也不知道這是甚麼緣故，但漸漸地，他才知道這一套劍法原來是五百年前一個武林異人，在飛瀑泉下研創出來的劍法，在飛瀑泉水中練劍，會產生一種特別的效果。

但杜賢鳴沒有在飛瀑泉水之下練劍，而是在雨中領悟劍意。

「劍意」是一種很玄妙的事，只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

因爲「劍意」根本就沒有固定的形式，沒有固定的軌道。

它可以隨時變化，甚至往往連握劍者亦不控制劍鋒上那種驚人，可怕的變化。

但倘若達到這一個地步，巳是危險的境界，因爲隨時都可以導致走火入魔。

杜賢鳴就是這樣子。

他的神智又被劍所控制，尤其是下雨的時候，他往往無法控制自己。

而且他本身就巳潛伏着一種極大的野心，所以，兩年前他在臨安糾黨向褚家進行慘酷的刦殺，就是爲了要籌集足够的金錢，來進行他的野心計劃。

但他的心够黑，手也够辣，事成之後，非但沒有把黨羽應得的黃金分發，而且還殺人滅口。

在雨中被殺的十一人，其中有五人都是兩年前參加刦殺的一份子，而他每喜雨中殺人，顯見神智巳被劍法所控制！

蒲毅死前，說出了兇手是「少林寺的渡……」，原來又是杜賢鳴的傑作。

他易容成爲渡貧禪師，仗劍殺人，目的就是要嫁禍少林掌門。

渡貧禪師現在巳死。

但杜賢鳴却也終於死在五僧陣法中。

但維緣大師苦拚之下，也因爲年紀老邁的關係，不能支持下去，終於在杜賢鳴死前，還中了他的一劍。

當賀羽證實這個黑衣蒙面人就是杜賢鳴的時候，他很疼心。他疼心並不是因爲杜賢鳴的死亡，而是想不到他竟然是一個可怕的僞君子！

（全文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分、秒、月、日，
目了然，方便實用。
型美觀，精巧名貴，
多種款式，
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